武俠世界



$2.00

6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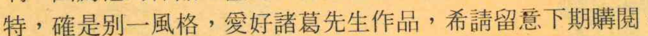


下期預告 特別介紹：

奇情俠義 短篇小說 **奪命金劍** 諸葛青雲・著



諸葛先生是個武林中的泰斗、作者中的北斗，確是不同凡响，因爲他的作品不僅是＊行文清暢、故事脫俗＊人物刻劃獨特，確是別一風格，愛好諸葛先生作品，希請留意下期購閱。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0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故事

水晶玄機

馬雲•文
培新•圖



水晶占卜　料事如神

農曆新年在中國人心目中是一個最大的節日。其實，不但是中國人，許多亞洲人也是這樣，習慣了隆隆重重的去歡渡農曆新年。因此，年初一之前，人們忙忙碌碌的籌備一番；年初一之後，又忙着拖男帶女的去向親友拜年。

本來這種習俗是值得保留的，任何事情總應有個階段。而農曆新年就是人生歷程中的一個小階段，讓人們來一個小總結，好好地檢討一下過去一年中的成敗，再籌劃未來一年的大計。可是，人們往往疏忽了這一點，而把焦點放在一般假日的歡樂裏；成年人賭得昏天黑地的，孩子們穿着新衣隨處跑，吃得肚皮脹鼓鼓的，到頭來還是難爲了父母的腰包。

在半山區一家姓余的人家裏，情形却有點反常，那是由於做主人的余不倦，不知有些什麼心事，老是悶悶不樂的，家庭中的歡樂氣氛也就因此而褪了色。

只有他的幾個兒女却不知天高地厚的，躲在一旁玩「碟仙遊戲」。

這是一種民間流行的占卜術，三數知己把一個小瓷碟覆在一張預先寫滿字句的圓形紙圖上，每人以右手中指觸着碟底邊緣，燃燒着冥鏹，參加的人便開始虔誠地提出問題。

說也奇怪，當問題提出之後，碟子便有如活輪一般，在圓形的紙圖上團團而轉，直至轉到一個適當的答案底下便停留下來。

碟子旁邊預先用墨筆劃上了一些記號，如黑綫黑點之類，因此正確的答案亦以記號所指的字句爲準。

當然這是十分迷信的事，但是，能够在民間流傳數千年的東西，自有它的迷人處，撇開迷信不談，也有人認爲這是人體內蘊藏的電流作怪；參加遊戲者數人的電流促使那隻小瓷碟能够在紙圖上滑行。至於記號所指的字句，可能是參加者某一個人的潛在意識作祟，所以碟子滑行至某一適當字句時，便讓它停止下來。

不過，這仍然只是表面上的推測而已，碟仙是否存在，正如鬼神的傳說，連科學家亦不敢証實一樣。

余不倦無意中發現了孩子們的玩意，他靈機一觸，回頭跑到房間裏去。

他的妻子還沒有起床。他跑到床緣問道：「玉

貞，你前幾天不是說過，有個印度人占卜術十分靈驗麼？」

他的妻子王玉貞本來就醒了，只是富家的太太沒有事情可做，總是習慣了躺在溫暖的被窩裏。她忽然聽到丈夫有此一問，倒也奇怪起來。

她反問道：「怎麼啦？你也想找那個阿差問卜麼？」

「阿差」是廣東人給印度人的稱呼。

余不倦點了點頭。余太太怔了一怔！但她想想之後又笑道：「本來也應該的，一個人在這正月裏，最好先問一下休咎，然後定去留。」

「告訴我吧！他叫什麼名字？在什麼地方掛牌替人占卜？」余不倦急不及待地問。

「他叫柯利星，占卜的辦事處設在他的住家裏，我有他的咭片。」余太太往衣櫃那邊一指，「請你替我把衣櫃的蛇皮手袋拿來。」

余不倦把衣櫃拉開，取出了一個蛇皮手袋，交到懶洋洋地躺在床上的余太太手中。

余太太打開手袋，把一張打了摺的大咭片取了出來，交到丈夫的手上。余不倦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印了三種文字：中文和英文之外，便是印度文。難怪它比起一般咭片大了許多。

余不倦把咭片納入袋裏，就要更衣外出。余太太知道丈夫一向不迷信，現在也不能不驚奇起來。她問道：「你眞的要去找柯利星？」

「是的，除了聽你說過之外，我也聽許多朋友說過，這個阿差用水晶球問休咎十分靈驗！」

「要不要我跟你一齊去？」

「用不着啦，這幾天你搓麻將搓更抵夜，還是多躺一會兒吧！」

「不倦，你一向不信這些玄妙的玩意，怎麼現在忽然也相信起來了？」

「也許是年紀關係吧。一個人到了中年，他的人生旅程上多少受到一點兒挫折，因此往往就把一切歸諸命運的安排。」

「嗯！」余太太自床上坐直了身子，「不倦，你不是受了什麼挫折吧？」

「不，不！我只不過這樣譬如一下而已，並不是受到了什麼挫折。」

余不倦終於穿好了衣服，離家外出。

余太太再也沒有睡意，她覺得丈夫有些反常；但是，她却又看不出丈夫在事業上有過一些什麼挫折，只是余不倦的神態令她引起疑心而已。

事實上，余不倦一家數口生活得十分愉快，他們過的是中上人家的生活，住的是花園洋房，出入也有汽車代步，男女僕人俱全，此時此地，這正是許多人所夢寐以求的富人生活方式。

可是，身爲一家之主的余不倦，這幾天以來，他顯得並不開心；即使是歡笑，也只是強顏歡笑而已。

余太太並不是不關心自己的丈夫，只是應酬太多，也太忙了，難免疏忽了她丈夫那異樣的神態。如今想起了事情有點不對，倒有點忐忑不安。

且說余不倦依址找到了柯利星，第一個印象便是這個印度籍預言的排場十分講究。單是那個會客室便濶達百數尺，至於供他占卜用的房間，也有百多二百尺。

當余不倦去到那裏的時候，會客室裏擠上了好一些慕名而來的人。余不倦即使更焦急，也無法獲得接見，必須耐心等候。

余不倦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一位十分迷人的女郎走過來替他編號。她笑口盈盈地很客氣的說：

「對不起，今天人客特別多，要你多等一會兒。」

「不要緊！」余不倦也微笑着說，「不過，可不知要等多久呢？」

「不會太久吧，大約還有十個八個人客，便輪到你了。假如你有事，四十分鐘之後回來，大概也差不多了。」

「好吧！那我就四十分鐘之後再回來。」

余不倦看看腕表之後便走了。

柯利星的靈驗程度準確到什麼地步，余不倦還未知道，但看這排場和人擠的情形，相信柯利星的水晶球占卜術一定十分準確。

余不倦不想在那兒久留，是怕在座的人認出他的廬山眞面目。

他落到街上，找一間餐室呆坐一會兒，又到街上蹓躂，直至四十分鐘之後，才回到柯利星的辦事處去。這時候，人客還是那麼多，只是剛才那一批逐漸走了，又來了一批新的。

那位迷人的女郎走過來對他說：「下一個便輪到閣下了。」

約莫數分鐘之後，有人由房間裏出來，女郎示意余不倦入內。

余不倦推門而入，只見一個年約半百的印度人，頭纏白巾，坐在一張巨大的辦公桌後面，他的面前放了一座有如「地球儀」一般的水晶球，看過去差不多有足球那麼大，閃晶晶的，非常奪目。

桌上的最前方，是一座古銅香爐，一炷西藏檀香正在燃着！

在辦公桌推前數尺的牆壁之上，供奉了一些不知名的佛像，像脚下是一張高達四尺的仙枝香案，案上有長明燈及檀香爐，那些燃點着的檀木正升起嬝嬝輕烟。

余不倦當初也看得不大明白，何故香案之上有了燃着的檀木，爲什麼在柯利星的辦公桌上，又有一個香爐呢？後來他才知道這個印度人是爲了方便他自己起見，把原本置於香案上的一個古銅香爐，移到辦公桌上來。那麼，他供上檀香時，便不必離座跑到香案之前去。

余不倦坐到辦公桌左旁的一張椅子上去，情形倒有點像病人去見醫生一樣。

余不倦正担心自己不懂得講印度話，柯利星已用本地話問他：「先生，你想問一點什麼？」

「我想知道一下今年的運道如何？」余不倦想了想，又說：「還有事業的成敗等等，可以一併問嗎？」

印度人柯利星用半生硬的本地話問：「你的意思是要知道過去還是未來？」

「嗯……」余不倦一下子竟答不下去。

「我這裏的規矩是：廣泛地長談，半小時收費六百元，一小時收費一千元；但規定不能超過一小時。因爲我有許多人客要等候呢。如果單問一件事，一百元，兩件事收二百，餘此類推。」

「那麼，我選擇半小時六百元的一種吧！」

「好極了。」柯利星從辦公桌的一角，拿起一枝西藏檀香，燃着了，揷進香爐中去。

余不倦瞧見他口中唸唸有詞，却又聽不淸楚他說一些什麼。但看他合什閉目，倒也虔誠得很。

只見他片刻之後，睜開了眼睛，把一副老花眼鏡戴起，轉而面對余不倦說道：「我在未正式爲閣下占卜之前，得先聲明一句，我爲你虔誠占卜，你也得忠誠待我；等會兒我所講的，全是本人在水晶球中所見到的，决非向壁虛構，說了出來，首先希望你不要見怪。至於靈驗與否，閣下自然會心知肚明。」

余不倦點點頭，表示他沒有異議。

於是，柯利星雙目開始凝視着那一座水晶球，雙手却合什放在胸前。事實上，余不倦也瞪住那座水晶球，只是他什麼也看不見。

柯利星喃喃地說道：「照看閣下是一位商人，只是不大正當……」

余不倦心裏一凛，把視綫的集中點由水晶球移到柯利星的面孔上，但見柯利星的表情呆木，全神貫注視着那座水晶球。

他不好意思打斷柯利星的話柄，讓他繼續講下去！

柯利星又說：「我的意思是：閣下除了經營正當商業之外，還暗中幹一些走私生意，這是過去的事。大致上說來，閣下的財富，大部份是如此這般得來的，因而家肥屋潤，生活總也不錯。」

余不倦驚奇之餘，看見他停頓下來，乘機問道：「既然你說這是過去的事，以後的又如何？」

「以後你將遭遇到一些困難，但這是小挫折而已，應該不會有大問題的。這是根據水晶球所顯示出來的玄機而言。說錯了，切勿見怪！」

余不倦道：「那麼，所謂小挫折，會不會令我身敗名裂？」

「不會的，不會有大風險。假如你能善於應變的話，必然會化險爲夷。」

「請恕我唐突，我覺得這樣說法，有點模稜兩可。」

「不會的吧！所謂善於應變，是要閣下利用冷靜的頭腦，去處理目前的逆境。」

余不倦怔了一怔，暗念這傢伙好厲害！人家占卜有用八卦盤、銅錢龜殼或者紙牌，他却只是直瞪瞪的盯住水晶球，便口若懸河的，直說下去。而且，提到「目前的逆境」這句話，不能不令他大感驚奇！

如果水晶球中果然顯示出一切，這水晶球豈不是有如「照妖鏡」一樣？還好他不是警務人員！

余不倦想到了這裏，不禁又打了一個冷顫！

柯利星瞧也不瞧他一眼，繼續說道：「閣下事業心很重，不管是否合法，今年仍應採守勢，繼續做下去，一切可以照舊，但須更小心，更審愼。因爲今年是最危險的一年，只要過了今年，閣下以後便可以一帆風順。」

余不倦問道：「請問大師，有沒有什麼趨吉避凶的善法？」

「中國俗語有道：破財擋災。萬一閣下眞的遭遇到什麼困難的話，只要謹記此語，當可逢凶化吉的。」

「不瞞大師，目前鄙人正遭遇到一宗頭痛的事，不知可以安渡危關否？」

「照水晶球顯示，大問題不會有，小問題要靠閣下你自己冷靜解決。」

「可否指點迷津？」

「剛才我說過了，此時此地，人們都在名利場上競逐，財可通神，閣下只滲透此一玄機，自然會無往而不利。」柯利星說。

余不倦化了六百元，本來他還可以問及一些家宅與其他問題，但是，他此來只是希望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以及思想上的啓示，根本他本人就不迷信，故此，他並沒有問下去；再談也只限於他的「事業」方面而已。

還沒有足够三十分鐘的時限，余不倦已經放下六百元，便匆匆離開了柯利星的占卜房。

這時候，會客大廳裏等候的人越來越多，余不倦正要穿過一系列的大小沙發，突然有人叫住他。他本來就有點心神不屬，給人這麼一叫，當堂呆了一呆。

他回頭一看，原來是他在「飛鏢俱樂部」認識的朋友呂偉良。

「余先生，怎麼你也相信這回事麼？」呂偉良自一張沙發上站了起來，拄杖走過來！

「噢！是的，新春裏，許多人都是喜歡問卜，我也湊湊熱鬧。」余不倦忙着裝上了笑臉！

呂偉良笑着問道：「靈驗嗎？」

「怎麼知道呢？我只是問問今年的流年。」

「我不懂得占卜，但我却懂得看氣色，你的氣色不錯，今年的流年應該好下去的吧！」

「哈哈……你眞會開玩笑！」

余不倦打着哈哈，拍拍呂偉良的肩膊，然後離去了。

呂偉良回到沙發上，他的徒弟阿生就忍不住問道：「他是誰？」

「我們的新對象。」呂偉良順口答了，然後在沙發上坐下來。

他們師徒二人所坐的一排沙發，位於一角，而且只有他們兩個人，因此他們的談話並未引起別人的注意。但是阿生聽了呂偉良的答話，反而左右張望，担心給人聽到了似的。

呂偉良又說：「他叫余不倦，一個出色的私梟，但看來這回可能遇到困難了。」

「你怎麼知道？」

「要不是有困難，像他這種人，怎麼會跑到這兒來？」

「看來你比柯利星更能知過去未來。」阿生忍不住笑了。

「有人說：撈偏門的人大部份迷信，所以拜神鬼之外，還信占卜。但據我了解，余不倦則不大迷信，故此這一回我推測他有了一些阻滯才會跑到這兒來。」

阿生又問：「你說他是我們的新對象，這是什麼意思啊？」

「坦白說，我想光顧他。」

「怎麼你忽然有這種興趣？」

呂偉良笑道：「人們都以爲鐵拐俠盜收山了，其實，我並未收山，只是選擇得較爲嚴格。」

「有了計劃麼？」

「初步而已。」

「爲什麼要選擇他？」

「他走私黃金，欺騙政府，我們打他的主意，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對。是不？」

「對了。」

師徒二人在談話時，人們却一個進一個出的，出入於柯利星的占卜房與會客大廳之間。

阿生又道：「師父，你怎麼也迷信起來了？」

「一個人到了這年紀，漸漸會相信命運的，我聽人家說過，這印度人很靈驗。」

「問休咎麼？」

「是的，問問前程。」

「其實，你應該問問姻緣。」阿生笑道，「師父，你三十幾歲了，還未找到一個師母，我也替你焦急！」

「小鬼！看我這副樣兒，有誰個女人，會喜歡我？」

「那又未必，四肢齊全的人，心理未必健全。許多女人喜歡你，只是你未必喜歡她們。」

「我不會担心妻子問題，有了一個家，心理影響太大了，還是這樣好。」呂偉良輕輕嘆息道：「萬一有什麼危險，豈不是害人害己麼？像我們這種生活，危險却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我總覺得有個師母，你的生活會正常一些。」阿生說。

「我絕對相信姻緣是註定的，既然無法强求，不如不去想它；我早已經立定了主意，多做一些有意思的事，好過去興家室之念！」

「那麼，等會兒你會不會問問柯利星，我們的行動是否會成功？」

「不！我此行只是試驗一下。」

「試驗什麼？」

「試驗預言是否準確。」呂偉良說，「我發覺預言家或占卜家能知過去的，不算奇；因爲他們可以憑目光去推斷，以及從對答中旁敲側擊，而加以推測，於是往往令當事者不知不覺中認爲他靈驗。其實，那不過是當事人自己愚笨，給對方在無意間提供了不少資料。但是，預言就不同了；據說，占卜家能憑卦象而知未來的事，也有人憑觀察天象而知未來的吉凶等等。我對這方面玄妙的事物，似乎漸感興趣，所以，今天我也來趁趁熱鬧。」

「好吧！那我在這裏等你，讓你自己進去；我就不願聽那阿差胡說八道。」

不久，輪到呂偉良了。

他走進那間占卜房，就發覺那個印度人柯利星神色非常古怪；他一邊招呼呂偉良在那張椅子上坐下來，一邊說道：「閣下可是大名鼎鼎的『鐵拐俠盜』呂偉良先生？」

呂偉良一怔，道：「怎麼你會認識在下？」

柯利星呵呵笑道：「這又有什麼出奇？本市許

多人也認識你；我在這裏不少日子了，當然認識好一些名人。」

「那你太過奬了，我並非什麼名人！只是一名跛子。」呂偉良又笑道：「既然你認識了在下的底子，那我此行豈非白費工夫？」

「我這個人十分坦白，正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決非一般江湖術士可比。我認識你是誰，本來可以不作聲，然後等一會兒表演一番，僞稱能知過去未來，但那是騙人的假功夫。我的水晶球測玄機，是眞功夫。所以，如果萬一開罪了你，切莫見怪！」

呂偉良覺得這印度人的本地話講得固然好極，就是待人態度，看來也並非一般江湖術士可比，他就是喜歡這種坦白的人。

柯利星又說：「閣下在江湖上向來是個硬漢，怎麼忽然也迷信起來了？」

呂偉良笑道：「人到中年萬事憂，也許我已到中年了吧？」

「不！你還年青呢！」柯利星道：「不過，話也得說回來，我總覺得這不算得是迷信，是一門科學藝術。」

「好了，我知道你的時間十分寶貴，所以我不想阻你太多時間，現在就請你預測一下我未來的命運吧！」

「你何必焦急呢？我的顧客，永遠都是那麼多的，他們替我義務宣傳。至於閣下，我是不收費用的。」

呂偉良知道柯利星收費奇貴，現在竟然說不收費，他反而感到奇怪起來了。

他正待說話，柯利星却搶先說了：「我們同是江湖中人，我的目的十分簡單，不過想多結交一位朋友，所以，那區區之數，閣下大可省回。」

呂偉良想了想，笑道：「好吧！既然是沒有代價的，那就請你贈我幾句！」

柯利星燃上了一炷香，口中喃喃自語，但呂偉良不知道他說些什麼，好像是印度話。

過了一會兒，只見他合十膜拜一遍之後，雙目凝視着水晶球片刻，說道：「呂先生，閣下今年流年不利，可能會惹官非，甚至有生命危險。我不是危言聳聽，只是水晶球內顯示出一些怪現象。」

「什麼怪現象？」呂偉良差一點兒給他嚇倒，但看他那副神態，却又不能不相信。即使明知是跡近迷信！

柯利星道：「水晶球內出現了一名劊子手，手持利斧，斧上有血，十分可怖，這表示官非與命案。當然，這是不祥的預兆！」

呂偉良的眞正興趣本來就是那個水晶球，現在聽柯利星這麼說，忍不住問道：「水晶球內，眞的可以看見這些東西麼？」

「當然是眞的。不過，你們是常人，當然不可能與我一樣，能够在水晶球內目睹一切。」

呂偉良心裏道：所謂「玄機」，也許就在這裏吧？人家看不見，只有他一個人看得見，那麼，任由他怎樣說，也沒有反駁的！

不過，呂偉良並沒有說出口，只笑道：「然則，閣下應該是超人了。」

柯利星道：「天眼通的故事，你聽過了吧？那並非神話，是眞的，我能够在水晶球內目睹一切，是天神的恩賜。所以，我只可以把我見到的，代爲轉告。至於其中原理，恕我難明了。」

呂偉良道：「我正是因爲聽人說過，閣下的神機妙算，非常靈驗，所以我才會慕名而來。但是，請恕我坦白的說一句吧！我懷疑你這水晶球裏面，什麼也沒有，你所說的一切，只不過是你的想像而已。」

「你這樣說，我不會怪你，因爲許多人也像你這麼說。不過，我可以在神靈之前發誓，我雙眼的確看見一些事物，決非憑空虛構。當然，要我證明，根本也沒有可能，因爲我沒有辦法可以令到你們也看見水晶球中的事物。」

「假定你這番說話是眞的，那麼，你的眼鏡可能有秘密。」

「你的意思是：我設下騙局騙人麼？」

「不！我只是好奇！」

柯利星笑了笑，終於把眼鏡除下來，說道：「你不妨戴上它，看看水晶球內是否有秘密吧！」

呂偉良果然接過眼鏡戴上了，發覺水晶球內，並無任何事物出現。

他有點不好意思地，把眼鏡還給柯利星。

柯利星笑道：「這不是最新的科學設備，是一種天機的現象而已。其實，即使讓你看見水晶球內的事物，你也可能莫名其妙。因爲每次水晶球出現的事物未必相同，那是根據個人而定。我也只是憑豐富的經驗，把事物加以分析。至於靈驗與否，那當然就要過後方知了。」

呂偉良又問：「然則，我沒有什麼趨吉避凶之法？」

「當然有的，但告訴你相信也是枉然！」

「爲什麼？」

「唯一的辦法就是：少管閒事！」柯利星道：「但是，據我所知，閣下是習慣成自然，最愛理人閒事。所以，我說告訴你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呂偉良笑道：「要是不管別人閒事，就可以避

過了大災大難，這却值得！」

「其實，命運的安排雖然有，但世界上許多事情都是人爲的。因此，我認爲閣下若要趨吉避凶，就必須改變一下作風。」

「你這種說法，我似乎非常之熟識。不過無論怎樣，我仍然感謝你指點迷津。」

「不要客氣，我只是眞心直說，希望閣下千萬不要見怪！」

「照你剛才的說法，我今年應該是最難過的一年吧？」

「是的，水晶球的暗示，大致是這樣，希望閣下好自爲之！」

呂偉良聽說不收費，也不好意思再談下去。而這時候，他也看見柯利星在按動桌上的電掣——那是通到外面去的，每次他要通知外面的女助手叫人客入來，就是利用這個紅色燈號的電掣。

雖說不收費，呂偉良還是掏出了腰包，只是柯利星是無如論何也不肯收他的費用。

呂偉良和阿生離開了柯利星的辦事處，回到附近路旁的汽車去。只見一張交通違例的告票，壓在擋風玻璃的撥水器下面。

呂偉良笑道：「柯利星果眞靈驗！」

阿生也說道：「看來我們又要被罰欵了。」

「柯利星說我今年會惹官非，甚至生命也有危險，現在開始應驗了！」

「師父，我才不相信這玩意兒，其實，我們每年都差不多要惹官非的。這又有什麼稀奇？說到生命有危險，差不多每一分鐘都可能有危險，那不過是因爲我們跟惡勢力過不去的緣故，隨時隨地會遭人暗算。所以我說：柯利星既然知道了你的身份，說出這番所謂預言，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任何人只要知道你是『鐵枴俠盜』呂偉良，也可以作同樣的預言。」

「那又未必！柯利星的成功，相信不是僥倖的。阿生，我看，我們還是小心一點好！」

阿生這時已拉開車門，登上了汽車，呂偉良也由另一邊車門進入車內。

阿生把車子開走。就當車子開到一處十字路口時，一輛十輪的運油車突然失去了控制，不顧交通指揮燈的指示，橫衝直撞，攔腰向他們的銀灰色汽車撞來！

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他是依照綠色燈號的指示而前進的！

呂偉良却正在參詳柯利星的一番預言，想不到這番預言眼看就要實現了！

阿生的駕駛技術一向出色得很！只見他眼明手快，一踏油門，忙着扭駄盤，車子來了一個急劇轉彎，「刷」地一聲，運油車在他的車旁不及一尺處，一掠而過！眞的是間不容髮！

緊接而來的，又是「刷」的一聲響！阿生差點兒把車子衝上了行人道，駛入一間店舖中去！還好汽車既是特製的，性能也極之良好，終於停在路旁了！

車子裏面的呂偉良和阿生還不及回頭看，耳畔已聽到了「隆」然一聲巨响！那輛巨大的運油車，直撞向一幢建築物，才安然停止下來。

每一個目睹其事的人，都以爲跟着出現的鏡頭，必是一場火災的開端，因爲那是一輛運載汽油的汽車，要是車上滿載電油的話，這一場大災難勢將無法避免。

但是，油車並未發生爆炸，只是司機受了輕傷而已。原來大油桶內並未載上汽油。

即使如此，也把呂偉良師徒二人嚇得一跳。

呂偉良坐在汽車裏，不禁嘆一口氣道：「柯利星難道眞的是超人麼？剎那之間，所有的預言差不多一齊實現了。」

阿生也揑了一把汗，道：「他的水晶球果然厲害得很，難道柯利星眞的能知過去未來麼？」

一輛交通警察的巡邏車剛好駛經那裏，由於有太多的路人證實運油車不依燈號行駛，呂偉良和阿生才不致被牽涉到這宗交通意外事件裏面去！

呂偉良對阿生說道：「俗語有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看來我們今後應該得心應手了吧？」

阿生苦笑一下，然後把車子開走了！

× × ×

晚上，差不多接近午夜二時左右。

半山區一條僻靜的街道上，突然出現了兩條人影，他們就是「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

阿生看看腕錶，低聲說道：「你也該進去了，時候不早啦！」

呂偉良瞪住一幢花園洋房樓上的一個窗口，說道：「眞奇怪！這麼深夜了，怎麼還沒有熄燈？難道他還沒有睡麼？」

「那間房，會不會是孩子房？」

「不！我早已查得一淸二楚，那是余不倦夫婦的寢室，孩子的房間在隔隣。你沒有看見嗎？隔隣的一個窗口，也有暗淡燈光傳出，那是五火燈泡。孩子房是通宵亮着燈光的。」

「那麼，我們怎麼辦？」

「還是要依原來計劃進行去的。」呂偉良把一件乾濕褸脫下，立卽露出「飛行枴杖」來。他把大褸交給阿生，又說：「你回到汽車裏去等我，我會跟你保持連絡的。」

阿生帶着那件用以掩飾「飛行枴杖」的大褸，走回隣近路旁的汽車裏去，呂偉良則發動義腿上的儀器，在屋旁黑暗處，騰空飛起，由於他渾身上下均穿上了黑色的夜行衣，所以並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飛行枴杖」是仿造美國陸軍部所發展的「飛行帶」——一種單人用的飛行器械，但經過改良之後，一部份儀器已經安裝到那半截義腿去了。因此，看起來更簡便，對呂偉良來說也更加實用！

呂偉良利用烟盒型的按鈕，輕輕地讓自己的身體在露台上降落。眞的是着地無聲，甚至儀器所發出的聲浪也只呂偉良自己才可以感覺得到。

呂偉良慢慢地靠近輕紗掩映的玻璃門旁，發覺余不倦夫婦二人果然未睡。

余不倦愁容滿面地說：「玉貞，我不是故意要瞞騙住你，只是這些事情，我以爲不必讓你知道會更好，想不到現在竟然出了亂子。」

余太太嘆氣道：「如果你早讓我知道了，我一定不會讓你幹這勾當，起碼我會勸你早些收手。」

「現在說什麼也沒有用，既然出了事，我只担心警方不會就此罷手，萬一他們要澈底追查出幕後人是誰的話，我難保不會被牽涉在內。所以，我想暫時離開這兒，避一避風頭。」

「本來是好的，但是，既然那個印度占卜家告訴你『破財擋災』的要竅，你爲什麼不冷靜一些去應付一切？也許說不定眞的是財可通神呢。」

「柯利星雖然這麼樣敎我消災解難，但是，警方人員未必個個貪污的，而且事情鬧大了，只怕也沒有誰可以隻手遮天！所以，我以爲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那麼，這裏的業務怎麼辦？」

「我把這裏一切業務交給你去處理，公司裏的人會協助你。」

「我担心幹不來！」

「你只要每天到寫字樓去一次，他們大概不會作反的。如果沒有什麼事，過些時候，我就會回來的。」

「你準備往那裏去？」

「暫時準備去日本，但是，我的眞正行踪，不要告訴別人，而且，我會隨機應變，可能會利用假護照，跑到東南亞另一處地方避一避！」余不倦又說：「不過，無論到什麼地方，我總會設法與你取得連絡的！」

「唉！不倦，你早不該瞞住我做這些走私的生意，一個人，有了妻子兒女，怎麼可以再冒這種險呢？」

「這種話誰不會說？但是，此時此地，正正當當做生意的人，除非時來運到，否則休想發大財。與其要捱十年八載才可以出頭，倒不如冒一下風險，希望三兩年間，可以功成身退，那時再正正當當的，用心經營老本行亦未爲遲。這本來就是我的想法，但現在想不到竟然出了亂子。」

「發大財人人都想，只是你應該爲我和孩子們想想，萬一你有什麼不測，叫我們如何是好？」

「要不是爲了令到你們生活得舒舒服服，我又何必如此？」

「但是，你早應該想到會有今天這日子的。」

余太太忍不住流出了眼淚，「老實說，我不是貪圖享樂的女人，只要環境須要，卽使更苦我也捱得起。何況，你正正當當的做生意，生活雖然沒有今天這麼豪華的享受，也不致要住到木屋區去吧？」

「好了，好了，到了這個地步，你埋怨也沒有用的了。反正這個難關能安然渡過的話，我也決心洗手不幹，以後正正當當的做生意。但是，目前這個難關，必須設法應付過去。」余不倦說着，又走向保險箱之前去。「這裏有差不多十萬元的現金，是我今天由銀行裏提出來的，萬一眞的有了問題，我會有一個時期躲起來，這筆錢總可應付家裏的開支。」

呂偉良在露台外面，當然可以聽得淸淸楚楚，他本來的計劃，原是要在深夜裏，把迷魂氣體吹進房間裏去，然後戴上簡便的防毒面罩，入內將保險箱打開，取出現欵與首飾等珍貴物品。

可是，呂偉良聽了剛才余不倦那一番說話之後，忽然心有不忍，余不倦看來顯然有些後悔莫及，但呂偉良改變了原來的主意，決不是爲了余不倦本人，而是爲了他的妻兒。

從他們夫婦剛才的一番說話可以聽得出，余太太前此並不知道他丈夫是個私梟，直至今晚才知道，卽使現在知道了，也有點怪責她的丈夫。現在人家既然走到了窮途末路，呂偉良總覺得，如果仍然依照原來計劃行事，等於落井下石。

他是江湖上有名堂的硬漢子，實在不想做出這種事情來。以免被人譏爲「趁火打刧」。

不過，呂偉良卽使知道了他的逃亡計劃，仍然不想向警方告密。因爲他一直就覺得，除了販毒之外，私梟最大的罪狀不過是欺騙政府海關，在此之前，呂偉良亦只不過想在他的身上取去一些寃孽錢，並沒有把他置於獄中的意思。

呂偉良這麼想着，就待離去，豈料就在這一剎那之間，一陣鈴聲傳來，余不倦床頭几上的電話响了。

余不倦忙不迭地跑過去接聽，神色緊張地問：

「誰啊？」

「余先生，對不起，吵醒你了。」對方是一個陌生的男子。

「請問你是那一位？」余不倦實在想不起這聲音是誰。

「你並不認識我，但我絕對認識你！」

「那麼你是——」

「我是知得太多的人。要不要我告訴你，我到底知道了一些什麼？」

「……」余不倦開始感到事不尋常。

「我知道的事，包括閣下的偏門生意，以及即將離開本市等等。」對方又說：「唐雄被警方在人贓並獲的情形底下抓住了，他也許不會出賣你這位後台大老闆，但是，如果你不聽清楚我的說話，你可能會感到終身後悔！」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要與你見面談談。」

「但是，我並不認識你。」

「那有什麼要緊？反正我認識閣下，甚至車牌號碼，我也記得一淸二楚。否則，這個電話也不會在這深夜裏打給你！」

「好吧，請你告訴我，你想怎麼樣？」

那人說道：「電話裏不方便多說，還是見面再談吧！這對你來說，實在有太多太多的好處。」

「那麼，請你到我家裏來吧！」

「不！請你自己開車到山頂來！」

余不倦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我們什麼時候見面？」

「事不宜遲，因爲在下已經知道你訂了明天飛到東京去的機票！」

「但是，現在這麼深夜了！」

「深夜裏才沒有人注意啊！」

「好吧！那麼，半小時之後，在你所講的地方見！」

「請記住：不要超過半小時，我在山頂的停車場裏等你！」

電話掛斷了。

余太太一直在忐忑不安中，注視着她丈夫的表情，顯然她也意料到一件不尋常的壞事可能已經發生了。

余不倦一邊穿衣服，一邊說道：「有個陌生人要見見我，我出去一會兒就回來。」

「有危險嗎？」余太太担心地問。

「我想不會有什麼危險的，大概是有人想乘機發些意外財。」

「你的意思是：有人向你勒索！是不？」

「我也不知道，只是推測而已。」

余太太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說道：「看來事情越弄越糟了！」

余不倦安慰她說：「別担心吧！事情也許會出乎意外地好轉亦未可料。」

余不倦已經穿好衣服，余太太陪着她丈夫下樓去。呂偉良如果在這個時候進內，十九可以順利得手，但是，他決不是普通的窃賊，更不會乘人之危。因此，他也趁早發動「飛行枴杖」的儀器，騰空飛返他的汽車裏去。

阿生看見他回來了，連忙問道：「師父，得手了麼？」

「不！事情有了驚人的發展……」

呂偉良話未說完，一輛車子已經由余宅之內開了出來。呂偉良立刻示意阿生開車，暗裏跟踪。阿生一邊開車，呂偉良一邊把剛才耳聞目睹的情形，告訴了他。

呂偉良又說道：「那個趁火打刧的勒索者，可能有點來頭。」

「當然，他敢胆公然約唔一個私梟，一定不是平凡的人。」阿生說。

余不倦的車子直駛山頂，阿生把他的汽車保持着一定的距離，遠遠開在後面。

余不倦把車子開到山頂停車場的時候，一輛小房車突然從那邊開過來，停在他的汽車旁邊，二車相隔不會超過半尺，差不多一併排列在那裏。

小房車裏只有一個人，他隔住車窗探首問道：「可是余不倦先生？」

余不倦說道：「是的，剛才就是你打電話給我吧？」

「對了。」

「有什麼指教？」

「你的老搭檔給警方抓去了，你要不要設法把他營救出來？」

余不倦道：「你是什麼人？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說些什麼。」

「你放心好了，我決不會是警探。我知道你準備離開本市，是不？」

「這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彼此不妨開門見山的談一談！」那人說道：「唐雄被捕，他還沒有招出你是幕後人，你担心我是警探的化身，是十分合理的事。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不是什麼警探，而是你的新配搭！」

「新配搭？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我要做閣下的新合作人。」

「……」余不倦呆了一呆，苦笑道：「別開玩笑了，這一次我還未担心得完呢！」

「你担心什麼？」

余不倦道：「在我未明閣下身份之前，我實在不想多說。」

「你担心的，大概是唐雄，是不？」那人說道：「那就讓我先給你一點見面禮！」

「……」余不倦感到難明。

「余先生，你可以省回來往東京的飛機票費用，在家等我們的消息吧！」

「我實在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人笑道：「但到頭來你總會明白的。」

余不倦道：「閣下到底是何方神聖？請不要繞圈子了吧。」

「我要說的都已經說完了，最後只有兩句忠告：第一，切不可離開本市，第二，不要跟踪我。只要你違反任何一項，都可能有生命危險。」

那人說完，立即把車子開走！

下山的車路只有一條，因此那輛小房車幾乎與呂偉良的自用車打個照面，因爲阿生就把車子停在路旁，遙遠監視着余不倦。

當然，呂偉良和阿生也明白到這匆匆離開的人，就是打電話約唔余不倦的神秘人物，所以阿生立刻掉頭追落山下去。

可是，就當阿生把車子開到山腰一處公路拐彎處的時候，一塊大石突然自路旁滾出，擋煞了去路。還好汽車的性能固佳，阿生的技術也好，及時把車煞住，否則，車子卽使不被壓平，亦會撞毀。

呂偉良看見一條黑影自小山上躍下，不難想到他就與大石有關的人，因此連忙推開車門，飛奔而出，拄杖沿住公路旁邊直追過去！

那黑影脚步好快，轉眼已奪進在公路上停了下來的小房車裏，小房車子是呂偉良師徒二人要追踪的一輛，車中駕駛人顯然是明知大石能阻止追踪者的前進，所以非常有默契的停了下來，待至黑影登車後，這才風馳電掣的開走。

呂偉良卽使走得更快，也來遲了一步，唯有目送那輛小房車飛馳下山去！

沿住山腰建成的帶形公路，小得僅可容納二輛汽車迎面駛過，但石塊擱在中央，就使到阿生無所施其技。

呂偉良繞過大石，沿住公路旁邊，回到阿生身旁來，看見阿生正在拚盡吃奶之力推動那塊巨石，但巨石絲毫未動。

那塊巨石大如一輛小型房車，由山上滾下易，但要把它在平坦的路面上移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師徒二人合力推動，也費了好幾分鐘，才可以把巨石移開數尺，直至僅可容納汽車經過爲止。

阿生嘆了一口氣說：「這也可以算得是我們第二次遇險吧？柯利星的水晶球占卜術，眞是靈驗得很。」

呂偉良却後悔不該把「飛行枴杖」自背上解下來，否則那黑影一定不會這麼輕易就逃之夭夭。

師徒二人剛回到車子裏，阿生正待開車，便從望後鏡中看見後面有一輛華麗的房車開來；那正是余不倦。

余不倦也以爲前面出了車禍，把速度減慢！

呂偉良乘機下車走過去，笑道：「余先生，眞巧啊！想不到這麼深夜了，你也會到山頂來。」

余不倦心裏有事，他也明白到呂偉良話中含意，苦笑道：「是的，我們也眞有緣份，想不到柯利星那兒見到你，現在這裏又見到你老兄！」余不倦往前面瞧了一眼，又說：「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道：「有人企圖暗算我，看來柯利星的預測十分準確。」

「是的！柯利星眞的是料事如神。」余不倦情不自禁地說。

「你也覺得他靈驗麼？」

「是的。嗯！時候不早了，請你把車子開走，讓我通過吧！」

「你急於返家去麼？」

「嗯……」余不倦出奇地瞪住他。

呂偉良笑了笑，說道：「如果我是你，今晚一定會通宵失眠。」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既然前後受敵，何不多找個人商量一下？我應該是你心目中的最佳人選。」

「呂老兄，你的意思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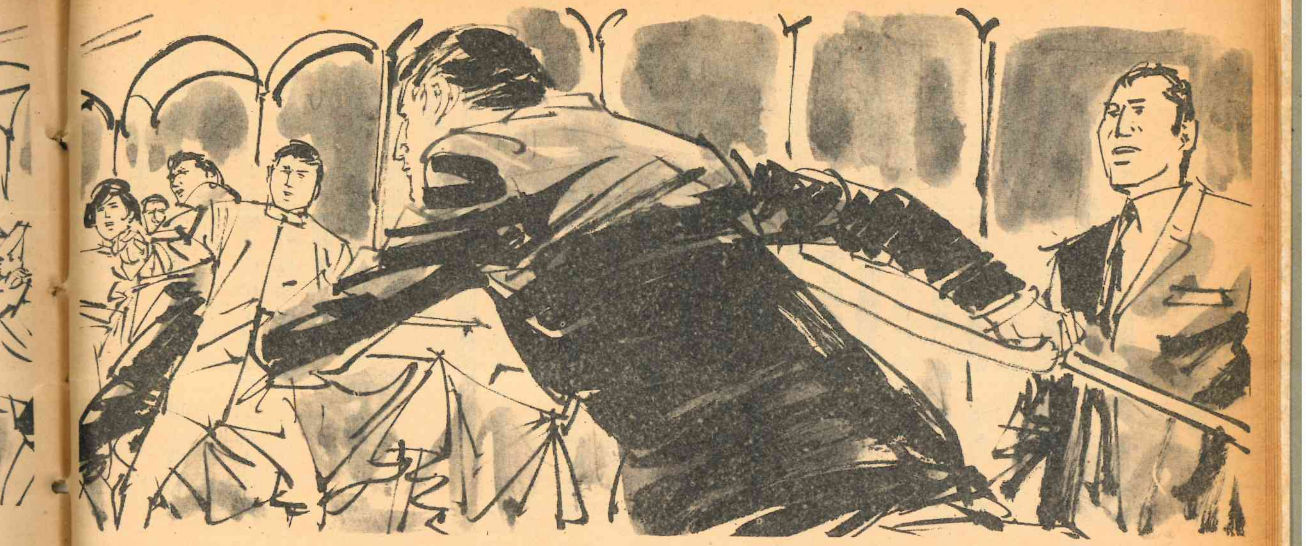
「當然，我不能無條件帮你。第一，你必須對我坦白；第二，你一定要洗手不幹；第三，你要付出相當代價。不過，你切不可誤會，我這樣做並不等於勒索，錢也不是給我的，只是捐給最近一場大火的火災災民。事實上你靠走私黃金，已經賺了不少金錢，做點有意義的善事，也十分應該吧？」

余不倦眞想不到呂偉良開門見山的，說得如此爽快。他想了一會兒，苦笑道：「好吧！三個條件本來都不成問題，我也知道你的爲人說得出做得到；但是，你最好給我考慮一下，明天我再與你連絡吧！」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把一張咭片留下，然後回到自己的汽車裏去，叫阿生開車下山。

阿生問道：「他怎麼樣了？」

呂偉良道：「看來他眞的困難，可能遭人勒索。如果他眞的洗手不幹，爲了他的妻子兒女，我倒



樂得幫他一次！」

「那一班人也眞可惡，要不是我及時煞掣，卽使不把我們壓死在車廂裏，也會把車子撞毀。」

「是的，看來他們是有組織的黑社會之類，我們必須小心！」

阿生又問道：「師父，怎麼你忽然又會大發慈悲？」

「本來他不是最佳的下手對象，我向來做案，選擇對象最爲嚴格；這一次，爲了一場大火的災民，我一時找不到更好的對象，只好向他下手；但是，聽了他們夫婦一番對話，再回想起他那一群無知的兒女，我便躊躇起來了。」

「可是，你不是說過，余不倦靠走私黃金賺了不少錢嗎？」

「是的。不過，這一次他失手，可也損失了不少呢。」

車子向山下駛去，阿生可以在望後鏡中看見余不倦在後面將他的汽車駛到一條半山公路去。

當師徒二人返抵家中時，只見靈犬「多利」咬住一封信走過來。

阿生蹲了下來，一邊把信遞給後面的呂偉良，一邊說道：「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可能有人來過了吧？」

可是，「多利」並不懂得如何回答他，只有搖頭擺尾的，低聲「哼」着！

呂偉良把那封信拆了開來，只見一張白箋上寫住：偉良我兄，見字速來一叙，有事急於面談。潘華。」

下面沒有問候句語，也沒有日子。但很明顯的，這封信一定是午夜後才交到這裏來；因爲他們師徒二人在午夜後才離家外出。潘華大概在找不到他們之後，又不知他們什麼時候才回來，才會寫下這封信。

但是，這麼深夜了，潘華還找他們幹什麼？

潘華也是「飛鏢俱樂部」的會員之一，他跟呂偉良經常在一起玩射擊遊戲，也常常飲酒玩樸克，算得上是好朋友，但並不深交。

呂偉良只知道他是個成功的商人，在社會上也有些地位；而且做善事向來不甘後人。

潘華的年紀稍爲大過呂偉良，四十歲有多了，但由於他喜歡運動，看上去也不覺得老，只像個三十多歲的青年人。

呂偉良拿着那封信，一邊想着，一邊走返屋子裏去。

阿生跟在後面進來，問道：「誰的信？」

「潘華要我到他家中去，可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麼事！」呂偉良沉吟道。

「你應該有他的電話，爲什麼不打個電話給他問問？」

「他也知道我們這裏的電話，爲什麼他不打電話來，偏要來找我們，還留下這封簡短的信？」

「是的，眞奇怪！不過……」阿生看了看腕表，說：「差不多凌晨四點多鐘了，還是留待明天再說吧！」

呂偉良想了想，突然對阿生說道：「阿生，還是開車到他家裏去看看吧！也許他眞的有十分重要的事，却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才回來，所以才會寫下了這封短柬。」

阿生也覺得有道理，於是開車把呂偉良送到潘家去。

潘華果然還沒有睡，他把呂偉良招呼進客廳裏去；人們早已睡入夢鄉。

呂偉良發覺潘華的神色凝重，不待他坐下就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給人勒索！」潘華並沒有在沙發上坐下來；他走過去酒櫃那邊倒了二杯酒。

「爲什麼你不打電話給我？」

「我一直懷疑電話有人偷聽。」

「報了警嗎？」

「如果我有勇氣報警，又何必找你？」潘華把一杯酒遞給呂偉良。

「他們憑什麼藉口勒索你？」

潘華吶吶地問：「你能絕對守秘密嗎？」

「如果你不相信我，又何必找我？」

「今天，我太太回娘家去了……」

「我明白了，由於太太回娘家，你以爲機會難逢，於是去玩女人，給人捉了黃脚鷄，是不？」

「不！我絕對不是那種男人，你也明白我的爲人。」潘華又呷了一口酒，「痲煩出在我妻子的身上。」

呂偉良怔了一怔！他見過潘太太了，那是一個非常成熟而又豐滿的漂亮女子。但是，他却想不到潘太太會給潘華帶來什麼痲煩。

呂偉良也沒有發問，潘華已經從晨褸的衣袋裏掏出一張甫士咭照片來。呂偉良接過細看，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原來照片中的裸體女郎並非別人，正是潘太太本人。

潘華說道：「請看看背後的文字吧！」

呂偉良把照片反過來，只見背後寫了以下一些字：「潘先生：這是尊夫人數年前的藝術照片，今有人出高價購買此艷照之版權，欲刊登於某暢銷之裸體雜誌上，作爲封面女郎，但爲尊重閣下起見，先行知會，閣下倘有興趣，願將底片一併出讓。明天上午，請留在府上，等候我電話。」下注：「知名」。

呂偉良一口氣看完了這些寫得密密痲痲的字之後，呷了一口酒，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潘華說道：「你說！這不是勒索是什麼？」

「是的，看情形，明天早上他一定會打電話給你。」呂偉良沉吟道。

「這種情形，你叫我如何可以報警？左思右想；跟她吵鬧了一頓，她一氣之下返娘家去了，我也只有去找你商量，想不到你外出未返。我不想打太多的電話，以免被人偸聽到，所以才寫幾個字留下給你。」

「你的心情我固然明白，但是，你有沒有問過尊夫人，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她未嫁給我之前，是個模特兒，但我從來不知道她曾經剝光衣服供人攝影。」潘華呷了一口酒，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道：「你試想想，要是這張裸體照片給人刋登出來，我那面子放到什麼地方去？」

「不過，尊夫人過去既然是模特兒，相信這一類照片亦决不止一張吧？卽使你出重金購下了這一欵，可能還有另一欵；到頭來，勒索者還是可以不斷的向你一次又一次的勒索下去。」

「我也有這種想法，但我妻子說，這是唯一的一欵，那時她還年青，一時意氣，爲了顯耀一下她的動人身段，才讓一位攝影名家拍下此艷照。想不到那人死了後，這底片竟會落入壞人的手裏。」

呂偉良道：「這麼說來，你也不該過份怪責尊夫人。」

「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樣？」

「那也沒有辦法的。」

「我把你請到這裏來，就是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想想辦法。」

呂偉良忽然覺得他太過神經緊張。有錢人愛面子，不希望妻子的裸露照片刋登出來，這當然是非常正常的，但對方還沒有跟他接觸，就緊張得一夜不眠，就似乎有點那個了。

因此呂偉良開玩笑地說：「明天說不定那個勒索者只在電話中要你付他一千幾百元，相信你總不會要攪到向我借貸吧？」

潘華苦笑道：「你會相信對方只勒索我一千數百元麼？坦白說，一萬幾千我也可以付給他；問題只是以後的煩惱，可能連續的發生。」

「那就等他打電話給你然後再說吧！」

「難道你一點事前的安排也沒有麼？」

「一個聰明的歹徒，他決不會任由你自己安排的，辦法一定是由他想出來，然後要你依他的辦法去做；所以我說一切要等待他明天早上的那一個電話。然後我們才可以決定怎樣去做。」

「我以爲儘早通知你，你會有方法探測出對方是什麼人。」

「本來最好的方法是報警，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不想把事情鬧大。」

「當然，報警就會驚動了報界，那豈不是等於賣廣告麼？」

「我們不是警方人員，電話局一定不會讓我們澈查電話來源，所以，目前這情形，我們也只有處於被動狀態。」呂偉良說道：「我以爲目前你應該做的事情只有兩件：第一，把尊夫人接回來，因爲這不是她的錯，你明知她是模特兒，爲什麼你要娶她？第二，耐心等待明天那一個電話。」

潘華想了想，也覺得有道理。但他說，婚前只知道他的漂亮妻子蓮蘿娜是一位時裝模特兒，想不到竟也拍下了這一幀艷照！

呂偉良看看時間，已經是凌晨五時過後，他終於和阿生離開潘家。

潘華在極度困惱中等待天亮！

天亮之後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把他那美麗動人的妻子接回來。

他們夫婦之間本來就十分恩愛，只是在盛怒之下，口角難免。待至事過情遷後，雙方都冷靜下來時，彼此都會檢討一下，他們到底做錯了一些什麼事。

潘華一邊開車一邊道歉說：「親愛的，是我一時魯莽，這種事不是你的錯。我實在怪錯了你！請你原諒我吧！」

連蘿娜苦笑道：「歸根究底，還是我婚前選擇錯了模特兒這種拋頭露面的職業，如果我知道我有機會成爲富商的妻子，我決不會那樣做！」

「如果你不是個出色的模特兒，我又怎麼會結識你呢？」

「所以，世事是非常矛盾的。」

「算了吧！」潘華說道：「別再提了。這件事遲早也會成爲過去的！」

潘太太束眉道：「昨晚跟你吵了嘴之後，我想了整整一晚，我覺得你罵得我太衝動，我也反駁得你太快！最好讓我再看清楚那一張照片。」

「還有什麼好看？難道你的樣子，我還不認得麼？」

「我不是這意思，只是昨晚我想了一整晚，才想起我當年所影的一張藝術相，並不是那樣子的，當時只是露肩，鏡頭所對住的應該是背部，由於事隔數年，我的印象已經逐漸模糊了。直至昨晚我越想越覺得奇怪，怎麼一個如此有修養的攝影藝術家，竟會把我的照片交到一個歹徒的手中呢？這樣我才慢慢的回憶起來。我當年那一欵藝術相，決不是那個姿勢的；更加看不見我的胸部。」

潘華順手從口袋裏掏出那一張甫士咭照片，遞給他的妻子，說道：「你再仔細看清楚，會不會是給人偷攝的？」

潘太太自己看多幾眼那張艷照，也覺得面紅耳熱，十分難爲情。即使如此，她還是要看清楚的。

她看完又再看，總是想不起在什麼地方給人攝下了這幀艷照。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這欵照片決不是多年前那位攝影名家的傑作。

潘華聽了妻子肯定的否認之後，心裏也感到無限驚奇，但事實上照片中人又的而且確是他的妻子連蘿娜。

返抵家中，剛踏入門口，客廳裏的電話就响了起來。

潘華親自跑過去接聽，他非常緊張地問：「誰啊？」

果然是一個陌生男子的聲音，潘華更加感到心臟的跳動在加速。

那男子沉聲說道：「潘先生嗎？那張藝術照片閣下當然看過了，是不？」

潘華生氣不得，只好忍氣吞聲地問：「你就是把那張照片寄來給我的人吧？」

「當然，否則我怎會打這個電話？」

「你想怎麼樣？」

「我須要十萬元現欵待用。」

潘華想了想問道：「我在什麼地方交給你？」

「市立公園門前。」

「什麼時候？」

「銀行九時開始辦公，你在上午十時正到那兒去，我會與你連絡。」

「好吧！」潘華又說道：「不要忘記了那張底片。」

「當然！只要你別耍花樣，底片是一定交還你的。」

電話掛斷了之後，潘太太走過來問道：「他怎麼說？」

「他要十萬元現鈔。」潘華喃喃地說。

「十萬？嘿！眞大胃口！」

「算了！這件事，讓我自己處理。總之以後，你還是少些出去交際，以免再生厤煩！」

「你眞的願意給他十萬元？」

「這數目，我還可以付得起！」潘華看看腕表，又說：「我要出去一會兒，你留在家裏等我！」

潘太太點點頭。

潘華獨自駕車外出，往找呂偉良。

呂偉良招呼他在客廳裏坐下之後，問道：「那人跟你連絡過了沒有？」

「剛打了電話來。」潘華說道：「不過，我覺得事情有點奇怪。」

「怎麼樣？」

「我忽然覺得我的妻子可能在欺騙我！」

呂偉良怔了一怔：「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潘華嘆氣束眉說：「本來家醜不出外傳，但我要你澈底帮帮我，就不能不坦白告訴你。我妻子有幾分姿色，至今爲止仍有許有男人在追求她，我懷疑她在串同其中一個男人來欺騙我。」

「那麼，你在懷疑誰？」

「一個畫家。」

「尊夫人的情人麼？」

潘華難過地點點頭。好一會兒才說道：「我以爲她已經聽了我的忠告，會離開那窮畫家了，想不到今天早上我到她娘家接她的時候，剛好那傢伙打電話來。連蘿娜接聽時發覺我在場，總是支支吾吾的，因此我更肯定那一定是畢嘉。」

「誰是連蘿娜，誰是畢嘉？」阿生在旁忍不住插嘴問道。

「畢嘉就是那窮鬼畫家，連蘿娜是內子。」潘華又說：「內子姓連，她命中似乎註定與藝術家有緣。未結婚之前他們已經認識了，但是畢嘉那時還未成名，至今他的油畫還是有價無市，沒有人購買，因此他不能滿足我這愛戴首飾的妻子的要求。這一次，十九是他們合謀串同騙我。」

「對方要求多少錢可以購回底片？」呂偉良問道。

「十萬元。」

「似乎太少了。」

「什麼？」潘華瞪住呂偉良。

呂偉良笑道：「尊夫人身上的首飾也不止此數，她要騙你，大可挾帶私逃，與畢嘉遠走高飛。所以，我認爲這件事未必與她扯上關係。」

「但無論如何，等一會兒十點鐘我就要帶十萬元到市立公園門前去。」

「交欵的辦法呢？」

「那人說，只要我到那兒去，他就有辦法和我連絡。」潘華說道。

「那你決定給他十萬元了。」

「除此之外，試問還有什麼辦法呢？」潘華嘆氣說，「十萬元如果能換回那張底片，倒也值得。只要不是付給我的情敵，我也甘心。」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既然你也這麼說，我當然沒有意見，不過，我有個建議，際此盜賊猖狂之時，讓阿生陪陪你去好嗎？」

「你的好意我也明白，不過，對方聲明只准我一個人到那兒去。」

「阿生只是陪你到銀行去，離開銀行之後，你自己到公園去吧。」

呂偉良說着，向阿生打了一個眼色。阿生會意，跑到裏面去換衣服。

數分鐘之後，他們一齊外出。

呂偉良駕車在一處街邊等候，阿生則陪潘華到銀行去提欵。

十萬元現鈔到手之後，阿生乘着點數之際，將一些透明的磁性液體塗上去，潘華只以爲呂偉良仗義派個徒弟來帮忙，却不知道他們原來另有作用。

離開銀行之後，潘華看看時間差不多了，便獨自駕車到公園去。

阿生回到街口，坐上呂偉良的汽車，開始根據汽車上安置的磁性追踪儀器，展開跟踪，原來那些透明的磁性液體塗在鈔票上之後，汽車上的追踪儀器就會顯示出它的位置。

且說潘華獨自駕車到市立公園門前，時間差不多是上午十時。

這是歹徒約好了的交易時間。因此，潘華的心情十分緊張。

他下了車，走到公園門前，突然有架賣雪糕的單車開到，那雪糕小販問：「先生，吃雪糕麼？」

潘華那裏還有心情吃雪糕？他只留意有沒有那勒索歹徒的踪跡。就在這時候，那小販已經將一支雪糕批自箱子裏取了出來。「先生，剛剛開市，光顧數角錢吧。」

南國的天氣本來不會太冷，但這幾天還有點春寒料峭，潘華根本亦沒有意思吃雪糕；只是那小販既然這麼說，他也只好把五角錢遞過去，然後取過那一支用紙袋包裹的雪糕批。

潘華正要伸手將雪糕批上的紙袋扯下，突然呆了一呆。原來這小紙袋上面，寫了一些十分潦草的字。潘華回頭看時，那賣雪糕的小販已經騎着單車，叫叫嚷嚷的，直向住公園裏面駛去！

潘華再看看那紙袋上的字跡，只見上面寫着：「距離你左手不到十碼處，有一個廢紙箱，編號是『一九五』，就把鈔票投入內可也。然後回家等候，底片稍後奉上。」

沒有上欵，也沒有下欵，只是潘華總也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呂偉良和阿生離遠看過去，還道是潘華喜歡吃雪糕；直至發覺他把一包鈔票投入了廢紙箱之後，登車匆匆離去，這才明白了勒索的歹徒已經給他提示。

他們一直留在汽車中監視，就是沒有任何可疑的人物經過那裏，更加沒有人去搜那個廢紙箱。

呂偉良正大感困惑，突然阿生說道：「奇怪！怎麼儀器的磁針會動起來啦？」

呂偉良俯視之下，也看見磁性紅色指針在抖動，但是廢紙箱那邊，却是四下無人。

阿生百思不得其解，呂偉良立即把車子開過去！阿生奪門而出，把手伸進廢紙箱內一撈，不由得驚叫起來：「糟糕！」

呂偉良探首車窗問道：「怎麼啦？」

「廢紙箱內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阿生獃在一旁說道。

「明明看見他把鈔票投進了箱內去的，快些看看有沒有機關？」

阿生果然靈機一觸，把廢紙箱搬開，只見一個圓形鐵蓋壓在下面；阿生用力企圖將它抽開，但費盡氣力也無法把它弄開。

這一類路旁的活動鐵蓋，原是電話線的滙集點所在，以方便修理人進入地下之用。但是這一個鐵蓋之上，却給人弄出了一個圓形小孔，大小只可以容納一隻人手的進出。

現在師徒二人固然明白了，勒索的歹徒已經得手，他們在借地遁。

阿生發覺那活動鐵蓋被人在下面用鐵線紮穩，所以無法抽起；呂偉良叫他回到汽車裏來，再看看儀器的指示，以為可以憑此而展開追踪；可是，那枚磁性紅針突然失去了效用。

這追踪用的儀器，是鬼靈精阿生自製的，過去也曾屢立奇功，它不但可以協助追踪，更可以作遙控引爆。但是，今天阿生塗到那些鈔票上去的磁性液體，只可以協助追踪，而不能引起燃燒和爆炸。

呂偉良洩氣地問：「你這自製追踪儀到底怎麼攪的？」

「照道理不會失效的。」阿生摸摸後腦，「通常在一方里以外，才會無法控制；但在這麼短促的時間內，他們不可能跑上一里的路程。」

呂偉良一邊把車子開往街口，希望可以由另一個入口處進入地底內；一邊又說道：「會不會是由於地位較低，所以磁針無法擺動？」

「我想不會的，高高低低還不是一樣麼？那些磁性液體只要不致失去效用就行。」阿生想了想，忽然又說道：「大概是他們用密封的塑膠箱子或袋子儎上了那些鈔票，只要是絕緣的密封塑膠物體，都可能令我們這裏的追踪儀失掉效用。」

車子終於在街口的拐彎處停了下來。這裏有一個同類型的圓形鐵蓋，阿生抽開它，往下俯視，只見黑漆一片。他正要回到車子裏取來手電筒，却有一名巡警走了過來喝道：「小子，你幹什麼？」

阿生支吾以對，好一會才答道：「我掉了一些東西落去，想找回來罷了。」

那巡警瞪住他說：「你不是電話局的技工，不能夠隨便搬動這鐵蓋的，明白嗎？否則，便是犯法了。」

阿生給他嚇倒了，無可奈何地，把那個圓蓋放回原位，然後返回車上。

呂偉良知道這些地線的隧道四通八達，勒索的歹徒如果有預謀，一定也會想到可能給人圍捕的，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可能已逃之夭夭。

因此，呂偉良也只好把車子開走。

豔照風波　勒索疑雲

警方押解犯人的車輛剛在法院門外的停車場停下來，一大群記者就湧了過來。

囚車內的犯人是走私黃金的唐雄。

由於事前報章的宣傳，以及緝獲黃金數目之龐大，使到今天此案的開審備受市民注意。因此法院內外都擠滿了人群。

一連串的閃光燈亮了起來，難免使人眼光撩亂，唐雄就在這一煞那間倒了下來。

在場的人無不驚惶，但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甚至唐雄本人也莫名其妙。

警員們紛紛築起一道人牆，一位警官蹲下去，發覺唐雄面色越變越黑，額角中央插了一枚針狀的東西，看來他是中毒以致身亡的。

警方人員立即封鎖現場，甚至不准那群記者活動。但記者群中有人一定要離去，警員們正與他理論之際，有一位記者認出那傢伙並非他們的行家。雖然當地的記者人數衆多，但經常派到法院去採訪的，總不會超過一二十人。

警察聽說這可疑人物是冒牌記者，更覺得有可疑，於是有人掏出手鐐來。豈料就在混亂中，那人高喝一聲，就把手中的一具攝影機扔掉！

「嘩啦」一聲，一陣濃烟冒起，在場的人無不眼淚直流，嗆咳不已！那人却趁機遁去；只見他衝出重圍之後，駕電單車逃去無踪！

現場一片混亂，有經驗的人都明白到這陣陣酸辣的濃烟，正是催淚瓦斯。

警方人員之中，雖然有人想到駕車追踪那可疑的人物，但濃烟把他們弄得涕淚交流，那裏還有人能够保持清醒的頭腦去捉賊呢？

轉眼之間，那個冒充攝影師記者的人已逃得不知所踪。等到各人登車要去追踪時，根本也不知道那傢伙逃到那兒走了。

警察總局已經接到消息，大批警探在不久之後開到現場來。

夏維探長也來了。根據現場上的資料，他很快就找出答案；因為那具被拋棄在地上的相機是偽裝的，按掣上有彈簧，那枚毒針就是由這裏發射出去，把唐雄置於死地的。此外，整具攝影機都載滿了催淚氣體，被扔在地上觸發機關就引起爆炸，於是有如一顆巨型的催淚彈一樣。也難怪剛才引起了一陣極大的混亂！

唐雄已經証實斃命，但誰殺死他？

夏維探長自然而然地，就會想起這是幕後人「殺人滅口」的毒計。

正當警方的調查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呂偉良師徒二人也趕到現場來。

他們原來是要來聽審的，想不到會發生一件如此轟動的謀殺奇案。

夏維探長正忙得團團轉，根本沒有時間去理會呂偉良他們。

師徒二人被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察攔在外面。

呂偉良低聲對阿生說道：「我們還是去找余不倦吧！」

阿生會意，離開了看熱鬧的人群，回到汽車裏去。他說道：「你怎麼會想到余不倦那裏去？」

「他可能知得比我們更多，所以我們非找他不可。」

「師父，你以為這件事會不會跟潘華那件扯在一起？」阿生忽然又問。

「這倒難說了。不過，無論如何，我也不希望他們扯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如果兩件事同是一班人做的，那就等於說：這是一個龐大的勒索集團，後果之嚴重，閉上眼睛就可以想得到了。」

「是的，余不倦被人勒索，潘華也同樣被人勒索；但是，藉口却是各有不同。」

呂偉良一邊把車子開動，一邊說道：「其實每個人都難免會有一些秘密，不希望別人知道的；惟有不同的就是重要的秘密與無關重要的秘密。於是有錢有地位的人，担心身敗名裂，沒有錢的人根本無須担心。如此一來，有錢的人如果有一些重要的秘密給人拿作把柄，就會變成一宗勒索案件。」

「余不倦似乎無意跟我們合作，否則他起碼應該把山頂的事告訴我們。」

「也許他有苦衷。」

呂偉良話未說完，突然聽到一陣「嘟嘟」的聲音——那是汽車上的儀器在响！

阿生順手把表板上的一具小型電視機扭開，只見螢光幕上出現一個男子的影像，靈犬「多利」正對他虎視眈眈的監視着。

原來那是呂偉良汽車裏的一項最新裝置，利用無線電傳眞儀器，在汽車的袖珍電視機裏，可以收看呂宅大門前的景像；剛才那一陣訊號聲，正是由於有人到呂宅來按响了門鈴的結果。

以前，即使有人找呂偉良，但由於師徒二人外出來返，除非留下字條，否則不會知道誰來過了。現在可不同了，只要那門鈴一响，呂偉良他們就可以安坐汽車裏，而知道那來訪者是誰。

不過，像潘華那樣，他沒有按响門鈴，呂偉良自然不會在事前知道他曾到訪；直至返抵家門之後，看見留字才知道。

且說出現於小型電視機的那個男子並非別人，正是呂偉良所認識的胡平。

胡平是個私家偵探，許多時他有什麼困難，總會來找呂偉良商量一下。呂氏師徒二人亦往往會在可能範圍之內給他一點帮助。想不到他又來了。

呂偉良打開通話機問道：「胡平，發生了什麼事？」

通話機的聲音直接傳送到呂宅門後一個擴音器去，要不是事先說明白，對方很容易以為有人在屋子裏問出來。

呂偉良在小小的螢光幕上，還可以看見胡平的面部表情。胡平在那邊說道：「呂老兄，我有點緊要事要見見你，請開門吧！」

呂偉良道：「我並不是在家裏，我們現在街上

，有什麼話，請你說吧！我在汽車裏，也可以收得到。」

「你不是開玩笑吧？」胡平四下裏張望着，「爲什麼我會聽到你的聲音。」

「當然不是開你玩笑，是眞的。聲音只是像收音機的原理一樣，經過半導體的接收儀器，傳到擴音機裏去。」呂偉良又說：「有話你儘管說吧！我在這裏都可以聽到了。」

「不！我還是見到你回來再談好嗎？」

「本來我還有地方要去的，既然你一定要見我——」呂偉良想了想又說：「好吧！你等着，我立刻就開車趕回來！」

胡平答應了一句，呂偉良已經把路線改變，把車子開返家中去。

二人也未坐下來，胡平就說道：「我有一位主顧被人謀殺了。」

「什麼？謀殺？」呂偉良怔了一怔！

「是的，他本來給人勒索一筆巨欵，所以請我調查勒索者是誰。可是不知怎的，他忽然被人殺死了。」

「什麼時候的事？」

「剛發現了才不够一小時。」

「報了警麼？」

「還沒有。」

「爲什麼不報警，却先來找我？」呂偉良感到出奇地瞪住他。

「你問得好極了，我有苦衷的。」胡平嘆一口氣說，「我這位人客叫劉天才，他的名字，你也可能聽過了。」

「好像是上流社會的紳士吧？」

「對了，最近他收到一幀裸體照片，照片中人是他的妻子。」

「又是一宗裸體照片的勒索案！」

「你也知道，有錢人都要面子的，那人却要脅說，如果他不付出二十萬元的代價，這幀裸體照片，就會在一些男性雜誌中刋出來。劉天才爲了偵查這件事的幕後人是什麼來頭，所以他聘我代爲偵查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豈料在未有頭緒之前，他今天突然死去了。」

「在什麼地方？」

「在一幢樓宇內，我們約好在那兒見面的，想不到我去到那兒的時候，他死了。」

「我以爲在這種情形底下，你應該報警。」

「可是，你知道那幢新樓是什麼地方嗎？」胡平說道：「那是他的一位黑市夫人的住宅。」

「黑市夫人？」呂偉良又是意外一怔，「那麼，她可知道了這件事？」

「還不知道。因爲，最近這位黑市夫人到南洋一帶登台去了。」

「她是明星麼？」

「不，只是一位歌星。」胡平又說：「劉天才經常到那兒去休息，因爲那兒很靜；今天他就是約好我到那地方去會面，談談這件事的發展。想不到我去到那兒的時候，大門虛掩，推門入內一看，發覺他倒斃地上！」

「即使如此，你仍應該報警；否則你可能會有麻煩！」

「萬一警方追查起來，如何交代？劉天才托我做這件事，是不希望讓任何人知道的。」

「正因爲這樣，你更加須要向警方交代。」

「但是，那幢新樓不是他的正式住宅啊！」

呂偉良道：「他人已經死了，你還替他保存這點面子幹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讓警方也知道他生前曾經遭人勒索，以及曾聘請我偵查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是不？」

「是的，這也是爲了你本身着想。」

「好吧！」胡平嘆了一口氣說，「我就聽你的勸告，趕返現場去報警。」

胡平說完眞的走了。

呂偉良獃在那裏道：「這一回可能是眞的給我不幸而言中。」

阿生在旁說道：「也有可能只是偶然的巧合吧了！」

「不可能的，同一樣的手法，就有可能是同一個人做出來的。」

「但是，他們爲什麼要殺人？」

「可能是他違反了勒索者的警告。」

這時候電話突然響了起來。呂偉良執起聽筒，發覺那是余不倦。

余不倦沉聲說道：「呂先生，我可以立刻見見你嗎？」

「當然可以，我正想找你呢！」呂偉良又問：「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

「我的家裏。」

「好吧，你且等着我，我立刻就來。」

電話掛了綫。

阿生問道：「是余不倦嗎？」

「正是他，我眞希望他改變主意，跟我們合作；因爲那是一條最好的綫索。」

師徒二人匆匆駕車趕往余宅。

余不倦的面色極其難看，雙眉緊皺，不問可知，他正陷於極度困擾之中。

他把呂偉良請進書房裏去，人客還未曾坐下，他就說道：「我相信你一定也知道我的處境，否則，你不會給我留下咭片，叫我有事立刻打電話給你的。」

「是的，就算你不找我，這回我也會找上門來的。」呂偉良又說：「唐雄突然在法院門外被殺，照理你不會有什麼負累了。」

「這件事我也是剛剛才知道的，那個人又打電話給我。」

呂偉良道：「你所說的那人，可就是在山頂約會你的人？」

「……」余不倦怔了一怔，他現在才知道呂偉良果然在那晚跟踪過他。因此，他在驚愕中點了點頭，沒有說什麼。因爲他的腦海裏仍然在想，到底呂偉良當時有沒有偷聽到他跟那個神秘勒索者的談話？

呂偉良看見他想得呆了，又問道：「他是不是向你進行勒索？」

「是的。」余不倦又說：「但是他並非向我討取金錢，而是要我繼續冒險！」

呂偉良恍然大悟道：「他們也要拆手分賬，是不？」

「大概就是這樣。不過，老實說，我已經決心聽從我妻子的勸諫，從此洗手不幹；那也是爲孩子們着想。希望你能够帮帮我。」

「爲什麼你不報警？」

「他們要脅說，如果我報警，就會殺死我的家人，我寧願相信你。」

「你是眞的決心洗手不幹嗎？」

「是的，否則我何必找你？」

「那人在電話中還有些什麼對你說？」

余不倦想了想，說道：「他要我等他的消息。他說，他已經替我殺人滅口，唐雄死了之後，沒有人知道誰是黃金走私的幕後人，希望我繼續冒險下去，但新的合作人是他們。」

「你大概也可以想得到吧，他們在企圖拉着你的鼻子走！」

「我當然明白，要不是投鼠忌器，我甚至想去向警方自首。」

呂偉良道：「我想你依照我的說話去做，跟他們合作。」

「你的意思是……」

「當然，那只是假的，目的是要引他們上鈎。你明白嗎？」

「會不會有危險？」

「那就要賭你的命運了。」呂偉良又說道：「不過，如果你依我說的話去做，大概也沒有什麼危險。」

余不倦沉思片刻，道：「好吧！那就請你教我怎樣做吧！」

呂偉良道：「由現在開始，我把阿生留在府上，請你把他當作小廝一樣，以掩人耳目。因爲我太過惹人注意，不便久留。如果有什麼事，阿生總會通知我的。」

「好吧！希望你能够把我救出苦海。」

他們握着手，然後走了出房。

呂偉良吩咐阿生幾句，要他留在余宅之內。呂偉良正欲離去，突然電話響了。

余不倦接聽之後，向呂偉良打出手勢；呂偉良會意，也走近了電話機旁。

余不倦問道：「你到底要我怎麼樣？」

「我立刻就要會見你。」那人說。

「在什麼地方？」

「上次在山頂，我差些兒就中計，但我知道那不是你的錯。」

余不倦悄然鬆了一口氣。他本來就担心那人會對他有疑心。

那人又說道：「這次我們見面的地點，是在鄉村餐室；你可知道這間餐室在什麼地方嗎？」

「在近郊的一處風景區。」

「對了。」

「什麼時候見面？」

「半小時之後在那裏見。」

「好吧！那就等一會兒見。」余不倦說完就把聽筒放下。

呂偉良站在他身旁，沉吟道：「他爲什麼會約你在鄉村餐室見面？」

余不倦知道剛才的對話呂偉良都聽到了，因此答道：「也許他認爲那兒較爲幽靜吧！」

呂偉良道：「你盡量拖延一下，要裝成有心與他合作下去的樣子。我和阿生會在暗中保護住你，但你不必理會我們；總之他有什麼要求，你照拖可也。拖延時間對我們很有利，明白嗎？」

余不倦點點頭。

呂偉良走過去替他整理一下衣襟。然後他和阿生首先離開了余宅，稍後時間余不倦才獨自駕車外出。至於余太太和兒女們，都到外婆家中去了。

呂偉良說道：「我已經把一枚偷聽儀器扣到余不倦的衣襟底下去了。阿生，你現在就打開我們的竊聽儀器吧。」

阿生把偷聽儀器扭開，只聽到一陣陣汽車馬達聲，原來，這時候余不倦正駕車趕往鄉村餐室的途中。

阿生問道：「等會兒我們怎樣做？」

「跟踪和偵查，我們要起清那人的底子。」呂偉良又說：「如果我的估計不錯，他們極有可能是一個有組織的勒索集團。他們正利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向一些富有的人下手。」

「這麼說來，我們豈不是帮着富人們出了這口氣麽？」

「阿生！富有的人未必個個是壞人，你千萬不要有這種偏見。每一個階層的人，有好也有壞，正如俗語說：族大有乞兒，樹大也會有枯枝。問題在乎有些人爲富不仁，我就最喜歡與這種人過不去。至於余不倦這一類的有錢人，他決心改過，是爲了這個幸福的家庭，我覺得，我們更加須要對他伸出援手！」

阿生想想，說道：「也許你說得對了，我們不能讓歹徒們得其所哉。」

車子已經開出了市區，向住近郊的一處風景區進發。

呂偉良担心他的外型特殊而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所以他又對阿生說道：「等會兒你進餐室去，我在車子裏與你用A綫保持連絡。」

阿生於是把通話機和車子裏的接收總機，扭到了A字的綫路去。

車子終於在風景區的鄉村餐室外面停了下來。阿生若無其事地，下車走進餐室裏去。

餐室裏很靜，燈光也保持一貫的灰暗，這正是適宜情侶們談心的地方。但是，當阿生坐下來之後，便開始明白，那神秘人物所以約余不倦在此見面，最大的原因可能是由於這裏的每一個卡位都有一座電話。

在外國，許多情侶餐室都有此設備，主要是爲了方便一些寂寞的孤男寡女，但在本市，鄉村餐室却是唯一有這種設備的地方。

阿生坐下之後不久，就看見余不倦也走進餐室來了。

他們佯作不識，余不倦擇位而坐。

就在他坐下之後不到五分鐘的光景，阿生便離遠看見他握起聽筒，接聽電話。阿生知道他的估計不錯，那個神秘人物並沒有與他正面接觸，只是用電話連絡。

根據桌面上玻璃壓着的使用電話方法，這裏每個卡座中的電話，都是內綫電話，換句話說：由這個卡位可以按照編號打到另一個卡位去。而且爲了保持寧靜的場面，鈴聲不會响，只是電話機上的紅色燈號亮了，就表示有人要找該卡位的人談話。

如果人客要和外間通話，必須打個「九」字，先取得街綫。而這裏面是沒有九號枱的。

剛才阿生並未看見余不倦有打電話到外面去的意圖，看情形是有人要找他。那麼，到底是外面打進來的電話，還是這裏其中一個卡位的人撥過去給他的？

阿生很快就可以找出答案來，打電話給余不倦的人，一定就在這裏面！因爲余不倦才進來不久，餐室以外的人沒有可能這麼快便知道他將坐到那一個卡位去。

於是阿生開始留心每一個卡位中的人。問題是這裏的光綫太過灰暗，視綫難免有些阻碍。

終於給他發覺斜對面的一列卡位，其中一個卡座中坐了一個單身男子，他也正在執起聽筒，在低聲講電話。

阿先再看看玻璃底下壓住的一張編號紙，那張紙印了各卡位的形勢及編號；那是爲了方便一些深夜在這裏飲寡酒的單身男女互訴衷情而設的。所以這一間鄉村餐室，日間難得如此清靜，一到晚上才會逐漸熱閙起來。

那可疑男子所佔據的卡位，編號是十六；而余不倦的則是第七號。阿生所坐的角度，剛好可以看見兩方面的動態。

此外阿生再也看不見別的卡位上有人執起電話聽筒的；有些卡位根本也沒有人在那裏。阿生就是憑了這點，肯定那坐在十六號卡位的男人，就是他要追查的神秘人物。

於是，阿生悄然的利用袖珍通話機，通知了呂偉良。

其實，呂偉良這時候也正在他的特製汽車裏，用窃聽儀器偷聽着余不倦和別人通電話的內容。

扣在余不倦衣襟底下的微波傳音器，極之敏感，呂偉良只要打開那副窃聽總機，便可以清清楚楚的聽到余不倦的聲音；甚至跟他通話那人的聲浪，也依稀可以聽到。

由他們開始講話，呂偉良就已經到用窃聽儀器偷聽，因此他們談些什麽，呂偉良也一清二楚。

那神秘人物無非想利用余不倦多年來的經驗，和已經搭好了的橋樑，插手幹走私黃金的勾當。余不倦依了呂偉良事前的指示，用拖延的辦法；可是，對方咄咄迫人地說：「余先生，你沒有選擇的餘地，因爲我們已經帮了閣下一個忙；這點你一定明白吧？」

呂偉良這時又聽到余不倦說道：「但是，我連你是誰也未弄得清楚，叫我們如何合作？這不是有點近乎開玩笑麽？」

「你以爲我會有閒心跟你開這種玩笑麽？」

「我以爲，起碼也該讓我們見見面。這樣子神

秘秘的，我反而給你嚇退了。」

「本來我有心要約你當面談談的，但是，我發覺有人在這家餐室監視着我們！」

神秘人物此語一出，登時令到三方面的三個人都呆住了，那三個人就是：呂偉良師徒二人與余不倦！

余不倦想不到那傢伙如此機警，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呂偉良師徒二人如何對他展開監視，但那傢伙竟知道了，可見厲害得很！

呂偉良在窃聽的接受儀器旁邊，一直把「A」綫的通話機打開，他是故意要讓阿生也聽到余不倦和那神秘人物的通話內容。

因此，那神秘人物剛才的一句話，實在是令到三方面都感到吃驚！

余不倦故作驚奇地說道：「是誰在監視着我們呢？」

那人沉聲說道：「你放心好了，我看他不似是警方的人。」

余不倦說道：「那麽，我們今天的見面要押後了。」

「不！你等着瞧吧！我會想辦法把他解决掉的。」那人又說：「這裏我想給你在思想上準備一下，我要知道的，包括你那宗生意上的連絡方式，各地的連絡人，以及每次的營業額等等，我知道閣下在這方面是老行尊，我們準備與你擴大合作，就是不必你担心資本問題，因爲我們組織方面有足够的金錢；我們須要的，只是你的經驗。」

余不倦担心阿生的安危，所以只是支吾以對，沒有正面答覆他。

那人掛了綫，然後再行打了一個外綫電話。阿生趁此機會和呂偉良連絡。

呂偉良說道：「你都聽到了吧，阿生，他要對付你呢！」

阿生說道：「那傢伙正在打電話向外求援，我想趁此機會先下手爲强！」

「好吧！這傢伙能够代表一個組織出來接洽，相信總有些來頭，你在那裏等着，讓我進來助你一臂之力。」

雙方把通話機關上，阿生也看見那神秘男子放下了電話聽筒。

阿生年少氣盛，聽了剛才那一番說話，感到極不舒服，因此也不等呂偉良進來，便走了過去！

那人早已注意到阿生的行動，只是佯作不見。阿生一步一步的走過去，他仍然好像一無所覺似的。當阿生走到他身旁不及三尺時，只見他突然把手一揚，一柄尖刀已經脫手飛出！

阿生眼明手快，側身閃過，右腿已經順勢飛起，直踢向那傢伙的腰部以下！

那人這時已經站了起來，縮肚彎腰，伸手一抄，執住了阿生的小腿，順勢一送！要是換上等閒之輩，這一下暗勁已足令對方跌個蹌踉，說不定還會撞着那些枱椅，而斷手折足！

但是，阿生是個練過武功的人，身手向來敏捷過人，只見他順勢打了一個筋斗，落在一張方桌之上。方桌是擺放在左右兩列卡位中央的，上面放置了一些糖瓶，烟灰缸之類。阿生迅速飛起一脚，糖瓶與烟灰缸等物，應聲飛了過去！

一時之間，「砰砰嘭嘭」的，朝住那人直飛過去；那人想不到阿生有此靈活身手，也實在是小睇了他，一時竟忙得亂了手脚！

阿生得勢不饒人，一個飛身撲，縱跳下去，扭住那傢伙就打將起來。

餐室裏的人，不知內裏，紛紛走避；餐室的侍役也急忙打電話報警。

這時呂偉良已經拄杖入來，見狀也大爲焦急，因爲他担心對方的救兵會及時趕到。因此，他眼看阿生佔了上風，還是走了過去，希望早點把這傢伙抓走！

呂偉良還未走到，那人已察出他來意不善，順手抓住一張靠背椅，飛擲過去。豈料這一下子分心，就給阿生有機可乘。

但聽得「砰」地一聲，阿先已把那人的手臂强行扭向背後。

余不倦在那邊看得呆了。

呂偉良示意阿生把那傢伙趁早押上車去。他留下來，付給餐室數百元，對那侍役領班道：「這區區之數，算是賠償今天這裏的損失，如果你們想省一點麻煩，最好不要向警方報告。」

然後，他也不等對方的答話，便帶住余不倦一齊離開了鄉村餐室。

這時候，阿生已經因爲那傢伙不斷的掙扎，而把他擊昏了。

阿生把他當作貨物一樣，趁住四下無人，推入後面的汽車行李箱去。

這原本就是郊外地區，鄉村餐室幾乎是這風景區唯一的建築物。被嚇得呆了的數名茶客，也只是站在餐室門前遙望。

呂偉良與余不倦二人離開餐室之後，分別登上了汽車，匆匆離去。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這回我們是騎虎難下了。」

呂偉良道：「我們只好希望從這傢伙的口供裏，找出一些綫索來。」

余不倦的車子跟在背後，二輛車直向住市區開去！

呂偉良正想說什麼，突然發覺迎面駛來二輛黑色的大型房車，裏面載了超過十名黑衣大漢，不久，又再見到二輛警車疾馳而過！

但是，沒有人會想到在鄉村餐室鬧事的人，正與他們打個照面！

呂偉良雖然不知道那傢伙曾經打電話去請救兵，但從他和余不倦的電話對答中，也知道了一些端倪，他既然聲稱要對付阿生，當然不會一個人赤手空拳來把阿生收拾的吧！

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開返家中。

余不倦的汽車突然自後面加速前進，示意阿生停車於道旁。

阿生把車子靠邊停下來。

余不倦說道：「你們打算把他怎麼樣？」

「把他帶返我家中去，迫他招供！」呂偉良答道。

「不！那太危險了。」

「但我們現在已是勢成騎虎。」

「好吧！你們跟我來！」余不倦忽然又說，「我帶你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

話未說完，余不倦已把車子開走，走了一段路，便到了分岔路口。余不倦率先把車子拐了一個大彎，駛向一條十分僻靜的小路去。

阿生開車跟住他，一邊對呂偉良說道：「他到底要帶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也許是一些僻靜的樹林吧。」呂偉良推測着說道：「他可能担心車子駛入市區，會有人找到我們。」

不久，余不倦的汽車已經穿過一些樹林，駛入了一條林蔭小徑。前面就是一條私家路，下了斜路便可以看見一幢海濱別墅。

余不倦停車走過來說：「在這裏可能比在市區更加安全得多。」

「這是什麼地方？」阿生問道。

「我的私家別墅，但很少人會知道的。」余不倦嘆一口氣，又說：「今天的事，他們一定入了我的賬，這可能會危及我家人的安全。」

呂偉良道：「如果你決定改過，這個險，你實在值得一冒的。」

阿生已走到後面車子的行李箱中，拉出了那個神秘男子來。

他還沒有甦醒過來，被阿生背入屋子裏去。

呂偉良和余不倦跟在後面。余不倦問道：「你們打算把他怎樣處置？」

呂偉良道：「他是一個黑社會的代表，如果我們不澈底對付他，他便會對付我們。所以，我們想仁慈也不可能。」

余不倦搶先開了別墅的大門，讓阿生背着那傢伙首先進去！

這時候，那傢伙已經漸漸醒來，但阿生已經用椅子加上繩索，把他綑綁在一起。

阿生把一杯冷水潑了過去，讓他更加清醒過來了。

呂偉良在旁問道：「你是誰？」

那傢伙只瞪了他一眼，「嘿」的一聲，把鼻子聳了上去！

阿生一拳揮擊過去，「轟隆」一聲，那傢伙連人帶椅，往後跌倒！

阿生並沒有把他扶起，就讓他綁紮在那張椅子之上，屈膝彎臂的，仰臥地上。

阿生蹲下去，狠狠地說道：「看來也要讓你多吃一些苦頭，你才肯講實話了。」說着，阿生已拔出一柄小刀，在面前揮了一下，道：「我數三下，你有種的就不把姓名告訴我！但我會先挖了你一隻眼睛！一……二……」

「二」字也僅僅說出口，那傢伙已經被嚇得滿額大汗地說道：「別這樣！你們千萬別這樣，我說了！」

阿生問道：「叫什麼名字？誰派你來的？如果有半句花假，嘿！有得你瞧！」

那傢伙躺在地上，椅背壓得他雙臂作痛，因爲他的雙臂是被彎到背後去的。

其實這種難受的滋味，就算阿生不加以恐嚇，他也挨不了多少時間。

他抖着聲音說道：「我叫何德，我是受人所託的。」

「誰？」呂偉良問道：「你的上司是誰？」

何德爲難地說：「你何必追究？我自問與你無怨無仇！」

「誰說沒有的？」呂偉良說道：「那晚在山頂的公路上，你的同黨差一點用巨石毀了我們！」

「哦！原來那晚在山頂跟踪我們的，就是你們！」何德又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當然不會是警探。但是，我們會比警探更加令你担心！」

「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因爲警探不會用這樣毒辣，但我們可能會令你殘廢——像我一樣，斷足或者斷手，又或者會瞎了一隻眼睛。除非，你澈底和我們合作。」

何德的雙手被椅背壓在地板上，而他自己的身軀卻又壓在椅子之上，所以痛得無法再忍受了。

他說：「請你先扶我坐起來再說吧！」

阿生蹲在那裏說道：「你想我扶你起來，除非你快把一切眞相說出來。」

「其實也沒有什麼眞相，我們是一股新勢力，希望在各種事業上謀發展。」

「所謂事業，大概是指各種不法事業吧？」

「當然，難道你會以爲是正當的事業麼？」何德又說：「我們明知走私黃金最可以賺大錢，偏偏沒有門路，在東南亞各地，也缺乏連絡人員，這就是我們要找合作對象的原因。」

呂偉良看見他又苦着臉，「喲喲」地叫，便對阿生說道：「好吧！阿生，把他扶起來，如果他再說謊，我有更毒的方法對付他！」

阿生把何德連人帶椅扶起，說道：「我們向來殺人不眨眼，你想活着，最好放明白點！」

何德痛定思痛，哭喪着說：「你們有話儘管問吧，反正我回去也是沒命的了！」

呂偉良問道：「你的上司是誰？」

「黑鬼廣。」

「黑鬼廣？」呂偉良怔了一怔，「這名字好熟啊！」

阿生畧作沉思，立即拍腿道：「西區一個黑色的小頭目。」

呂偉良也想起了。他說：「不可能的，黑鬼廣不似是個有大資本做走私生意的人。」

何德道：「是的，我也覺得，他不是眞正的幕後人，只是我的而且確，只向黑鬼廣負責。」

呂偉良又問：「他還要你做些什麼？」

「先辦妥了這件事，再聽他的進一步命令。」何德說道。

呂偉良道：「要不要我自我介紹一番？」

「那當然好極了。」

「我姓呂，呂偉良。」

阿生插嘴道：「鐵枴俠盜就是這一位了！」

何德自頂至踵的，打量了呂偉良一遍。嘆氣說道：「原來遇上了你，那就是我合該倒霉了。」

阿生乘機又說道：「現在你可相信我們有胆量把你活活揍死了吧？」

何德面色大變道：「當然相信，當然相信！我早就聽過二位的大名了。也知道你們對待壞人另有一手，但是，我已經決心改過了，請你放了我這一次吧！」

「用什麼保證？」阿生問道。

何德說道：「用我的性命。」

「好吧！話是你說出來的，可別忘記了！」阿生說。

「我把局面弄成這樣子，如果回到黑鬼廣那裏去，還有命麼？」何德又說道：「二位如果能放我一條生路，我將感激不淺。」

「不！你還有事未做完呢！」呂偉良說道：「帶我們去找黑鬼廣，然後查幕後人是誰！」

「黑鬼廣在西區已是越來越有名氣，你自己去也可以找到他，何必要我？」何德說。

阿生又要把椅子推翻，他就會吃苦頭，因此何德急忙又說道：「請你不要這樣，我跟你們一齊去就是！」

這時余不倦由那邊走過來，說道：「你們對我還有一些什麼計劃？」

「如果你不就範，下一個步驟便會綁架你的家人。」何德說道。

余不倦不由得吃驚起來：「那麼，我的家人現在也是極之危險的了。」

「是的。」何德說道：「如果他們知道你也有份綁架我，可能立即派人去對付你的家人。」

余不倦極感不安，他對呂偉良說：「看來我們還是快點返回市區去，我不願看見我的妻子兒女落入那班歹徒的手中。」

呂偉良也覺得余太太和他們的兒女處境危險，於是令阿生帶住何德上車，趕返市區。

呂偉良教余不倦帶着他的妻子兒女暫時避開，以免被歹徒找着他們的下落，他則帶了阿生和何德到西區去找黑鬼廣。

呂偉良是江湖中人，自然也知道黑鬼廣是一名黑色頭子的左右手。自從那黑頭子死後，黑鬼廣也自然而然成爲當然的繼承人。但是，呂偉良卻不相信他會有這麼多的本錢準備加入走私黃金的行列。因爲在當地的黑社會之中，黑鬼廣只不過是一個新人。

何德處於夾縫之中，難免有些心驚胆戰。但是，呂偉良偏偏要他走在最前面。

何德一邊走一邊說道：「黑鬼廣的槍法奇準，如果他發覺你我走在一起，我性命休矣！」

呂偉良說道：「別生人不生胆，他沒有理由不問根由，就胡亂開槍的，進去吧！我只要找他談談吧！」

何德在步步心驚中，走上了一幢舊樓，按過了門鈴，很久也沒有人出來應門。

呂偉良心裏奇怪，示意阿生由另一方面攀窗入內。何德則抖聲說道：「黑鬼廣爲人機警，可能他已經知道你來意不善！」

呂偉良說道：「我是既來之則安之，沒有人可以把我嚇倒的！」

話未完，門內已傳來異聲，何德突然往後奔下

梯間，呂偉良急竄幾步，一手把他捉住！

何德一邊掙扎一邊叫道：「快些伏下！黑鬼廣的槍法是百發百中的！」

說時門已「呀」然而開。

呂偉良看見何德大驚小怪的緊張情景，也不禁給他嚇得一跳！正待往梯級之間俯身伏下，但見大門開處，阿生出現其中，便不由得失笑起來！

何德也在驚呆中，舒了一口氣！

呂偉良帶住何德重新走上去。阿生說道：「屋子裏面沒有人！」

何德說道：「黑鬼廣可能帶人到鄉村餐室去了，因爲剛才我曾經打電話回來。」

呂偉良雖然並不深切了解黑鬼廣其人，甚至突然之間也想不到「黑鬼廣」這個綽號，但他到底是湖海中人，知道一些黑道中的「新紮師兄」爲了打江山，每事必親力親爲，所以，他覺得何德也言之成理。

既然來了，呂偉良也決不肯空手而回，與阿生分別在屋內展開搜索！

但是，除了一些刀棒鐵尺之外，似乎什麼可疑的東西也沒有。

呂偉良正感驚奇之際，一陣急促步聲，師徒二人回頭一看，但見何德正拔足飛奔，衝出屋外！

阿生情急智生，順手抓起一根木棒，脫手飛出，直擲向何德的膝蓋背後。何德渾身痲軟，立刻撲倒地上。阿生縱前把他抓起！狠狠地說：「你活得不耐煩了，是不？」

何德的手臂給阿生扭得痛不可當，加上木棒撞擊腿彎處的痛楚，忍不住淚水直冒！

呂偉良這時在牆角那邊，一盤室內植物的背後，發覺一幅柚木牆板有裂開的痕跡，忍不住拄杖過去，伸手敲了兩下。

一陣陣空洞的回聲，令到老於此道的呂偉良，心裏立卽就明白過來。

既然是湖海中名闖一時的俠盜，對於這些暗格，輕易就可以將它打開。

裏面有錢財，也有許多文件。

呂偉良沒有移動那些鈔票，他最急於知道那些文件的內容。

呂偉良把一個厚皮紙袋打開，只見其中有不少菲林底片，心裏暗道：眞的是不枉此行！

他順手把一張菲林底片，移到窗前光綫充足的地方，透視底下，但見底片中人赤裸裸的，每一個女人盡是纖毫畢現！

他迅速檢閱所有的底片，竟達十多張，其中更有一些名流太太的裸照在內，而潘華妻子連蘿娜與劉天才夫人，亦赫然夾在其中。

呂偉良現在心裏都明白了，原來黑鬼廣這傢伙才是所有裸照勒索案的幕後人。

「眞是卑鄙！」呂偉良忍不住破口大駡，「利用人家的妻子裸照作爲本錢，這辦法也開黑社會之先河！」

豈料話猶未完，阿生突然叫了過來：「咦！好像有人登樓！」

呂偉良急忙把那袋底片納入口袋裏去，拄杖縱步躍至門後！

阿生也緊緊扣住何德的手腕，沉聲說道：「只要你哼出半聲，我也要你死在當堂！」

何德給阿生握得隱隱作痛，果眞是哼也不敢哼出一聲來，與阿生雙雙伏在一列沙發背後！

幌眼間，一條人影衝門而入，給呂偉良躲在門後，伸出鐵杖一撩，那傢伙一個蹌踉跌倒，似餓狗搶糞般，還未爬起，已給呂偉良一手抓住頸後的衣領！

呂偉良担心後有來者，把那傢伙揪住推向門後，不准他作聲。

那人情急地說道：「你們是什麼人？快些放了我吧！」

呂偉良道：「你有多少同黨回來？」

「只有我一個逃脫，你們是……」

那傢伙話未說完，何德已經由沙發那邊叫了過來：「大難才，廣哥他們呢？」

大難才也發現了何德被阿生制在手中，他不由自主地說：「何德，怎麼你會在這裏？我們給你的一個電話害苦了。」

何德吃驚地問：「出了事嗎？」

「是的，警方在鄉村餐室把我們一干人等包圍，我趕回來毀滅重要文件。」大難才又問：「這兩位是什麼人？」

何德還未答話，呂偉良已經搶先答道：「我們不是警探，你放心好了。而且，我們已經代你們帶走一些重要的證據。走吧！」

呂偉良說着，把大難才推落樓下，阿生也把何德帶走。

他們剛登車離開那條街道，便聽到陣陣警車聲傳來。

大難才不禁問道：「何德，爲什麼他們不把我們交給警方？」

何德苦笑答道：「因爲他們是鐵枴俠盜兩師徒啊！」

大難才這才恍然大悟，「哦」的一聲說：「原來是老前輩！失敬失敬！」

阿生盯了他一眼，說道：「誰跟你們這班無恥之徒同流合污？你只有資格叫我師父做呂先生，可沒有資格叫老前輩。」

呂偉良一邊開門一邊問道：「黑鬼廣怎麼會失手的？」

大難才答道：「在鄉村餐室裏，我們找不到何德和余不倦他們，心知不妙，因爲何德在電話中說過有人跟踪監視他，但決不是警探，所以廣哥便親自出馬，帶我們去查看究竟！去到那裏時，既然不見他們二人，餐室裏又有人打架痕跡，所以，我們便迫使餐室中人說出眞相，廣哥見他們含含糊糊的，大起疑心，便抓住領班質問。豈料就在此時，大批警方人員，將我們包圍……他媽的！平時救人他們却慢吞吞的，想不到這次，却是快得出奇。我在混亂之中逃脫了。想到警方會搜到我們的總部來，所以……」

「好了，不要再說了。」呂偉良打斷了他的話柄，道：「以後的我已經見到。現在你只要告訴我，暗格中那一叠裸體女人的底片，黑鬼廣是由那兒弄來的？」

「我不知道！」大難才道。

呂偉良這時剛好把車子開到街口，燈號轉紅色，於是車子停在斑馬綫之前。他認眞地說道：「左邊是通往警察局去的，右邊却是另有去處，大難才，你到底選擇那一條路？」

大難才不是蠢才，只因屢次大難不死，才給人稱上了「大難才」這個綽號。他當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抖聲說道：「不要把我送給警察，我什麼都可以告訴你！」

「那麼，說吧！誰把裸照交給黑鬼廣的？」呂偉良又問。

「一個永不露面的人。」

「什麼？」

「那傢伙每次都蒙面而來，我從來就未見過他的樣子是怎麼樣的。」

「黑鬼廣可知道他是誰嗎？」

「我想，他會知道的。」大難才忽然又說：「但是，我怕他現在已經落入了警方的手中。」

「師父，轉綠燈了。」阿生在後面提醒他。

呂偉良把車子開往右邊，大難才知道他不致被送往警局，不禁舒了一口氣！

阿生在旁說道：「想把他們帶到那裏去啊？師父？」

呂偉良答道：「讓他們自己決定吧！現在一切將會成爲過去！」

何德說道：「也許你說得對了，黑鬼廣的全部計劃，已經給你破壞！」

大難才嘆氣道：「這次失敗得有點意外，黑鬼廣如果僥倖逃脫，何德你一定逃不了一死！因爲一切起因都是由於你那個電話。」

何德也覺得有理，他懇求呂偉良把他放走。

呂偉良把車子停向路旁，對他們說道：「你們可以各行各路，但是却不能回到鬼鬼廣那裏，要是給我知道了，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何德與大難才二人連聲稱「是」，先後下了車，匆匆離去！

阿生問道：「爲什麼放走他們？」

「他們只是無名小卒，主犯黑鬼廣，才是最重要的人物，我們不妨讓他們有一個自新的機會。」呂偉良說道：「現在，我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的。」

「什麼事？」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答道：「先去看看劉天才何故被殺，再去看看潘華。」

「這件事到底是怎麼攪的？」

「很明顯的，有人妙想天開，想利用這一些名流太太的裸照發大財。這個神秘人物看中了黑鬼廣，所以找他合作。」

「然則，這神秘人物又是誰？」

「現在我們就是要去找尋答案。」

車子開到潘宅門外停了下來，呂偉良和阿生入內找潘華。

潘氏夫婦正在發生劇烈的口角，潘太太連蘿娜哭得像個淚人。

「你發誓也沒有用的，難道我是個瞎子麼？」潘華咆哮着說：「你的行爲檢點一些，我就不會弄得這麼尷尬，現在破了財還不能擋災，這分明是那姓畢的窮鬼畫家攪鬼，他想一而再，再而三的勒索我。」

「你要怎麼樣才相信我？」潘太太連蘿娜梨花帶雨地說道，「難道你眞的是要我死給你看，才相信嗎？」

連蘿娜說着，直飛撲向露台那邊，眼看就要縱身跳下去！

潘華大吃一驚。說時遲那時快，一條身形移動，去勢如箭，轉眼間已奪到連蘿娜的背後。他，並非別人，正是「鐵枴俠盜」呂偉良。

呂偉良伸出鐵杖壓住連蘿娜的香肩，使她無法用力爬出露台的鐵欄以外去！自然也無法完成她自尋短見的愚舉。

潘華好像發了一場夢，僵呆在一旁，剛才的怒火早已消失在無形中。

潘太太連蘿娜回過頭來，含淚哽咽道：「呂先生，怎麼是你？」

呂偉良苦笑道：「地府裏不收你這麼年輕的訪客，還是請留步吧！」

他說着，已將鐵杖自連蘿娜的香肩上放下，揷手往口袋裏一摸，摸出那袋菲林底片來，遞給了潘華。

潘華表情呆木地接過了，怔怔地問：「這是什麼東西？」

「你付了代價，結果一無所獲，是不？」呂偉良笑了笑，「請在裏面揀出你所須要的一張，只要你兩夫婦和好如初，我可以分文不受！」

潘華在揀底片。連蘿娜不知是驚還是喜，含羞答答地說：「呂先生，你眞來得及時，否則，我一定給他迫死我了！」

呂偉良笑道：「潘華是眞的愛你如命，否則他不會付出這麼高的代價去贖回底片。」

「是的，他付了錢却收不到菲林底片，所以又在疑神疑鬼，你怎麼……」連蘿娜本來要問「你怎麼把底片弄回來的」，但她未問出口。

潘華却由那邊走過來說道：「呂老兄，底片終於在這裏找到了，你怎麼弄到的？」

呂偉良開玩笑地問道：「爲什麼你不問我是否已經收到了那十萬元巨欵，所以才把底片送回來給你的？」

潘華說道：「我當然明白你不是那種人。」

連蘿娜想想又要哭，潘華忙過來道歉。

呂偉良笑道：「沒有妒忌就不是愛情，潘太太，原諒他吧！」

連蘿娜化怒爲喜，嫣然一笑，但她只對呂偉良發出了感激的微笑，却回頭瞪住了她丈夫，說道：

「我以後再也不會理睬你！」

說完，回頭走進房間裏去了。

潘華這才再三感謝呂偉良。他說道：「你眞不愧是個大俠盜，那班傢伙，也眞不講義氣，收了錢，遲遲還不把底片還給我，差一點兒我寃枉了好人了。」

呂偉良道：「我早已經對你說過了這件事不會與畢嘉有關。藝術家總有一種高傲氣質，他的繪畫天才雖然未被人發現，但是，我却相信他不會做這種下流的勾當。」

「是的，看來我要向連蘿娜再三道歉。」

「道歉乃理所當然的事，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設法令尊夫人回憶一下，那照片到底如何被人拍攝到的。有了頭緒之後，打電話告訴我。可以嗎？」

「當然可以！你帮了我這麼一個大忙，還沒有機會報答你呢！」

呂偉良拍拍他肩膊道：「這些事我不是頭一次做，但爲你們這麼多的有錢人服務，却是第一次，希望不要給江湖上的朋友誤會才好。你進去好好的安慰尊夫人，千萬別忘記我的說話。」

「我明白了。」潘華說道，「一有結果，我立即給你電話。」

呂偉良一笑，和阿生一齊離去。

阿生問道：「師父，到底這叠底片，牽涉了多少人？」

「十多個上流社會的名流紳士。」呂偉良說着已打開車門，坐進車裏去。

「師父，早知如此，我們不該把整叠底片帶走啊！」

「爲什麼？」

「可不是嗎？我們何必爲那麼多的有錢人免費服務呢？」阿生嘟長了嘴巴說，「只要把你的朋友妻子的裸照拿出來就是。」

「阿生，我說過了，你不能把所有的有錢人一概視爲眼中釘。這個社會的人分作許多種。有錢人之中也分好與壞，好的自然是包括了一些正正當當的富商，他們靠自己的頭腦和雙手，把小小資本變爲巨大的財富，這是他們的血汗錢，我從不覬覦。但是，另外一些爲富不仁的富有人家，則包括了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僞紳士，走私販毒的奸商等等，他們手上的是寃孽錢，這才是我向來刦富濟貧的大好對象。不過這一批照片中人，他們的私生活我們可以不管，起碼在我的印象中，就有好幾個的丈夫是正當商人。也許正是由於他們沒有痛脚給黑鬼廣他們拿住，所以這班傢伙才會偷攝了人家妻子的裸體相片作爲敲詐勒索的本錢，這是非常無恥的事，我實在看不過眼。」

「是的，你說得也有道理。我跟得你多一日，就學多一些。」

呂偉良把車子開走，駛往寫字樓區。

他最後去到胡平的私家偵探社。

胡平的女秘書道：「胡先生還留在警局裏，聽說我們一個人客突然被人謀殺，胡先生是主要的證人之一。」

「有什麼新消息麼？」呂偉良問道。

「相信很麻煩。」那位女秘書說，「我們胡先生雖然跟警界中人很熟，但死者是個有錢人，可能會牽涉很大。」

「我們還是到警局去看看，萬一他走了，請你叫他今晚到舍下來一次。」

女秘書認得他是「鐵枴俠盜」，也知道他經常和胡平有來往。因此把他的說話記下來。

呂偉良和阿生離開了胡平的辦公處之後，趕到

警局中去。

夏維探長正在盤問胡平，因爲死者劉天才是他發現的。

劉夫人的一幀裸照也在呂偉良的手上。因此他說道：「探長先生，要是你相信我，把胡平放走吧，他所講的全是事實。」

「有什麼證據？」夏維反問道。

「當然有。我手上有不少照片，其中當然有胡平要找的——劉夫人那一幀在內。」

「你在什麼地方找到的？」

「一個黑社會頭子的家中。」

「誰？」

「黑鬼廣。」

「老弟，你小心啊！我剛接到消息，黑鬼廣被我們抓住了。」

呂偉良道：「我知道，他們合該倒霉，一網成擒！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

「警方對付壞人不遺餘力，我們這等小市民怎會不知道。」呂偉良又說：「一叠名流太太的裸照，我可以交給你，但我有條件。」

「你這傢伙，最愛走在警方的前頭，我已經不加追究，還談什麼條件？」

「我要逐個會見這班太太們。」

「你當然有這種權力，問題是她們會怕羞！那又何必？」

「早知如此，我讓歹徒把這批裸照刋在那本男性雜誌好了。」

夏維問道：「裸照有多少？」

「十多幀。」

「全是底片麼？」

「是的。」

「那麼，還未齊全。」

呂偉良一怔：「那是什麼話？」

「不妨讓你驚奇一下，我們接到秘密投訴，總數超過了三十宗。」

「你的意思是：有三十個人以上被勒索？」

「是的，」夏維說道：「而且，全是同一個方式——利用富有人家的妻子裸照作爲要脅。」

「我以爲事情已經結束了，想不到這才是好戲的開始呢！」呂偉良嘆了一口氣，「夏維探長，可以告訴我，還有誰被人勒索嗎？」

「不！這是保密的，我們要爲紳士名流們保留一些面子。」

「早知如此，我不該答允將照片還給你。」

「老弟，這是上頭命令，我回頭可以告訴你的。」夏維又低聲說道。

呂偉良終於笑了笑，把那一叠裸照交給夏維探長存案。

呂偉良經過求情之後，夏維探長終於把胡平釋放了。胡平只簽了一份口供，便可以離開警局了。

呂偉良陪住胡平走向警局的停車場，說道：「劉太太可知道這件事了嗎？」

「當然知道了。」胡平說道，「但是，她氣得幾乎昏了過去。」

「爲什麼？」呂偉良問道。

「只因爲她丈夫不是死在家裏，而是死在黑市

夫人的香閨中。

「難怪的，女人就是這樣，丈夫即使死了，還是要他留在自己的身邊。」

「呂先生，還是別談這些男男女女的事了，你以爲這件事是怎麼攪的？」

「天曉得！」呂偉良說道：「要不是你老早找過我，我知道一些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也不敢在夏維面前保你無罪！」

「會不會是勒索不遂而下的毒手？」

「很難說。所以現在我希望你能够帶我去見見劉太太。可以嗎？」

「你見劉太太幹什麼？」

「有些話要問她。」呂偉良想了想，忽然又說：「還有，我想借用你的女秘書，你不介意吧？」

「想不到你也想到女人那方面去了。」胡平笑道：「但是，蘇絲姿色太平庸了。如果你有心要找女朋友，我介紹一個給你。」

「別開玩笑，誰有心情去找什麼女朋友？只是，有許多說話我們男人不便開口，所以我想暫時借個助手罷了。蘇絲是你的女秘書，多少總有些偵探常識，利用她去問劉太太一些口供，那比較方便許多。」

「既然如此，我當然沒有意見。」

於是呂偉良開車送胡平返回他的辦事處去，然後把他的女秘書蘇絲接走。

蘇絲已經從她的老闆口中知道了她的任務。她非常高興。

這女孩子差不多二十歲了，還沒有結婚，自從求學時代開始，便喜歡看偵探小說；因此她那一雙近視眼，也是「福爾摩斯」賜給她的。

她在胡平的辦事處由女職員而升至女秘書，就是很少有機會去做外勤；難得今天有這種機會。

蘇絲一向知道「鐵枴俠盜」這個响噹噹的名字，她眞的是發夢也想不到，竟然有機會和呂偉良在一起去做女偵探，難怪她歡喜得閤不攏嘴來。

呂偉良讓阿生開車，他沿途把一些問話的技巧教了她。她一邊點頭，一邊緊記在心中。

呂偉良又說：「我們的目的是要知道劉太太是否被人在不知不覺中偸攝了她的裸體照片。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爲根據警方的資料，至今爲止，已收到了三十多宗同類的投訴。」

「我明白了。」蘇絲托一托那對近視眼鏡，「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的，呂先生。」

車子開抵劉宅，那裏有警探把守，許多記者先生被人擋駕。

呂偉良認識那位警探，也不知是否夏維探長已經通知了他，他竟然讓呂偉良和蘇絲進入劉宅之內；而阿生則留在汽車裏。

劉太太哭得雙眼紅腫，蘇絲把呂偉良介紹給她認識，她只是點點頭，掩住鼻子又再哭過。

由於呂偉良早已把他的企圖告訴了蘇絲，所以蘇絲很快就開門見山地追問下去。呂偉良爲了方便她們的談話，早已溜到院子外面去。

呂偉良的目的，是要看看室內室外的環境，看看是否有可能被人偸攝劉太太的艷照。

蘇絲說道：「劉太太，請你認眞地想清楚，這件事對緝兇固然重要，就是你本身的安全也十分的重要。那一幀裸體照片，會不會是你洗澡時，給人偸攝的？」

「見鬼！」劉太太含淚說道：「我洗澡時，習慣把所有窗門關閉的。」

「那麼，你睡覺時，有沒有裸體的習慣？」蘇絲又問道。

劉太太粉頰通紅，搖頭說道：「從來未試過，你以爲我會學外國女人麼？」

「然則，根據你的記憶，那裸照是在什麼地方拍攝下來的？」

劉太太反問道：「蘇小姐，你有沒有看過那張裸體照片？」

蘇絲搖搖頭。

事實上她是沒有見過，一切問話，只是呂偉良事先授意的。

劉太太又說道：「照片的姿勢十分明顯，是坐在一張沙發之上。你也是女人我才說，你試想想，我又不是個露體狂的女人，會不會傻到脫光衣服坐在沙發上，讓別人拍照？」

「這麼說來，照片有可能是僞造的。」

「你的意思是說：有人利用冲晒技巧，把我的頭部，安放到別的裸女身上去，是不？」

「是的，正是這意思！」蘇絲說道：「攝影技巧是可以做到這點的。」

「不！絕對不是！」

「你怎麼說得這麼肯定？」

劉太太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難道我連自己的身裁是怎麼樣也不知道麼？」

「是的，每一個人的身體上，總會多少也有些特徵，如此說來，裸照的確是屬於你的。」蘇絲喃喃自語在說，「偏偏你又沒有辦法知道什麼地方給人拍照。我試提醒你：你有沒有參加過舞會？」

「有的，但你想想，那是上流社會的社交場合，又不是什麼性派對，有沒有可能赤條條的讓人攝影？」

蘇絲想想，覺得也是道理。

回頭她還問了很多問題，但依然沒有結果。終於，她失望地，與呂偉良一齊離開了劉宅。

回到汽車裏，呂偉良也洩氣地說：「照我剛才的印象，連小偸也很難入去，所以，被人潛入屋內偸拍照片的假定，又推翻了。」

蘇絲雖然失望，但她却興緻勃勃，又嚷着要呂偉良帶她到別的地方去。

呂偉良於是又帶住蘇絲，回到潘華的家裏來，他順便要看看潘氏夫婦是否和好如初。

潘華知道呂偉良的來意之後，一邊讓蘇絲入房與潘太太連蘿娜傾談；一邊把呂偉良拉到客廳坐下。然後說道：「呂老兄，你來得合時，連蘿娜已經想起那張照片，可能是在一處公衆場所給人拍下來的。」

「什麼地方？」呂偉良問道。

「一家高貴的餐室，那是憑她的坐的姿勢而回憶起來的。那家餐室的沙發，就如富有人家家庭中所用的高級傢俬一樣。當時與她同座的，是一位富家太太。她們一同喝下午茶。」

「那位太太是誰？」

「占如風夫人。」

呂偉良想起了，那一叠裸照之中，就有占如風夫人在內。這分明又是一項預謀。因爲憑呂偉良的記憶，那占夫人的裸照也是坐着的。這表示當時有人在餐室中，偸攝兩位富家太太的照片。

但是，她們不是神經病院跑出來的，當然不會赤裸裸的坐在一家高貴餐室喝下午茶。然則，照片又如何會變成裸體？這大概是技術問題。

呂偉良似乎漸漸明白過來了，其他的富人太太也是在不知不覺中被人偸攝，然後利用冲晒特技將照片變成裸照。這是最表面的想法；至於實情如何？呂偉良覺得，只有一個人可以知得比較清楚。那人就是黑鬼廣。

黑鬼廣一定知道那個跟他接頭的人是誰。但是，黑鬼廣已經落入警方手中了。

潘華又嘆氣說：「看來還是那個印度人柯利星的水晶球占卜術有先見之明，他早已批定我今年流年不利，一定要破財擋災。」

「鐵拐俠盜」呂偉良道：「怎麼你也相信這些江湖術士呢。」

「當時我也不相信，但，結果事實令我不能不信。」

「不過，照我看，他也不算得靈驗！可不是嗎？他說你破了財，却不能擋災。」

「但事實上，噩夢總算過去了。」

「我也這樣希望，可惜現在可能正是開始。」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黑社會頭子黑鬼廣已經落網，如果他和盤托出，讓警方一網打盡，當然是什麼問題也沒有；問題却是他未必肯說出眞相。」

這時候，蘇絲和潘太太連蘿娜，正由房間裏出來。

蘇絲從連蘿娜那裏所得的資料，跟呂偉良從潘華口中所獲得的，相差無幾。但無論如何，總算有點收穫。起碼連蘿娜已經能够回憶起被人偸攝的地點來。

呂偉良和蘇絲最後離開了潘家。

特務女傭　綫人四佈

黑鬼廣已經被解上法院審訊，勒索的罪名成立，被判入獄三年。

他沒有向警方作更多的提供。換句話說，他把一切罪名都承認下去。

碰巧此時此地的辦案人員，正是少一事好過多一事，他們也樂得草草結束此案。

但是，呂偉良和夏維探長一樣，心裏都明白，這件事並未結束。

果然不久之後，又有數名上流社會的闊人，收到一些附有裸照的勒索信件。那些赤條條的照片中人，自然又是他們的妻子。

有人已經要求警方澈查，但大部份的人都滿足了勒索者的要求。因爲勒索者的要求不太多，十萬八萬在他們眼中只是一個小數目而已。

只有些視財如命的富人，寧願妻子的裸照被刋出來，也不願付出分文。因此，他們都已經報警。

警方也安排一連串的陷阱，讓勒索者自蹈法網；可是，他們都失敗了。勒索者好像有先見之明，都沒有人跌入圈套。

警方已經通知所有報章雜誌，凡是來歷不明的裸照，都不准胡亂刋登。

有錢人家的太太，由於吃好住好心情好，她們即使四十過外，看上去也不過三十許。因此，被人不知用何種方法偸攝到的裸照，總是珠圓玉潤，身裁飽滿的。丈夫們收到了此等艷照，心裏當然難免有點忐忑不安。

警方即使替這等有錢人想得那麼周到，通知了所有報紙雜誌；但是一連串的怪事終於發生了。

這一天的清晨，許多大公司的櫥窗，包括百貨公司，攝影商店，甚至戲院等，櫥窗裏面都多了一些東西，就是那些名流太太的裸照。

裸照有大有小，普通就像一幀劇照那麼大，引得處處人潮洶湧，圍觀如堵。

問題是這班名流太太都是風頭甚勁的人物，報章常常可以見到她們穿上了華服的照片；但裸照却是另有一番風韻。

市區裏有些櫥窗是整夜不加上防風板的，尤其是通衢大道，店主們一方面爲了收宣傳之效，另一方面也似乎太過相信街上的巡警大哥們，反正玻璃櫥窗的貨物或劇照也值不上幾個錢。

把裸照偷偷放進去的人，似乎也想到了那裏是最多人經過的繁盛地區，所以天色剛亮，人潮就蜂湧而至；甚至連店主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人潮有如走馬燈似的，一批走了，另一批又擁了上來。等到警察發覺這原來是怎麼一回事時，各戲院及商店也開門營業了；而曾經參觀過裸照的人，亦多到難以統計。

由於出現於玻璃櫥窗內的裸體女人，既非模特兒，也不是等閑之輩，所以聞風而至的人，亦不限於男性，許多女人也來看看名人太太的艷照。

好奇心人人都有，尤其是男人對於這類照片似乎都極感興趣；這也許就是一般裸體雜誌暢銷的原因吧。而眼前他們所見到的，竟是穿金戴銀的富家太太，興趣也更大了。

聞風而至的人越來越衆，三兩名巡警根本無法控制大局。

巡警們一想到他們的上司是那麼的看重有錢人，而眼前這些一絲不掛的裸照就是有錢人家的太太，於是這班帶槍的人根本也不須要再請示上司，也懂得怎麼樣做了。

他們企圖驅散人潮，但人羣在這邊散去，又在那邊聚集，因爲擺放着裸照的地方決不止一兩間，所有可以利用的玻璃櫥窗，都給歹徒們盡量加以利用。因此，警察先生們實在疲於奔命。

人越來越多，那是由於口頭上的宣傳，一傳十，十傳百，這情形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於是未到上午十時，市區裏幾條通衢大道都擠滿了人潮；誰都曉得只要把玻璃櫥窗內的裸照移去，一切問題也可以解決了。但是，誰敢亂動？

有些店主担心警方要追究責任問題，摸也不敢摸它一下，以免自己的指紋留下來，而惹禍上身。

至於警員們，根本就無法衝破厚厚的人牆。

許多市民都經歷過暴動的場面，尤其是這班警察先生們，更加印象深刻。而眼前這種情形，實在很容易發展成不可收拾的騷動。

消息很快就傳到警局裏去，大隊全副武裝的警員，紛紛開抵現場。

豈料人們的好奇心有時眞的是難以解釋的。越是不讓他們去看的事物，他們越加感到興趣。那些百貨公司被人潮擠得無法開門營業，電影院的大堂擠得水洩不通，凡是有裸照出現的地方，就是人頭湧湧。

警方人員利用擴音器廣播，勸諫羣衆迅速離去，但人們在這邊看完了，又擠到另一些櫥窗前面去，而且不是走馬看花，而是仔細欣賞，更有些評頭品足的，指手劃脚，說得口沫橫飛。

當消息傳到一些有錢人耳朵裏去的時候，他們才知道那些勒索者果然是說得出做得到。於是他們紛紛致電警方，要求警方設法制止，以及緝拿幕後人歸案。

但是，街上的警員們，幾乎陷於束手無策的境地。直至局長趕至現場，他也不敢相信局面如此混亂。警員們數度企圖衝破人牆，進入各商店沒收那些裸照，却遭人們喝打連聲！

局長覺得無法再容忍下去，於是下令施放催淚彈！

不一會兒，人們在涕淚交流中散去。

事情本來就沒有什麼大不了。只是人們一種好奇心，加上男人們眼睛的貪婪，再加上那些名流太太的裸照映得纖毫畢現，才把人們深深的吸引着。等到人羣在嗆咳與流淚中離去，警員們也戴上了防毒面罩．衝進各商店把裸照沒收！

事情總算暫時平息下來了。但是，曾被無數眼睛欣賞過的名流太太們，有些大發嬌嗔，有些竟嚷着要自殺，最少也會埋怨她們的名流丈夫，不該吝嗇這區區之數，而令到她們在人前出醜！

於是，那班名流紳士又把責任壓到警方的身上來，要求他們加緊緝拿歹徒歸案。

有一位名流致電警局局長說：「我是納稅人，你們警方做事也太疏忽了，完全沒有保障我們的利益，這成什麼話？」

局長覺得有錢人的口氣十分厲害，即使在電話中，也覺得很難受。但是，想到他的頂頭上司還有一位高高在上的上司——市長大人，他便不敢反駁或開罪這班名流紳士們，只能連聲稱「是」！

局長在受了責備之後，自然而然的，只好將責任壓到下屬的肩膊上。

夏維探長首當其衝，被局長召見，限令他盡快把歹府拿回來！

其實，他的下屬早已開始工作，只是那些被沒收回來的裸照，一點綫索也找不到，甚至連指紋也沒有一個留下來。

至於商店的店伴們，也無法向警方提供半點兒有關消息。因爲他們根本也不知道照片如何被人偷偷放入玻璃櫥窗中去。

夏維探長正在一籌莫展之際，二名警員突然把

「鐵拐俠盜」呂偉良抓進警局中來。

夏維靈機一觸，問道：「你犯了什麼事？」

呂偉良苦笑道：「這是我常到的地方，這又有什麼稀奇？」

夏維轉而問那警員：「呂先生犯了什麼事？」

那警員道：「我們在街上追捕小販，他竟故意把我們絆倒。」

另一名警員的臉皮擦傷了，制服也有污泥沾上，他哭喪着臉說：「他故意用拐杖把我絆倒，還說我欺負他是個跛子。」

呂偉良笑道：「你記錯了，我當時只是叫你小心走路，別再追那無牌小販了，還是去捉賊吧！因爲那些刦匪同樣也是無牌行刦的。」

夏維知道這位俠盜的個性，忙從中勸解。他拍着那二名警員的肩膊：「算了算了，賞個臉給我，這件事就此了結吧！」

但是那警員道：「探長先生，太遲了。」

「爲什麼？」

「因爲已經落了案。」

夏維是警界中人，知道凡是登記到册子裏去的案子，依例是要起訴的，絕不能作枱下交易。

呂偉良這時却若無其事地說：「探長先生，別爲我說情了，反正我也很久沒有上過法院，就讓我有機會重溫舊夢吧！」

夏維明白這位俠盜的怪脾氣，非常人可能了解，因此說道：「好吧！到你須要我出點力的時候，你便對我說好了。」

呂偉良道：「暫時無此必要。」

夏維又問：「櫥窗出現裸照的事，你可知道了沒有？」

「何止知道，而且看過了。」呂偉良笑道：「如果以欣賞藝術的眼光看，這些名流太太遠遠比不上那些專拍艷照的模特兒。」

「當然，如果名流紳士們的妻子們身裁好得過外面的女人，有錢的男人們就不必走私了。」夏維探長開玩笑地說。

此語一出，在場的人無不發出會心的微笑。

就在這時，一位老律師手挽公事包，匆匆趕到，要把呂偉良保釋出外候審。

案情並不嚴重，加上當值警官看在夏維的份上，所以呂偉良很快又恢復自由。

夏維把呂偉良邀到餐室那邊去，目的是要聽聽他對這場「艷照風波」的意見。可是，呂偉良却婉拒了。

他笑道：「我現在的身份是犯人，雖然案子未開審，也是待罪之身，怎麼可以和你在一起？到警局裏的餐室相對而坐，那更不成話了。」

夏維說道：「如果你能助我一臂之力，我可以替你開脫罪名。」

「那可不必了。不知怎的，我現在也逐漸覺得法律似乎很公平，一切讓法官下決斷好了。」

呂偉良說着，便偕同他的律師，離開了警局，阿生早已駕車在門外等候他們。

呂偉良對申律師說道：「請到我的車子裏來談談吧，申律師。」

申律師說道：「我看不必了，這件案子我十拿九結，保證你無罪省釋。」

「那就糟了！」

「什麼？」申律師托托那對老花眼鏡，反覆地問：「你說什麼？」

「這就是我要跟你談談的道理，因爲我的目的是要去坐牢。」

「我還以爲我聽錯了。」

「你沒有聽錯，先上來我車子裏談談，然後我再送你回來這裏取回你自己的座駕車，好嗎？」

「好吧！」申律師終於彎腰坐進了那輛銀灰色的汽車裏去。

呂偉良叫阿生開車，他和申律師坐在後面，說道：「這件案子，我希望你能够替我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我要你在法院裏敗陣，讓我去坐牢，第二個階段，你要替我上訴，把我由牢中弄出來。」

「何必多此一舉？」

「我要到牢中去找一個人，這件事有賴你從中玉成其事。」

申律師知道呂偉良是個正義俠盜，故此對於他的所作所爲，亦見怪不怪。

阿生把車子繞了一圈，回到警局的停車場去。這時呂偉良已經跟申律師談妥了，於是申律師也由呂偉良的車子回到他的汽車裏去。

呂偉良的戲弄巡警案，已定於明晨提堂，當天的晚報便刊登了此事。

小市民們對於這位俠盜心儀已久，因此到了翌晨，法院內外，擠滿了慕名而來的人。

像這麼樣簡單的罪名，要洗脫它眞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申律師的責任却是要把呂偉良置於獄中，因此他不能不動腦筋。

幸而他是一位老資格的律師，出入法院無數次，對於上下人等，無不熟識。所以做起事來，也實在方便得很。

在案子未開審之前，照例先來一次提堂，以定審訊之期。

申律師事後把主控官扯到一旁，低聲說道：「

老兄，記得帮帮忙，我近日來清閒得很，即使是演戲也要多演幾台。」

主控官只笑了笑。

其實打官司本來就是浪費金錢和時間的，最得益的，當然就只有律師。

小市民們知道呂偉良向來喜歡行俠仗義，專替小市民解災除難，早已對他十分景仰。可是，沒有人會知道他這次坐牢是故意的。

案子很快就開審，平時善言巧辯的申律師，忽然變得非常笨拙。於是，法官終判呂偉良入牢三個月。侮辱巡警的罪名，終告成立。

事後，申律師雖然聲明要替他的事主上訴，但是，呂偉良竟也達到了初步目的，被押進牢中去。

呂偉良剛踏入獄門，就給兩個囚犯抓住，喝問道：「你可是姓呂的？」

「是的，你怎麼知道？」呂偉良出奇地問。

「我們什麼都知道，你的案子一開審，消息便已經傳到這裏來了，跟着你的一切資料，也給我們查得一清二楚。但是，現在却輪到我問你了。你可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兄弟，你不是開玩笑吧？誰不知道這是監獄啊！」

「不！這裏是十王殿，你也不該稱呼我們『兄弟』，我們是牛頭馬面！」

「你說什麼？」呂偉良出奇地問。

可是，沒有人答他。二名囚犯打個眼色，四隻斗大拳頭，一齊揮擊過來！

呂偉良明白到這是監獄中的「黑幕」之一，只見他手起杖揚，左右飛舞中，二名囚犯立刻被他一輪反擊，打得無法抬起頭來。

一名獄警闖訊走過來干涉，他喝道：「你再這樣，我把你帶到隔離室去吃水飯！」

呂偉良很久以前也坐過牢，他自然知道什麼是「隔離室」，也明白什麼是「吃水飯」。

所謂「隔離室」高僅三尺，闊僅二尺丁方，下面經常注滿數寸高的水，外加鐵欄柵。囚犯中如果有人犯事，或者不聽獄警勸告，就會被抓到這狗屋似的地方來。試想想看，三尺高的地方能讓人們伸直背麼？當然不可能。二尺丁方的地方固然也不可能讓一個人躺在其中，何況下面經常注滿數寸高的水呢！

既是不能躺下，又不能站起，更不能坐着，那怎麼辦？只能蹲着！

即使是蹲着，也要給水浸住雙足的。

每日兩餐，就如餵狗一樣，一個鐵砵盛上了飯菜，自鐵欄柵外面伸了入來，自然而然的便浸了水，也就是因爲這樣，所以便稱爲「吃水飯」。

呂偉良過去經常犯案，他是這兒的常客，所以一切黑幕亦瞭如指掌。只是近年來，他幹得少了，也幹得更加乾淨俐落；也學會了有錢人的法術——動輒請律師，所以很少再到這種地方來作客。

想不到數年之後的今日，監獄中還是一般的黑暗。獄中的惡勢力，依然存在。

呂偉良還沒有跟那名獄警談話，數名彪形大漢，就蜂湧而至！

他們全都穿上了囚衣，顯然是跟剛才那二名囚犯同一路人。

他們似乎並不畏懼那名獄警，其中一人說道：「跛子，你活得不耐煩了，是不？」

眼看其他數名囚犯就要動手，那獄警還是沒有加以制止的意圖。呂偉良明知猛虎不及地頭虫，却又不能吃眼前虧。

只見他運杖如風，左挑右撩，上打下撥，幌眼之間，連聲慘叫之中，已有數人倒地不起！

獄警瞧不起這跛子竟然如此厲害，忙喝住各人。抖聲說道：「他媽的！讓老子把這跛鬼帶去吃水飯吧！」

豈料呂偉良不但沒有停止他的動作，反而旋風過境似的，轉眼間掩至那獄警的身邊，反手將他制在手中，痛得那傢伙連聲叫媽媽！

呂偉良沉聲說道：「你小心聽着，我不是普通的囚犯，我是來找人的。快帶我去見見你的上司再說！」

獄警心裏一凜，道：「你要見他幹什麼？」

「你再多問一句，我扭斷你的這條手臂。」

呂偉良稍爲用力，那獄警又痛得殺猪般叫！

呂偉良用力一推：「走吧！去見你上司！」

他們正要走出囚室，一隊武裝獄警，已經聞訊增援而來。呂偉良暗自焦急不已！

就在這時候，有人震天價响地高聲喝道：「他媽的！誰在這裏吵吵鬧鬧的？老子想睡一下子也不能！」

一名年約六十的老囚犯，睜住惺忪睡眼，由一度鐵門後面走了出來！

那班囚犯沒有人敢再作聲；甚至連增援的獄警，也噤若寒蟬。

呂偉良還未開腔說話，那老囚犯已經認出了他是誰，大聲叫了過來，道：「呂老弟，怎麼你又回來了？」

呂偉良當然知道他是誰。他早已認出這老傢伙就是因械刼銀行，連斃數名警長警員的無期徒刑犯仇天雄。

仇天雄二十多歲時開始，便在這獄中服刑。經



過三十多年來在獄中的「奮鬥」，已經成爲犯人們的大阿哥；獄警們也要忌他三分。

他過去見過呂偉良，那是呂偉良被捕入獄時期。當然，仇天雄也知道呂偉良這跛子的來頭。他時常對人說：要做賊就要學學呂偉良這俠盜。

也算得上是「識英雄重英雄」吧？他對呂偉良眞的是另眼相看。偏偏是他這一班「新手下」不知內裏，竟想向呂偉良先來一個「下馬威」！

仇天雄看見他的手下們皮破血流，很容易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拍拍拍」一連幾記耳光，重重的摑向那班囚犯們的臉皮之上！

獄警們只能呆在一旁戒備，連「哼」也不敢「哼」一句！

仇天雄就像一個不可侵犯的權威人物，迫視着各人，喝道：「你們瞎了眼睛麼？見人就打，還不趕快向呂先生道歉！」

各囚犯在驚詫中，沒有敢反駁半句，紛紛向呂偉良道歉！

呂偉良想不到仇天雄還會留在這所監獄中，而且還會記得他，還會對他這麼尊重。

他把那獄警放開，「拍」的又是一記重重的耳光，仇天雄那巨靈之掌，打得那獄警倒退了幾步！

仇天雄道：「好小子！你聽清楚了！下次別碰上一碰這位呂先生，要不然老子會要了你的命！」

那獄警摸摸印上了五條指痕的臉皮，慢慢退了出去。

仇天雄又喝住他：「叫人備些酒菜進來！老子要好好招待一下人客！」

眞的是令人難以相信，獄警們絲毫不敢反抗，連聲稱是，然後退了出去！

仇天雄把呂偉良帶進他的囚室中，只見這斗室之內，彈簧床，沙發椅，還有冷暖氣設備，看得呂偉良呆了一陣！

「老弟！隨便坐啦，別客氣！」仇天雄一邊說着，一邊遞了一支香烟過來。

呂偉良有點兒受寵若驚！

仇天雄摸出一個金光閃閃的打火機，爲呂偉良燃着了香烟。

他又說道：「你怎麼又給他們抓住了？我一向佩服你聰明過人，俠義爲懷；但總不希望你像我一樣，要在這兒獃上一輩子！」

呂偉良笑道：「也許我是專誠入來見見你這一位老前輩的！」

「別開玩笑了。我雖然被困在這裏，但每天也有看報紙，知道你犯了毆警罪嫌。」

「是的，我是故意惹是生非，目的就是要他們送我到這兒來。」

「有什麼目的？」

呂偉良道：「有件事，不知老前輩能否助我一臂之力？」

「什麼事？我能力做到的，一定帮你。」

「那就好極了。」呂偉良道：「有個新近入獄的黑人物，綽號叫黑鬼廣的，你可曾聽過？」

「噢，西區那呆子，他來拜候過我了。」仇天雄把手中的打火機出示，又說：「這具金打火機，就是他叫人送來孝敬我的。」

「這麼說來，怕你不能帮我了！」

「爲什麼？」

「因爲我故意入獄，正是要找機會親近他，揍他一頓！」

仇天雄呆了一呆，隨即忍不住呵呵大笑道：「原來你就是爲了洩了一口烏氣麼？」

「不！不是像你所想像的那麼簡單。」

「好吧！」仇天雄拍拍他的肩膊，「無論怎麼樣也好，讓我來帮帮你！」

呂偉良有點喜出望外：「你眞的肯帮我？」

「是的，你想怎麼樣，儘管說吧！」

「我要向他查問一些內幕，但他未必肯直言不諱，相信只有你才有方法令他直說！」

「是關於什麼的？」

「一個勒索集團。」

仇天雄面色一沉，道：「哦！原來你帮着警方來了？」

「不！要是我爲了帮助警方查案而來，剛才那獄警又怎麼會揍我？我有幾個朋友受害；勒索者不夠道義，收了錢後，又不兌現，還要不斷的勒索下去！」

仇天雄道：「黑鬼廣不是正在坐牢麼？你還要他怎的？」

「他不是眞正的幕後人，只是替死鬼！」

「好吧！」仇天雄十分爽快的，站了起來說：「你跟我來！」

那間囚室沒有加上鎖，仇天雄簡直就不像是坐牢。

出到門外，他還可以順手把幾個囚室的鐵門拉開。然後召來室內的數名彪形大漢，浩浩蕩蕩的，開到走廊的另一邊去！

走廊上有鐵柵隔開，但守住在那兒的獄警，遠遠看見仇天雄，便打開鐵柵，讓他們通過，問也不敢問句！

呂偉良忍不住說道：「仇大哥，看來你比起獄長還威風得多呢！」

「當然！他媽的什麼獄長，要是沒有我仇天雄，囚犯們就會作反，他這個獄長的職位也難保。」仇天雄口中咬住的是雪茄，一上一落的，極之够神氣！

呂偉良與他併肩走着，那四名彪形大漢，緊緊跟在後面。

通過了幾度鐵柵之後，終於來到了一處囚室的門外。負責守衞在這裏的獄警，十分有禮貌的問道：「仇大爺，你要找誰？」

「那個新來的黑鬼廣囚在那裏？把他帶來見我！」仇天雄咬住雪茄，雙眼朝天地說。

那名獄警果然把一度鐵門開了鎖，將一名囚犯帶了出來。

仇天雄問呂偉良：「是不是這個？」

呂偉良點點頭。

仇天雄夾指一彈，示意身後四名彪形大漢衝前，二人將黑鬼廣兩條手臂捉住，另外二名則分別將他雙足抽起！

獄警忙問道：「仇大爺，發生了什麼事？」

「你少管老子的事！」仇天雄一手把他推開，然後走到那間囚室門前，對另一名囚犯說道：「你出去散步一會兒！」

這間囚室原是黑鬼廣和另一囚犯同住的，他的資格比黑鬼廣老，所以明白到仇天雄在獄中的勢力，忙不迭地走了出去。

仇天雄示意四名大漢把黑鬼廣抬入來，呂偉良也跟了入來。這才把那度鐵門關上了！

黑鬼廣面色大變，喊寃道：「仇大爺，有話慢慢說，千萬別難為我！」

「小子！不是我要對付你，是這位老弟，你可認識他？」仇天雄噴出了一口烟霧。

「他……他是……」黑鬼廣有如大難臨頭，聲音也在發抖。

仇天雄道：「他是呂偉良，江湖上有名『鐵拐俠盜』。你竟然不認識他，該打了吧？」

說着，仇天雄一掌摑了過去！

黑鬼廣四肢被捉住，上不到天，下不到地，更加不要說反抗了。

呂偉良看看鐵門外面，獄警遠遠走開，也不敢跑來偷看！

黑鬼廣說道：「我知道他是江湖上有名堂的人，只是，一下子記不起罷了。仇大爺，你就饒了我吧了！」

「饒了你？」仇天雄冷然一笑，「我還要你嘗試一下『吃水飯』的滋味呢！」

黑鬼廣既是黑道中人，自然也知道「吃水飯」是什麼。

他哭喪着臉道：「我並沒有什麼對他不起的，仇大爺，何必難為我？」

仇天雄道：「好吧！呂老弟，你有什麼話，儘管問，我相信他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在我面前說半句假話的。」

呂偉良目睹仇天雄的威勢，自然相信他這番說話不會誇張，因此走過去問黑鬼廣：「勒索案，你可是主謀？」

黑鬼廣恍然道：「原來是為了那件事入來的。但是，我已經罪有應得了！」

「不！你不是眞正的幕後人。」呂偉良說：「把裸照交給你的，是誰？」

「我不知道。」黑鬼廣道。

「你坦白說，對你有好處；否則，三年的時間，我會令你殘廢。」仇天雄警告他說。

黑鬼廣早已知道仇天雄在獄中的威勢十分驚人，否則，他也不會在剛入獄便叫手下來孝敬他老人家了。

黑鬼廣說：「我是眞的不知道，否則我一定說的。仇大爺。」

呂偉良道：「你不知道他是誰，如何連絡？我知道他每次矇面來見你，所有的裸照，都是那人交給你的，是不？」

「是的，就是他不肯讓我見見他的眞容。」黑鬼廣說道：「每次，我們先通電話，然後見面。這是合作性質。你也知道，我是剛紮上來的，一定要開闢一些財路，以增加入息！」

「那麼，告訴我，那人的電話號碼。」呂偉良說道。

黑鬼廣明知無可避免，只好把一個電話號碼說了出來，呂偉良把它記起。

但是，當他進來時，一切私人用品，除了必要用來走路的拐杖之外，全都給獄警放到他的「包頭」裏去，所以連墨水筆也沒有；就只能用腦把這號碼記起來。

仇天雄看見這樣，伸手往衣襟一摸，掏出了一支全銀製成的名貴墨水筆來，遞給呂偉良。

呂偉良眞的是看得眼花繚亂，金的打火機，銀製的墨水筆，這名「囚犯之王」，果眞是不可世一啊！

他把黑鬼廣所說的電話號碼記了下來。又問：「你甘心做替死鬼，是不是太過愚蠢？」

「一點也不！」黑鬼廣說道：「這傢伙雖然神神秘秘，但十分有頭腦，我相信他可以令我致富，所以我才和他合作。」

「但是，事實已經證明他是個大笨蛋！」



「並不！這次的失敗是你一手造成的。你也可以想想，如果不是你徒弟跟踪我們，要不是你把我的保險箱弄開，將那一叠底片交到警方手中；即使我被捕入獄，我還可以繼續發財。」

「本來我也不想破壞你的好事，可惜你選錯了對象。剛好有兩個正當商人是我朋友，這使到我不能不插手這件事！」

「那就只能怪我自己倒霉——。」

呂偉良想想又問：「你眞的不知道對方是個怎麼樣的人？」

「我眞的不知道，但你可以憑這電話號碼取得線索。」黑鬼廣說。

仇天雄插嘴道：「要是我發覺你說謊，苦頭還有得你吃的！」

「仇大哥，你放心好了，三年的刑期，少說也有兩年多，以後還得時時要你關照住小弟呢。」黑鬼廣說，「呂先生既是你好朋友，我怎敢在你面前胡說八道？」

「小子！」四名彪形大漢之中，有人喝道：「以後不准你稱兄道弟，叫什麼仇大哥？仇大哥不是你叫的，你要叫仇大爺，聽到了沒有？」

黑鬼廣的性命，就在他們手中，那敢說半個不字？

仇天雄終於與呂偉良離開那間囚室，四名大漢也把黑鬼廣放下。

囚室門外，連那名守衞的獄警也遠遠避過一旁，沒有人敢在外面偷聽；呂偉良要不是親眼見到了，這情形之反常，委實也令人難以置信！

其實，監獄中黑幕重重，已是世界性的，只是其間由一名無期徒刑的犯人主宰了一切，實屬罕見。其他諸如販毒，吸毒，私刑，毆鬥以及分黨派等等，世界各大都市的監獄，同樣也有出現這情形。所以人們也就見怪不怪！

呂偉良和仇天雄透過許多鐵欄柵與走廊，最後又回到了仇天雄的囚室中來。那張圓桌之上，已經擺滿了酒菜。

仇天雄邀呂偉良入座。

呂偉良看見這情形，幾乎忘記了他在坐牢，還以為這是外間的朋友請客。

圓桌上的小菜，全用銀光閃閃的蓋子蓋住，以防餸菜冷却下來；那支未開封的洋酒，是法國佳釀；筷子是象牙製成的；碗碟則是江西名瓷；兩隻高脚的水晶玻璃杯在燈光底下閃閃生光。眞像是闊人在請客，反使到呂偉良有點受寵若驚。

剛才那四名大漢之中，只有一人跟了進來；他站在一旁，聽候仇天雄的差遣。

呂偉良和仇天雄分別坐了下來，那大漢便把那些蓋子揭開。小菜還熱氣騰騰的，香味令人垂涎欲滴！

仇天雄親自把那支名廠洋酒打開，為呂偉良注滿了一杯！

呂偉良忍不住笑道：「像你這般享受，相信在外面也幾難得到！」

仇天雄說道：「是的。不過，我也經過了不少苦難奮鬥，才有今天。」

「人生不過數十寒暑，只要生活得好好的，在那兒不是一樣！」

「當初我也這樣想，所以我憑住經驗，頭腦和胆色，把獄中的各黨派統一，取得了監獄當局的信賴。現在毫無疑問，我在這裏眞的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甚至要個美麗的姑娘陪陪我，也可以通知他們替我辦到；就是不能讓我離開這兒半步。」

仇天雄說到這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呂偉良當然也明白這老囚徒的心境，即使有更好的享受，相信也比不上「自由」二字的可貴！這也許就是嘆氣的眞正原因了吧？呂偉良這樣想。

他們一邊談話，一邊飲飲食食，足足超過了一個小時以上。

最後，有人奉上香巾和生果。

這時仇天雄才把一幅假牆移開，那凹陷處出現了一架電視機。他順手把它扭開了。

呂偉良問道：「他們對你這麼好，你還何必偷偷摸摸的？」

「那是為了表面的掩飾。」仇天雄解釋說，「這裏經常會有人來巡視和參觀，表面上不能不做得似模似樣的以免當局被人質問。」

呂偉良想想，覺得也是道理。

這是一個充滿了虛偽的社會，許多時表面上看似十分簡單的事，殊不簡單；許多時表面上認為正常的事，就是那麼反常！

呂偉良在江湖上混跡了不少日子，許多事情已經見怪不怪；但却想不到仇天雄在監獄中的勢力，竟大得出乎意外！

他和仇天雄一齊坐在沙發上，一邊吃生果，一邊欣賞電視節目，就有如在朋友的家中作客一樣。

一節名為「命相講座」的電視節目，剛播到尾段。仇天雄問呂偉良：「你可相信命運麼？」

「本來就不大相信，但經過這一次之後，我却又不能不信了。」

「為什麼？」

呂偉良道：「因為在這件事發生之前，我曾光顧過一位預言家，那印度人用水晶球占卜，果眞是

靈驗如神；他說我今年會惹官非……」

呂偉良話未說完，仇天雄已忍不住一陣哈哈大笑，說道：「官非與坐牢是同一回事，如此說來，他果眞是靈驗得很。可惜他不到獄中來，否則老子倒要試試他的功夫如何。」

呂偉良問道：「你也相信命相這回事了麼？」

「命運是有的，相學則未必準繩。例如我二十歲時，有個相學大師說我相貌堂堂，將來必是大富大貴，但是結果怎麼樣？」仇天雄苦笑着搖搖頭，又說：「其實：年青人最好不要相信命運或相學，極力向上，奮勇前進，這是最重要的；只有失敗的人，才會委諸命運的安排。例如我，假如我那次打刼銀行成功了，逃出重圍，跑到外國去，過的將是神仙一般的生活，那時，那個命相家的預言便是十足靈驗！」

「是的，我也同意你的講法，年青人不該信命相學，只可以作為一種預測的玩意，千萬別太過份迷信。例如命相家說某人生成一副富貴之相，某人如果信這是命運中的安排，無所是事，難道老天爺眞的會把金銀珠寶送上門來麼？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仇天雄道：「是的，這些日子以來，我也大澈大悟了。但是，太遲了。目前的環境，我只好極力去適應！」

呂偉良默然無語。

照時間計算，三十多年前，呂偉良也是剛出娘胎，所以他對這位江湖大盜的為人，實在不敢亂下判語；只是聽他這種口氣，顯然在懺悔不已！

但是，這又有什麼用呢？無期徒刑是判定了，三十多年來的獄中生涯，換來滿頭蒼蒼白髮。眞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使人不勝感慨！

電視機雖然繼續開放着，但仇天雄仍在滔滔不絕地對呂偉良說道：「多年以來，我一直在這裏聽到有關你在外面行俠仗義的新聞，你是我們這一行業中罕見的奇才。通常來說，我們這行業的人都很自私，但你却經常幹出捨己為人的事情來，那是十分有意思的，可惜我老了；否則，我會將功贖罪，替社會做一些有益的事。」

呂偉良說道：「你在這裏能鎮壓得住全體囚犯，已經間接有功於社會。」

「是的，如果我死了，相信黨派互鬥之事又會死灰復燃！不過，我是環境所迫，不像你在外面，可以為所欲為。老弟，希望你多留在這裏幾天，讓我們有機會多聚一陣。要是你不嫌棄，我願意把一些絕技傳授給你！」

呂偉良大感興趣，却不知道他所講的是那一種絕技。

只是仇天雄既是名聞一時的江洋大盜，自有其驚人本領，但是，呂偉良估計自己留在這裏的時間不會太長久，因為申律師已經為他迅速進行上訴。

其實，坐牢並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明明是好人一個，偶一失足而入獄，也極有可能變成終身壞蛋。問題是獄中黑幕重重，幾乎是任何人，亦無法控制。

呂偉良在江湖上混跡了不少時日，自然也洞悉個中情形。此次要不是為了設法從黑鬼廣口中取得可靠綫索，他也不會冒險到獄中一行。

仇天雄年紀畢竟大了，加上幾分酒意，在沙發上逐漸睡着了。

呂偉良把他扶登床上，然後通知門外獄警，把他帶回自己的囚室中去。

翌日清早，阿生就來探監！

獄警早已接到消息，知道那跛子是「鐵拐俠盜」呂偉良，又聽到仇天雄把他視作「上賓」，所以阿生的茶錢沒人敢受。

阿生會見師父呂偉良之後，第一句話就問：「找到了黑鬼廣沒有？」

呂偉良把一個電話號碼塞到阿生的手裏，說道：「你先設法查查這電話是誰的；黑鬼廣每次就是打這個電話與那神秘人取得連系！」

阿生接過那字條，一名獄警在旁監視，但故作視而不見。

呂偉良是獲得了特別優待的，其他的囚犯雙手不准觸及那度鐵網，更別說是傳遞什麼物品了。

阿生說道：「申律師已經立即替你進行上訴，但看情形你還要在這裏躭幾天。」

「這是考驗你的時候了。阿生，你試一試自己去辦妥這件事。」

「師父，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可以辦妥的。」

「阿生，你有沒有入過警局裏的探長室？」

「當然有，你也知道我入過不止一次了。」

「你還記得夏維探長辦公桌上，那塊玻璃底下壓着的格言麼？」

「記得，那是腦筋勝於子彈！」

「對了，所以你也要多用腦筋，少用武力。」

阿生點點頭，表示緊記師父的教誨！

呂偉良再指示阿生一些行事要訣，而時間上已經超過了限制。獄警十分客氣的，催促阿生離去；呂偉良亦被帶返囚室中去。

不久，仇天雄在廣場上晒太陽時遇見了呂偉良。他說道：「我說過要傳授一些絕技給你，現在先看看我的表演吧！」

這時廣場上聚集了好幾百囚犯，仇天雄拍拍手

掌，這班或坐或躺下來的囚徒，立即迅速排列起來。看他們的行動，直如訓練有素的軍隊一樣。

呂偉良開始領悟到仇天雄所以受到監獄當局的尊重，是有原因的。否則，要切實控制這一大羣雞鳴狗盜，相信也不是容易的事！

仇天雄對他們說道：「今天你們沒有什麼消遣，就讓老子玩套把戲給你們開開心吧！」

話未完，數名獄吏已經把一些物品搬到廣場上來。那是一些圓形的瓦筒！

這是舊式建築物所用的去水渠，但新式的已經改用鋼管了。

圓管口徑不大，直徑只有一尺左右，總共有十個那麼多。每個長二尺，連接起來，便有二十尺長了。

獄吏把這十個圓管放在廣場上，連接起來，他們就像是仇天雄的助手一樣，非常有默契！

仇天雄又對各人說：「有沒有人可以由這邊入口，攢到那邊的出口去？」

「……」完全沒有人答話。

呂偉良也覺得一尺直徑，很難容納一個人進去，也別說攢過去了！

仇天雄回頭對呂偉良說道：「老弟，你試試看吧！」

呂偉良俯伏下去，試一試，幾乎無法退出來，引得仇天雄格格大笑。

仇天雄的身裁比呂偉良署胖，呂偉良實在無法想像得到他如何可以攢進去！但看情形，他是非常有把握的。

尤其是這班獄吏們的合作與默契，暗示出過去仇天雄可能當衆表演過這一副身手了。

只見仇天雄把外衣脫下，俯首彎腰，做了幾個柔軟體操，然後雙手高舉，直挺挺的攢進了那些瓦筒中去。

呂偉良開始悟出了個中道理，原來雙手高舉，肩膊上的濶度無形中收窄了。但是，即使如此，仇天雄也是僅可容納進去，他如何使出力度來？

呂偉良在驚呆中，仇天雄已經由另一邊攢了出來。

一陣陣如雷的掌聲響起，呂偉良也不由自主地跟着衆人拍手叫好不已！

呂偉良看見仇天雄得意洋洋地由那邊走過來，獄吏們已經把瓦筒豎直了。

仇天雄說道：「這算不了什麼，只要你能攢進去，便可以由這邊進那邊出。現在我要表演另一套給你開開眼界。」

說着，他已一邊縮身走進了一個圓形瓦筒之中。二名獄吏把一節節的瓦筒套上去，直至十個完全接連起來為止。

十個接疊起來，剛好到達二樓；二樓有人將瓦筒扶住了。瓦筒本來就有上下之分，上大下小，以便一個接着一個套進去！因此接疊起來，亦頗為穩固！旁邊有一乘扶梯，一名獄吏站在其間協助，讓瓦筒不致於搖搖欲墮！

呂偉良還未想得透仇天雄如何表演他的絕技，已經看見囚犯們仰首而視。呂偉良也往上望，只見仇天雄由高處爬出，登上了二樓的欄杆。

又是一陣如雷的掌聲。仇天雄站在二樓，往下揮手示意！

呂偉良這一回是眞的佩服了仇天雄的技藝。獄吏中有人說：「老傢伙一年來沒有練過這玩意兒，結果還是可以輕易做到。」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他過去經常表演這一套麼？」

「是的，但最近一年來却沒有表演過。」那獄吏答道。

仇天雄由二樓輕輕一躍，落地無聲，竟能直挺挺的屹立在廣場之上。

掌聲仿如一連串的炮仗响了起來。

呂偉良眞的看不出仇天雄這把年紀，竟能保持這種身手。

仇天雄走了過來，笑問道：「老弟，你看怎麼樣？」

「妙極了！」呂偉良跟他握手說，「我自問未見過這種絕技！」

「三十多年前，鋼管水渠未流行，一般舊樓只能用瓦製的水渠，我只要弄出一節，便可以由地下攢上二樓；再由二樓登上三樓。」

呂偉良問道：「困在水渠中，如何可以用力往上爬？相信這是最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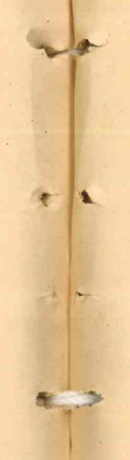
「當然，這是技術問題，四肢都要用力；你雖則少了一條腿，只要懂得其中奧妙，還是可以像我一樣那麼的方便。」

呂偉良又問：「什麼奧妙？」

「這裏人太多了，我不想公開傳授！」仇天雄故作神秘地說，「你知道，這班壞蛋沒有一個是好人，他們學多一門技藝，便只有為患社會多一些；像你這樣有定力的，相信難找上兩個。」

仇天雄雖然當住衆人面前罵「這班壞蛋沒有一個是好人」，但囚犯之中也沒有人敢反駁半句，只有人會心地笑了。

呂偉良發覺獄吏們並未把瓦筒拆去，心裏正感奇怪，又見仇天雄跑了過去，抱住瓦筒，直爬上了二樓去！



這是比較普通的技藝，難得的是像仇天雄這一把年紀，還是爬得那麼快！

人們的鼓掌叫好聲尚未停止下來，便看見仇天雄凌空打了一個筋斗，由二樓欄杆邊緣翻了下來，在廣場上屹然站立！

呂偉良實在也看得出了神。令他驚奇的，不但是仇天雄的年紀大了仍能有此驚人身手；而是十個瓦筒並未糊上水泥，仇天雄這軀體少說也在百五磅以上，這些接叠上去的瓦筒竟然沒有絲毫搖動，可見得仇天雄施展的是眞功夫。

仇天雄揮揮手，獄吏們才把十個瓦筒搬走。

他對呂偉良說：「可惜這裏的牆壁，都佈滿了荆棘，否則的話，我還會露一手壁虎功給你開開眼界。」

呂偉良知道他指的荆棘，就是那些鐵絲網。

仇天雄打了一個手勢，有人叫數百名囚犯散開，分頭散步和晒太陽去。

仇天雄又說道：「老弟，聽說你也學得渾身武功，是不？」

呂偉良道：「那裏及得上老前輩！」

仇天雄突然伸手把呂偉良的鐵拐杖奪去，迅速回杖橫掃向他的下盤！

這一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快似閃電，呂偉良固然是吃驚不已；就是廣場上的人羣，也無不驚奇！

呂偉良驀地騰空躍升，在數尺高的地方凌空打滾！還未落地，仇天雄鐵杖又已揮擊而至！

但是，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呂偉良在俯衝而下之際，左手凌空接住了拐杖一端，彎腰而下，右手順勢把仇天雄的手腕扣住，叫一聲：「老前輩，請放手！」

其實，就算呂偉良不叫出這麼一聲，仇天雄也要把拐杖放棄的；因爲他的手腕被扣住，渾身痳痺不已！

呂偉良輕飄飄的落在地上，不跌不倒，拄杖依舊站立在原來的位置。

仇天雄笑道：「果然是名不虛傳，好一個鐵拐俠盜啊！」

呂偉良拱手道：「剛才開罪了，請老前輩切莫見怪才好！」

「哈哈，我不過故意試試你的身手，又怎會怪你呢？」

在廣場數百囚犯均看得呆住了。

不久，囚犯們要開始他們每天的例行工作。於是有些到木工室去，有些到車衣房去，就只有仇天雄一個可以例外；這也連帶呂偉良亦可以偷懶。獄吏們並未敢把呂偉良叫開，讓他繼續陪住仇天雄。

仇天雄回到囚室中去休息，把呂偉良也帶了入內。

他說：「不准用扶梯，也不准用椅子，你有辦法替我取下那燈泡麼？」

呂偉良仰首一望，囚室高達十尺以上，縱使能够躍高，亦未必可以取下那燈泡。

呂偉良有心要看看那老傢伙的絕技，所以搖了搖頭。苦笑着道：「不用扶梯，如何可以取下燈泡來？」

仇天雄說道：「可以的，如果你不相信，我立即取下給你看看吧！」

話剛說完，他已經沿住牆壁攀附而上！呂偉良無法不驚奇，因爲仇天雄那雙手，就好像鐵鈎一樣，攀在水泥牆之上，竟有如鐵鈎鈎在木板上一樣；雙足的膠鞋，也好像有吸力一般，貼穩了牆壁，越爬越高。

直至爬到天花板時，仇天雄一隻手按住了天花板下的水泥牆，雙足始終緊貼在牆壁，再加上仇天雄的身軀，構成了一個三角形的圖案。

呂偉良正看得口定目呆之際，突然看見仇天雄疾忙伸出了左手一晃，囚室之內，頓然變成了黑暗世界。

呂偉良雖然聽不到仇天雄雙足着地之聲，但是，他知道仇天雄已經得手了。要不是燈泡被他拿去，又怎會變成一片漆黑？

呂偉良沒有開口問話，囚室之內又亮了起來；這時仇天雄竟倒掛在電燈底下，雙足夾住天花板下的少許電木——那是用以將燈泡塞上去的。

仇天雄彎着身子，輕易把燈泡安裝回原位，然後輕輕躍下。

呂偉良這一回又看得出了神，想不到這老傢伙還有一手！

仇天雄拍拍雙手，再拍去衣服的塵埃，笑道：「怎麼樣？你也會這一套吧？」

呂偉良苦笑道：「我遠不及你，今天我是大開眼界了。」

「這技藝我一直在鍛鍊，普通囚室，電燈泡是加上鐵網將它罩住的，這裏就例外。爲的是我要練習這門蜘蛛功。」仇天雄又說：「人家稱壁虎功，但我以爲蜘蛛功更爲貼切。可不是嗎？壁虎功只能在牆壁上行走；我的却可以在天花板下活動，稱爲蜘蛛功，不是更加近似得多麼？」

「是的，你眞的是老當益壯！」

「來吧！讓我把這技藝傳授給你。其實，說穿了也沒有什麼秘密。那不過是力學的巧妙運用；如果你讀過了三角幾何的話，那就更加事半功倍！」

於是他又開始表演，呂偉良一直在旁觀看，漸漸也領悟出其中奧妙來。

呂偉良的武功修練不弱，但現在目睹仇天雄這種身手，使到他不能不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去苦練。

仇天雄對呂偉良也好像另眼相看，他非常有耐性的，對呂偉良淳淳善誘。呂偉良在以後的幾天日子裏，經常與仇天雄在一起，學他的技藝。

× × ×

阿生開始覺得自己逐漸成熟了。他依了呂偉良的說話，設法查出那電話號碼是屬於什麼人的。

黑鬼廣並沒有說出打這個電話時，應該找什麼人；他只說這個電話只有一個人聽。

阿生爲了不令他師父失望，他小心翼翼的，不敢大意。因此，他先盤算一下應該怎樣做。當然，他知道只要錯了一步，一切就會完蛋，結果就會無法完成呂偉良交給他的任務。

他返抵家中之後，曾打電話到電話局去查問這號碼是誰的；但電話局的人說：「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

是的，除非是警方的高級人員，否則，電話局的人是不能隨便把這些事對外人透露的。

阿生社會經驗還淺，他不知道這樣是無法查出眞相的，當他碰了壁之後，立刻又再動腦筋。這一次，他直接打到那個電話號碼去。

接聽電話的人是個男子，本地話講得十分的生硬的。

阿生胡亂說了一個名字，對方說道：「先生，你打錯了，這裏不是姓郭的。」

阿生打蛇隨棍上，問道：「那麼，這是什麼地方？」

「你別理，總之你要找姓郭的，這裏可沒有姓郭的，請你收綫吧！」

對方未等阿生收綫，他已經掛斷了。

阿生捧腮沉思，良久，他若有所悟；但他仍不敢肯定自己的判斷是否正確。於是，他又打那個電話號碼；這一次，還是那個男子接聽。阿生當然認得他那生硬的本地話。

阿生堅持說要找一個姓郭的，對方說沒有這個人；還警告他不要再騷擾！

說完，對方又狠狠地掛了綫！

阿生差不多可以肯定下來，對方那男子，並不是本地人；從他那滿口生硬的本地話可以推想得到，那是一位外國人。

阿生開始把範圍縮小。根據電話局的分區制度推算，這電話應該在北區。

但是，北區是相當大的，外國人也多得很，如何着手偵查？

阿生開始覺得獨力負担一件工作，無論如何不及有個師父呂偉良在他身旁好。

但是，正如呂偉良時時對他說：他已經長大了，必須設法自立，而不須依靠別人。

阿生在深思熟慮之後，終於給他想出了一個辦法來。

他首先把靈犬「多利」帶在身邊，然後駕車到北區電話分局去。他知道這裏有一座機樓，統制着北區的龐大電話網！

阿生駕車在附近細心視察了一遍之後，明白了北區電話分局也有個停車場，而且有不少工程修理車停放在那裏。

阿生了解那兒的環境，又把車子停在路旁一個電話亭附近，留下「多利」在那裏，跑去打電話。

阿生還是再撥那個電話號碼，對方也是那個操生硬本地話的男子接聽。

阿生知道對方很生氣，但阿生不讓他發牢騷，便搶先道歉說：「先生，眞對不起，我已經跑到街上來打這個電話，我敢發誓我沒有攪錯號碼。可能是我要攪的號碼綫路與閣下的混在一起，否則沒有理由整天錯到閣下那裏去！」

「他媽的！」對方也不等阿生說完，便狠狠地把電話掛斷！

阿生剛離開了電話亭便遇上了一名街童，他靈機一觸，又摸了一張紙出來，按在牆上，草草用鉛筆寫下那個電話號碼，再加上：「阿蘭」二個字。

阿生匆匆過去截住那街童道：「你識得打電話麼？小朋友。」

那街童怔怔地打量着他，反問道：「什麼？你難道不懂得打電話麼？」

阿生故作呆頭呆腦地說：「我剛由鄉下出來，要找一個阿蘭，這裏有一塊錢，我請你吃糖，請你替我打這個電話。可以嗎？」

那街童摸摸後腦，先接過了那一元硬幣，再接過那張寫上了電話號碼的字條。說道：「我搭通了，給你跟她講。」

「當然，當然。」

於是二人同進了附近一家商店借用電話。

那街童撥了號碼之後，便聲言要找「阿蘭」，對方惡狠狠地說道：「沒有這個人！」然後掛斷了綫。

阿生站在街童旁邊，也聽得清楚，又是那個操生硬本地話的外國人。但是，剛才曾在電話中聽他說過粗言俗語，可見此人一定在本地獃上了好一個時期。

街童聳聳肩說道：「他說沒有這個人。」

阿生接過那張紙，又請店內一名女童爲他搭綫。女童撥過了電話號碼之後，還是要找「阿蘭」，對方那男子並不因爲她是女人而收斂火氣，惡騰騰地說：「你再騷擾我，我就報警。」

女童道：「先生，可能你的電話壞了，我的確沒有攪錯號碼！」

但對方不聽她解釋，迅速掛綫了。

阿生一句「謝謝」，便離開了那一家商店。

阿生再跑到另一家士多店去借電話。這次，他把聲音壓低，而且找另外一個名字。不用說，又是那男子接聽。

他狠狠地反問：「你到底找什麼電話號碼？」

阿生胡亂說了一個電話號碼。

對方說道：「下次你最好弄清楚一點，號碼錯了，這裏根本沒有這個人。」

阿生道：「我清清楚楚的攪了那個號碼啊！怎麼會錯？」

電話「叮」的一聲，又掛斷了。

阿生在附近的行人道走着，留心北區電話分局的停車場有沒有修理車輛開出來。

這時，已經是晚上時份了。

阿生覺得他的「疲勞轟炸」辦法，足可促使對方向電話局投訴的，既是屬於北區的，自然會由北區分局派人去修理和檢查！

所以，他準備再借電話，繼續進行他的計劃，但是，一輛漆了特殊標誌的修理工程汽車，已經由電話分局的停車場開了出來。

阿生不敢怠慢。迅速回到汽車裏去，開車追踪那一輛修理工程車。

工程車開進了北區一條街道，那兒大厦林立，阿生看見車子停在路旁之後，走下了二名修理人員。但是，他們並沒有進入任何樓宇去，只走向一處行人道的轉角處，然後竪起了標誌和燈號，進入地綫室去，進行檢查工作。

阿生從工程車上的特別標記，以及那二名工程人員的制服可以看得出，他這番不會弄錯，對方的確是電話局的人。

阿生把一具袖珍偷聽儀器，附在「多利」的頸圈上，拍拍牠的頭部，對牠說道：「多利，跑到街口那盞紅燈去，明白嗎？」

「多利」就蹲在阿生身旁。牠非常懂事的，透過了擋風玻璃，往前張望。然後低「哼」着，表示牠已經明白了阿生的意思。

阿生又對牠說：「如果有人趕走你，你可以暫時走開片刻，再回到那兒去，我要你監視地底下那兩個人，直至你聽到了我的口哨聲，才可以回來。明白了沒有？」

「多利」又「哼」了幾聲。

阿生推開車門，讓牠下車去。

「多利」果然依足了阿生的吩咐去做，跑到街口轉角處，蹲在一個木架子的旁邊，那兒正是掛了一盞表示「危險」的紅燈。

阿生在汽車裏，扭開了窃聽儀器，立即就可以收聽到地綫室下面二名工程人員的談話。其中一個埋怨地說道：「他媽的！這組綫一些凌亂也沒有，那個印度人一定是瘋了。」

「很難講的，人家按時交出電話費，電話出了毛病，總不能啞忍下去啊！」另一個似乎有點修養。「既然街綫沒有毛病，機樓又沒有差錯，可能是他家中的電話機出了事，我們上去看看。」

「慢着！先由這裏接駁一個電話上去問問，證明我們這裏沒有事。」

「不必了。這又不是雨季，這組綫乾淨俐落，根本就沒有混亂，何必多此一舉？還是節省時間，早些到那阿差的家裏去檢查一下。」

終於，兩個人走出了那個地洞，他們顯然給「多利」平空嚇了一跳！所以阿生在窃聽儀器中，聽到了其中一人咒駡「多利」的聲音。

「多利」匆匆跑開了。然後，牠又想跟踪他們，阿生怕惹起他們的憤怒或疑心，吹了一聲口哨，把「多利」召了回來。

阿生下了車，帶住「多利」離遠跟踪那二名電話修理人員，進入一間大厦裏去。

阿生仰首一望，便認出了這是他曾經到過的地方——先知大厦。

剛才那二名工程人員曾在談話中提及印度人，這更易幫忙阿生回憶，是的，他和呂偉良曾到這裏，找一個印籍預言家占卜。

那印度人正是柯利星。

但是，阿生仍不敢肯定，直至他跟踪那二名工程人員進入那幢大厦之後，這才肯定那電話號碼就是柯利星的。

不久之後，二名電話工程人員，又由上面下來。其中一名一邊走着一邊咒駡：「他媽的，這麼囉差也眞孤寒得很，攪了我們大半晚，一個錢小賬也不付，眞是豈有此理！」

「算了，別吵了，總之我們的責任完成，希望他的電話不再出毛病就是。」

「看他的排場却又不似是個孤寒成這副樣子的人，單是電話也有兩個，而且居住的地方又是那麼的大！」

「很難說的，人家做生意啊！前座是他占卜見



客的地方，剛才我們要檢查的，却是後座他的住宅。前後座打通了，看來自然更大了。」

二人越行越遠，阿生逐漸也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

阿生猷在那裏想：原來黑鬼廣經常秘密接觸的人是柯利星。然則，這印度人用什麼方法可以取得這許多名流太太的裸照呢？

阿生正呆想間，一座電梯門打開，裏面走出來的正是那個印度預言家柯利星。

阿生急忙閃過一旁，以避免他的視綫。

阿生雖然沒有直接見過他，但當他陪呂偉良去占卜時，曾在柯利星的會客大廳見過那印度預言家的照片，所以他認爲現在由電梯走出來的人，就是柯利星本人。

其實，阿生也無須閃閃縮縮，因爲柯利星根本也不會認識他。阿生只是作賊心虛，事後想想也忍不住苦笑起來。

阿生帶住「多利」，在後跟踪着柯利星。

柯利星本來要登上一輛停在路旁的私家車，但當他打開了車門之後，拍拍口袋，似乎少了一些什麼，回頭又跑進了附近一家士多店去，原來他要添購一包香烟。

阿生的腦筋動得快，他迅速把「多利」頸圈上附着的偷聽儀器解下來，閃到柯利星的汽車旁邊去，趁住街上行人稀少，光綫不足之際，把那半導體的袖珍擴音儀器，自車窗抛進了後座的脚墊下去！

柯利星這時正由士多店走出來，他已經購買了一包香烟，幸而沒有看見阿生。

阿生和「多利」迅速返回那輛銀灰色的汽車裏去，扭開窃聽儀器的接收部份，只聽到陣陣汽車馬達聲。

不久，阿生離遠看見那車子開動了，他也把汽車開過去，始終保持住一定的距離，不敢迫得太過接近，以免引起對方的疑心！

柯利星的車子欵式頗舊，是黑色的。阿生最後發覺他把車子停在一處路邊，那兒十分僻靜，公共車輛不經過這裏。

阿生只好把車子離得遠遠的，停在街口這邊。

不久，一條人影在樹蔭下移動。阿生離遠看過去，根本分不出他是男還是女。

那黑影很快就竄進汽車裏去。由於那邊有好幾輛車子停放着，阿生不知道那黑影是否跑到柯利星的汽車中去。

但是，不久，就可以偷聽到窃聽儀器中傳出關車門聲，以及談話聲等等。阿生才知道，那黑影不但登上了柯利星的黑色大房車，還是個女人。

一陣馬達聲，車子開動了。

那女子說道：「不要開得太遠啊，我只向主人要了一小時假。」

「放心好了，我跟你談完了之後，就會送你回到這兒附近，讓你下車返回你主人的家中去。」這分明是柯利星的聲音。他又問道：「阿桂姐，你這個新主人怎麼樣？」

「當然很有錢，否則怎麼會用上好幾個女工人呢？」

「太太美麗麼？」

「很動人。」

「迷信嗎？」

那女傭阿桂答：「她拜神的。原來十分虔誠，我正向她推荐你，把你說成生神仙一樣。她今天已經向我要了你的電話和地址，所以我先打電話約你出來談談佣金的問題，因爲我等錢供義會呢！」

「你放心好了，只要她來光顧我，我一定會給你回佣的。」

「但是，這已經不是我們頭一次合作，過去我已經幫過你不少次的忙，把一些闊太太介紹到你那兒去。這一次，我等着錢用，希望你把佣金預支給我。」

「這似乎破壞了我們合作的規矩吧？」柯利星的語氣中，顯得有些不大高興。「你所講的人，還沒有到來光顧我呢。」

「我保證不出三天，她一定會來的。否則她何必向我討你的辦事處地址？」

柯利星把車子停在一處黑暗街道的路邊，想了想，終於又問：「你這位新主人，叫什麼名字？」

「他姓彭，彭學初。」

「做什麼生意的？」

「暫時我只能告訴你這麼多，如果你要查根問底，除非你肯給我二百元，讓我慢慢把他的底子告訴你。看情形，這位彭太太明天就會來找你占卜，你要表演得令人驚奇不已，別令我失望！」

「好吧！我怕了你！」柯利星終於屈服下來，「這裏是二百元，你收了它，快告訴我這彭某人的底細。」

「我雖然轉到這彭家來工作不會太久。但同事們已經把彭先生的底子偷偷對我說了，原來他表面上是個正當商人，幕後却是做外圍狗馬的。」

「他太太喜歡什麼消遣？」

「搓麻將，也喜歡賭狗賭馬，有時還跑到鄰埠去賭呢！」

「他們有兒女嗎？」

「沒有。彭太太日拜神夜求佛，總希望養一個男孩，否則她丈夫便會藉口娶小老婆了。」

「好吧！請把彭太太的照片給我弄一張，否則她到來占卜時，我也不知誰是彭學初太太呢！」

「你放心好了，我又不是頭一次跟你合作。這種事情我早就想到了。」阿桂把一張像片交給柯利星，又說：「明天，阿銀會給你電話。」

「什麼事？」

「阿銀最近轉到一位大人的家裏去做，她有十分重要的情報向你提供。」

「好極了，叫她打秘密號碼，切不可打到辦事處去，以免引起顧客的疑心。」

「你放心吧！我們這班姐妹已經和你合作了不少時日，難道這還不明白麼？」

汽車又再開動。柯利星開始要把女傭阿桂送回原來的地方。

阿生在竊聽儀器中，聽到了這裏爲止，他已經明白了「水晶占卜」的個中奧秘。

原來柯利星的所謂「應驗如神」，全是靠阿桂、阿銀這一班「特務女傭」做他的秘密綫人。也虧他想得到。因爲女傭不但可以爲他拉生意，還可以從中偵悉她們主人的一切。

但是，柯利星這種表面上給女傭們一些甜頭的合作，他的實際收益有限；最主要的，相信還是查清楚了富人們的底蘊之後，向他們進行勒索巨欵，那才是十分可觀的收入。

阿生担心打草驚蛇，所以他不敢輕舉妄動。

待柯利星把車子停到他住所前的路邊時，等到柯利星登樓之後，阿生才偷偷撬開他的車門，把拋到車廂去的半導體袖珍擴音器取了出來，以免讓柯利星發覺了，會提高警惕。

阿生總算成功地查出了這個十分重要的「幕後人」是誰。雖然有些意外驚奇，但總有了結果。所以阿生的心情非常輕鬆。

他漏夜去找申律師，要他盡快把呂偉良由獄中營救出來！



迷信之外　另有玄機

「鐵拐俠盜」呂偉良雖然在獄中渡過一段時日，但收穫可不少。起碼他從仇天雄那兒或多或少的，學到了一些技藝。

申律師的上訴獲勝，這幾乎是意料中的事。也許外人看似渺茫得很，但申律師早已成竹在胸，否則，呂偉良也不會輕易嘗試他的計劃。

於是，呂偉良又再度恢復了自由。

就在他出獄那一天，聞風而來的人，竟有一千數百名之多，其中固然包括了不少記者。

呂偉良担心太過惹人注目，這會影響及他們今後的行動。

他靈機一動，只好在記者們面前，扯了一個謊，說他明天他會離開本市，到外國去旅行，以洗洗頹氣！

阿生早已駕車前往監獄外恭迎。

所以，呂偉良在見過了記者之後，再向律師道謝，最後向慕名而來的羣衆揮揮手，便攢進他的汽車裏去。

阿生早已查到了的結果告訴過他，所以，呂偉良在歸途中，只問阿生：「有什麼新發展？」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柯利星又從女傭人阿銀那裏獲得了一些新資料。阿銀是在一名高級政府公務員家中做女傭的，據說，那高級公務員有貪污的証據給阿銀搜集到了，柯利星願意出高價收購。」

「你這次做得好極了。阿生。」呂偉良說，「我們不必制止柯利星，讓他繼續進行他的一連串勒索大計，我們只當作看戲。」

「不阻止他麼？」

「不！不要阻止他。明天，我們表面上是到別處去旅行，實則秘密隱居起來。然後，我們要澈底調查柯利星這傢伙。我相信他的水晶球占卜，除迷信之外，可能還另有玄機。」

「好吧！那我們應該怎樣做？」

「設法查出裸照的秘密，以及柯利星的眞正身份是什麼。」

車子返抵家門，那兒又集合了一大批的新聞記者。他們都是爲了要呂偉良發表一些談話而來的；因爲許多人都已經知道呂偉良犯的是侮辱警察的罪名呢。

呂偉良笑對記者道：「我不想多說了，否則，可能又再犯官非。總之，我希望這不是個警察統治的世界；當然，我更希望他們多跑幾步，去捉那些持刀的匪徒，而不要在小市民身上吹毛求疵。」

說完，呂偉良便回身跳進屋子裏去。等到各記者蜂湧而上時，「多利」狂吠一聲，虎踞在門口，令到各人急急退却。

×　　×　　×

呂偉良和阿生表面上是跑到外地去旅行渡假，實則他們只是躲了起來。

柯利星更加如在夢中，絕對想不到他們師徒二人已經逐步迫近了他！

呂偉良因爲担心他有太多的同黨，萬一有人漏網，就會像黑鬼廣的被捕一樣，無濟於事。因此，他覺得必須查明白，然後始可動手。

因此，那一晚他和阿生摸進那幢大厦中去。

但是，柯利星所佔據的前後座二個單位，雖則有前後門，只是門禁森嚴，只怕要偷進裏面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呂偉良覺得這一類住宅大厦複雜得很，每一層超過了十個單位。而柯利星只佔了十八樓的二個單位。但也有千多二千尺地方。

不過，在這種複雜的大厦中走動，也有個好處，就是不會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

師徒二人已經稍爲化裝，但仔細看上去，還是會認出他們是誰的。

呂偉良低聲問阿生道：「這幢大厦，有天台的麼？」

「有的，十九樓就是天台了。」阿生前此曾經來過，當然知得比較清楚。

那邊就是梯間，呂偉良示意阿生，師徒二人走上天台去。

天台上面沒有人，黑漆一片。

呂偉良說道：「我要由這裏下去看看，你在這天台上等我。」

阿生走到天台邊緣往下望，但見街上人小如豆，車如甲虫，看得雙足痳軟。萬一不愼由這裏跌下去，粉身碎骨乃意料中事。

呂偉良彈出枴杖中的鋼鈎，鈎住了天台邊緣的牆壁，利用枴杖內藏着的銀線，緩緩下降。他選擇的角度是挨近窗口旁邊，不敢直接了當的由窗門正中墮下去，因爲那樣萬一窗內有人見到了，他將會無法廻避。

呂偉良事前也估計過了，那沒有燈光透出來的窗口，要不是廚房，便是洗手間。結果發覺那是廚房的窗口。呂偉良於是迅速爬入裏面去。

鐵枴杖是他平時用的那一支「萬能枴杖」，而不是那位德國留學生爲他設計的「飛行枴杖」。因此他按掣讓上面的鋼鈎鬆開了之後，把銀綫縮回鐵杖之內。豈料就在這刹那間，他聽到一陣步聲由門外移向這邊來。

呂偉良立刻拄杖躍至門後，躲了起來。

一個女傭捧住托盤入來，顯然是有人剛剛吃完了宵夜。

那女傭只將托盤留下來，便回頭走了出去。廚房裏又回復了黑暗。

呂偉良由門縫中透視出去，發覺飯廳就在門外的左邊，這時正有一個男子在門前走過，嚇得呂偉良連忙躲過一旁。

他只是由那兒走過，然後到了右面的一間房裏去。

呂偉良不大明白這間屋子的間格，但後來仔細打量過之後，才明白到這兩個單位打通了，變成一個大單位。那麼，右面那一邊，應該是屬於另外一個單位的。剛才在廚房門外經過的那個人，正是柯利星。

呂偉良當然還認得柯利星那樣子。

這時候，呂偉良又聽到那邊有人談話。其中一個是柯利星，另一個男子，呂偉良看不見他是誰。不過，從那一口流利的本地話聽來，他可能是本地人。

那人對柯利星說道：「彭太太的照片冲晒出來了，你瞧！十足水桶一般的身裁。」

「讓我看看！」柯利星的本地話相當生硬，「嗯！不錯啊！只是畧胖而已。依我說，這種女人最性感。」

那本地男子笑了一陣。說道：「老闆，我可以走了吧？嗯！你替我找到了助手沒有？我實在太忙了。」

柯利星道：「好吧！你可走了，明天早些到這裏來。控制室的傳眞儀器，似乎有些毛病。助手的事慢慢再說。」

「那麼明天早一些來檢查一下吧。」

那男子說完果然走了。他似乎是由另一個門口出去的；而柯利星却經過廚房門，回到左邊的廳子裏去。

不久，客廳的燈光也熄滅了。

呂偉良探首廚房門外窺伺了一下，發覺柯利星正步向他的睡房中去。

他再看看右邊，幾間房的房門都緊閉着。最接近廚房這邊的一間，房門上漆着「內住家眷，閒人免進」等字樣。

呂偉良知道那正是冲晒室，因爲他聽清楚，柯利星跟那本地人，就是站在那兒門前談話的；後來柯利星還親手將那度門閉上。

呂偉良看看四下無人，這才竄了過去，輕輕施展了他的開鎖絕技，將冲晒室的房門鎖弄開；在手電筒的照射下，發覺那果然是一間設備齊全的黑房，正是攝影冲晒用的。

呂偉良在那裏找到一具打火機型的袖珍攝影機。一卷已經冲洗出來的菲林，隱約可見幾個不同角度拍攝下來的裸體女人。

當初呂偉良以爲他們利用特技冲晒，把衣着整齊的底片加工，弄成裸照去勒索那些有錢人。可是，現在看來底片也是赤條條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呂偉良想得呆了一陣，却無法找出答案來。

冲洗盆內還浸着幾欵女人的裸體照片。但是，呂偉良沒有去移動它。

呂偉良又記起柯利星剛才說及過的「控制」室

，可不知那又是怎麼一回事。

他有着極豐富的夜行經驗，所以當他走出那間黑房之後，利用「投石問路」的辦法，希望可以找到那間「控制室」之所在。

他首先注意那些房內的門脚下，再留心那些門鎖。門脚沒有燈光透出，表示未必有人在內，即使有亦可能睡着了。

至於門鎖則關係重大。根據呂偉良的夜行經驗，門鎖越是穩固的地方，越加值得進去看看。因此，在冲晒黑房的隣室，最是引起呂偉良的注意，那是用上保險鎖的鋼門——即使漆上了一般的顏色，却無法可以瞞騙得過經驗豐富的「鐵枴俠盜」。

呂偉良打開最新型的保險箱，也不過是數分鐘時間，現在開啓這鋼門上的保險鎖，也只不過三兩分鐘光景而已。

呂偉良小心翼翼地入內，以袖珍手電筒往四下裏照射了一遍；果然他沒有找錯目標，從那些新式的儀器推測得出，這就是柯利星所講的「控制室」了。

坦白說，呂偉良對於科學儀器的了解程度，還不及他的徒弟阿生。阿生那鬼靈精雖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由於興趣所關，自修、閱讀以及從實際研究實驗中得來的智識，是非常豐富的。否則，他也不會自製了這許多實用的儀器；例如追踪儀，以及通話器等等，都是他自己到電器商店購買材料自製的。

可惜阿生現在還留在天台之上。

呂偉良即使不大了解各儀器的用途，也不會完全不明不白。他覺得這些東西可能是一副電腦之類的東西。

此外，室內還有一些文件柜。呂偉良雖然不敢亂動那些儀器，却利用開鎖技術把其中一些文件柜打開了；發覺裏面全是一些資料，記錄社會上著名人仕的家境，以及個人的往事等等。

呂偉良不禁恍然大悟，柯利星並非什麼預言家，只是一個科學化的大騙子！

呂偉良還在其中一個文件夾中找到了有關他自己的資料，這難免令他有點啼笑皆非。文件夾中有許多縮影菲林。呂偉良眞不明白這是要來做什麼用的。

直至他在那叠文件之中，發現了一張紙咭，上書：「此人乃本市闖名的『鐵枴俠盜』，喜歡鋤强扶弱，而且愛理別人閒事，小心小心！」

呂偉良開始明白那天他來占卜時，爲什麼柯利星不肯收費，大概就是由於這些有關他的資料，把對方嚇得退縮了。

他原封不動的，把那些文件夾，全放回柜子裏去。

呂偉良既然明白了柯利星的內部組織，自然相信了黑鬼廣的說話；黑鬼廣只是被柯利星加以利用的人，柯利星才是眞正的幕後策劃者。

呂偉良深恐打草驚蛇，悄然離開了那間「控制室」，回到廚房裏面去，然後才由窗口利用「萬能枴杖」中的鋼鈎銀綫，攀回天台方面去。

呂偉良發覺不見阿生，心裏暗地吃了一驚！突然之間，梯間那邊黑影一幌，呂偉良担心事情可能有變，忙閃到水箱後面去。

步聲逐漸移近，呂偉良在戒備中發覺那正是阿生。不禁又悄然鬆了一口氣，問道：「你到那兒去了。」

「我發覺柯利星家裏有人出來，所以趕下去看看。」阿生說道：「那個年青人，我好像在那裏見過他。」

呂偉良知道他說的，正是曾在黑房工作的本地人。

阿生又問：「發現了一些什麼？」

「如果那是一副電腦的話，這印度人柯利星便是利用電腦占卜。水晶球只不過是一種掩飾而已。」呂偉良沉吟道：「可惜，我對於電腦，認識不多呢。」

阿生恍然道：「我想起來了。」

「你想起了什麼？」

「剛才那個本地人，是我過去在一間夜校裏見過一面的電子教師。」

呂偉良知道阿生有過一個時期在一間夜校攻讀電機工程科。後來他沒有耐性每晚上課，這才改爲自修和實習。剛才呂偉良曾聽到柯利星吩咐那本地人明天早些來，修理「控制室」的一些儀器，看來他對於一些電子儀器可能是專家也說不定。

呂偉良問阿生：「你可記得他的名字？」

阿生沉思片刻，道：「他好像是姓林……對了，他叫林活。」

「嗯！林活可能就是柯利星的主要助手。但是，還有許多事情令我難明的，例如照片如何會被拍攝成裸體的？還有，柯利星這傢伙到底是什麼來頭的？」

「聽你這麼說，我倒想出一些端倪來了。奧秘處可能全在那副電腦之中。」

「但是，那密室中儲存了這許多名人的資料，每種資料都有縮影菲林，這有沒有可能被灌輸到電腦中去？」

阿生道：「當然有，那大概就是用作勒索的本錢吧了！」



「未必盡然。平時他的水晶球占卜，可能就是憑藉這些豐富的資料，促使他的說話達到了靈驗的程度。」呂偉良想了想又說：「我想，那座水晶球之內，也可能有秘密。」

阿生說道：「如果我們現在就與警方連絡，把柯利星置於獄中是輕而易舉的事。」

「但是，我的目的並不在那裏。這傢伙已然勒索了人家不少金錢，我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阿生有點不明白地，瞪住了呂偉良。

呂偉良拍拍他的肩膊道：「阿生，我們走吧！今晚就到此爲止！」

× × ×

翌日，呂偉良師徒二人，一早就駕車在街口等候。

不久，一名青年人由那裏經過，阿生立即對呂偉良說道：「林活來了。」

原來那就是呂偉良昨夜在柯利星家中，偷聽到他和柯利星談話的青年人；也就是阿生認得的夜校教師林活了。

呂偉良低聲說道：「好吧！阿生，你現在就去試試第一個步驟，要是失敗了，我們再改用第二個步驟。」

於是阿生下了車，迎着林活走過去。

「林老師，你好嗎？」阿生很有禮貌地說。

「嗯……你……你是誰？」林活出奇地瞪住阿生。

阿生道：「難怪你忘記我的，我只是在夜校讀了兩個月。」

「噢！是的。你說的可是電子工程夜校？」

「對了，林老師。」

「怎麼？你有沒有在那兒讀下去？」

阿生道：「沒有。自從你走了之後，我就沒有再讀了。」

「爲什麼？」

「一則那個新來的教師學識不够，講得不知所謂；二則，我環境越來越差，至今還在四下裏奔奔波波，仍然找不到一份差事做。」阿生輕輕地嘆息着！

「你年紀還輕，本來有機會還是多學一些技藝的好。」

「我也這樣想，但我父母年紀大了，我要負担起家庭的責任。」阿生眨着眼睛，可憐巴巴的，囁嚅地問：「林老師，有機會的話，可以給我找份工作嗎？無論多麼辛苦，我也願意去做；即使是寫字樓裏面的小厮。當然，要是有技藝可以學到的，那就最好不過了。」

林活想了一陣，說道：「好吧！你給我一個電話地址，說不定你眞會有這種機會。但我不敢肯定，所以要稍後時間才可以通知你。」

「好極了。不過，我住在木屋區，那裏有電話呢？」阿生又說：「不如你給我一個電話號碼，回頭約好了時間我打給你。」

「這樣也好，不過我工作的時候，沒空接聽電話。今晚十點之後，你打到我家裏來。」林活順手寫了一個電話號碼給阿生。

阿生接過了，連聲說「謝謝。」

林活又問：「嗯！你……你叫什麼名字，我實在太健忘了。」

「我也姓林，叫林阿生。」阿生覺得這樣會令對方更加覺得親切。

他們分手之後，林活匆匆走進那幢大廈裏去。

阿生則帶着那張字條，回到呂偉良的身邊。他把剛才的情形一一告訴了呂偉良，然後迅速離去了。

那一晚，阿生果然依時打電話到林活的家中去。聽電話的是一個老婦人；聽完之後就叫林活來聽電話。

林活認出是阿生，他約阿生到他家街口的一家小餐室裏去見面。

阿生大喜，掛了綫之後便對呂偉良說：「看情形我們的計劃可能很快就成功。」

呂偉良道：「太容易的事，是隱藏着極大危險的，你必須小心。」

阿生匆匆離家外出。爲了要令對方相信他的身世可憐，他不但穿得破爛，還不敢駕車前往；只乘公共交通工具。

在林活居住的附近一個街口，阿生找到了那一間小餐室。

他首先在附近打量了一遍，倒看不出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進到餐室裏面，阿生發覺林活已經坐在一個卡位裏喝咖啡。

阿生走過去抱歉地說：「林老師，對不起，我來遲了。」

林活說道：「不要緊，我也是剛到了才不久。你隨便叫點東西喝！」

侍者走過來，阿生要了一杯奶茶。然後佯作焦急地問：「怎麼？是不是替我找到了工作？」

「是的，我想請你做我助手。」

「那眞的好極了，只怕我能力做不來。」

「這一點你大可以放心，只要你讀過電機工程，那些工作很輕易就可以學上手。當然，要是你懂得冲晒技術，那就更好不過了。」

「是不是攝影沖晒？」

「是的。」

「我會。」

「那就好極了。不過……」林活沉吟片刻，又道：「你可以帶我見見你父母嗎？」

阿生一怔，問道：「怎麼？你怕我父母還會反對嗎？」

「不！我工作的地方，閒人不易闖進去；我介紹你去那裏做事，必須負個全責。因此，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家庭狀況！」

阿生這一回無法不在心裏叫苦連天，因爲他根本就沒有父母，難道把林活帶回呂家去嗎？當然不可能的。但事既至此，他總不能功虧一簣。

因此阿生說道：「好吧！林老師，難得你如此關心我，那麼，明天我就帶你去見見我父母。」

他以爲今晚大可以回去跟呂偉良商量一下，如何渡此難關。可是，林活這時又說：「不！明天我要上班去反正只有晚上才有點時間，而且我急於找人帮手，所以喝完咖啡之後，我就跟你回去。」

阿生差一點兒就昏了過去。幸而他跟隨了呂偉良這一段日子，總算學到一些應變最重要的——就是冷靜！卽使內心如何焦灼，表面也得冷靜得若無其事的。

阿生一邊喝着那杯奶茶，一邊靜思應變之計。他覺得目前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通知他的師父呂偉良。於是他靈機一觸，對林活說道：「林老師，我想去打個電話給我一位同學。因爲我也托他替我找工作，今晚黃昏時候他來找我，要我明天去見工。要是你這裏有技藝可以學到，那寫字樓的派信小厮，我實在不想做。」

「是的，除非你喜歡學生意，否則寫字樓也學不到什麼技藝；你先打個電話推掉他，相信我這邊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阿生於是跑到櫃面去打電話。

他低聲把情形約畧對呂偉良說了，呂偉良也覺得事情來得未免過於急促。

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已接近成功的邊緣，他們都不想功虧一簣。

呂偉良終於靈機一觸，在電話裏對阿生說出了一個木屋區的地址，那地方是阿生去過的，他就叫阿生把林活帶到那兒去。

阿生用心記下了那個木屋區的地址，才回到了卡位上去。

林活這時又說：「我幾乎忘記了最重要的薪金問題，我老闆吝嗇，大約每個月只能給你四百元左右的月薪。」

「不要緊的，四百元一個月，我已經够開支了。」阿生說。

林活於是招手召侍者結賬，帶着阿生離開那一家餐室。

阿生和林活乘車到一處貧民區去，呂偉良在電話中所說的那一間木屋，就是在那處的山脚下。

阿生曾經有過一次，奉了呂偉良之命，把一些錢送到那間木屋去，給一對老年無依的夫婦。這種情形是常見的；呂偉良每一個月都對一些貧苦無依的老年人加以援手。

既然人家受過了呂偉良的恩惠，這對老年夫婦也許會答允從中協助阿生渡過這一關亦未可料。問題是時間這麼急促，那對老年夫婦萬一沒有默契，那一切就會白費心機。

不過呂偉良既然在電話中給阿生這樣指示，相信他總會設法去通知那對老年夫婦——福伯和福嬸。問題只是不知道時間來不來得及而已。

平時，阿生總覺公共交通工具總是慢吞吞的，不知是否心理作祟，今晚却是快得要命，幌眼之間就到了。

阿生心裏暗自叫苦。

但是，車既到站，總得下車的。

阿生忽然靈機一觸，索性讓車子繼續開行，這才故作緊張的站了起來！

他失魂地叫道：「喂喂喂，快些停車，我要下車啊！」

那售票員横瞅他一眼，反問道：「怎麼你不早出聲？這可不是私家車！」

林活走過來說：「算了算了，別吵，下個站落吧！」

阿生輕輕嘆氣，抱歉地說：「林老師，對不起，又要你多走一點路！」

「不要緊，反正來了，多走一點路又有什麼關係？」

林活又說：「我早知木屋區的門牌很難找，所以才先叫你在餐室相會。讓你自已帶我來。這樣總比較我自已找上門來方便得多。」

阿生正想說什麼，車子又再度停了下來，於是二人匆匆下了車。

阿生覺得這樣一來，總可以阻延一些時間。於是他帶住林活，慢慢的往回頭走，走向那山脚下的木屋區去。

卽使慢似蟻行，也總會到的。阿生難免有些心驚胆戰。

木屋區雖然也有路燈，但灰暗得幾乎撞頭也見不到對方的面孔。

阿生離得老遠就開始留心附近是否有他師父呂





偉良的影子出現，他拄鐵杖走路的影子，是十分易認的；但是，總是見不到。

阿生心焦如焚，他不知道呂偉良是否能及時通知福伯兩夫婦。但事到如今，無論如何阿生總得硬住頭皮，把林活帶去見福伯。他打算見到福伯時，搶先把他們推到後面去，給他們一點暗示。希望林活走在後面，給他有可乘之機。

阿生主意拿定，此時亦已走到了福伯那所木屋。木屋的門關上了，但裏面有燈光透出。

阿生敲了兩下，門開了。阿生正待搶先說話，以免福伯露出馬脚，豈料福伯竟然說得比阿生更快，也更動聽。

福伯當作尚未看見林活，埋怨地說：「唉！阿生，怎麼你這麼晚才回來？」

阿生只聽了這麼一句，心頭一塊大石便放了下來。

毫無疑問，福伯已接到了呂偉良的通知了，也許說不定呂偉良就躲在附近。

福嬸也睡眼惺忪的，由裏面跑出來。他們想不到竟是一對好演員。當阿生爲他們介紹時，他們就像演戲一樣對林活千多謝萬多謝。

林活見過了阿生「父母」和「家境」之後，似乎更加相信阿生急須一份工作。因此，相約明天早上仍然在那間小餐室見面。

林活說道：「我明天上班時，就帶你去見我老闆。我工作實在太忙了，恨不得早一時得一時找個人回來，帮輕我一些。」

阿生又再三「多謝」過他的帮忙，約好明天早上十時見面。

原來林活每日通常是十一時半到柯利星那兒去上班的。

阿生「一家三口」十分殷懃地，把林活送到木屋門外；阿生還要堅持送林活去搭車。但是，林活說太夜了，叫阿生還是早一些睡。以便明天早些起來，隨着他一起去上班。

阿生也不勉强。爲了演得更似，退入了木屋門內，把門關上了。

這時候，呂偉良才由裏面一間小房間內，走了出來，拍拍福伯的肩膊道：「你們眞是一對成功的演員，要是眞的拍電影，準可獲得金像奬。」

各人笑了一陣。

福伯說道：「你時時帮我們，難得有此機會爲你們効勞一下。」

福嬸則問道：「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也未答話，福伯就搶先答道：「還用問麼，那姓林的，一定不會是好人。」

「不！」呂偉良說道：「他未必就是壞人，但我們要利用他去對付一個壞人。成功了，我會發一筆大財，到時你們多少總有些好處。」

福伯道：「呂先生，你對我們已經太好了，有什麼儘管吩咐，我們做得到的，一定會依你吩咐去做的。」

呂偉良道：「今晚的事，不要傳出去，如果眞有人來問，你也說阿生是你兒子好了。改天我們一定再來拜訪你！」

兩老把師徒二人送走。

呂偉良和阿生小心翼翼地，繞道到隣近貧民區的一條横街，他們担心會遇上林活。但是，林活已經離開那兒了。

師徒二人登車離去。

呂偉良說出他接到阿生電話之後，立卽趕到這兒來安排好一切。

不久，阿生和林活就接踵而至。時間上十分緊湊；要不是阿生故意拖延了一些時間的話，就有可能會露出破綻！

毫無疑問，呂偉良的初步計劃是成功了。

第二天，阿生依時會見林活，以助手的身份跟他到柯利星的家裏去。

柯利星下午才會客的，但林活每日都會在較早時候回到這兒來，準備好一切資料。

柯利星在見過阿生之後，悄悄把林活拉到一旁問道：「這小子可靠嗎？」

「放心好了。」林活安慰他說，「我已經親自到他的家裏去調查過，他是木屋區一對老年夫婦的獨生子，過去我在夜校授課時，他是我的學生。這種背景簡單的少年人，思想也比較簡單，正好適合我們的要求。」

柯利星道：「我一切相信了你。」回頭他又對阿生說道：「在我這裏做事，最重要的就是守口如瓶，你明白我意思嗎？」

阿生點點頭。他那副呆頭呆腦的樣子，似乎更易獲得別人的信任。

林活把阿生帶到沖晒室去，巡視了一遍之後，又帶他到那間控制室去。阿生最感興趣的，當然就是後者了。

林活指住控制室裏的儀器說：「這是一副電腦，它所收藏的資料越豐富，柯先生的占卜越靈。但是，這秘密你千萬不要說了出去。」

阿生說道：「你放心好了，我朋友也不多一個，叫我對誰說？卽使過去有些同學或朋友，但像我們這麼窮，誰會來跟我來往？」

林活簡括地把一些使用電腦的常識，告訴了阿生，以便必要時，阿生可以代替他的職位。阿生本

來就對這一類事物大感興趣，尤其是這三兩年來，既學且問，對於這一方面的知識非常豐富。所以林活一說他就明白。

只是對於傳眞方面的設備，他仍有懷疑，所以問道：「電腦方面的資料，怎麼可以傳到林先生的占卜房裏去？」

「電腦裏面的資料，是傳到水晶球裏去的，也只有他一個人可以看得見。」

「爲什麼？」

「因爲他除了戴上一副特製的透視眼鏡之外，還有一副特別的隱形眼鏡，兩者配合起來，便可以看見水晶球內的提示，那種顯示就是由這副電腦直接傳送過去的。原來就是這樣簡單。」

林活說完，又順手開了一副電視機，按動一個按鈕，螢光幕上立即出現一些畫面。阿生看見了這些畫面之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原來那是柯利星占卜事務所外面的會客大廳，人客們就坐在那兒的沙發上輪候，等待進入柯利星的占卜房去。阿生那天就曾經和呂偉良在那兒出現過，所以阿生担心林活已經見過了他的樣子。然則林活也不難也知道他是呂偉良的徒弟。

既然知道了，爲什麼不識穿他？阿生越想越加感到渾身不安。

林活又說道：「這是可以透視大廳裏的情形的。要是我們在這塊螢光幕上發現有什麼名人，或者名流紳士之類，便立刻把電腦資料準備妥當，待至那人進入占卜房會見柯利星時，便傳送到水晶球去，讓柯利星的說話更準確，同時也更能令對方感到驚奇。當然，如果那人只是平凡之輩，電腦中沒有收集到他們的資料的話，就只能够依靠柯利星自己了。」

阿生恍然大悟。

他一邊瞪住傳眞系統的螢光幕，一邊回憶當日與呂偉良坐過的位置。直至他想起了當日所坐的一排沙發位於大廳一角，鏡頭剛好無法映到，阿生才悄然放下了心頭一塊大石。

呂偉良在那晚偷偷閱讀有關他本人的資料原稿中，也搜不到關於阿生這方面的資料，所以他才放心讓阿生前來滲透。但是，阿生看見這裏有着這種設備，心裏總難免有些忐忑不安的。

林活解釋完各項設備之後，又說：「在以後的日子裏，我會教你如何把最新搜集到的資料，灌輸進電腦系統中去。」

阿生又故意問道：「誰在替他搜集到這許多資料？」

「主要資料來自那些特務女傭，柯利星的生意大部份由她們介紹來的。」

阿生怔了一怔：「特務女傭？」

「是的，她們分佈在每一個角落，是柯利星手上最可靠的綫人。」

阿生固然也知道了，因爲那一晚，他曾經跟踪柯利星和彭宅一名女傭人阿桂！但是他却想不到「特務女傭」這個新名詞，用以形容這種綫人，也眞的是最貼切不過了！

阿生聽林活的語氣，似乎集中在柯利星的占卜方面。看情形，他似乎極力避免提及柯利星的勒索勾當。其實，那才是最重要的。相信柯利星依靠勒索的收入，也一定非常之可觀！雖然柯利星所收的占卜費用也是出名的昂貴，但與勒索所得的欵項，正是小巫見大巫！

阿生負起偵查與滲透的重任，自然要逐步去了解更多關於這裏的事情。但是爲免打草驚蛇，阿生也不敢太過着跡去追問。他只能順其自然，希望林活會在不知不覺中，讓他知得更多。

當阿生再有機會進入黑房時，他看見那具打火機形的袖珍攝影機，這才想起呂偉良曾經提及過這東西。於是也故意拿起來把玩。

林活解釋說道：「這是紅外綫透視攝影機，相機是特製的，菲林也是特製的，但你還是只須明白如何將極小的底片冲晒放大就行了。其他的事，亦無須去理會。」

林活雖然沒有說得更明白，但是，阿生已經領悟到所謂「紅外綫透視攝影機」的妙用。原來所有的裸照都是利用這種特製的攝影機拍攝出來的。紅外綫可以滲透各種棉毛衣服的纖維，所以拍攝出來的照片，明明是穿得整整齊齊的，也會變得赤條條的。

阿生心裏想：這個阿差也眞該死！

那一天，林活的工作似乎較爲清閒，因爲前來光顧柯利星占卜的人客不太多，而且，大部份是一些小市民。他們在電腦的記憶系統中，都沒有資料的。

林活一邊在跟阿生閒談，一邊留心着螢光幕中的人們，看看有沒有什麼名人。他的面前有一本厚厚的册子，上面貼滿了名人的照片，每幅照片底下，都註有電腦系統的資料密碼。

只要按照這些密碼在電腦按鈕上按動合適的數目字，經已縮映了的資料，就會再度重現，直接傳送到水晶球那兒去。

林活正待想跟阿生說些什麼，他突然頓住了。

阿生知道螢光幕上，可能出現了某一位名人，否則他不會緊張成這副樣子。因此，阿生也不由自主地，把視綫移到螢光幕上面去。





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阿生也呆了一陣，那來者並非別人，正是私家偵探胡平。

胡平怎麼也會跑到這兒來？

阿生正在驚愕間，林活已經把他的照片找到。照片脚下有編號，阿生只見林活在電腦的按鈕上接連按動了一組號碼，將資料傳送出去。

胡平還在客廳裏，但占卜房內暫時未有客人，所以林活及時通知了柯利星。

柯利星在水晶球內看見了那一組有關胡平的資料之後，也呆了一陣。他略作沉思，立刻扭轉身體，在他右旁的一副打字機上，按鍵如飛！這情景由另一個螢光幕傳了過來。

阿生問道：「他幹什麼？」

「你猜猜看！」林活笑道：「你以爲他在打字麼？不！他在通知隣室他的打手們。」

阿生明白了，原來那不是打字機，而是一副密碼機。

阿生又問：「這組資料是誰的？柯利星爲什麼要召他的打手？」

「來人是個私家偵探，他叫胡平。」

「你怎麼知道？」

「有關他的資料，最近越來越多，都是經我手灌入電腦中去，所以我對他總算有些印象。」

阿生看見螢光幕上的胡平左張右望的，再看看另外一個螢光畫面上的柯利星，却是滿臉憤怒的神態。阿生於是意味到一些不幸的事情，就要發生。

阿生正在焦急中，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

就在這時候，客廳裏柯利星的女助手，示意胡平入內。因爲在這裏他是唯一的客人，今天柯利星的生意似乎較差。那大概是時間上太早之故，通常總要下午三四點之後才多些人來占卜，而這時只不過是中午左右。

胡平進入占卜房之後，柯利星若無其事的，請他坐下來。

林活把傳聲系統扭開，聽到柯利星用生硬的本地話問道：「閣下想問些什麼？」

「我想知道，我有件工作是否能够完成。」胡平道，「這件事對我影响甚大，請你爲我占卜。」

柯利星照例又是合什焚香，喃喃自語一番之後，雙眼直瞪瞪的盯住水晶球內。

胡平顯然在懷疑他，所以左張右望的，也留心到水晶球的四周。

柯利星瞪住那座水晶球說道：「閣下是一位私家偵探：……」

胡平吃了一驚！也許他至今仍未知道他的一切有關資料已經被收入電腦系統中來。

柯利星又說：「照玄機中的暗示，閣下的工作，將永遠無法完成！」

「爲什麼？」

「我不負責查根問底，只能將我能從水晶球中所見到的，都直言不諱。」

「既然你能知道我是個私家偵探，也許你也知道我所說的那一件工作是什麼？」

「不！我不管人家的私事的。」柯利星又問：「你還有什麼要問的嗎？」

「當然有。我想問問你，有沒有聽過劉天才這個名字？」胡平忽然問道。

只見柯利星面色一沉：「當然聽過，我看報紙，知道有個人被謀殺，他就是劉天才。」

「既然你知得這麼多，那就好極了。據我調查所得，劉太太曾到此占卜，是不？」

「我的人客多到連我下次再見到他們時亦未必認得，既然你已經調查過了，還問我幹什麼？」

胡平給他問得啞口無言，好一會他才囁嚅地說：「劉太太懷疑她到這兒來占卜時，給人攝取了一幅照片，這件事你不會不知道吧？」

阿生看得有點生氣，身爲私家偵探而毫無頭腦，這樣子查案已經荒唐，更加期期艾艾，毫無威勢，難怪他的業務一落千丈了。

柯利星怒視着他，質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坦白說，我正在懷疑謀殺與勒索這兩件事，都與你有關。」

胡平此語一出，柯利星的面色大變。就在這刹那之間，一度內門打開了，走出二名印度籍彪形大漢。

胡平心知不妙，正待奪門而出，但通往大廳的一度門不知何時已下了暗鍵。胡平還未回轉身來，已被二名印人抓住。

胡平極力掙扎，但見那二名印人力大如牛，接連朝住胡平的胸腹間揮拳痛擊。

阿生在控制室的螢光幕上看得一清二楚，却是無能爲力。

最後，胡平被人拖走！

林活說道：「這傢伙原來是個傻偵探。他既然知得那麼多，爲什麼不報警？卽使警察亦未必會相信他，但帶來的麻煩一定比現在更多。」

阿生只担心胡平的安全，所以他問林活：「他們要把那私家偵探怎麼辦？」

「天曉得！」林活聳聳肩說道：「我從來不理會這些事，只知道替他工作，拿我應得的薪金。」

阿生知道他這番話只是一種藉口，他不可能什麼也不知道。不過，阿生也沒有追問下去，因爲怕

會引起對方的疑心。

那一天的工作總算完成了，阿生的收穫極之豐富，他不但可以從林活口中知道了這麼多，還可以在內部走動時，套取了一些其他人的口供。

阿生知道胡平未死，却遭毒打一頓，困在另一個單位之內，原來那一層樓宇，竟有不少是柯利星購下的，而並不上那兩個單位。

阿生在福伯的木屋中，會晤了呂偉良，把大致情形說了一遍。

呂偉良本來要查得更澈底，更清楚，然後才動手，但聽說胡平處境甚危，他不能不提前行動起來了。

阿生也覺得事不宜遲，雖然呂偉良交給他的工作仍未完成，例如呂偉良要他偵查柯利星的眞正背景，以及保險箱之所在等等，阿生仍未完全查出來。但是，呂偉良知道再等下去，胡平的生命就會有危險。

所以到了那一晚，師徒二人靜悄悄的，又再度摸上那幢大廈去。

這一次，呂偉良是有備而來，但意外的是，對方也好像加强了防備，最顯著的，就是那些窗口全都關閉了，呂偉良記得上次到來時，却是打開了的。不過，這並不能難倒呂偉良。

他仍然是由厨房那個窗口進去，唯一不同的，是這次就要花多一些時間去將玻璃鎅開了少許，以便將窗栓抽起而已。

呂偉良進入厨房之後，阿生也利用繩索自天台上蜿蜒而下。

由於阿生對這裏的環境較爲熟悉，所以呂偉良讓他先行一步。

他們的目標本來就只有一個，就是要把柯利星那些勒索得來的金錢奪到手中。但是現在，除此之外還要設法把胡平救出去！

阿生帶着呂偉良經過控制室，冲晒黑房等處，發覺那幾間房都加了鎖。憑呂偉良的經驗，一看就知道那是最新型的防盜鎖，稍一不愼，鈴聲就會聲震邇遐。

不過，呂偉良並沒有意思再到那些地方去。

阿生憑着他留在這裏一天內的細心觀察，知道那邊走廊末端有一度暗門可以通到另一座去。根據林活對阿生說，胡平最有可能就是被困在那一邊。救人要緊，所以呂偉良和阿生首先要找出胡平之所在。

他們透過了那度暗門，發覺那一邊的出口處，竟是一個衣櫥。

呂偉良看見那個入牆衣櫥裏面掛了許多衣服，於是輕輕將衣櫥的門推開，露出一條裂縫。

從衣櫥的門縫中，呂偉良看見了一件奇怪的事，一個頭纏黑巾的人，正蹲在牆角底下，把一個保險箱弄開。

呂偉良第一個印象就肯定他不是柯利星，因爲柯利星的身裁比較高大。其次就是他的行動鬼祟。

牆上雖然有一盞壁燈亮着了，但很暗淡。那人這時却亮了一支手電筒，那光圈正罩在保險箱的號碼盤之上。

呂偉良也是同道中人，當然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時候，那人已經輕易得手了，一個航空旅行袋裏面載得滿滿的，如果是鈔票，那數目一定十分之大。呂偉良這樣想。

那人十分鎭定，把保險箱門關好，再把一度木門掩上——這度木門是房內桃木牆壁的一個方格，所以，看上去，誰也不知道保險箱的暗格就是在那裏。

呂偉良看見那人手挽旅行袋，站了起來，就要走過這邊來！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室內電燈大亮，同時也有人大喝了一聲，道：「站住！高舉雙手，不准亂動！」

那人登時僵呆在那裏，手中旅行袋墮在地上，雙手高高舉起！

呂偉良在驚愕中發覺那傢伙並非別人，正是林活。雖然他頭纏黑巾，但膚色就已經不像是個印度

人。

站在房門那邊的，正是柯利星。

柯利星怒容滿面，持槍走了過來，當他發覺對方是林活時，更是怒不可抑！

「拍拍拍！」柯利星接連摑了林活三巴掌，林活也不還手。

就當柯利星俯首拿起那一袋鈔票時，林活却趁勢飛起了一脚，將柯利星手中的手槍踢開，再加一拳，擊得柯利星搖了幾下。

但是，柯利星亦非弱者，反彈起來，立刻與林活扭打在一起！

呂偉良看得親切，就趁他們打得難解難分之際，利用他的鐵枴杖將旅行袋鈎到面前，由衣櫥內伸手取去。

師徒二人偸偸再由暗門回到原來的厨房這邊，拉開旅行袋的拉鍊一看，裏面果眞是一袋滿滿的鈔票，花花綠綠的，看得人眼花繚亂。

呂偉良於是對阿生說道：「你先把這東西帶走，讓我去找胡平。」

可是，話猶未完，突然警車聲一陣緊似一陣的，自四方八面響了起來。

阿生一怔道：「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再凝神細聽，發覺警車的聲音差不多都在附近的街道上停滯着。

正驚呆間，屋子裏又引起了一陣混亂，原本是靜悄悄的，現在人們都自夢中驚醒，變得鬧哄哄。

呂偉良和阿生都莫名其妙。但是，他們都沒有時間去追究這麼多了，匆匆由垂在窗前的繩子，爬登天台去！

師徒二人正由梯間逃去，突然閃出了一條人影，那是一個印度人，只聽得他喝問道：「你們是什麼人？爲什麼這麼深夜到這裏來？」

呂偉良覺得沒有時間和他糾纏下去了，因爲如果警方眞的包圍這裏，他們不但會受牽連，也會無法獲得這一袋鈔票！

因此，呂偉良手起杖落，就要把那印度人擊昏，豈料那傢伙也實在身手不弱，側身閃過，隨卽還擊！

師徒二人自問小睹了他，只見那印度人拳脚功夫極之到家，師徒二人竟是無奈他何。

警車聲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迫近！

呂偉良情急手緊，鐵杖虛招一下，引開那印度人的注意力，掌力力劈，重重劈向那印人的頸下骨髓之上，「隆」的一聲，那印人登時昏倒於天台之上。

就在這一刹那間，梯間那邊人聲洶湧，一大羣頭纏布巾的印度人，湧了上來。

師徒二人大吃一驚，衝上去把天台的鐵門掩上，加上了橫栓！

普通樓宇天台上的門，門栓是在內面的，但這一度門兩面都可以加上橫栓。原來柯利星早已想到這是可以用作後退之路。萬一警方追捕時，便可以像師徒二人現在一樣，加上橫栓，擋住一陣。

呂偉良正感無路可逃，阿生却指指天台一角，道：「快到那邊去，上次我在此爲你把風時，已經看過了，那兒有一條活動跳板，可以讓我們到對面的一幢大厦天台。」

果然在天台一角，有一度長長的鋼製跳板，可以搭到對面一幢同樣高的天台上去。於是師徒二人，匆匆沿住跳板，到對面的天台那邊去！

警方已經包圍附近幾條街道，原因就是胡平雖然被困在柯利星的家裏，但他却負傷做了一件令柯利星無法意想得到的事，那就是胡平咬破手指，用手帕寫了一封血書，由十多層高的窗口，拋了下街。所以，胡平雖然無法負傷逃去，却僥倖有人執了那封血書，替他通知了警力。

林活本來早就有了預謀，他明知跟柯利星這樣子混下去不是長遠之計，只是時機未成熟，也未查出柯利星收藏財富的地方。

想不到因爲胡平的瞎闖，令到林活不難想到事態危急，再不動手，就會前功盡廢。終於他選擇了今晚，化裝成印度人的模樣，而提前動手。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結果全部落入警方手中。

唯一例外的，相信只有呂偉良師徒二人，不過，他們雖然獲得了一大袋鈔票，却絕對不會留回他們自己享用。因爲在這貧富懸殊的社會中，等待他們去救濟的人太多了。何況這些鈔票都是柯利星勒索富人而得來的。

無論怎樣，事情總算告一段落了。唐雄和劉天才二人都是黑鬼廣的手下殺死的，但眞正出主意的，還是柯利星。

柯利星並無任何政治背景，只是有些科學頭腦，利慾薰心，利用人們的迷信和愛體面的微妙心理，想出了這個發財妙計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到頭來還是法網難逃！

（全文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古龍·文
新培·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孟星魂找到韓棠隱居處，其時韓棠適在池邊垂釣，孟星魂脚步雖輕，但仍被韓棠聽到，韓棠雖知來了刺客，却仍非常鎭定，不但沒有發動反擊，且招呼孟星魂坐下，孟星魂雖立意到來行刺，但知對手太强，也不敢立卽下手，就在此際，十二飛鵬幇的屠大鵬、蕭銀鵬、原怒鵬和羅金鵬已然率領大批手下來到，孟星魂深知此次絕難僥脫，遂僞作不會武功，飛身撲向屠大鵬，讓屠大鵬刀鋒在不致命處穿過，然後僞死，隨見屠大鵬四人同時飛撲韓棠，把韓棠殺死——

智者常疑忌　勇者多陣亡

他們每一個動作孟星魂都看得很淸楚。

若不是面撲在地，可以將胃壓住，他此刻必已不停嘔吐。

他自己也殺過人，却很少看到別人殺人。

他想不到殺人竟是如此殘酷，如此可怕。

他們的動作已不僅是殘酷，已有些卑鄙，已連野獸都不如。

過了很久很久，屠大鵬才能發得出聲音。

他的聲音抖得像繃緊了的弓弦，緊張而嘶啞。

「我知道你死不瞑目，死後一定變爲厲鬼，但你的鬼魂却不該來找我們，你應該去找那出賣你的人。」

韓棠當然已聽不見，但屠大鵬還是接着往下說：「出賣你的人是律香川，他不但出賣了你，還出賣了孫玉伯！」

蕭銀鵬突然衝過來，將屠大鵬拖開。

他的聲音也在發抖嗄聲道：「走，快走……」

韓棠屍體倒下時，他已將屠大鵬拖出很遠，就好像韓棠眞的已變爲厲鬼，在後面追趕着要報仇。

羅金鵬已不能擧步，只有在地上滾，滾出去很遠，才被原怒鵬抱起。

他突然張嘴嘔吐，吐出了嘴裏的血肉，吐在魚池裏。

立刻有一羣魚游來爭食這團血肉。

這是韓棠的血，韓棠的肉。

他活着的時候，又怎會想到魚也有一天能吃到他的血肉？

他吃魚，現在魚吃他。

他殺人，現在也死於人手！

這就是殺人者的結果！

× × ×

死寂。

風中還剩留着血腥氣。

孟星魂伏在地上，地上有他的血，他的汗。

「這就是殺人者的結果。」

他冷汗已濕透衣服。

今天他沒有死，除了因爲他判斷正確外，實在還有點僥倖。

「眞的是僥倖麽？」

不是！

不是因爲僥倖，也不是因爲他判斷正確！

看屠大鵬他們殺韓棠，就可以看出他們每一個步驟，每一個動作，事先都經過很嚴格的訓練和很周密的計劃。

他們的動作不但卑鄙殘酷有數，而且還非常準確！

每一個動作都準確得分毫不差！

「但屠大鵬那一刀爲什麽會差上半寸呢？」

孟星魂一直在懷疑，現在突然明白。

他沒有死，只不過因爲屠大鵬根本就不想殺死他！

他說的話，屠大鵬根本連一句都不信，屠大鵬顯然認定他也是韓棠的同件，孫玉伯的手下。

所以屠大鵬要留下他的活口，去轉告孫玉伯。

「律香川就是出賣韓棠的人，就是暗中和『十二飛鵬帮』串通的奸細！」

所以律香川絕不是奸細！

萬鵬王要借孫玉伯的手將律香川除去。

萬鵬王要孫玉伯自己除去他自己最得力幹部！

因爲在萬鵬王眼中，最可怕的人不是韓棠，而是律香川。

要殺孫玉伯，就一定要先殺了律香川。

這計劃好毒辣。

直到現在，孟星魂才明白律香川是個怎麽樣的人，才明白他地位的重要。

現在孫劍和韓棠已被害，老伯得力的助手已只剩下他一個人。

以他一人之力，就能鬥得過萬鵬王的「十二飛鵬」？

孟星魂在思索，却已無法思索。

他忽然覺得很疲倦，很冷；倦疲得只要一閉起眼睛就會睡着。

冷得只要一睡着就會凍死。

他不敢閉起眼睛，却又無力站起。

創口還在往外流血，血已流得太多，他生命的力量大多都已隨着血液流出，剩下的力量已只够他勉強翻個身。

翻過身後，他更疲倦，更無法支持。

就在這時，他看到了葉翔。

鬥智

一

屋子裏很陰暗。空氣潮濕得像是在條破船的底艙。木器都帶着霉味。

風吹不到這裏，陽光也照不到這裏。

這就是韓棠活着時住的地方。

屋角有張櫈子，高而堅硬，任何人坐在上面都不會覺得舒服。

韓棠却時常坐在這張櫈子上，有時一坐就是大半天。

他不喜歡舒服，不喜歡享受。

他這人活着是爲了什麽？也許連他自己都不淸楚。

現在，坐在櫈上的是葉翔。

他靜靜的坐着，眼睛裏一片空白，彷彿什麽也沒有看，什麽也沒有想。

韓棠坐在這裏時，神情只怕也和他一樣。

孟星魂就躺在櫈子對面的床上，已對他說出了這件事的經過。現在正等着他下結論。

聽的時候，他一句話也沒有說，現在却已到了他說話的時候。

他慢慢的，一字字道：「今天你做了件很愚蠢的事。」

孟星魂點點頭，苦笑，道：「我知道，我本不必挨這一刀的。我早就應該從屠大鵬的眼睛裏看出，他們根本沒有殺我的意思。」

葉翔緩緩道：「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你都不必要流血。」

他笑了笑，笑得很辛澀，慢慢的又接着道：「在我們這種人身上，剩下的東西已不多，絕沒有比血更珍貴的。」

孟星魂眼睛望着屋頂。

屋頂也發了霉，看來有些像是鍋底，韓棠這一生，豈非就好像活在鍋裏，不斷的忍受着煎熬。

但他畢竟還是忍受了下去。

孟星魂嘆了口氣，道：「也許還有比血更珍貴的。」

葉翔道：「有？」

孟星魂道：「有一樣。」

葉翔道：「你說的是淚？」

孟星魂點點頭，道：「不錯，有種人寧可流血，也不願流淚。」

葉翔道：「那些人是呆子。」

孟星魂道：「任何人都可能做呆子，任何人都可能做出很愚蠢的事。」

他忽又笑了笑，接着道：「屠大鵬他們今天本來也不必留下我活口的。」

葉翔沉吟着，道：「他的確不必。」

孟星魂道：「孫玉伯知道韓棠的死訊後，第一個懷疑的人必定就是律香川。」

葉翔道：「一個人遇到很大的困難和危險時，往往就會變得很多疑，對每個人都懷疑，覺得世上已沒有一個他可以信任的人。」

他苦笑，又道：「這才是他的致命傷，那困難和危險也許並不能傷害到他，但『懷疑』却往往會要他的命。」

孟星魂道：「孫玉伯若眞殺了律香川，就會變得完全孤立。」

葉翔道：「你錯了。」

孟星魂道：「錯了？」

葉翔道：「你低估了他。」

孟星魂道：「我也知道他不是個容易被擊倒的人，但無論多大的樹，若已孤立無依，也都很容易就會被風吹倒。」

葉翔道：「一棵樹若能長得那麽高大，就必定會有很深的根。」

孟星魂道：「你的意思是說……」

葉翔道：「我的意思是說，大樹的根長在地下，別人是看不見的。」

孟星魂道：「孫玉伯難道還有別的部屬？藏在地下的部屬？」

葉翔道：「還有兩個人。」

孟星魂道：「兩個人總比不上十二個人。」

葉翔道：「但這兩個人也許比別的十二萬個人加起來都可怕。」

孟星魂道：「你知道這兩個人是誰？」

葉翔沉默了很久，才緩緩地說道：「一個叫陸冲。」

孟星魂皺了皺眉道：「陸冲？你說的是不是陸漫天？」

葉翔道：「是。」

孟星魂道：「他怎會和孫玉伯有關係？」

葉翔道：「他不但和孫玉伯有關係，和律香川也有關係。」

孟星魂道：「哦？」

葉翔道：「他是律香川嫡親的外舅。」

他接着又道：「孫玉伯手下有兩股最大的力量，他就是其中之一。」

孟星魂道：「還有一人呢？」

葉翔道：「易潛龍，你當然也知道這個人。」

孟星魂知道。

江湖中不知道易潛龍的人很少。

長江沿岸，有十三股流匪，有的在水上，有的在陸上。

易潛龍就是這十三股流匪的總瓢把子。

孟星魂沉吟着道：「這麽樣說來，那十三股流匪也是歸孫玉伯指揮的了。」

葉翔緩緩道：「他並沒有直接指揮他們，因爲他近來已極力走向正途，不想再和黑道上的朋友有任何關係，但他若有了危險，他們還是會爲他賣命的。」

孟星魂道：「想不到孫玉伯的根竟這麽深。」

葉翔道：「所以『十二飛鵬帮』現在就會佔了優勢，但這一戰是誰勝誰負，還未可知。」

孟星魂默然。

葉翔凝視着他，忽又道：「我說這些話的意思，你懂不懂？」

孟星魂道：「我懂。」

葉翔道：「眞的懂？」

孟星魂道：「你想要我放棄這件事。」

葉翔道：「我不勉強你，我只想勸你，好好的爲自己活下去。」

孟星魂道：「我明白。」

他的確明白，所以他心中充滿感激。

葉翔這一生已毀了，他已將希望完全寄託在孟星魂身上。

因爲孟星魂就像是他的影子。

但孟星魂也有不明白的事。

他忽然又道：「你對孫玉伯的事好像知道得很多。」

葉翔忽然沉默。

孟星魂本還想問：

「你怎麽會知道得這麽多的？」

他沒有問，因爲他知道葉翔不願說。

葉翔若不願說，就一定有很多充足的理由。

孟星魂六歲時就和他生活在一齊的，現在才忽然發現自己對他瞭解得並不太深，知道得也並不太多。

「一個人若想瞭解另一個人，可眞不容易。」

孟星魂嘆了一口氣，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我現在還不想放棄。」

葉翔道：「爲什麼？」

孟星魂道：「因爲我現在還有機會。」

葉翔道：「你有？」

孟星魂道：「有——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他笑了笑，接着道：「孫玉伯和萬鵬王的力量既然都如此巨大，拚下去一定兩敗俱傷，這就是我的機會，而且機會很好，所以我不能放棄。」

葉翔沉默了很久，道：「就算你能殺了孫玉伯，又怎麼樣呢？」

孟星魂道：「我不知道——我只覺得車軛既已套在我身上，我就只有往前走。」

有時他的確覺得自己像是匹拉車的馬，也許更像是條推磨的驢子，被人蒙上了眼，不停的走，以爲已走了很遠，其實却還在原地未動。

「走到什麼時候？」

他沒有想過，也不敢想。他怕想多了會發瘋。

葉翔慢慢道：「所以，你就想在這裏等着。」

孟星魂的笑容比魚胆還苦，點頭道：「等的滋味雖不好受，但我却已習慣。」

「等什麼？」

等殺人？還是等死？

孟星魂忽又道：「你回去告訴老大，就說我也許不能在限期內完成工作，但我若不能完成工作，就絕不回去。」

葉翔慢慢的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這一生已準備爲高老大活着——我明白，因爲我以前也一樣。」

孟星魂道：「現在呢？」

葉翔道：「現在？……現在我還活着麼？」

他忽然覺得滿嘴苦澀，忍不住拿起桌上的茶壺，喝了一口。

他已有很久沒喝過茶，想不到這茶壺裏裝的居然是酒。

很烈的酒。

葉翔忽又笑了，喃喃道：「想不到韓棠原來也喝酒的，我一直奇怪，他怎麼能活到現在，像他這種人，若沒有酒，活得豈非太艱苦。」

孟星魂忍不住說道：「你對他知道得好像也很多。」

他以爲葉翔必定也不會回答這句話。

誰知葉翔却點了點頭，黯然道：「我的確知道他，因爲我知道我自己。」

孟星魂道：「他和你不同。」

葉翔苦笑，道：「有什麼不同，我和他豈非全都是爲別人活着的？我不希望你也和我們一樣。」

他抬起頭，望着發霉的屋頂，慢慢的接着道：「一個人無論如何也得爲自己活些時候，那怕是一年也好，一天也好——我時常都覺得我這一生根本就沒有眞正活過。」

孟星魂試探着，問道：「連一天都沒有？」

葉翔灰黯的眸子裏，忽然閃出了一綫光芒。流星般的光芒，短促却燦爛。

他知道自己的確活過一天，那眞是光輝燦爛的一天。

因爲他的生命已在那一天中完全燃燒。

他忽然轉身走了出去。

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歡愉，他要永遠保持秘密，獨自享受。

因爲除了這一天的回憶外，他已沒有別的。

× × ×

葉翔已走了很久，孟星魂却還在想着他，想着他的一生，他的秘密。

「他跟孫玉伯和韓棠之間，必定有種奇特的關係。」

孟星魂忽然看到他出現在這裏的時候，就已想到了這一點。

他到這裏來，爲的也許並不是孟星魂，而是韓棠。

孟星魂想問，却沒有問。

因爲他覺得每個人都有權爲自己保留些秘密，誰都無權刺探。

他嘆了口氣，決定先好好的睡一覺再說。

等他睡醒的時候，孫玉伯必已知道韓棠的死訊，必已有所行動。

他希望孫玉伯不要做得太錯，錯得一敗塗地。

但他也知道，每個人都會有做錯事的時候。

孫玉伯也不例外。

二

路很黑。

但葉翔並不在意，這段路他似乎閉着眼睛都能走。他曾經一次又一次的躑躅在這條路上，一天又一天的等。

他等的是一個人。

一個曾將他生命完全燃燒起來的人。

那時他寧可不惜犧牲一切來見這個人，只要能再看這人一眼，他死也甘心。

但現在，他却寧死也不願再看到這個人。

他覺得自己已不配。

現在他只希望那個人能好好的活着，爲自己活着。

路很黑，因爲天上沒有星，也沒有月。

路的盡頭就是孫玉伯的花園。

那也是他所熟悉的，因爲他曾經一次又一次的在園外窺探。

他始終沒有看見他所希望看到的。

他只看到了自己悲慘的命運。

風中忽然傳來馬蹄聲。在如此靜夜中，蹄聲聽來分外明顯。

葉翔停下脚，閃入道路黑暗的林木中。

他的反應還不算太遲頓。

× × ×

來的是三匹馬。

馬奔很急，在如此黑夜中，誰也看不清馬上坐的是什麼人。

但葉翔却知道。

馬蹄聲中，還夾雜着一聲聲鐵器相連時所發出的聲音，清脆如鈴。

那是鐵胆。

只要有陸漫天在的地方，就能聽到這種鐵胆相擊的聲音。

「陸漫天果然來了。」

孫玉伯顯然也已準備動用全力。

陸漫天做事本來一向光明正大，無論走到那裏都願意讓別人先知道「陸漫天」來了，可是他今天晚上的行動却顯然不同。

他們走的是最偏僻的一條路，選擇的時間是無星無月的晚上。

這麼樣做可能有兩種意思：

孫玉伯的召喚很急，所以他不得不連夜趕來。

他們之間的秘密關係還不願公開，他們要萬鵬王認爲孫玉伯已孤立無助，這樣他們才能找出機會反擊。

「因爲你若低估了敵人，自己就必定難免有所疏忽。」

他們的反擊必定比萬鵬王對他們的打擊加倍殘酷。

三匹馬都已遠去，葉翔還靜靜的站在榕樹後的黑暗中。

黑暗往往能使他變得冷靜。

他想將這件事冷靜的分析一遍，看看孫玉伯能有幾分勝算。

他不能。

他腦筋一片混亂，剛開始要去想一件事時，思路就已中斷。

他忽然覺得頭疼如裂，忽然雙腿彎曲，貼着樹幹跪下。

現在他已無力思考，只能祈禱。

他全心全意的祈告上蒼，莫要對他喜歡的人加以傷害。

這已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粗糙的樹皮，磨擦着他的臉，他眼淚慢慢流下。因爲他已無力去幫助他所喜歡的人。

他也不敢。

他走到這條路上來，本是要去見孫玉伯的，可是現在他却只能跪在這裏流淚。

× × ×

鐵胆被揑在陸漫天手裏，竟沒有發出聲音，因爲他實在揑得太緊。

他指節已因用力而發白，手背上一根根青筋凸起。

桌上擺着盛滿波斯葡萄酒的金樽，金樽旁坐着看來已顯得有些疲倦蒼老的孫玉伯。

這本是陸漫天最喜歡的酒，最喜歡的人。

他本想開懷暢飲，高談濶論。

但是他已沒有這種心情，他心情沉重得像是吊着個鉛錘。

曙色已將染白窗紙，屋子裏沒有別的人，甚至連平日寸步不離老伯左右的律香川都不在。

這表示他們談的事不但嚴重，而且機密。

陸漫天忽然道：「你能證實韓棠和孫劍都是被十二飛鵬幫害死的？」

老伯點點頭，「波」的一聲，他手裏拿着的酒杯突然碎裂。

陸漫天又道：「你沒有找易潛龍？」

老伯道：「明後天他也許就能趕到，我叫他不必太急，因爲……」

他神色看來更疲倦，望着碎裂的酒杯，緩緩接着道：「我必需先跟你談談。」

陸漫天長長嘆了口氣，道：「我明白，律香川的事我應該負責。」

老伯疲倦的臉上又露出一絲痛苦之色，道：「我一直將他當做自己的兒子，甚至比自己的兒子都信任，但現在我却不能不懷疑他，因爲有些事除了他之外就好像沒有別人能做到。」

你若不能不懷疑一個你所最親近信賴的人時，那實在是件非常痛苦的事。

陸漫天面上却全是無表情，淡淡道：「我可以讓你對他不再懷疑。」

他語氣平淡輕鬆，所以很少有人能聽得出他這句話的意思。

老伯嘴角的肌肉却突然抽緊，他明白。

「只有死人永不被懷疑。」

過了很久，老伯才緩緩道：「他母親是你嫡親的妹妹。」

陸漫天道：「我只知道組織裏絕不能有任何一個可疑的人存在，正如眼裏容不下半粒砂子。」

老伯站起，慢慢的踱着方步。

他心裏一有不能解決的煩惱痛苦，就會站起來踱方步。

陸漫天和他本是創業的戰友，相處極久，當然知道他這種習慣，也知道他思考時不願被人打擾，更不願有人來影响他的決定和判斷。

很久很久之後，老伯才停下脚步，問道：「你認爲他有幾分可疑？」

這句話雖問得輕描淡寫，但陸漫天却知道自己絕不能答錯一個字。

答錯一個字的代價，也許就是幾十條人命！

陸漫天也考慮了很久，才緩緩道：「七勇士的大祭日，埋伏是由他安排的？」

老伯道：「是。」

陸漫天道：「所有的人都歸他直接指揮？」

老伯道：「是。」

陸漫天道：「派去找韓棠的人呢？」

老伯道：「也由他指揮。」

陸漫天道：「首先和萬鵬王談判的也是他？」

老伯道：「是。」

陸漫天道：「這一戰是否他造成的？」

老伯沒有回答。

陸漫天也知道那句話問得並不高明，立刻又問道：「他若安排得好些，萬鵬王是否就不會這麼快就發動攻勢？」

老伯道：「不錯，這一戰雖已不可避免，但若由我們主動攻擊，損失當然不會如此慘重。」

陸漫天突然不說話了。

老伯凝視着他道：「我在等着聽你的結論。」

對這種事下結論雖然困難而痛苦，但陸漫天已別無選擇。

他站起來，垂首望着自己的手，道：「他至少有五分可疑。」

這句話已無異宣佈了律香川的死刑。

只要有一分可疑，就得死！

老伯沉默了很久，忽然用力搖頭，大聲道：「不能，絕不能。」

陸漫天道：「什麼事不能？」

老伯道：「我絕不能要你親手殺他。」

陸漫天沉吟着，試探道：「你想自己動手？」

老伯道：「我也不行。」

陸漫天道：「能殺得了他的人並不多，易潛龍也許能……」

他忽然冷笑，道：「但易潛龍至少已有十五年沒有自己動過手，他的手已嫩得像女人的屁股，而且也只能摸女人的屁股。」

老伯笑了笑。

他一向對陸漫天和易潛龍之間的關係覺得很好笑，却從來沒有設法讓他們協調。

一個人若想指揮別人，就得學會利用人與人之間的矛盾。

陸漫天又道：「他現在知不知道你已對他有了懷疑？」

老伯道：「也許還不知道。」

陸漫天道：「那麼我們就得趕快下手，若等他有了警覺，就更難了。」

老伯又沉吟了很久，才慢慢的搖了搖頭，道：「現在我還不想動手。」

陸漫天道：「爲什麼？」

老伯道：「我還想再試試他。」

陸漫天道：「怎麼試？」

老伯沒有立刻回答這句話。

他重新找到個酒杯，爲自己倒了杯酒。

這動作表示他情緒已逐漸穩定，對這件事的安排已胸有成竹。

他一口喝下這杯酒，才緩緩道：「派去找韓棠的人是馮浩，你應該知道這個人。」

陸漫天道：「我知道，他是我第一批從關外帶回來的十個人其中之一。」

老伯點點頭，笑笑，道：「看來這些年你對酒和女人都還有控制，所以你的記性還沒有衰退。」

陸漫天也端起了面前的酒杯。他並不想喝酒，只不過想用酒杯擋住自己的臉，因爲他生怕自己的臉會紅。

這些年來他對酒和女人的興趣並不比年青時減退，得到這兩樣東西的機會却比年青時多了幾倍。

艱苦奮鬥的日子已過去，現在已到了享受的時候。

他已能感覺到自己全身的肌肉日漸鬆弛，記憶也逐漸衰退，但馮浩這個人却是他很難忘記的。

老伯手下最基本的幹部全都來自關外，都是他的鄉親子弟。

這些人的能力也許並不很强，但忠實却絕無疑問。

馮浩尤其是其中最忠實的一個。

陸漫天乾咳了兩聲，道：「難道馮浩現在也已歸律香川指揮？」

老伯嘆了口氣，道：「近來我已將很多事都交給他做，他也的確很少令我失望。」

他忽又笑了笑，接着道：「但馮浩到底是馮浩，他知道韓棠的死訊後，立刻就直接回來報告給我

，現在還在外面等着。」

陸漫天沉吟着，道：「你的意思是說，韓棠的死訊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

老伯點點頭，道：「除了你我之外，那些殺他的人當然也知道。」

陸漫天道：「律香川呢？」

老伯道：「他若沒有和十二飛鵬幫串通，也絕不可能知道，所以……」

他又倒了杯酒，才接着道：「所以我現在就要他去找韓棠。」

陸漫天還沒有完全明瞭老伯的意思，試探着道：「到那裏去找？」

老伯道：「你知不知道方剛這個人？」

陸漫天道：「是不是『十二飛鵬』中的鐵鵬？聽說他前幾天也已離開本壇，但行踪却很秘密。」

老伯面上露出滿意之色，他希望自己的手下每個人都能和陸漫天一樣消息靈通。

他替陸漫天倒了杯酒，道：「他是三天前由本壇動身的，預定明天歇在杭州的大方客棧，因爲那時萬鵬王會派人去跟他連絡。」

陸漫天道：「這消息是否正確？」

老伯笑笑，道：「七年前我已派人到『十二飛鵬幫』潛伏，其中有個人已成爲方剛的親信。」

陸漫天目中露出欽佩之色，老伯永遠不會等到要吃梨的時候才種樹，他早已撒下種子。每一粒種子都隨時可能開花結菓。

老伯道：「我的意思現在你是否已明白？」

陸漫天說道：「你要律香川到大方客棧去找韓棠？」

老伯道：「不錯，律香川若沒有和萬鵬王串通，既不可能知道韓棠的死訊，也不可能知道方剛的行踪，他一定會去……」

他啜了口酒，才慢慢的接着道：「但却不是去找韓棠，而是去殺韓棠。」

× × ×

律香川的表情顯得很驚詫，忍不住道：「你要我去殺韓棠？」

老伯沉着臉，道：「我剛才已說得很清楚，你難道沒有聽清楚？」

律香川垂下頭，不敢再開口。

老伯的命令從沒有人懷疑過。

過了半晌，老伯的臉色才和緩，道：「我要你去殺韓棠，因爲我知道他近年對我很不滿，認爲我已對他冷落，所以就想另謀發展。」

這解釋合情而合理，無論誰都會覺得滿意。

律香川動容道：「難道他敢到『十二飛鵬幫』去謀發展？」

老伯道：「不錯，他已約好要和方鐵鵬商談，他們見面的地方是杭州的大方客棧，時間就在明天晚上。」

律香川道：「我是否還能帶別人去？」

老伯道：「不能，我們的內部已有奸細，這次行動絕不能再讓消息走漏。」

律香川不再發問，躬身道：「我明白，我立刻就動身。」

老伯的命令既已發出，就必需澈底執行。至於這件事是難是易？他是否能獨力完成？那已全不在他考慮之中。

老伯就算叫他獨力去將泰山移走，他也只有立刻去拿鋤頭。

陸漫天一直在旁邊靜靜的瞧着，自從律香川走進這屋子，他就一直在留意觀察着老伯的表情和動作。

現在他不但對老伯更爲佩服，而且更慶幸老伯沒有對他懷疑，慶幸自己沒做出對不起老伯的事。

無論誰欺騙了老伯，都是在自尋死路。

他只希望律香川沒有那麼愚笨，這次能提着方鐵鵬的人頭回來見老伯，能證明自己的忠實。

因爲，律香川畢竟是他嫡親的外甥，無論那個做舅父的人，都不會希望自己的外甥，死無葬身之地。

（未完待續）

巨型俠義奇情長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無毒丈夫（完結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迷宮羣芳殿主姜水柔，藉着強敵壓境爲由，發動了她處心積慮多年的陰謀，調動宮中所有高手前往大門水寨迎敵，她最後命令心腹弟子十八人中的首二兩名，往秘道埋伏，如果公孫可由此返宮，卽發動特殊裝置，擒下公孫可，廢去其武功，餘十六名往搜各殿，違命者格殺，調配完竣，她也親往外寨指揮，詎百密一疏，羣芳殿變爲眞空，殿中所藏迷宮史誌，爲公孫梅眞及段珍珠所發現，從而知道了他們本身的眞正身份原來是同父異母兄妹，二人決定暫不揭破，隨往殿外走去，未幾突聞金鼓連聲——

宮破人散俠團圓

段珍珠不由問道：「是怎麼回事？」

段光瑞道：「強敵壓境，正門水寨口的弟兄們，以金鼓傳聲，催請姜水柔前往，奇怪的是按說她早該率人到達才對……」

話鋒突然停下，原來他恰好面對着外向，業已看到姜水柔身疾如箭飛射而來，所以停下話聲。

姜水柔跑了個空，海觀樓中應有的侍役門下，誰也不知小主人和珍珠宮主去了什麼地方，她無奈之下，祗好重回羣芳殿，因爲她深知段光瑞除自己這個地方外，一向不往別處走動，果然，遠遠地已經看到了段光瑞和段珍珠。

姜水柔雖然不是段光瑞的生母，也知道當年公孫可擄人失誤的事，自更知道段光瑞就是段天虹之子，不過這十數年來，姜水柔可說眞像一位母親似的愛護着段光瑞，所以到了近前，根本就沒多想，立刻笑着說道：「可眞不巧，我去找你們，而你們竟然來了羣芳殿！」

段光瑞對姜水柔，有恩未報無怨可談，目下雖然已知身世，但那和姜水柔無關，因此他對如何發落姜水柔，十分爲難。

姜水柔自然不知秘密已洩，含笑對段珍珠道：「外面來了和咱們公孫家作對的仇家，他們請到了一位罕見的年輕高手，這個人據說和妳很熟，要不要跟舅媽去看看？」

她所以不問段光瑞去不去，是因爲段光瑞一向不問外事，問和不問都是一樣，他不會去的。

那知段光瑞這次竟答了話道：「我不能去？」

假如是在往常，姜水柔必然立刻發覺段光瑞的神態和言語不倫不類，進而追問原因，今朝一因強

敵壓境，分了心，再者她自己所謀卽將成功，欣慰之下疏忽了其他的閒事，所以不但沒有懷疑什麼，反而一笑道：「沒有想到外甥女能改變了你的脾性，那好極了，咱們就一起去！」

段珍珠適時突然問道：「那位罕見的年輕高手，究竟是誰？」

段珍珠向以舅媽來稱呼姜水柔，這次竟然省畧了，姜水柔仍沒聽出不妥，面帶詭詐的笑容道：「現在不能告訴妳，要妳自己猜。」

段珍珠冷冷地說道：「管他是誰，我才懶得多費心思呢。」

姜水柔道：「其實一見面就知道了，現在不必多想，剛才咱們的人已用金鼓催請……」

段珍珠突然說道：「妳去好了！」

姜水柔一楞，這才發覺似乎有了什麼變故，立卽追問道：「妳不去？」

段珍珠搖頭道：「懶得動。」

段珍珠不去，「海上行宮」，姜水柔安排的妙計就難以成功，於是她把臉一板道：「妳是非去不行！」

段光瑞接話道：「強敵來犯的是迷宮，她是迷宮貴客，什麼道理非去不行！」

姜水柔聞言又是一呆，疑念頓生，祇因不解孌小何故突然如此，有心再作試探，故意寒着臉道：「眞兒，你敢用這種態度和言語對媽！」

段光瑞呆了一呆，段珍珠生怕現在就把臉扯破，一笑道：「哥哥幫着我是有道理的，誰叫妳不說明那位功力奇高而罕見的年輕人是誰？」

姜水柔老薑狠辣，既然已經看出不對，怎會再失機心，她也有心套話，故作從容的一笑道：「外甥女兒妳可眞成，迷宮粉黛雖說沒有三千，也有千餘，眞兒從小到現在，連正眼都不瞧她們，從妳來了，他也變了，好，舅媽巴望不得能親上加親，早抱孫兒，我告訴妳，今朝的強敵是聾婆和瞎叟夫婦，他們請來的那年輕高手，就是『無毒丈夫』！」

「啊！會是他？」段珍珠不由驚呼出聲。

段光瑞聰明天生，適才由史誌上發現身世，再從乃妹推敲仇氏子下落種種方面，已有所悟，今見乃妹神色，越發明白，有心的一扶段珍珠肩頭道：「妹妹，是他？」

這句話，姜水柔聽來深以爲怪，但是段珍珠却別具會心，頷首道：「現在想來，是他了！」

段光瑞哈哈一笑道：「這可太巧也太好了！」

段珍珠突然憶及晶壁失身一節，不禁垂首耳赤。

段光瑞又一拍段珍珠肩頭道：「是他的話，非見他一見不可了，對嗎？」

段珍珠頷首道：「嗯，有很多事要問他的！」

姜水柔這時接話道：「既然如此，那就快些走吧！」段光瑞把頭一搖道：「不忙在一時，首先我們要商量好，如何應付今朝的強敵？」

姜水柔旣已動疑，是步步設防，自然不會再洩露眞情，祇是催促道：「對敵之事，要見機而行，水寨堅固如同金湯，還是先趕到『海上行宮』後，再定一切才是！」

正談說間一條人影疾射而到，竟是那呂義芳。

呂義芳行色忽急，草草向姜水柔和段光瑞施禮後，立刻焦急的說道：「殿主怎還不降駕海上行宮，強仇業已二次示警，三十六隻飛輪躍，除屬下大胆在每一水寨防域中，留下一隻應萬一之變外，餘皆調集海上行宮後側，待令而發了！」

以飛輪躍中的指舟，將敵船化爲灰燼是姜水柔的應戰秘密計劃之一，如今呂義芳竟洩露了出來。

面對段光瑞和段珍珠，姜水柔無法示意或斥叱，祇好不耐煩的一揮手道：「我就到，妳還不火速返回何待！」

呂義芳聲調一低，道：「屬下另外有事，適才嚴守水寨，已然發現主人坐舟所發的藍色烟號，看來再有頓飯光景，主人船隊卽到，祈殿主定奪！」

這消息，十分突然，但並沒有出姜水柔預料之中，遂冷冷地說道：「知道了！」

詎料呂義芳依然不退，又悄聲道：「屬下似乎發覺有人以罕奇的功力，闖過了水寨的『飛輪陣』和『千鈞網』，已潛進了宮中！」

姜水柔一楞，段光瑞却沉聲道：「這怎麼可能，千鈞網若被破壞，警鈴自動，飛輪陣若有人闖過，勢必齒斷輪毀，今警鈴未動，飛輪未毀，誰能潛進宮禁？」

姜水柔聞言，心頭猛地一凜，頓卽忖着——奇怪？這孩子多少年來，根本足不出海觀樓地區一步？又一向不問宮中大小事務，却又怎地對水寨埋伏設備如此熟悉？難道這孩子也是一個有心人？

她在思忖時候，呂義芳已答了話，道：「少主問的有理，屬下也是覺得事出蹺怪，本來難信，不過……」

段瑞光冷哼一聲道：「不過什麼？難道這人是仙是鬼，能來無影兒去無形！」

呂義芳躬身答道：「屬下不敢隱瞞，這人的是罕怪，雖然不可能是仙或鬼，但他却眞的渡過重重埋伏，似幽靈般到了宮禁！」

姜水柔忍不住沉聲道：「你一再堅持說有人潛進宮禁，究竟有何所見？」

呂義芳苦笑着答道：「屬下若說並無所見，連自己都不能相信，但是若講已有所見，却又什麼人

都沒看到……」

姜水柔沉聲叱道：「呂總巡，妳不是生病了吧！」呂義芳急忙分辯道：「屬下很好，神智十分清楚，斷非發狂或生病在胡說八道！」姜水柔一楞道：「妳要是眞的沒有毛病，怎會說有所見又無所見的那番顚三倒四的糊塗話？難道……」段光瑞接口道：「何不請她仔細解釋一下。」

話鋒一頓轉向呂義芳道：「妳別謊，不管妳自己信不信所見的事，說出來，詳細的說給我聽。」

呂義芳想了想道：「是這樣的，屬下辦完了姜殿主吩咐的事後，就趕赴正門水寨，敵舟在我們防守箭矢的射程以外，並且分四面包圍，奇怪的是連那通行快舟的秘道，他們竟也知道的清清楚楚，更怪的是，有兩處根本就不可能往來的地方，也有巨舟快船似圍又似防我們逃遁一般！」

姜水柔馬上喝止道：「講要緊的事！」

段光瑞看也不看姜水柔，却冷冷地說道：「這些就很要緊，人家不但早已偵知我們明暗水道，竟連另外兩處宮中弟子甚至呂總巡也不知道的秘徑，都打聽了個清清楚楚，看來敵方陣中，必有我方的奸細！」

姜水柔心頭大凜，緣因另外兩處不能公開的秘道，不祇呂義芳等宮中得力人物不知，就是段光瑞也不知曉，但是她如今聽段光瑞所說，却是已非秘密，這豈不是象徵着段光瑞絕非如平日痴啞，而是十分有心的人！

按說，段光瑞名義上是她的兒子，知道機密的是應該，祇是姜水柔明知段光瑞和迷宮毫無關係，如今機密被其偵知，設若有朝一日，他獲知身世，迷宮上下豈非將人人自畏寢食難安。

她思忖間，段光瑞又開口道：「以常理論，這奸細斷非現在隱藏在宮中的人，十之八九，是主人所率門下發生了問題，若是如此，這一戰祇怕是凶多吉少了！」

好個聰明的段光瑞，料事如見，果非尋常！

其實，段光瑞善於藏拙，否則也不可能使迷宮上下咸皆把他當成個隱士看了，既善藏拙，如今却又怎的語語駭人，字字有意呢？原來他是在一試姜水柔的心意，來作未來怎樣對付才爲恰當的方策。

段光瑞冷眼旁觀，看到姜水柔時陰時晴的臉色，暗中竊笑，他心中對呂義芳所說的事情，非祇存疑並另有打算，於是轉向呂義芳道：「妳講下去吧！」呂義芳道：「少主有所不知，我們在海底寨口下安裝的千鈞網，重逾數萬斤，必須以絞鏈輪盤用八人之力始能緩緩絞起，至於那飛輪陣，更是奇絕，水寨通口，最寬爲……」

話沒說完，段光瑞已接口道：「最寬爲二十二丈，飛輪八座，每座有精鋼所鑄削刀三十六柄，列爲兩排，以寨上風車輪動，使八座飛輪成爲海底無上的厲害埋伏，任何船隻，就算是以鐵皮包裹外殼的船隻，也會被飛輪鋼刀削成零散，其間空隙有本寨守輪高手調合可說安全到萬無一失，對不對？」

這一來，連呂義芳都儍了，她不信問道：「少主人日坐海觀樓，以琴棋自娛，整年難得外出一步，怎生對寨門及宮中安排，這般熟悉？」

段光瑞冷冷地說道：「妳們似乎太小看了我，我身爲未來宮中之主，此時有主人在我自然不必過問一切，但怎能不熟悉一切，沒聽說過那句『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的話嗎？眞是少見多怪！」

呂義芳很少和段光瑞接觸，但在迷宮傳聞下，她和別人一樣，把段光瑞當成了個典型的公子哥兒，既是公子哥兒，那當然祇有文彬彬笑嘻嘻英俊儒雅，誰知今日一見，心目中的這位公子哥兒，竟是瀟洒中含有令人敬服的感覺，目光啓闔間，亮如電炬，於是不由心儀而畏服！

畏服下，答話更快道：「是，屬下井蛙……」

段光瑞微一揮手道：「不必過謙，妳一身之絕藝，『萬蜂歸巢』更是武林奇技，否則主人也不會選妳爲總巡，姜殿主更不會視妳若心腹了！」

話聲一頓，根本不管神色詫驚的姜水柔，和呆楞的呂義芳，接着又道：「講，講妳發現的可疑事！」

呂義芳道：「事情發生時，屬下恰因囑咐手下準備『海上行宮』所需一切，方始得能看到這件怪事，先是那千鈞網的索鏈，無故突然一鬆，活似有人手托網底……」

「住口！什麼人有這般力氣，能托升巨網？」

「是的，少主問的對，屬下是在形容當時的情形。」

「嗯，須知言過其實終難大用，再說下去！」

「是少主，當屬下看到怪事，微微一楞時，不由仰頭沉思，正好看到那始終受風旋轉不停的風車巨翼，怪……」

「可是風車巨翼突然無故停止轉動？」

「少主聖明，正是如此！」

「如此又能怎樣？」

「如此的話，任何一個水性稍強的人，則皆能如同游魚般通過飛輪大陣！」

「風車巨翼停了多久？」

「回少主，停了刹那，也就是喘兩三口氣的工夫！」

段光瑞一雙劍眉倏忽飛起來，道：「够了，就這點工夫，他已足能潛進宮禁了。」

姜水柔聞言大驚，道：「眞兒，你也認爲有人已經潛進了宮中？」

段光瑞道：「不錯，他進來了。」

姜水柔立刻轉對呂義芳道：「火速通知藍殿主，封閉化骨殿，人手調集，寸土寸地的給我搜索全宮！」

呂義芳應命執行，段光瑞又沉聲道：「慢！」

姜水柔微怒道：「你攔她作甚？」

段光瑞道：「此人潛入宮中的目的，可能志在暗偵被囚羣俠的下落，以便……」段珍珠一楞，接口道：「被囚羣俠？都是些什麼人？」

段光瑞笑道：「都是妹妹妳的熟朋友，包括一條龍，滕老龍，鵰燕雙俠等人！」

段珍珠大驚道：「當眞？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段光瑞道：「妹妹身爲宮中主人沉香舟中座上客時，羣俠已是沉香舟內堦下囚了！」

段珍珠驀地寒着臉向姜水柔道：「這是什麼意思？」姜水柔業已無法不承認了，道：「什麼意思要等主人回來才能知道……」

段珍珠怒聲道：「舅舅囚禁我的朋友，這算什麼道理，我不管，我要妳們放了他們！」

姜水柔一笑道：「傻丫頭，主人沒有回來，宮中上上下下那個胆敢作主，不過孩子妳放心，既然都是妳的朋友，相信主人回來以後，必然會釋放他們！」段珍珠沉聲道：「不行，現在就放！」

姜水柔依然笑着道：「妳怎麼犯小孩子脾氣呢，沒聽我告訴妳嗎，主人沒回來以前，誰也沒有胆子放人！」

段珍珠哼了一聲，轉對段光瑞道：「哥哥，你可有這個胆子？」

段光瑞輕描淡寫的說道：「有，我當然有。」

姜水柔向他瞪眼，他看也不看，但接着把頭一搖道：「現在不是有胆放和沒胆放人的問題……」

段珍珠不解道：「那還有什麼問題？」

段光瑞道：「先時我很淸楚，羣俠囚在迷魂殿中，如今恐怕是不會在了！」

段珍珠道：「這怎見得？」

段光瑞一笑道：「妳沒聽剛才羣芳殿主吩咐，要藍殿主封閉化骨殿，調集人手搜索來敵嗎？」

段珍珠道：「這和羣俠在否迷魂殿中何關？」

段光瑞道：「關係大了，藍殿主就是迷魂殿主，如今這位殿主既然能够放心的離開迷魂殿，豈不等於說……」

段珍珠立卽會悟，轉向姜水柔道：「羣俠現在那裏？」

姜水柔臉上已經沒了笑容，但語氣却還十分溫和，道：「好孩子，妳舅舅就要回宮了，這件事等他回來再辦有多好，再說，別看眞兒口裏講他有胆子放人，其實……」段光瑞接口道：「我說有這胆量，就敢負責！」

姜水柔沉聲叱道：「你好大的胆子，敢對爲娘這樣放肆，給我滾回你那海觀樓去，快些滾！」

那知段光瑞哈哈一笑道：「十數年來，海觀樓上我祗是『過客』，姜殿主，希望那種假母子的把戲，到此爲止！」

一句話，說得姜水柔冷汗滴流，呂義芳駭絕而發呆！

段光瑞話並沒有說完，接着又道：「不過以殿主和迷宮主人的夫妻身份來說，我們雖沒關係，舍妹却應該稱宮主人爲舅，因此我現在對殿主沒有惡意……」

姜水柔想明白了，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在調集親信弟子分派大任後，祗顧喜極而去海觀樓，致陰差陽錯被段光瑞兄妹巧登書樓而看到了史誌，如今別無法想，惟有乘其不備出手擒之，以免敗事。

想到這裏，才待示意呂義芳對付段珍珠，段光瑞已寒着面色威凌的說道：「姜殿主，十數年來，殿主對我可說有恩而無怨，甚盼殿主莫要逼迫我非出手與殿主爲敵不可！」

姜水柔怒喝道：「說的好聽，你敢背叛迷宮，還講什麼有恩無怨，告訴你，憑你那點淺薄的武技，在我手中走不上十招，你若……」

段光瑞一笑接話道：「眞要到了非動手不可的地步時，也許會大出殿主意外，不過能不動手當然最好，依我的看法，殿主是該釋放羣俠歸去才對，强敵方面，深信舍妹珍珠或能代迷宮化解……」

姜水柔眼珠一轉，人向後方緩緩退着，段光瑞突然聳肩一笑道：「以殿主的聰明，我相信應該能够看出事之難易，此地祗有呂總巡一人可供殿主驅使……」

姜水柔業已退出丈遠，冷冷地說道：「已經足能代本殿主召來人手……」

段光瑞搖頭道：「殿主錯了，呂總巡若是有走的打算，祗怕出不了五丈，再說目下强敵卽將展開攻擊，宮中人手已嫌不足，我兄妹復無惡意，若殿主不明利害，堅欲動手，祗怕迷宮立將不保！」

姜水柔黛眉緊鎖，暗自思忖得失，幾經考慮之後，明白段光瑞的話沒有錯，祗是她一向慣於施令，作威作福，今朝叫她束手聽命，怎樣也忍不下這口氣來，何況段光瑞在她心目之中，祗是個公子哥兒，若眞被三言兩語所屈，傳說出去豈非笑話，於是眼珠一轉計上心來道：「你們先講有何企圖！」

段光瑞一笑道：「十數年來，我被貴宮所欺，

如今既已知道了身世，自是歸心似箭，除請殿主順便釋放舍妹羣友外，別無所求。」

姜水柔聞言心中暗喜，道：「當眞！」

段光瑞道：「丈夫一言，如白染皂！」

姜水柔頷首道：「好，我答應你們，不過目下强敵虎踞於外，必須等我打發了他們之後，才能辦理此事！」

段珍珠噗哧一聲笑道：「殿主，這可辦不到！」

姜水柔故作詫然道：「爲什麼？」

段珍珠道：「現在就請下令釋放羣俠，並隨卽分一小舟，我兄卽與羣俠離此，對外來强敵，我兄妹答應殿主絕不與他們聯手和迷宮爲敵就是。」

姜水柔暗自恨的咬牙，適時，鐘聲又响，正門水寨頻頻相催，姜水柔哼了一聲，沒好氣的說道：「養虎成患，也怪我瞎了眼睛，不過你們記住，今天這下井投石的事，我永遠不會忘記！」說着，轉對呂義芳道：「呂總巡，領前帶路！」

呂義芳會意應聲，大步前行。

段光瑞突然伸手相阻道：「且慢！」

姜水柔雙眉一挑道：「你這算什麼意思！」

段光瑞笑道：「請問殿主，羣俠被禁何處？」

姜水柔坦然道：「本來是在迷魂殿中，祗因無毒丈夫和吳氏夫婦尋仇，爲安敵心，早已下令將羣俠移往水寨！」

段珍珠道：「可是眞的？」

姜水柔此時成竹在胸，因此不再隱瞞什麼，道：「當然是眞的！」

段光瑞微微一笑道：「我很難相信殿主願與來敵訂盟城下！」

姜水柔嫣然一笑道：「我也實在太小看了你，實對你說，對方船上，有種可射遠程的攻城利器，所以……」

所以之後的話，她沒有說出口來，不過段光瑞和段珍珠俱皆會心，明白姜水柔其中定有詭詐。

段光瑞有心相試，道：「殿主以羣俠作餌，又找舍妹出面以對無毒丈夫，其謀深淵，祗惜被人佔了先着，恐怕所謀成空而弄巧成拙！」

姜水柔冷哼一聲道：「是成是敗，你何不刮目以待！」段光瑞笑道：「正有此意……」

言尙未盡，姜水柔已揮手接口，對呂義芳道：「走！」

段光瑞這次並未相阻，却似是自語般說道：「是該走了，如此盛況着實難得一見，不過希望這一路上不論是誰都安份一些，否則就十分可惜而後悔嫌遲了！」

姜水柔沉聲道：「你這是在威脅我？」

段光瑞一笑道：「怎敢！」

姜水柔哼了一聲，沒再接話，快走兩步，趕上了呂義芳，段光瑞兄妹走在她們身後五尺，步起步隨。

走着，姜水柔驀地右掌貼到呂義芳的臀間，全力將呂義芳往外猛地一送，揚聲道：「火速調集人手，這兩個小輩交給本殿主！」

當姜水柔掌心貼近時，呂義芳已知其意，早在提足功力相待，借姜水柔全力之一送，她飛騰而起數丈之高，如一頭鵰鳥，疾逾電掣般射向遠處，一飛十丈，落足再起，又是五丈開外！

段光瑞本早有防，仍是慢了一步，在目睹呂義芳冲天而起疾射遠去的剎那，縱身欲追，驀地數丈紫虹漫天而到，纏向段光瑞腰際！

段光瑞自幼生在迷宮，又曾誤當姜水柔是生身之母，自然十分淸楚姜水柔的絕技和藝業及功力，乍見紫虹，卽知這是姜水柔向不輕用的「十丈紫雲」軟巾，別看這祗是一條軟軟的紫色長巾，但它的威力却勝過那三尺靑鋒和其他的兵刃，段光瑞人在空中，被迫一個「雲鷂巧翻身」，出去丈二，方始躲過這凌空一擊！

雖說躲過了凌空一擊，但已無力再追呂義芳，身形倏忽飄落地上，才待再起，紫虹已化作圈圈紫環，當頭罩將下來！

段光瑞神色肅穆的飄身再次避過，冷冷地說道：「很好，我早已警告過殿主，莫施詭詐，如今的後果，殿主祗好自己承担了！」

話聲中，段光瑞騰身而起，右手指點向姜水柔的前胸，左掌一拂，拂出一陣勁風，阻向紫虹！

紫虹倏然如靈蛇般捲移左側，但突又迫襲而回，那凌虛一指，正遇上姜水柔的左掌削勢所成利刃，半斤八兩，互退三步！

一退之間，紫虹業又捲回，段光瑞再次揮掌出指，雙方相隔三丈，段光瑞似乎難越雷池一步！

段珍珠適時開口道：「哥哥，你能支持？」

段光瑞時正又揮左掌掃回紫虹，答道：「我有致勝之道！」

段珍珠應聲道：「那就好，我追這呂總巡！」

話罷，尙未湧身飛起，紫虹倏忽來到，橫裏捲下！

原來姜水柔以「十丈紫雲」雙巾成名，另一條紫巾，時已飛出，於是十丈方圓，令人難以闖越過去。

呂義芳，這時早已去遠，約在里許之外了！

段光瑞久戰無功，不怒反笑，向珍珠道：「妹妹退下，姜殿主是不見眞章，不會知道厲害的！」說着，他竟不再顧忌被紫虹纏身之危，直撲上

去！

段珍珠闊聲而退，於是雙巾全都飛絞捲向了段光瑞，段光瑞根本未躲，剎那之間被雙巾纏裹成了個粽兒樣！

十丈紫雲，祇剩下姜水柔雙手所握的丈長，姜水柔適時冷哼一聲道：「段光瑞，你想死想活！」

段光瑞雖被纏裹的祇剩個腦袋露在外面，但却峙立未倒，也是十分特殊的事，按說姜水柔應該有所警惕才好，但她勝利之下，未能多想，祇是得意的笑着！

段珍珠本待上前救應乃兄，突見乃兄面無懼色，人又未倒大異常規，不由猶豫難決未能上前。

此時段光瑞依然笑着說道：「姜殿主，十丈紫雲可能困得住過世的宮中主人？」

姜水柔一楞，尚未會過意來，段光瑞已接着說道：「迷宮十絕寶典上面，載明殿主妳這十丈紫雲的出處，內藏歹毒至極的毒粉，人被裹住之後，祇要妳稍用手法，那粉袋卽碎，被裹之人立將中毒哀號終日而死，我本不願與殿主爲敵，更不希望把殿主這一雙紫雲巾毀掉，但殿主如虎，竟生害人之意，說不得……」

姜水柔驀地想起一事，玉面頓卽變色，才待收轉雙巾，段光瑞已一聲長嘯，全身暴漲，耳聽裂帛之聲不絕，一雙十丈紫雲巾，頓卽化作段段碎布飄落地上！

姜水柔痛失雙巾，咬牙切齒提足功力撲向了段光瑞，段光瑞一聲長笑，全身突地拔起，一閃到了姜水柔身後！

姜水柔撲空，目光瞥處看到了段珍珠，獰笑一聲，不顧身後的段光瑞，竟撲向段珍珠，雙掌十指箕張，手心業已現出赤紅的一片，她竟練就了「赤毒掌」功！

她翻掌出指，身在其後的段光瑞本來無法看到，但她太以得意之下，獰笑中十指屈伸不已，恰被段光瑞瞥見一絲紅雲，心頭大凜，身形疾射向前，凌空彈出「三陰殘指」，襲擊姜水柔的「脊心」重穴，並揚聲向段珍珠喝道：「妹妹快躲，不能相抵！」

話快，人更快，怎奈總比姜水柔撲前的勢子慢了一步，段珍珠本來有所警惕，但在乍聞乃兄警語時，却不由的微微一呆。這一呆，是人之慣性使然，不過有多少人和多少事，是毀在這慣性的「一呆」之下，段珍珠亦然，在時間上來說，沒有這微然的一呆，已是危機燃眉，如今一呆之下，再想躲閃姜水柔全力發出的「赤毒掌」功，根本辦不到了。

不過段珍珠是珍珠堡的宮主，幼受嚴訓，家學深淵，躲避已遲及看出掌力陰毒下，打定了一拚互死的心意，一聲淸嘯，猛地提足了珍珠堡中不傳之秘的「水魄冰魂」眞力，週身頓卽散出一片水霧，如同滾鍋沸湯，水氣飛捲，雙掌不避反迎，抵向「赤毒掌」功！

段珍珠出身珍珠堡，爲姜水柔所熟悉，自然對珍珠堡中的絕技奇功，也瞭若指掌，「水魄冰魂」功力，姜水柔早已知道，更了解這種功力爲天下火毒熱力所發掌功的尅星，如此，姜水柔以「赤毒掌」以對「水魄冰魂」，豈不是以火就水自找死路？不！絕對不是，我們知道，水多過火則火熄，火烈過水則水乾，生、尅有其定理，存滅却端賴火候，姜水柔自信段珍珠的「水魄冰魂」功力，非但不能制住自己，並將助長火毒！

她小看了段珍珠的修爲，也輕視了珍珠堡的這門獨步武林的奇功，在雙方眞力相抵，四掌尚未接實時，段珍珠已然覺出有一股極熱的勁風，穿過了「水魄冰魂」眞力所佈的護身，湧向前胸，而姜水柔同時感覺到一股極寒之氣，順着自己掌力沿竄下來，着實的擊在身上！

同時，四掌業已相抵一處，冷熱兩種勁風，旋作一團，沙飛石走，將二人同時彈震出去，摔倒地上。姜水柔摔臥地上，却巧而又巧避過了段光瑞那「三陰殘指」的突襲，否則必將當場吐血而亡。

這時，段光瑞顧不得再傷姜水柔，飛射而前扶住掙扎欲起的段珍珠，祇見段珍珠粉面赤紅，汗流不止，喘息重濁，已將昏迷，段光瑞立卽出指點封了三處大穴，使火毒不致竄襲心脈，然後抱起段珍珠，目光四移，在找可以臨時安頓段珍珠並代爲以眞氣療傷的地方。

姜水柔也身中了寒毒，不過她功力火候總比段珍珠高深一些，摔臥之後頓卽躍起，飛射逃去。

適時，兩條人影如同過渡流星般疾射而來，剎那停步於段光瑞身前丈外地方，頭前那人，竟是去而復返的呂義芳，段光瑞雙目暴射寒光，怒視着呂義芳及另一面目陌生的來者，沉聲道：「呂義芳，妳待怎樣？」

呂義芳竟不答話，神色更是十分奇怪，這時呂義芳身後那人，面含微笑對段光瑞道：「閣下就是此間的少主人？」

段光端冷冷地答道：「從前是的，如今我是段光瑞，珍珠堡的少主人！」

這句話，要是換了其他任何人聽了，都會愕然難解，但呂義芳身後這人，却似乎別具慧心，聞言色喜道：「昔日二聖中的段大俠，可是……」

段光瑞答話極快，道：「先父。」

（以下轉入第一〇六頁）

過關刀

公平決鬥除後患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盾幫畢長雄乘在城上站崗之便，跳城逃走，爲二聖教埋在城外的地心鬼雷炸死，二聖教主要處罰身爲頭目的楚雲彪，幸得杜敬堂爲之說項，楚雲彪以寄望畢長雄逃走往通知玩鈴子等人的計劃落空，遂改着賈谷蘭離關，負起聯絡任務，賈谷蘭向二聖君請准離開，由杜敬堂帶引她至山半，便任由賈谷蘭離去。二聖教主命屬下王鵬往追蹤賈谷蘭，至山下一叢林，見賈谷蘭閃入其中，呆立在一株樹前，久久未見其有何動作，王鵬心中起疑，但又離得太遠，毫無所見，乃躡足趨前數尺——

他果然看清楚了。

看得他跳腳大叫上當。

原來，他看到的賈谷蘭，其實只是一件披掛在矮樹上的衣裳！

× × ×

賈谷蘭沿着山麓全力向西南方向飛奔。

她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決定先趕去九華山見田舍郎等人。

因爲，九華山距離飛豹關最近，只有三百餘里路程，而少林武當都遠在千里以上，她大可先趕到九華山會見田舍郎等人，然後再找人去通知少林武當二派掌敎，在時間上來說，仍然綽綽有餘。

現在最使她担心的只有一個人，卽是野枯佛，他三天前在風雲坪上現身救走武當玉眞子，必然知道飛豹關就在西梁山上，他可能隨時會去飛豹關踩探，也就極易踏中「地心鬼雷」而被炸死！

但是，她對此無能爲力，只有在心中祈禱野枯佛不要去涉險了。

她使盡全力向前奔馳，恨不得背生雙翼，一下飛到九華山。

那知正飛奔間，驀聞附近山林中有人叫道：「咦，那不是佘姑娘麼？」

她心頭陡地一震，立時刹住腳步，旋身錯掌護胸，喝問道：「甚麼人？」

一條人影，由數丈外的山林中飛了出來。

他，不是別人，玩鈴子是也！

賈谷蘭一見大喜，喊道：「是你——玩鈴子！」

繼之，又有數人由林中現身而出，他們是田舍郎、葛大寶、悟明和尚和小淘氣寶三！

都是她急欲見到的老朋友！這眞是她萬料不到的事情，田舍郎等人竟然趕到西梁山來了。

她欣喜萬分，上前一把扯住玩鈴子，驚喜的叫道：「竟有這等巧事，我正要趕去九華山找你們哩！」

玩鈴子笑道：「我們到此已有半天了。」

賈谷蘭問道：「是誰通知你們的？」

玩鈴子道：「野枯佛。」

賈谷蘭喜「哦」一聲，又急問道：「野枯佛現在人在何處？」

玩鈴子道：「他帶玉眞子返回武當去了。」

賈谷蘭聞言心頭大寬，喜道：「好極了！好極了！我正在爲他担憂呢！」

玩鈴子問道：「甚麼事？」

賈谷蘭道：「走，咱們到林中去談，此地距飛豹關甚近，大家要小心一些！」

當下，六人轉入林中，圍坐下來。

田舍郎道：「聽野枯佛說，貴幫已被迫歸降二聖敎，姑娘今天是怎麼出來的？」

賈谷蘭玉臉微微一紅，赧然道：「關於我的一切，你們想必都聽野枯佛說過了？」

玩鈴子笑道：「正是，原來妳就是那個僞死的甄賈谷蘭，妳眞會捉弄人啊！」

賈谷蘭羞笑道：「爲了逃避螳螂王的報復，不

得不如此，希望諸位莫怪。」

葛大寶問道：「現在螳螂王已知妳是賈谷蘭了吧？」

賈谷蘭道：「是的，洩漏我身份的是我爹的一名部下，他叫『賽諸葛尹文亮』，也即是我在鄱陽城中遇見的那個算命先生，他背叛敝帮加入二聖教，洩漏了我僞死的秘密，但因二聖教主要收伏我爹作他的的八大護法之一，故嚴令螳螂王不得追究私仇……」

當下，將僞降二聖教的經過說了一遍。

小淘氣竇三接着問道：「那二聖教主當眞是個連體人麼？」

賈谷蘭道：「不錯，他們的背部粘在一起，大的叫大聖君，老二叫二聖君，兩兄弟都是教主，彼此輪流作主一天，今天又輪到二聖君作主。」

小淘氣好奇的又問道：「他們是生下來就粘在一起的麼？」

賈谷蘭點頭道：「是的，他們應該是雙胞胎，不知何故竟成了連體人。」

小淘氣笑道：「眞有意思！那麼他們走路的時候，就得一個向前，一個往後退了？」

賈谷蘭道：「正是。」

小淘氣道：「吃飯一起吃？睡覺一起睡？」

賈谷蘭道：「當然。」

小淘氣道：「拉尿的時候怎麼辦？是否一個要拉尿，另一個也得跟着脫褲子？」

玩鈴子笑喝道：「竇三，你好無禮，怎可向人家姑娘問起這個？」

小淘氣聳聳肩笑道：「小叫化愈想愈有興趣，眞想立刻去一開眼界。」

田舍郎一本正經的問道：「賈姑娘，楚老弟的情形怎麼樣了？」

賈谷蘭道：「他易容化名，混在飛豹關中，頗得二聖教主的器重……」

又將楚雲彪的現況及自已離開飛豹關的原因說出。

大家一聽飛豹關外埋設厲害無比的「地心鬼雷」，不禁大爲吃驚，玩鈴子問道：「那種東西是用甚麼製成的？」

賈谷蘭道：「自然是用火藥製成的，但他們製造得如此巧妙，使人一踏中它便會爆炸，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田舍郎皺眉道：「那東西埋在地下，是不是看不出一點痕迹？」

賈谷蘭道：「我想是的，要是看得出痕迹，也就沒用處了。」

田舍郎道：「還好在此遇上妳，我們五人正準備今夜入關一探呢。」

賈谷蘭道：「二聖教主正在飛豹關教練紅沙陣，預料過兩天卽將往飛狐關，等他們離開飛豹關之後，咱們再攻入關中殺他一個片甲不留。」

田舍郎道：「如何避開那些地心鬼雷？」

賈谷蘭微笑道：「到時我自有方法。」

玩鈴子接口道：「爲何要等二聖教主走了之後再動手呢？」

賈谷蘭道：「理由有二，一是二聖教主身手異常厲害，他們還有一種武器名叫『飛龍爪』，簡直百發百中，無人能抗，二是家父及巨無霸尉遲老前輩尚在關中，他們都因服食『聖酒』被迷失本性，除接受教主的指揮之外，認不得其他親友，要是咱們在這時候發動攻擊，二聖教主命令他們出手，咱們如何還手？」

葛大寶道：「對，我總不能够跟師父自相殘殺啊！」

玩鈴子問道：「家師情況怎樣？」

賈谷蘭道：「令師情況好一些，單日不担任關主的職務時，沒有飲聖酒，頭腦很淸醒，只不過服下另一種名叫『蝕骨露』的東西，暫時失去功力而已。」

小淘氣接着問道：「還有我師父怎樣？」

賈谷蘭道：「令師奉命帶領敝帮二十五個兄弟前往飛虎關，大概不日可回。」

悟明和尚也問道：「家師呢？」

賈谷蘭道：「令師也奉命帶領二十五個兄弟前往飛鳳關。」

田舍郎問道：「賈姑娘有沒有聽到關於家師的消息？」

賈谷蘭搖頭道：「沒有。」

小淘氣又問道：「妳說飛狐關在東梁山上，飛虎關在銅官山上，飛鳳關在石鐘山上，是不是？」

賈谷蘭道：「正是。」

小淘氣道：「那麼，除飛狐關一日可到之外，飛虎，飛鳳二關都要走上幾天才能到達，方才妳說飲下一杯聖酒只能使人迷失本性一日，既然如此，家師及苦行僧在離開風雲坪一天之後卽可恢復神智，到了那時，家師及苦行僧豈不可以乘機脫逃？」

賈谷蘭道：「這個問題我也曾想到過，曾向樊小瓊套問，她說二聖君暗中又派兩名部下携帶聖酒尾隨於令師及苦行僧之後，當計算令師及苦行僧卽將淸醒之際，他們便再取出聖酒給令師及苦行僧飲下，所以令師及苦行僧不可能有淸醒的時候。」

小淘氣道：「飲下聖酒既能使人迷失本性，何以又能替二聖教主辦事？」

賈谷蘭道：「二聖教主身懷一種名叫『攝魂大法』的邪術——」

語方至此，忽有所覺，連忙低聲道：「好像有人來了，大家快躲起來！」

身形一掠，悄然竄入一叢野草中，靜靜蹲伏下來。

田舍郎、玩鈴子、小淘氣、葛大寶、悟明和尚四人，也聽到林中一陣輕微的響動，心知有武林人物，正朝這方面走過來，當卽四下散開，迅速躲藏起來。

響聲，愈來愈近，是一個人撥樹枝的聲音！

須臾，來人出現了。

正是奉命跟踪賈谷蘭的王鵬！

他由一片密密的矮樹林中走出，一路東張西望，口中喃喃罵道：「他奶奶的熊，才一轉眼工夫就逃得無影無踪了，這下回到關中，可如何向教主交代？」

躲在一顆巨石後面的小淘氣忽然站了起來，笑嘻嘻道：「喂，老兄，你在找甚麼東西呀？」

王鵬冷不防嚇了一大跳，馬步一沉，豎掌準備應變，口中大喝道：「你是誰？」

小淘氣朝他扮了個鬼臉，笑道：「嘿，老兄難道看不出我是個小叫化？」

王鵬輕哦一聲，緊張的神色稍退，直起腰幹問道：「你在此幹甚麼？」

小淘氣繞石走出，答道：「小叫化來這兒繳納地租。」

王鵬呆了呆道：「繳納地租？」

小淘氣笑道：「另一名稱叫作出恭！」

王鵬面上一紅道：「小鬼，居然敢跟你家大爺開玩笑麼？」

小淘氣道：「寃枉，小叫化說繳納地租，不是比較文雅麼？」

王鵬也不禁笑了，問道：「這兒距離城市很遠，你怎麼老遠跑到這兒來出恭？」

小淘氣道：「小叫化是由此經過的，並非特地跑到這兒來出恭的啊。」

王鵬道：「你叫何姓名？」

小淘氣道：「小叫化幼失爹娘，也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誰，噯！我的命好苦呀！大爺，您施捨幾個吧。」

說着，伸手要錢，裝出可憐兮兮之態。

王鵬聲調一沉道：「我問你，你剛才可曾看見一個姑娘由此經過？」

小淘氣道：「是不是一個年約十七八歲，出落得如花似玉的姑娘？」

王鵬色喜道：「正是！正是！你看見了？」

小淘氣點頭道：「看見了。」

王鵬急問道：「你看見她往那方向跑的？」

小淘氣聳聳肩道：「這個麼……嘿嘿，小叫化已兩天沒吃飯了，沒力氣說話啦！」

王鵬連忙掏出一些碎銀，塞到小淘氣手裏，道：「快說，那姑娘往那方向跑的？」

小淘氣看了看手裏的碎銀，不滿意的搖頭道：「我的大爺，您既有意追姑娘，何不慷慨一些，這點銀子不够小叫化吃一天呀！」

王鵬眼睛一瞪，喝道：「媽的，你想乘機敲竹槓？」

小淘氣點頭道：「不錯，小叫化窮得要命，遇有機會，總不放過！」

王鵬怒容陡現，似想發作，但又想到追人要緊，當下又掏出一些遞給他，沉聲說道：「這樣够了吧？」

小淘氣把銀子納入懷中，笑道：「我看你卽使追到那姑娘，也別想贏得那姑娘的芳心……」

王鵬叱道：「少廢話！」

小淘氣道：「眞的，追姑娘，出手要大方，像你這麼小氣——」

王鵬一把抓住他的左臂，沉容喝叱道：「媽的頭，你再說一句廢話，老子就扭下你的腦袋子！」

小淘氣叫痛道：「啊哎！快放手，小叫化告訴你便啦！」

王鵬依言鬆手，喝道：「快說！」

小淘氣冷冷道：「那位姑娘，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手一指賈谷蘭躲藏之處，接着道：「她就躲在那片草叢裏！」

賈谷蘭盈盈而起，含笑道：「這位壯士，你找我幹麼呀？」

王鵬心頭一震，不覺呆了。

小淘氣趁他發呆之際，上前拉起他的右腕，笑道：「來，走近一些才能看得淸楚！」

王鵬突感脈門一緊，方待掙扎，全身業已酸痲無力，一時震駭欲絕，失聲道：「好啊！原來你們是同黨……」

小淘氣用力將他拖倒，叱道：「跪下！」

王鵬脉門受制，無力反抗，被他一拖之下，果然雙膝一屈，面朝賈谷蘭跪了下去。

這時，田舍郎、玩鈴子、葛大寶和悟明和尚亦相繼現身走出來。

王鵬面色陣陣發白，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賈谷蘭移步走到他面前，含着嬌笑道：「你叫甚麼？」

王鵬不肯回答。

賈谷蘭猛可玉掌連揮，劈劈拍拍的摑了他數下耳光，然後又吃吃嬌笑道：「你貴姓大名？」

王鵬道：「我……我叫王鵬。」

賈谷蘭道：「我曾在飛豹關中見過你，你在關中担任何職？」

王鵬道：「頭目。」

賈谷蘭道：「是二聖敎主，命你出來跟踪我的吧？」

王鵬道：「是的。」

賈谷蘭道：「爲何要跟踪我？」

王鵬道：「我們敎主想知道妳請求離開的目的，命在下暗中跟踪，然後回去報告。」

賈谷蘭笑道：「我早就發現你在跟踪，本想擺脫你就算了，如今旣然擒到了你，就要問你一些事情，你若不顧吃苦，可得好好回答。」

王鵬道：「妳別忘了令尊及你們金盾帮的二十一個兄弟尙在飛豹關中！」

賈谷蘭道：「是，但我殺了你後，二聖敎主也不見得會處罰家父及敝帮兄弟，因爲我沒有歸降二聖敎，可以爲所欲爲，是不是？」

王鵬面色微變，默然不語。

賈谷蘭笑了笑道：「我現在只想知道一件事情，飛豹關外遍佈『地心鬼雷』，但一定有識別的標記，你肯告訴我麼？」

王鵬道：「我不知道！」

賈谷蘭轉對玩鈴子笑道：「玩鈴子，你喜不喜歡揍人？」

玩鈴子點頭道：「喜歡！」

跳上一步，登時拳脚交加，打得王鵬面色發靑，鼻孔流血！

賈谷蘭笑道：「你不能叫喊，你一叫出聲，我立刻要你的命！」

王鵬果然不敢開聲喊叫，但挨了一頓毒打之後，已感忍受不了，不禁迸出一句話來道：「妳聽我說！」

賈谷蘭打手勢命玩鈴子住手，笑問道：「你說說看。」

王鵬喘氣一陣，才道：「在下眞的不知有無識別『地心鬼雷』的標記，只知關外面有四條小徑沒有埋設『地心鬼雷』，方才便是從其中一條走出來的。」

賈谷蘭道：「那麼，你就告訴我那四條小徑如何走！」

王鵬哭喪着臉道：「那些小徑曲曲折折，要在下帶路可以，要解說可難啊！」

賈谷蘭問道：「你是說那四條小徑不是明顯可以看出來的？」

王鵬道：「正是，前天深夜，杜關主曾帶領我們在每條小徑上來回走了一趟，在下只記得如何走，却無法用嘴巴說出來。」

賈谷蘭沉思片刻，環望衆人問道：「各位，咱們該如何處置此人！」

田舍郎道：「自然不能放他回去。」

賈谷蘭道：「當然，但若把他帶在身邊，可也是個累贅。」

王鵬顫聲道：「賈姑娘請開恩放在下逃生吧，在下如今被你們擒住，也不敢回關覆命了。」

賈谷蘭搖頭道：「不行，你的任務雖然失敗，仍可回去報告二聖敎主。」

王鵬道：「在下發誓不回去便了。」

賈谷蘭又搖搖頭道：「你不用起誓，你家姑娘不信這一套！」

小淘氣道：「宰了他不就得了？」

賈谷蘭沉吟道：「這不好，有失人道……」

田舍郎一頓手中鐵鈀，說道：「在下有個主意，就讓他和在下來一場公平的決鬥，他若能打死在下，就放他回去，否則，他就得死在在下這把鐵鈀之下！」

賈谷蘭欣然道：「這主意不錯，給他一個機會，他死了也不得怨咱們。」

轉回螓首，笑望王鵬問道：「你願意麼？」

王鵬看了田舍郎一眼，見他土頭土腦，覺得有獲勝之望，乃答道：「好，但你們說話須得算數，在下若徼倖獲勝，你們須得讓在下離去。」

賈谷蘭笑道：「你放心，我們說一不二，但是你和田舍郎生死未分之前，不得逃走，否則我們就要出手了。」

王鵬道：「就這麼辦！」

忽然面色一變，驚望田舍郎道：「他……他就是田舍翁的傳人田舍郎？」

賈谷蘭噗哧一笑道：「不錯！」

王鵬神色畧現不安，皺了皺眉道：「也罷，今天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賈谷蘭退開數步，說道：「小淘氣，你可以放手了。」

小淘氣應聲鬆開他的腕脈門，縱退數丈，守住一邊；玩鈴子，葛大寶、悟明和尙也各退去一邊，五人遠遠圍立四周，防備王鵬逃走。

王鵬揉了揉右腕，慢慢站起，然後探手入懷，抽出一柄軟劍來。

賈谷蘭一見他的武器，心中頗替田舍郎担憂，口中笑道：「瞧不出你也會使用軟劍，我聽說能使

用軟劍的人，身手都很高……」

轉對田舍郎又笑道：「田舍郎，你可要當心，別弄得賠了夫人又折兵！」

田舍郎道：「不會。」

他步上數尺，正對王鵬，雙手平握鐵鈀，說道：「王鵬，你可以出手了。」

王鵬掄動右臂，皺眉道：「別急，在下這條手臂還有些酸痛——」

左手突揚，軟劍直捲而出！

田舍郎沒有料到他是左撇子，更未想得到他會口是心非，一時招架不及，慌忙把頭一低，閃避來劍。

「刷！」的一响，他頭上的草笠，被王鵬的軟劍劈去笠尖，險些傷及頭部！

王鵬乘勢進逼，厲叱一聲，軟劍一圈一吐，潛如游魚，改向田舍郎的下盤攻去。

田舍郎手中鐵鈀一沉，架住軟劍，雷吼道：「且慢！」

王鵬一怔，收劍退開了兩步，問道：「有何不對？」

田舍郎面色鐵靑，似甚憤怒，冷冷道：「你對人一向就是這樣麼？」

王鵬惑然道：「我怎麼樣？」

田舍郎一字一頓道：「你口中說手臂酸痛，却趁人不備發劍突擊，這算甚麼名堂？」

王鵬一啊，笑道：「原來你說的是這個，這可是笑話了，常言道兵不厭詐——」

田舍郎鈀柄猛抬，疾挑而出，大喝道：「你也試試我的詭詐！」

王鵬大驚，側身疾讓，但也遲了一步，右臂頓被鈀柄挑中，只聽「卡查！」一聲脆响，臂骨折斷了。

田舍郎哈哈一笑道：「現在你覺得『詭詐』可惡麼？」

王鵬已面如土色，那裏還說得出話來。

田舍郎鐵鈀一抬，喝道：「再吃我一鈀！」

鐵鈀朝他頭上劈下，勢如雷霆萬鈞！

王鵬不敢擧劍招架，閃避到一旁，接着欺身進步，軟劍一式「龍飛鳳舞」，直奔田舍郎的腹部點去。

他是左撇子，故斷了右臂仍可迎戰。

田舍郎攻勢發動，却似長江大河澎湃不絕，只見他鐵鈀一橫，變招又出，迎上了對方的軟劍，去勢凌厲異常，銳不可當。

王鵬仍不敢硬接，迫得只好往後倒退。

田舍郎如影隨形，搶步直進，一鐵鈀，橫掃下盤。

王鵬突然大喝一聲，跳起三尺，蹈隙疾上，抖直軟劍，反削田舍郎左肩。

田舍郎喝聲「來得好！」身形微挫，手中鐵鈀驀地豎直，剛好迎上了削到的軟劍。

「錚！」然一响，火星迸射！

王鵬「登登登」顚出三步。

田舍郎趁勢猛進，一鈀連一鈀，一步趕一步，如狂風驟雨，一口氣攻出了十幾招。

王鵬被迫硬接了數招，一條左臂業已發麻，終於握不牢軟劍，被鐵鈀一招打得飛出老遠。

他情急拚命，猛然一抬脚，向田舍郎的心口踢出，大喝道：「老子跟你拚了！」

田舍郎一閃身，轉到他身右，鐵鈀一沉，但聞「噗！」的一聲，鐵鈀的爪子，結結實實的扒入他背心！

這是致命的一擊，王鵬上身一仰，雙目暴瞪，掙扎了片刻，一顆頭才垂了下去。

田舍郎抬脚一踢，借力拔出鐵鈀，讓他的身子倒下，說道：「回你老家去吧！」

其實，王鵬還沒倒下時，已經斷氣了。

小淘氣似是頭一次看到田舍郎施展身手，大爲歎服，吐了吐舌頭道：「南山鐵鈀果然名不虛傳，小叫化今後可不敢得罪你啦！」

玩鈴子笑道：「看他一臉忠厚，誰知發起橫來，可眞叫人吃不消。」

賈谷蘭道：「玩鈴子，去把那把軟劍拾回來，咱們須將他的屍體和兵器一起掩埋，不能讓二聖敎的人發現。」

玩鈴子走去檢回軟劍，田舍郎用鐵鈀就地掘穴，把王鵬的屍體和軟劍埋入地下，其餘之人帮着把地上的血漬淸除，忙了一陣才恢復平靜。

葛大寶道：「二聖敎主若發現他失踪，必會懷疑是賈姑娘幹的，不知他們將採取甚麼行動？」

賈谷蘭道：「大概會派人出來追擒我，但這不要緊，如今有你們五人在我身旁，我不怕啦。」

田舍郎道：「眼下咱們該怎麼行動？」

賈谷蘭道：「找個偏僻之地藏起來，等二聖敎主離開飛豹關之後，再去進攻飛豹關。」

田舍郎道：「這地方算不算偏僻？」

賈谷蘭道：「這地方可不行，距離飛豹關太近了。」

田舍郎道：「但若太遠離飛豹關，如何能知二聖敎主的行踪？」

賈谷蘭沉吟道：「嗯，這確是個問題……」

玩鈴子問道：「賈姑娘方才說飛狐關就在對面的東粱山上是麼？」

賈谷蘭點頭道：「不錯。」

玩鈴子道：「那麼，若要隱藏形踪，又能隨時獲悉二聖教主的動向，最好躲在江上。」

賈谷蘭眼光一亮道：「對！二聖教主若欲轉往飛豹關，必會乘船過江，咱們若能找到一條船，便可躲在船上隨時窺探二聖教主的行踪動向，但那裏去找一條船呢？」

玩鈴子道：「沿江一帶必有船隻，咱們去找找看吧。」

賈谷蘭道：「好，咱們一起去。」

於是，六人動身出林，沿着大江向西走來。行約二里，果然找到一戶漁家。

那是獨立戶，建在距江邊只有數十步的陸上，是半新不舊的草屋，屋外晾着一襲漁網，江邊沙灘上則擱淺着一條小漁船。

賈谷蘭看了心喜道：「這地方很適當，要是那戶漁家肯讓咱們借住，又肯把漁船租給咱們使用，那就太好了。」

玩鈴子道：「待貧道去問問看。」

說着，舉步欲去。

賈谷蘭伸手拉住他，道：「你不行，讓田舍郎去較爲妥當。」

玩鈴子一怔道：「爲甚麼？」

賈谷蘭笑道：「田舍郎的模樣就像個農夫，人家見了不會生疑。」

田舍郎把鐵鈀交給葛大寶，說：「好，先由在下去探探口氣。」

賈谷蘭問道：「你身上有銀子麼？」

田舍郎道：「有一些。」

賈谷蘭道：「那麼，要表現得慷慨一些，別忘了錢能使鬼推磨！」

田舍郎點點頭，邁步行去。來到獨立戶屋外，聽不見屋內有人，乃開聲道：「有人在家麼？」

屋內立時响起一片「吱吱」之聲，顯然屋中人正由竹床起來。

旋聞一個老人的聲音問道：「是誰呀？」

話落不久，人已在門內出現。

年約六旬，身材瘦細，乾枯的臉上滿佈皺紋，一雙手却甚粗大，看來是個老漁夫。

田舍郎拱手道：「老丈打擾了。」

老漁夫驚訝的打量了他半晌，才問道：「老弟是……」

田舍郎答道：「在下路經此處，口渴得很，意欲向老丈討碗茶喝，不知老丈方便否？」

老漁夫面上立現笑容，連聲道：「有！有！老弟請進來！」

田舍郎又一拱手，才舉步走進去。

老漁夫連忙倒了一碗冷茶端給他，笑道：「簡慢！簡慢，老弟請坐下喝吧。」

田舍郎道謝接過，在屋中一條長板凳上坐下，先把一碗冷茶喝下，才舉目四望屋中情景，問道：「老丈是打魚的？」

老漁夫道：「是的，是的。」

田舍郎把空碗放上廳桌，又問道：「老丈的家小不在家麼？」

老漁夫笑道：「老漢沒有家眷，打從年青開始就是光棍一條！」

田舍郎輕啊一聲道：「這麼說，老丈是單獨一人住在這裏的了？」

老漁夫點頭笑道：「是的，是的。」

田舍郎道：「這不嫌太孤寂麼？」

老漁夫道：「習慣了也就不覺孤寂了。」

田舍郎問道：「老丈貴姓大名？」

老漁夫道：「老漢姓阮，這一帶的人都叫老漢爲阮羅漢。」

田舍郎不解道：「羅漢？」

老漁夫笑道：「因爲老漢無妻無子，就像廟裏的羅漢一般。」

田舍郎一哦，笑了笑，問道：「老丈爲何不娶妻室？」

老漁夫忽然面色一黯，嘆道：「老漢年青的時候不學好，因此沒人肯嫁給我，如今年老了，才知道沒個伴兒眞是可怕。」

田舍郎深表同情，道：「對，老來無伴，晚景凄涼，這是很痛苦的事，在下家鄉有位老人也是這樣，他年青的時候，因嫌女人厮煩，不願娶妻，而且自認體格健壯，甚麼活兒都幹得來，還經常取笑那些有老婆管束的人，可是後來他年老了，體力不濟了，只好用竹筒挑水。」

老漁夫一怔道：「用竹筒挑水？」

田舍郎道：「是啊，因爲用水桶挑水已經挑不動，只好用竹筒了。」

老漁夫苦笑道：「哼，總有一天，老漢也得用竹筒挑水了。」

田舍郎道：「老丈何不找幾個人來同住？」

老漁夫一聳肩道：「誰肯和老漢同住呢！」

田舍郎笑道：「在下可以和老丈同住。」

老漁夫甚感意外地道：「你？」

田舍郎又笑說道：「此外，還有在下的五個朋友。」

老漁夫驚訝道：「你的五個朋友？」

田舍郎道：「在下和五位朋友很想跟着老丈學

捕魚，要是老丈願意收留我們——」

老漁夫不等他說完，就搖頭道：「不成！不成！老漢在此捕魚，經常是吃了早飯沒有中飯的，那還有能力收留你們六個人？」

田舍郎微笑了笑，道：「我們只求和老丈同住，學學捕魚的功夫，至於生活花費，絕不敢依靠老丈。」

說着，掏出一錠十兩重的元寶，雙手捧上，含着笑又道：「要是老丈允許，就請先收下這個。」

老漁夫神色大愕道：「你……不是跟老漢作耍的吧？」

田舍郎道：「絕對不是。」

老漁夫仍是滿面驚疑，又看元寶又看他，說道：「方才你老弟說是路過此地，只要討碗茶喝，怎麼這會忽然提起這個來了？」

田舍郎笑笑道：「方才在下是想探探老丈的意思。」

老漁夫眼睛瞪着元寶，用舌尖舔着嘴唇，神情緊張地道：「老弟當眞不是開玩笑麼？」

田舍郎道：「不敢。」

老漁夫道：「你們爲何要學捕魚？」

田舍郎道：「好玩嘛！」

老漁夫似乎急欲得到那錠元寶，對田舍郎牽强的理由竟無懷疑，又問道：「老弟那五位朋友此刻何在？」

田舍郎道：「就在外面。」

老漁夫喜道：「快請他們進來！」

田舍郎問道：「老丈答應了！」

老漁夫連連點頭道：「是的，是的！」

田舍郎便把元寶送到他手上，然後走到屋外，向等在附近林中的賈谷蘭等五人招了招手。

賈谷蘭、玩鈴子、小淘氣、葛大寶，悟明和尚立時跳出林外，朝草屋直奔過來。

老漁夫一見來的是五個青少年，而且有僧有道有姑娘，不禁大爲驚奇，失聲道：「噢，你的朋友好雜啊！」

田舍郎笑道：「在下甚麼樣的朋友都交。」

老漁夫詫然道：「但是，和尚道士和姑娘居然也想學捕魚麼？」

田舍郎道：「不，想學捕魚的是在下和那個胖子，其餘四人只想在此借住幾天……」

說話間，賈谷蘭五人已奔到門口，老漁夫雖滿腹疑惑，仍然拱手請他們入屋。

田舍郎先爲大家介紹一番，然後笑道：「這位老丈已答應讓咱們在此暫住數日，我已先付給他十兩銀子了。」

賈谷蘭立刻說道：「十兩銀子太少了，你應該多給一些才是。」

田舍郎唯唯應是，又取出一錠送到老漁夫手上，說道：「不成敬意，老丈再請收下這個吧。」

老漁夫忙的推辭道：「不，不，十兩銀子已是太多了，這怎好意思？這怎好意思？」口中在推辭，却沒將銀子推回去。

賈谷蘭笑道：「我們六人要在此借住數日，大概沒甚麼不方便吧？」

老漁夫一疊聲道：「沒有！絕對沒有！只是老漢這棟草屋太簡，而且沒有足够的床榻——」

賈谷蘭打岔道：「這不妨，他們可以打地鋪睡覺，只有一層，老丈千萬不可向人吐露我們六人在此借住之事。」

老漁夫點頭道：「好的，好的！」

賈谷蘭又道：「還有，我們想借用老丈那條漁船。」

老漁夫又點頭道：「可以，可以！」

賈谷蘭問道：「老丈這地方經常有人來麼？」

老漁夫搖頭道：「沒有，一年到頭，也難得有個人來找老漢。」

賈谷蘭道：「西粱山上那帮强人呢？」

老漁夫微微一怔，繼又搖頭道：「他們也不來找老漢厮煩，大家相安無事。」

賈谷蘭道：「這幾天中，萬一有强人前來找你，你不可不許吐露我們在此的秘密。」

老漁夫道：「好的，老漢守口如瓶便了。」

他似已漸漸明白賈谷蘭六人的身份，想着壓低聲音道：「諸位莫非是來找西粱山上那帮强人尋仇的？」

賈谷蘭道：「對了。」

老漁夫恍然道：「這就不錯了，方才老漢心裏一直在嘀咕，你們六人怎麼會在一起？又怎麼會想學捕魚？哈哈哈，原來這位老弟……哈哈哈……」

葛大寶突然道：「老丈，你這裏有吃的麼？」

老漁夫道：「有，還有十幾斤米，一袋玉蜀黍，甕裏也有幾尾鰻魚，只是沒有肉，待老漢去鎮上買幾斤肉回來款待諸位。」說罷，便要出門。

賈谷蘭忙道：「不，老丈不用出去，您老有甚麼，我們就吃甚麼，不用去買。」

老漁夫停步道：「可是，沒有好菜，諸位吃得下麼？」

賈谷蘭笑道：「可以，我們不講究吃。」

葛大寶咧嘴笑道：「是的，只要有東西吃就行，我葛大寶只怕餓，我現在就覺得餓了。」

老漁夫道：「那麼，老漢這就去爲諸位燒飯。」說着，轉入後面廚房去了。（未完待續）

三期完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鏢客行（下）

蕭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秦開誠，秦開勇偕旋風往窺探懷鏢北上的冷秋桐，不圖為杜明所敗。商七老終於探得冷秋桐上道日期，率同秦氏兄弟及孫半空、商小寒等在半路設伏，仗人多擊傷冷秋桐，正欲追殺，又為杜明阻攔，冷秋桐昏倒樹林，為百里紅所救，負其往桑家客棧療傷，百里紅懷着冷所保的十二顆明珠先行上道。杜明為商七老所敗，得商小寒冒死拯救脫險，商小寒以軀護郎，致負重傷，杜明乃携之至一山洞，三日後，商小寒傷癒，向杜明亦愛，詎杜明却嚴詞拒絕——

落日故人情

商小寒臉上的一絲笑靨，也慢慢的消失了。

杜明冷笑着，脚尖用力的踢開了一塊石頭，他恨恨的道：「而且，妳爹對我的仇恨……哼……我只怕對他也不會善罷干休！」

商小寒先是一怔，聽了這句話，却不禁又回恢了笑臉，她撲過去，抱着他道：「這沒有關係……我們可以遠走高飛……一輩子也不見他！」

杜明凌厲的眸子垂覷着她，使得她禁不住打了個寒顫，吶吶的道：「你不願意？」

杜明一隻手又推開了她，慢慢地走到洞口，他冰也似冷的聲音，道：「那只是妳一廂情願……我杜明可不屑為之！」

他全然不曾注意到商小寒在聽完這句話後，驟變的臉色，却繼續接下去，道：「我們過去雖在一起玩過，可是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再說這些年以來，我們雙方的立場，一直是敵對的，我與你父親有仇，我也絕不願沾他的女兒……」

才說到這裏，只聽得商小寒一聲尖叫，驀地撲身上來，杜明一回身，意外的才發現到，她手裏竟然握住一口刀，用力的向着自己身上刺來！

她嘴裏厲聲的叱着：「我殺了你——」

刀勢才刺下一半，却被杜明反手刁住了刀刄，那口刀抖顫顫的停在空中，却是無論如何也扎不下來。

商小寒鐵青着臉，一反方才的嬌柔姿態，冷冷的笑着，尖聲叫道：「你……這個無情無義的人……你……」

杜明左手駢着指，在她手背上敲了一下，那口刀已然到了他的手中，商小寒却痛聲的大哭大嚷了起來。

「夜鷹」杜明把手裏的刀，隨手擲在地上，淡漠的道：「再見！」

商小寒哭叫着道：「不……不……不……你不能走！」

杜明嘆息道：「百合！有些事是沒法子勉强的……妳好好的想想吧！」

說吧，縱身而出。

商小寒呆了一會兒，忍不住伏地大哭了起來，這一刹那她對於杜明却是刻骨的恨……恨！恨……恨到極處，她止住了哭聲，用力的搥着石頭，搥着地……

滿腔希望都幻失了，剩下的却是無比的空虛和一顆破碎了的心……

就在這個時候，她耳中似乎聽見有人在呼喚自己的名字，仔細再聽聽，認出了是父親的聲音，她立時變得很激動！

不過是一會兒的工夫，現在父親在她心目中，又變得很重要了。

一個惡狠的念頭，在心裏轉了一下，她伸出手用力的拉開了前胸的衣服，然後，哭泣着叫了聲：「爹——」

洞前人影一閃，現出了商七老的身形，緊跟着秦氏兄弟也雙雙現身！

三個人雖然看見了她，都撲過來。

商小寒早已撲入父親懷內大哭了起來，商七老抱着女兒，無限的感傷，但却又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憤慨。

他頻頻的冷笑着道：「好丫頭……妳作的好事……妳是想氣死我！」

商小寒哭得更大聲了，一旁的秦氏兄弟更是看傻了眼，面上現出了無限的同情！

商七老愈想愈氣，用力的把她推倒在地上，大聲喝道：「說！在這兩天來，妳跟姓杜的幹了些什麼？」

商小寒哭道：「爹……杜明他是禽獸……他不是人……」

聽了這句話，商老頭子面色一下子變得蒼白，他猛的撲上去，用力的抓起了女兒，厲聲叱道：「妳……他怎麼了？」

商小寒痛哭地道：「他……欺侮我……他不是人！」

商老頭眼睛睜得極大，厲聲道：「妳……你已經……？」

小寒點點頭，抽搐道：「我……我實在沒有辦法……」

話聲才出口，却被商七老反手一掌，打在臉上，商小寒被打得在地上打了個滾兒，却哭嚷着，道：「爹……你得替女兒出氣……」

商七老一刹時，眸子裏殺機頓現。

他鐵青着臉坐了下來，冷笑着道：「好個賤丫頭……」

秦氏兄弟也都氣黃了臉，秦開誠用力的跺了一下脚，道：「好個姓杜的……」

秦開勇却抽出佩刀，氣虎虎的說道：「他……人呢？」

商小寒抽搐道：「早就走了……」

她說了這些話，却後悔了，心一橫，跪下地來，眼淚漣漣的向着父親道：「爹……女兒既然失身給他……也就是他的人了，更不然我也沒臉活下去了……求求爹，你老人家作個主吧……也求求你饒了他吧！」

商七老一雙殺機頓現的眸子，聽了女兒一番話後，却瞇成了一道縫。

他冷笑着點點頭道：「姑娘……妳說的不錯，……好孩子，妳這裏來……爹有話告訴妳！」

商小寒心裏一喜，叩了個頭，站起來走過去，在她想像裏，父親是答應這件事了，那麼自然不會再對付杜明了，自己如能把這個消息告訴杜明，也許還有挽回的餘地！

想到這裏，她差一點要笑出來，只是當着父親的面，却不敢現出來。

她走到了父親的面前，低下頭，叫了一聲：「爹！」

商老頭伸出一隻手，抓住了她的腕子，他的手抖得很厲害，連帶着使得商小寒的手也抖動着。

他用那雙瞇成一線的眼睛看着女兒，冷冷的說道：「姑娘……我們商家雖是強盜之家，幹的是見不得人沒本錢的生涯……可是倒也有一腔子熱血……爹這一生最注重的是氣節二字……」

商小寒並沒有注意到父親那雙眼睛，她只管淌着淚，抽搐着道：「女兒錯了……爹……求你饒過我吧！」

商七老嘿嘿冷笑着說道：「妳剛才說得好，如果不能和杜明成婚，就只有死路一條，是不是這麼說的？」

商小寒點着頭道：「是……的……」

忽然地覺出父親語意不善，忍不住倏地抬起頭，正好接觸到商七老佈滿血絲的眼睛，由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顫，驀地覺出了不妙。

當下即時改口，道：「不……爹……你——」

商七老一聲狂笑道：「妳既有以死全節之心，可欽可佩，爹成全你——」

五指用力一帶，商小寒身子向前一栽，這一刹時，她臉色大變，方自開口叫了聲：「爹——」

隨着商七老探出的右手，有如一塊千斤的鋼板，已經擊在她的當頭頂門之上！

商小寒眼睛一翻，坐倒在地，同時之間，自口鼻之內，湧出了大股的鮮血。

她的一雙手，却緊緊的抓住了父親的衣服，瞠目，張口……她吶吶的道：「……爹……我是騙……你的……我……沒有……失身——」

身子一歪，躺在地上就不動了。

商七老倐地一呆，霍然站起身來，大叫道：「丫頭——，妳——」

猛可裏，兩條人影閃到了近前，正是秦氏兄弟，兄弟二人，目睹及此，簡直難以置信，幾乎嚇瘋了。

秦開誠驀地撲抱着地面上的商小寒，大哭道：「師妹——」

秦開勇却霍地抽出了刀，一刀向商七老身上砍下來，商七老閃身躍開，秦開勇緊接着又向他砍出一刀！

一連三刀，却都被商七老閃開。

第四刀，秦開勇却砍不下去，他猛然丟下了手上的刀，跪下來，雙手掩着臉，痛哭了起來。

他們兄弟暗戀着商小寒已經很久了，愛得那麼眞，却也並沒有存着佔有之心，那是一種心靈上的依附，其實他們倒也沒存着幻想；得到商小寒的心，只要她高興，快樂，自己也就安慰了。

在感情上來說，這是一份至高的情操……然而，現在，這種深藏在內心的感情，在目睹着心上人的死，也跟着消失崩潰了！

秦氏兄弟哭得那麼傷心，商老頭子呆坐在一隅，不禁也陪着落淚！

他生平殺人如蔴，從來也不曾落過一滴淚，當眞是心如鐵石，然而今日，目睹着愛女的生命；在自己掌下結果，却忍不住悲從中來……他深深懺悔着……

無限的悲憤，仇讎，使得他幾乎爲之瘋狂……這腔莫明的仇恨，一股腦的記在了杜明和冷秋桐身上。

他發出凄厲的狂笑聲，抱起了女兒的屍身，大步向洞外步出……。

× × ×

鬱雷在天空响着，大雨傾盆而下，這場雨一直延遲到今天，總算下來了。

對於病傷，憂困積壓的冷秋桐來說，這場豪雨，並未能帶給他絲毫的快感，他的心像是一塊燒紅的烙鐵，一時却無論如何也凉不下來。

房門推開來，穿着粉紅綢褲，葱色上裝的桑幼梅，姍姍的走進來。

她看過去是那麼愉快，臉上帶着甜美的微笑……不過是幾天的時間，居然看上去判若二人。

冷秋桐自然不會忘記，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她那種失神呆痴，蓬頭散髮的樣子，而現在，簡直完全改觀了。

對于冷秋桐來說，自然樂意眼看着一個少女的復甦；回復到昔日的青春！

只是，反過來想一想，對方的這些快樂，却是建築在自己虛僞的欺騙裏，要是一旦說出來自己的眞實身份，很可能就會使這看來幸福的姑娘；立刻打回到痛苦的深淵！那眞是難以想像的「糟」！

桑幼梅在一邊斟上一碗熱茶，捧到了床前，笑着招呼道：「大哥……你喝茶！」

他居然改口稱呼爲「大哥」，這使得冷秋桐心裏很舒服，起碼還有點自我的實在感受！

坐起來，接過了她手裏的茶，四隻眸子交接了一下，難爲情的竟然是冷秋桐！

在幼梅那雙充滿了眞摯情感，黑白分明的眼睛裏，所能發現的，是一種眞正的關愛之情，而冷秋桐却多少有些自疚與不安的成份！

他吶吶的道：「謝謝妳桑姑娘！」

桑幼梅掠了一下前額的幾根秀髮，笑道：「你千萬不要說這些話，昨晚上你睡了以後，爹媽跟我談了很久……」

說到這裏，她默默的垂下頭……

像是有些凄怨，却又含着三分的喜悅，透過晶瑩的淚珠，她把目光注視在冷秋桐臉上，後者在她這種目神裏，有點惴惴不安的感覺。

桑幼梅淺笑了笑，道：「我知道，我這條命全是你救我的……大哥，你人太好了！」

冷秋桐擱下了手上的茶碗，作出不得已的苦笑，沉聲說道：「不……妳也許並不眞正的瞭解我……我……」

桑幼梅輕顰黛眉，道：「你有什麼話要說是不是？」她伸出藕般的玉腕，支着下額，含笑道：「請說吧！只要你說的，我都愛聽！」

冷秋桐怔了一下，這一刹時，他忽然覺得，自己實在不能用虛假的身份，來欺騙她，那是一種罪惡！

他定了一下情緒，冷冷的道：「姑娘，也許妳比我想像的要堅強得多。」

桑幼梅道：「爲什麼？」

冷秋桐道：「因爲妳所遭受的，是一般少女所承受不起的。而且，妳的再生能力，也比別人快得多！妳知道，人是不能活在過去和幻想裏的，是不是？」

桑幼梅點點頭，苦笑道：「我懂得！」

她接着，又笑了一下道：「你看我現在不是很好了？」

她站起來，轉了個圈，長髮飄飄。雖是瘦骨支離，却別有一種少女的風韻。

冷秋桐把握住這個機會，決定把自己冒充「林涵忠」的事告訴她。

他說：「姑娘！妳坐下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告訴妳！我還是說出來好些……」

桑幼梅點點頭，坐下來道：「你說吧！」

冷秋桐緊緊地握着她的一隻手，寒聲道：「我……不姓林……我——」

出乎意外的桑幼梅並沒有什麼驚訝的表情，她微微一笑，低下頭道：「大哥，這件事，我已經知道了！」

冷秋桐吃了一驚，不勝喜悅的說道：「是眞的嗎？」

桑幼梅平視目光，吶吶的道：「昨天晚上，爹已經告訴我了……我希望等着你能親口告訴我！」

冷秋桐道：「這樣就好了，這件事我一直感到爲難得很！」

桑幼梅點頭道：「你說的不錯，人不能永遠活在幻想和過去……必須要活在現在……王大哥……你已經把我救活了！」

冷秋桐點頭道：「這樣就對了……姑娘，其實我也不姓王，我姓冷！」

「姓冷？」桑幼梅有點迷惘的樣子。

冷秋桐道：「實在告訴姑娘，我姓冷名秋桐，因爲此刻負有特殊的任務，所以開始不便以眞實的姓名示人，才謊言姓王。」

桑幼梅吶吶的道：「原來這樣……」

冷秋桐道：「我身上這些傷，就說明了我任務的危險性，幸虧百里女俠仗義援手，否則這條命也只怕難以保存！」

桑幼梅苦笑，道：「你們眞了不起，我聽爹說起過，爹說大哥你和那位百里姑娘，都有一身好武功，我眞羨慕你們。」

冷秋桐道：「學武功是很苦的；而且一個動刀動劍的人，下場常常很可悲……反不如你們安份守己，平安一世的好。」

桑幼梅搖了搖頭，道：「不……如果我也同百里姑娘一樣，有一身好功夫，又豈會被人家這麼欺侮？」

冷秋桐一笑道：「姑娘如果有意，我可以傳授妳幾樣防身的功夫！」

桑幼梅大喜道：「眞的？冷大哥，你現在就教我吧！」

冷秋桐苦笑道：「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妳眞有這個意思，等我此行事了，我把百里姑娘介紹給妳，她一定樂意收妳這個徒弟的！」

桑幼梅先是一喜，却又淡漠的垂下了頭，道：「這麼說大哥你不願意教我了？」

冷秋桐道：「妳們都是姑娘家，在一起比較方便些！」

桑幼梅不知如何，却有一層淡漠的傷感，她低下頭看着自己的脚尖，道：「冷大哥，你什麼時候去？」

冷秋桐嘆了一聲，道：「我想今天就去……姑娘妳有什麼囑咐？」

桑幼梅一怔道：「今天——你的傷？……」

冷秋桐道：「已經不碍事了，只是這場雨不知什麼時候才停！」

二人目光相對，冷秋桐禁不住苦笑一下，桑幼梅站起來走到了窗前，却又回過頭來道：「大哥……我們之間好像是一場夢……昨天夜裏我想過了，我沒有理由拖累你，我想拜大哥爲義兄……却不知你願不願意收我這個妹妹？」

冷秋桐點一點頭，道：「我非常高興有妳這個妹妹！」

桑幼梅展示了一下笑臉，却忍不住撲過來，伏在冷秋桐身上，她緊緊地抱着他的雙肩，太多的感觸，使得她忍藏不住，竟自哭了起來。

冷秋桐很快瞭解對方的感觸，却也不便再說什麼。

他輕輕的拍拍她的背，含笑道：「這是好消息，妳幹嘛哭呀？」

桑幼梅擦了一下眼淚，道：「他們都說林涵忠是個壞人……其實，我却知道他不是的……他出去，完全是爲了爭一口氣，因爲，我爹常常說他沒有出息……」

冷秋桐怔了一下，點點頭道：「原來是這樣……我也差一點冤枉了他！」

桑幼梅吶吶的道：「他是一個沒家的人，寄人籬下滋味當然不好受，只是他不該不告而別，而且一去這麼久還沒有音訊！」

窗外吹進一陣風，細細的雨粒斜着飄入來，房子裏頓時涼快了許多。

冷秋桐道：「妳放心，我行道江湖，如有空一定代妳打聽一下！」

才說到這裏，忽然聽到院子裏有人快奔之聲，二楞子打着一把傘，一路跑過來。

他一面跑，一面大着嗓子叫道：「大姑娘……大姑娘……快來吧！這回，可是眞的了……他回來了……」

房門一開，二楞子快衝進來，却沒留神高門坎兒，一下子摔了個大馬扒，他嗞着牙爬起來，却大聲叫道：「林姑爺來啦——發了財啦——」

冷秋桐，桑幼梅都愕住了。

他們都不敢相信這是眞的，桑幼梅身子幌了一下，兩隻手用力的抓住了二楞子，道：「……這是眞的？」

二楞子仰天大叫道：「唉呀！大姑娘，誰還有工夫開這個玩笑……當然是眞的啦！」

說話時，門外足步雜亂，桑老頭，張氏都進來了，兩個人笑得嘴都闔不上。

桑老頭一把抓着女兒，眉開眼笑的道：「林涵忠回來了……這一次沒錯了，在前院裏，快去看看吧！」

幼梅偏過頭看着冷秋桐，又回過頭來看着桑老頭，睜大了眼睛，簡直不能相信，可是却被張氏連推帶拉的推了出去！一行人慌張的向前院趕去！

× × ×

前面堂屋裏，充滿了人聲，歡笑！

兩個小廝一個勁的在擦着身上的雨水和汗水，地上放置着紅紙包的兩担子禮物，大包小包的，已擺了開來，擺滿了半間屋子，有的都已被雨水打濕了。

上首座位上：那位衣錦榮歸的林涵忠，一身寶藍綢子衣衫，手裏拿着紈扇，風度翩翩，的確很漂亮！

如果猛然一看，眞和後院裏養傷的冷秋桐沒什麼分別。

只是仔細看看，還是有分別的，他似乎比起冷秋桐要矮一些，有點文弱書生的樣子。

那桑幼梅喜極而悲，正伏在他肩上在哭呢！林涵忠却用手拍着她的背，嘴裏連聲的陪着小心。至於他到底說些什麼，却沒有聽得淸楚。

桑老頭夫婦更是笑得嘴也併不攏，不時的問長問短，去招呼着二楞子去殺鷄、買肉。

整個桑記客棧，掀起了一片歡欣鼓舞。

消息很快的傳遍了附近，左隣右舍的人都來了，紛紛的向着桑老夫婦道喜，大家張羅着披紅掛彩，亂成一團……

人羣裏，偶而現出冷秋桐的影子，看上去，他的傷勢已經不要緊了。

看着他們闔家鼓舞歡欣，冷秋桐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安慰與滿足……身上的一點痛楚，也爽然而失了。

外面的雨雖然還沒有停，可是他却告訴自己說，是應該離開的時候了，雖然他想上前當面向幼梅道喜，說上一句「再見」，可是也許這已經都太多餘。

披上了一襲油綢子雨衣，他悄悄的來到了馬棚，在那裏他找到了他那匹一度走散了的愛馬。

牛毛般的細雨，斜飄在臉上，却別有一種清涼的快感！

獨自策騎，馬蹄踐踏着泥濘，一逕的去了。

× × ×

在通往「魯」省「泰安」縣的官道上，冷秋桐策騎如飛的，一路奔馳着，西面是一抹斜陽，展望着平原大地，一色的「黃」！

驛道上沒有行客，只有幾輛大車，車轔轔，馬蕭蕭，這一切點綴在此地的黃土平原上，有一種說不出惆悵氣氛！

將近三天來的奔馳，冷秋桐一路查訪着「芙蓉刀」百里紅的下落，杳無音訊，他只得一逕的循着官道尋找下去，他相信百里紅是一個重信諾的俠女，她絕不可能偷盜那十二顆明珠。

穿過了前路的岔口，有一片池塘，池塘裏有幾隻白鵝，三四個光着屁股小孩，在黃水裏打着噗通，互相追逐着鬧成一氣！

冷秋桐勒住了馬，翻身而下，那匹黑馬自動的走過去，低頭吸飲着池邊的水。

池塘一邊，臨水架着一座茅亭，却拴着一匹黃驃馬，亭子裏有一個偉岸身材的黑衣人，背向着這邊坐着，一副悠然自得的樣子。

一路奔馳，冷秋桐百骸皆酸，滿身泥沙，也需要休息一下，難得還會有這麼一個地方，他向着亭子去過去。

亭子裏那個背向着這邊的黑衣人，忽然開口道：「冷朋友，久違了！」

冷秋桐大吃一驚，倏地站住道：「閣下何人？怎識得得在下姓氏？」

那人哈哈一笑道：「數日之別，莫非連好朋友都忘懷了？」

說時已轉過身來，現出了他正面像貌——濃眉、大眼，刮成青色的臉。

這張臉好熟，冷秋桐却一時記不起在那裏見過了，他尷尬的抱拳道：「兄台是？——」

那人大步出亭，冷笑道：「冷大俠莫非忘了那日『蒼松嶺』一面之緣麼？」

這麼一提，冷秋桐立刻認出了他來，那一日自

己受創於商七老以及秦氏兄弟圍攻之下，眼看着性命不保時，有一個黑衣長髮漢子，曾經出手相救，拉了自己一把，那個黑衣漢子，正是眼前人。

再認了一眼，一點不錯，就是他！

冷秋桐大是愧疚的叫了一聲：「恩兄！」遂即向着他深深拜倒！

黑衣漢子嘴裏道：「冷兄何必如此，在下愧不敢當！」

說着，兩隻手借着拉起冷秋桐的勢子，却在冷秋桐的前胸後背各自摸了一把，神情畧微遲疑了一下。

冷秋桐緊緊的握住對方一隻手，道：「那日若非恩兄見義勇爲，出手相助，在下只怕已喪命敵手下。恩兄大名是？——」

黑衣漢子一雙灼灼的眸子，注意着他，道：「相逢何必曾相識……些許小惠，不敢自居爲功。」

說到這裏，莞爾一笑，道：「我與冷兄你往後還有一段緣份，到時候冷兄必知我是何人，請小坐如何？」

冷秋桐微微頷首道：「這麼說足下乃是一隱姓江湖的俠士了？」

黑衣人宏聲笑道：「那就更不敢當了！」

二人相繼落坐茅亭之內，只見亭內石桌上，放着一個荷葉包兒，黑衣漢子打開荷葉包，裏面是滿滿的一包沙菓（一名花紅），遂即讓客道：「冷兄請！」

冷秋桐正自舌乾唇燥，見此佳菓，也就不客氣隨手吃了幾枚，却見夕陽之下，黑衣人披在後肩的長髮，閃閃有光，襯以他偉岸的身材，端的一個志氣堂昂的漢子！

二人目光相對，黑衣人目光深銳，於一番慷慨豪情之後，却又似深藏着某種深意。這就是冷秋桐不明白的了。

一大包沙菓，轉瞬吃了個精光。

黑衣漢子拍了一下雙手，微微一笑道：「冷朋友你身負特殊使命，單身上道，却要隨時小心才是！」冷秋桐道：「多謝開導！」

黑衣漢子又道：「如果在下沒有猜錯，冷兄你此行的路途，當是過泰安去長德而入冀省，取道入京了。可是？」

冷秋桐微微一驚，轉念一想，自己此行任務，江湖上已不成秘密，對方既有這番情誼，更不便相瞞。當下點點頭道：「恩兄說得不錯，在下正是如此！」

黑衣漢子點點頭道：「如此甚好，在下亦因事至冀一行，我們結伴同行如何？」

冷秋桐一笑道：「有恩兄同路共行，諒宵小輩必望風而先行矣！」

黑衣漢子哈哈大笑，遂起身道：「前去泰安不遠，我們快馳一程，當在日落以前，趕到泰安下榻如何？」

冷秋桐點頭道好，遂即至池邊拉馬，却見一個跛足的女丐，站立馬側，一副猥瑣姿態，小聲道：「敢問是冷相公麼？」

冷秋桐一怔，正要說話，那女丐却伸出手中的破碗，佯作討食一狀。

她嘴裏却小聲的道：「百里紅姑娘囑咐轉告相公，她在前道相候……」

冷秋桐一驚，道：「你是——」

女丐輕輕噓了一聲，遠遠的瞟着那一邊的黑衣人，小聲道：「留意那個人！」

言罷轉身。冷秋桐不便多言，遂即上馬，却見那黑衣漢子一雙精光的眸子，正自怒視着女丐，目光之中隱隱現有敵意。

冷秋桐帶馬於先道：「我們走吧！」

黑衣漢子的黃馬，追隨在冷秋桐的黑馬之後，當二人繞池步向驛道的時候，黑衣漢子身子微微的後側了一下。一隻手掌虛空的按動了一下。那個跛足的女丐，不知怎麼一來，居然站身不穩，倒在了池邊，頓時就不動了。

水池子裏戲水的一羣小孩，見狀紛紛大叫了起來，冷秋桐回身見狀，大吃一驚，忙自策馬趕過去，却見那女丐面朝下的扒伏在地。

他轉過來她的身子，女丐七孔流血，已然斷氣不再動了。

冷秋桐目光一轉，却發現女丐咽喉喉結之下，有一粒大小如米狀的黑痣，似乎漸漸擴大着。

他只看了一眼，二指一分，已由那狀同黑痣的暗記裏取出一枚細若牛毛的銀針，他看了一眼，神色微變，匆匆放入懷內！

這時，身後的黑衣漢子却在馬上催促道：「走吧！」

冷秋桐翻身上馬，與黑衣漢子策騎併行着。

黑衣漢子道：「那女丐死了麼？」

冷秋桐點點頭，黑衣人道：「想是得了急病，可憐！」

馬蹄聲得得的响着，冷秋桐道：「那女丐七孔流血而亡，死得好慘！」

黑衣人忽的拉馬，冷然道：「冷兄莫非發現了什麼？」

冷秋桐目視前方，微微搖頭道：「什麼也沒有發現，眞怪！」

黑衣人微微一笑，遂即併騎前行。前道忽然起

了一陣風沙，沙霧瀰漫中，二馬交首長嘶！

此刻，那黑衣漢子目光中，隱隱現出一絲殺機，他冷冷一笑道：「江湖上傳說冷兄乃是江南第一鏢客，鐵騎所過處，衆盜望風披靡，想必冷兄一身武功是了不得的了！」

冷秋桐細目看着前塵，有意等候着這陣風沙過去。

聞言之後，他苦澀一笑，道：「在下武功，足下前此已見識了，如果眞如仁兄所言，也就不會險些喪命於敵人之手了！」

黑衣人道：「怕是未盡所長！」

話聲一落，陡運雙掌，施了一招內功中極具眞力的「按臍力」，一雙虎口平張着，直向冷秋桐前胸後脊上猛然力擒而下！

眼看着那雙手掌，已堪堪挨在冷秋桐身上，冷的胯下坐騎，有感於黑衣人雙掌上出奇的內力，不禁發出了一聲長嘶！

馬嘶聲中，冷秋桐半截身子，像是玩槓子似的，自前側方向馬腹下栽下去！

黑衣人一招施空，迅速收招，他的手才收回，冷的身子却又由馬的後方翻轉而上。依然似先前般，無事人似的坐在鞍子上！

那種姿態，眞是運展得美極了！

黑衣人臉上先是一凜，緊接着，哈哈一聲朗笑，抱拳宏聲說道：「眞不愧是武林高手，佩服，佩服！」

冷秋桐面色微沉，終不便發作，哈哈一笑道：「我們走吧……」

言罷策騎先行，黑衣漢子緊跟上來，這時風沙暫停，兩匹快馬在落日餘暉裏，順着官道趕下去，馳騁如飛！

入夜以前，二人已來到了一處叫「扇子橋」的地方，在前方不遠，聳立着一片山脊，山勢雖然不高，可是，在北地平原，已然少見，前面還有一道河，渡口的地方，擁擠着很多人，大家等着坐船過去！

冷秋桐回頭招呼黑衣人道：「我們在這裏吃點東西如何？」

黑衣漢子點點頭，兩個人拉着馬，走到了江邊，見有一條沿河的小街，倒也十分熱鬧。

二人打聽了一下，這條河叫「漢河」又名「汶水」，前面的山叫「徂徠山」，如果乘船繞過山去，在一個叫「舊縣」的地方轉道直入泰安，那就近多了。

兩個人商量了一下，就決定坐船走！於是，就在河邊的一個包子舖裏，要了幾盤「生煎包子」吃着！

包子舖雖然不大，人却多得很，大師傅鐵鍋鏟敲在生鐵鍋邊上噹噹直响！

冷秋桐吃了幾個包子，又喝了一碗稀飯，黑衣漢子也吃得差不多了。

就見過來一個小夥計，彎着腰道：「二位的賬：已經有人給會過了！」

冷秋桐一怔道：「什麼人？」

那夥計笑道：「就是這位姑娘——」

一回身，他也怔住了，向着二人翻了一個白眼，道：「咦，剛才還在這裏呢！」

言至此，却聽得門外蹄聲得得，冷秋桐連忙趕向門前，夜色裏，似見一騎白馬，順着江邊，疾馳下去，馬上坐着一個長髮姑娘，幌眼之間，已自無蹤！

雖然彼此距離甚遠，冷秋桐却也能認出，對方必定就是百里紅無異，只是這時追她也來不及了，心中不由甚感懊喪。

却聽得黑衣漢子的聲音道：「晚出一步，錯過了紅粉知己，可惜！可惜！」

冷秋桐回頭看了黑衣人一眼，快快不樂的說道：「仁兄如以世俗之心來看此女，那未免是小瞧了她！」

不意黑衣漢子聞言，冷冷一笑道：「在下曾聽說白馬雙刀，如果我沒有看錯，此女正是江湖上傳說的風塵俠女百里紅，可是？」

冷秋桐心中一驚，暗思着他的閱歷精湛，當下微笑不言！

黑衣人一笑又道：「此女似和冷兄走的是一條路線，過去數天裏，我曾三度發現她的跟踪，連這一次已是第四次了，冷兄以爲如何？」

冷秋桐暗驚於這黑衣人的判斷，當下頷首道：「仁兄所見極是，只是她並無惡意，這一點似可認定！」

黑衣人還要再說什麼，冷秋桐却先行步出，在馬樁子上解下了自己那匹坐騎，黑衣漢子也跟上來，一面解着馬栓，一面冷冷笑着。

冷秋桐微異道：「仁兄有什麼發現不成？」

黑衣人鼻中哼了一聲道：「我們已經被人綴上了！」

冷秋桐一怔道：「何以見得？」

黑衣人一面解着馬韁上的結扣，一面道：「冷兄且看馬韁上，可曾有繩結？」

冷秋桐依言低頭一看，果然在馬口兩邊，各結着一個扣結，不禁微微冷笑，道：「仁兄果然閱歷豐富，不知是什麼路上的人馬？」

黑衣漢子道：「由此而入濟南，乃是魯省『廡

衣教』的勢力所在……冷兄可曾聽說過『痲衣二老』其人麼？」

冷秋桐冷笑道：「仁兄所指的，莫非是賀氏夫婦？」

黑衣漢子道：「不錯！就是這兩個人！」

他頓了一下，凌聲道：「我只當商老頭子看上的買賣，外人不能揷手，看來賀氏夫婦竟然也想對明珠染指，揷上一腿了！」

冷秋桐一笑，道：「也許他們雙方合手，也未可知！」

黑衣漢子一怔道：「冷兄何以認為他們會雙方合手？」

冷秋桐道：「很簡單，商老頭人手不够，他的武功，我們也都見識了，未必再能勝我！」

黑衣漢子默默點頭，道：「有理！」

冷秋桐慨然道：「仁兄一路相伴，眼前只怕是多事之秋，在下不便拖累仁兄下海……何不就此作別？」

黑衣漢子一笑，道：「不必，這樣就正合敵意了……」

說到這裏，他注目冷秋桐，冷冷的道：「冷兄莫非對於在下尙有什麼忌諱不成？無論如何，你我眼前只有團結一途，方是上策！」

冷秋桐頷首道：「仁兄能有此言，在下也就放心了，我們過河再說！」

渡口擠滿了行人客商，二人遠遠立在江邊，正有些不耐，却見一個船販子由一旁打量着二人，上前笑道：「二位貴客，可是要過河麼？」

黑衣人點頭道：「不錯！」

那販子道：「這裏人太多……俺江邊有一條小船，二位客官人馬齊上，過河只給三錢銀子，怎麼樣？」

二人對看一眼，點點頭拉着馬，就隨着這船販子，一直步下河灘！

急流奔湍中，果見一艘篷舟，繫在江邊，船頭上揷着一盞破紙燈，舟子雙手把櫓，隨着起伏的舟身，上下搖幌不已。

當下，放下搭板，二人拉馬登舟，岸上的那名船夫販子，一面解開纜繩，一面招呼着船上的舟子道：「上船就看你的了！」

長篙點處，那艘篷舟遂向江心行去，二人拉馬直立，保持着船身的平衡。

冷秋桐前望着急流奔湍的江心，却向黑衣漢子冷冷一笑道：「仁兄定住舟身，我看這舟子有點不軌！」

黑衣漢子鼻中哼了一聲，低聲道：「你放心行事就是，一切都有我在！」

冷秋桐點頭道：「好！」身子驀地騰起，像是展翅的巨鷹一般，一起一落，已然落向舟尾。

那舟子乍然一驚，道：「幹什麼？」

冷秋桐一聲狂笑道：「鼠輩！」

陡地探掌，一掌直向着那舟子身上擊去，其實這一掌只是一個架式，用心不過是試一下那舟子是否眞有武功。

這一招果然有效，掌勢方自探出，却見那舟子霍地竄身而起，却向船頭落下去，他嘴裏大聲嚷道：「你們都出來吧！」

嘴裏嚷着，手上這根長篙，抖直了，直向着黑衣漢子身上猛扎了過去！

不想那黑衣漢子早已存了戒心，又豈是軟弱之輩，舟子一篙未曾刺中，却被黑衣人一反手，抓住了長篙尖端，一聲叱道：「起！」

長篙挑處，那舟子全個身子，呼悠悠盪空而起，直直的墜落而下，噗通！一聲巨响，沒身於浪花之內！

只聽見噗通！噗通！一連數聲水响，由船艙兩面窗戶內，一連躍下數人。

冷秋桐一抬腿，踹門而入，正好看見兩個身着黑色油綢子水衣靠的漢子，攀窗正要跳下，不由大怒，厲叱一聲，雙掌倏地一分，暗以「乾元劈空掌」力，驀然向外擊出！

掌勢一發，「碰！碰！」兩聲，正好擊中在二人後背，冷秋桐憤怒之下，雙掌上暗用了七成功力，直把這雙漢子擊中，雙雙脫窗而出，落向江心，自是萬無活理！

冷秋桐閃身掠出艙外，却見船首的黑衣人，雙手帶馬，穩立正中，他乍見冷秋桐出現，不由哈哈一笑，道：「冷兄料事如神，差一點着了他們的道兒！」

冷秋桐轉望四江，道：「這批毛賊，多識水性，只怕計不止此，仁兄你要注意了！」

話聲才落，只聽兩側水花嘩啦！一响，現出了四個頭來，其中之一大聲嚷道：「兩個臭小子少得意，老子叫你們下水來涼快涼快！」

說罷，回頭招呼着其他同伴道：「來呀，叫他們洗個涼快澡！」

四人同時伸手，向着兩側船舷上一搭，一拉一推，那葉篷舟倏地向着一邊翻轉過來。

冷秋桐驀地一驚，道：「不好！」

他氣貫丹田，雙足騎馬式向兩旁一分，倏地施了一個千斤墜兒，船板克克一陣密响，頓時平定了翻起的船身，一旁的黑衣人見狀讚了聲，道：「好功夫！」

他嘴裏讚着，身子向正中移了一步，照着冷秋桐的樣子，乂開雙腿，也自展開了「千斤墜」功夫，二人齊力，才使得舟身平穩，却在江心滴溜溜的打着轉兒。

四個水賊，使出了全身之力，却不曾把船身推翻，其中一人氣咻咻的道：「看俺的！」

一個「猛子」扎入水中，却由腰上拔出尖刀，直向船底用力扎去，一時之間，船心咕咕嚕嚕冒進水來。

冷秋桐見狀冷笑道：「仁兄暫定船身，我來操舟！」

他拾起船板上的長篙，暗用內力，一連兩篙，把兩名攀扶船舷邊的漢子，點落水中，就勢運篙一點，直向着岸邊靠攏過去！

所幸這道河水，並不甚寬，在冷秋桐的巨力操舟之下，不過幾篙，已然靠近岸邊。

這時船身由於積水過多，已經下沉一半，兩匹馬早已連連發着長嘯，不及定舟，雙雙躍身上岸，冷秋桐與黑衣人相互道了聲走，雙雙騰身而起，落在了岸邊！

只見江面上水花翻湧着，現出前者之一，破口大罵道：「兩個小輩，早晚仍要你們好看；等着瞧吧！」

二人置之一笑，翻身上馬，順着岸邊一條泥道，橫穿出去，却聽得暗中弓弦响處，空中哨子也似的劃過了一道响箭，弧形的向遠方落下去！

空氣裏暗暗含着一片蕭殺氣氛！

黑衣人側望着冷秋桐，說道：「這羣猴兔崽子，甚是惹厭，前面有一處道觀，我們先趕上一程如何！」

冷秋桐本有雄心壯志與對方一拚，此刻聽他這麼一說，料定對方必非易與之輩，當下點點頭道：「這裏路途不熟，一切由仁兄馬首是瞻！」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你隨我來！」

他一馬當先疾馳着，冷秋桐却有意落後半箭，以察沿途情勢！

前行約有三數里遠近，果見有一處道觀，聳立面前，觀名「紅雲」，雖不甚大，看上去却甚具規模。

黑衣人一笑道：「紅雲觀主，昔日與我有數面之交，今年他率領二弟子去天台朝香，這紅雲觀可就空了下來，正好我們住用，冷兄請隨我來！」

冷秋桐一雙銳利的眸子，打量着觀外四方，却見兩列翠柏，幾株蒼松，點綴得極爲淸雅，更有甚者，觀前觀後的十多個石翁仲，立得十分有趣！

他不禁心中微微一動，轉向黑衣人道：「仁兄先入觀內，我小停卽來！」

黑衣人明眸一轉，道：「怎麼，冷兄你莫非觸動了什麼靈機不成？」

冷秋桐道：「在下昔日隨師伯『長青老人』，習得佈陣之法，此刻觀看這觀前左右，頗有玄妙，是以觸動靈機！」

黑衣人一笑道：「請示高明！」

冷秋桐抱拳道：「獻醜！」

他身子由馬鞍上霍地縱身而起，一縷輕烟般的已落在觀前，只見他側身松柏之內，出出進進，轉了一週，猝出兵刃，砍倒了二松一柏。

黑衣人眼前立時形勢一變，目光望過去，眼前却似多了一片烟光雲霧。

再看那「紅雲觀」更似座落於虛無飄渺之中，不禁深深折服。

冷秋桐起伏的身子更不少停，却在觀前觀後把那十幾個石翁仲，按照「黃葉星列」陣式，錯點開來。

黑衣人在陣外，只覺得處身於扁舟驚浪之間，剎時間身形起伏，有些頭目昏眩之感！

旋聽得冷秋桐口音道：「仁兄指教！」

人影一閃，已現身在黑衣人面前，雙手抱拳道：「雕虫小技，請教高明！」

黑衣人鼻中哼了一聲，帶着三分汗顏道：「足下神術高明，豈是局外人妄能置喙！」

言罷俊臉大紅，他生平從來不曾服過任何人，此刻却是不得不服了對方！

冷秋桐其實何嘗不知對方身份，只是借此，畧折對方傲氣而已，此刻見狀，反倒過意不去！

他微微一笑道：「仁兄見解高明，足可破得此陣！」

黑衣人冷冷道：「此陣微妙，生平僅見！」

冷秋桐道：「仁兄曾習過『心魔經』定神八法否？」

黑衣人陡然一驚，放目四方道：「平，殿，心，實，空，野，止，觀——」

冷秋桐哂道：「識得此八字眞訣，我這『青木陣』破矣！」

黑衣人立以急智再看觀前陣勢，却又是一番景像，不由既愧又喜，道：「冷兄一言道破，我已看出端倪！」

冷秋桐道：「如此，煩兄帶路吧！」

黑衣人催馬前行，冷秋桐緊緊後隨，如此進進退退，來到了觀前，黑衣人手按在一具石人的兩肩上，用力的把當前的一具石翁仲，移開了兩尺以外，頓時眼前一亮，大定乾坤！

冷秋桐不禁深深的欽佩他悟力過人，於是重新

把石人歸位，二人繫好馬後，步入觀內。

「紅雲觀主」雖然離開觀內，可是殿宇內的長生燈座，仍然點亮着，僅僅留下豆大的兩小點光影，襯托得大殿內一片昏暗陰霾，看上去那些五顏六色的羅漢佛像，一個個形同鬼魅一般！

殿內陳設着三具蒲團，想是紅雲觀主師徒三人，平日打坐用功的地方！

二人各佔一席，盤膝坐好。

冷秋桐解下了佩劍，置於膝上，却向着黑衣人微微一笑，道：「這地方不錯，我們就在此聽候光臨吧！」

黑衣人一雙烱烱的目光，含蓄的打量着冷秋桐，道：「冷兄，我有一言積壓甚久，現在也許可以問你了！」

冷秋桐一笑道：「洗耳恭聽！」

黑衣人森森的道：「久仰兄台素日走鏢，非萬金巨酬，不輕易接保，可有此事？」

冷秋桐點頭道：「人不爲財，天誅地滅！」

黑衣人哼了一聲，道：「那麼以目下這一趟鏢，冷兄你索價多少？」

冷秋桐道：「白銀二萬两！」

黑衣人呵呵一笑，道：「我只當冷兄這一趟鏢，乃是爲君盡忠，分文不取呢！」

冷秋桐冷冷一笑道：「也可以說是分文不取——因爲我已把這兩萬両酬銀，轉贈了慶春門外的兩街義民，是以聊堪稱慰！」

黑衣人怔了一下，由衷的抱拳，道：「這麼說我倒是失望了！」

說到此，畧頓了一頓，面現凶光，道：「冷兄，明人不做暗事，在下與冷兄你的結合，並非是偶然——」

冷秋桐雙目微垂，插口道：「杜兄……你的來意我已盡知！不說也罷！」

黑衣人陡地一驚，剔眉道：「你原來早已認出了我？」

冷秋桐點頭道：「自從你在茅亭邊，殺了那個跛足的女丐後，我已認出了你的廬山眞面目。」

「夜鷹」杜明冷笑一聲，道：「您怎見得是我殺的呀？」

冷秋桐輕哂道：「因爲近年來，小弟還不曾聽說過有第二個人施展過這種陰毒的暗器——『百步飛針』！」

說到這裏右手向外一翻，銀光一閃，一綫針光已臨近到杜明眼前。杜明手指一伸，那枚銀針，如同繞指柔也似的纏在了食指之上。

他就目看了看，正是日間在茅亭射殺那女丐所用之物，不由面上紅了一下。

冷秋桐這時睜開眸子，直直的逼視着杜明，徐徐的道：「由那時起，我就知道你我見面並非偶然，一定有着微妙的原因……是不是？」

杜明沉聲道：「不錯，是有原因！」

冷秋桐面色一整道：「請教！」

杜明哈哈一笑，道：「說出來是一件絕妙之事！冷兄你受命保鏢，而杜某却是受命刦鏢！」

冷秋桐一笑道：「這也是很平常的事，兄不聞：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句話麼？」

杜明哼了一聲，道：「如果我道出請我刦鏢的這個人是誰，你就不會這麼想了！」

「弧形劍」冷秋桐一怔，道：「是誰？」

「夜鷹」杜明冷笑一聲道：「金祥記的大老闆——金百萬！」

冷秋桐着實一驚，轉念一想，遂自冷笑，道：「以杜兄平日聲望，你甘爲此等奸商小人所用，誠令人百思莫解？」

「夜鷹」杜明驀地由蒲團上站起來，厲聲道：「我是對人不對事，刦珠之事杜某實不屑爲，但是冷兄，我杜明却久仰一見！」

冷秋桐一雙柔中帶剛的眸子，輕輕的掠向對方臉上，道：「這麼說在下必然有負於兄了？」

杜明長長吁了一口氣，又坐下來，道：「冷兄可曾記得五年前，在秦淮河畔，劍斬『豹掌』許南之事？」

冷秋桐一驚，道：「不曾忘記，莫非杜兄與許南有舊不成？」

杜明接道：「冷兄是否還記得，當時曾有一黃衣人在塲爲那許南助拳？」

冷秋桐陡然憶及，冷冷一笑道：「不錯，有這個人，是有一個黃衣人欲施『鐵鎖金槍』傷我雙目……幸虧被我及時發覺，才免一難。」

「夜鷹」杜明臉色漲紅着，頻頻冷笑着，道：「冷兄果然是好記性，請問冷兄後來如何對付那黃衣人？」

冷秋桐想了想，遂道：「那黃衣人慣以用險，是我被迫不已，運劍斬了他的雙足——」

「夜鷹」杜明冷森森的笑道：「好一個『被迫不已』！冷兄，實在告訴你說，那黃衣人姓杜名奇，人稱『金鎗快鎖』，乃是我的胞兄！」

「弧形劍」冷秋桐呆了一下，徐徐的道：「這就難怪了！杜兄莫非爲此，要與在下尋仇麼？」

杜明慢慢垂下頭來，道：「我兄長素行不端，助紂爲虐，此事咎由自取，只是我這作兄弟的，却不能知而不問，否則，江湖道上當笑我杜明無手足之義了，是以多年來，在下四下探訪冷兄，居然不

謀一面。」

冷秋桐聞言長嘆一聲，道：「我生平行事，素稱謹愼二字，却想不到，猶有今日之牽連，此事，我捫心自問，並無愧疚，令兄不該與採花淫賊『許南』之流交往，對於這類人，我劍下一向是不留情面的。」

說到這裏，冷笑道：「杜兄手足情深，自無不問之理，這件事看來兄我不免一爭了！」

「夜鷹」杜明斷然道：「不錯，你我難免一戰！只是並非眼前！」

冷秋桐頷首道：「如此甚好！」

陣鎖紅雲觀

言方及此，忽聞得觀外馬嘶聲急，二人眼色同時一驚，相繼站起。

冷秋桐冷冷一笑道：「看來我那『青木陣』已然發生作用，兄我暫作壁觀如何！」

雙掌面前一推，觀門大敞，由此前觀，正可一目了然，只見一白一黑兩騎馬，在觀前來回奔馳，時而仰首長嘶，正是進退兩難。

馬上人是一雙黃衣漢子，各自掄着一盞馬燈，想是一時被因於陣內，心有未甘，各自帶着一張怒臉，狠狠的抽打着坐馬！

二人盤坐大殿，由暗處向明處看，極爲清晰，只見馬上二人，每人穿着一襲肥大的麻衫，其上綴着金光閃爍的黃銅大扣，每人背後揹一口大環刀，年歲約在四十上下，生得貌相怪異。

白馬上那人一顆腦袋像作橄欖狀，上下兩頭尖，一張雷公嘴，却留着繞口的一部黃鬚。

黑馬上那個人，留着一頭黃髮，却箍着一道金箍，背後除了一口大環刀以外，還插着一壺白羽長箭，胸前揹着一面紅竹胎長弓。

兩個人是想已不耐久困陣內，已然大冒其火，只聽白馬上那個橄欖頭的漢子，怒聲叱道：「呔！姓冷的小輩聽着，我二人是奉命下書來的，你這是弄些什麼鬼把戲，惹火了老子，一把火燒了這座道觀，看看你出不出來相見！」

冷秋桐轉向杜明問道：「杜兄，可否識得此二人？」

杜明點點頭道：「這兩個人乃是麻衣教內的兩名高手，白馬上的那人，是『火猴子』孫萬，黑馬上的那人是『狼臉』葛長風。平素很有些威風，想不到今晚却落在了冷兄陣內出了大醜！」

冷秋桐一笑，道：「既然如此，我們到外面看看去！」

言罷站起來，同着杜明雙雙步出觀門！

此刻「火猴子」孫萬，「狼臉」葛長風，正在松列內橫衝直闖，身上多處，已被樹枝劃破，其狀狼狽不堪，兩匹馬更是狀類瘋狂，不時的人立前蹄，長嘶不已。

冷、杜二人乍然出現，陣內的孫、葛二人看得很清楚，只是都難以看出二人確實立處，只覺得時近時遠，飄浮不定的兩個影子。

孫、葛二人在「麻衣教」內並非無名之輩，正因爲身手不弱才爲麻衣教主賀天一夫婦所器重，派來下書，却不意竟吃困於陣內。

其內「火猴子」孫萬，最是氣躁，他勒住了坐馬，向着「狼臉」葛長風道：「葛老二，你看看，那兩個小子可是出來了？他奶奶的，拿你的箭來射他！」

「狼臉」葛長風聞言張弓在手，「颼！颼！」一連發出兩箭，兩箭原是朝着冷、杜二人立身處發出。可是一經射出，却似沒入十里霧中，一點根底也摸不着。

如此一來，才識得厲害，頓時不敢再事輕舉妄動。

觀前冷、杜二人眼看着葛長風射出的兩支箭矢，竟然直飛天空，漫無終的，不由輕視一笑。

冷秋桐朗聲道：「孫萬，葛長風，你二人已困在我的青木陣內，冷某與貴教，素無瓜葛，何以上門欺人，還不從實說來！」

孫、葛二人一聽對方開口道出自己的姓名，不禁暗吃一驚，「狼臉」葛長風獰笑一聲道：「我二人乃是奉教主夫婦之命，有口信帶上，何以捉弄，未免欺人太甚！」

冷秋桐一笑，道：「這倒失敬了，冷某洗耳恭聽！」

「火猴子」孫萬厲聲道：「你不撤開這鬼陣門，我們怎好說話？」

冷秋桐哼了一聲道：「這個簡單！」

言罷上前幾步，雙手扳着當前石人，移了個方位，孫、葛二人眼前景象，立時定格，現出一條道路，先前的幻景，已消失無影。

二人彼此看一眼，又驚又愧，雙雙帶馬而出，待來到了觀前，翻身下馬。

「夜鷹」杜明冷笑一聲，道：「賀教主夫婦沿途關愛，在下二人感謝之至！二位朋友，還認得在下麼？」

「狼臉」葛長風道：「敝教主也有口信帶與杜朋友——」

孫萬抱拳笑道：「敝教主請杜朋友暫時退出事圈之外，來日自必有一份人情……」

「夜鷹」杜明冷一笑，道：「賀教主太看得起我了，這句話要是早一天說，杜某也許遵命行事，只是此刻，却太晚了！」

孫萬面色一沉道：「這麼說杜兄你是自己要置身其內了？到時候却莫怪敝教主……嘿嘿……」

「夜鷹」杜明冷一笑，道：「來者不怕，怕者不來，有什麼手段，儘管施展，杜某何懼！」

「火猴子」孫萬獰笑着道：「好！姓林的，擱着你的！」

他嗔一下，却又換了一副笑臉，望向冷秋桐，嘻嘻一笑，抱拳道：「冷大俠的威名，敝教主夫婦久仰之至，是以特着我二人專誠邀請，即請同往一晤如何？」

冷秋桐苦笑，道：「貴教主太見愛了，此刻邀宴，不嫌太晚了麼？」

「狼臉」葛長風冷森森的笑道：「通宵夜飲，武林豪舉，冷大俠你還是賞光的好！」

冷秋桐鼻中哼了一聲，道：「在下却不識趣得很。」

葛長風眦目道：「午夜一過，如果冷大俠不曾光臨，敝教主夫婦只怕要親自拜訪！」

冷秋桐冷笑一聲道：「榮幸之至，冷某就恭候貴教主夫婦的大駕就是！」

葛、孫二人對看一眼，怒形於色，只是心念着在場二人非比等閒之輩，却不敢造次。

「火猴子」孫萬冷笑一聲，道：「既然如此，我二人告辭！」

「狼臉」葛長風心有未甘的嘿嘿一笑，正要發話，一旁的杜明却沉聲，道：「二位還不乘着陣門開啓之時，速速離開。還要自討無趣麼？」

葛、孫二人倒是吃了一驚，當下雙雙跨上馬背，冷笑着帶馬而出！

他二人方自出得陣來，回頭，又復回到了先前的虛幻景象，心中好不慶幸。

「狼臉」葛長風道：「他娘的，這兩個小輩好大的架子，居然連咱們教主的賬都不賣！」

「火猴子」孫萬冷笑道：「沒困在裏面已經是萬幸了！」

葛長風道：「我身上有十五粒『雷火珠』，他娘的，先給他來一把火——」

才說到此，他的目光却視向一邊，發怔道：「咦——老葛！你看！」

葛長風忙自回頭望過去，却見就在身前兩丈外的地方，不知何時，已經立了三個人，一老二少。老的一個，六十開外的年歲，一身短衣衫，背後揹着一個奇形兵刃——「五行輪」。

那兩個年少的，活生生的像是一對弔客，一人一襲白色長衫，瘦高的個子，卡白卡白的一張長臉，二人一般的模樣，像是一對孿生子。

三個人六隻眼，那麼直直的注視着，像是要生吞了孫、葛二人似的。

「火猴子」孫萬嚇了一跳，說道：「什麼的玩藝？」

他嘴裏叫着，一抬腕子「嗆啷！」一聲，已把背後的大環刀撤在手中。

「狼臉」葛長風一把抓住了他，說道：「先不要動手——」

兩丈外的那個老人，却接上了他的話頭，冷冷一笑，道：「對了。還是慢慢動手的好！」

說話時，三人同時一幌身子，已來到了葛、孫二人身前，像是一陣風似的那麼輕飄飄的！

「火猴子」孫萬怔了一下道：「你們是那一道上的？怎麼，想找麻煩是不是？」

老人瘦削的臉上，帶出了一片冷笑，道：「有一點這個意思……我只問你們兩個人，可是麻衣教的朋友？」

葛長風點點頭道：「不錯！是麻衣教的。你們是？……」

老人面色一沉道：「還輪不着你們問，我再問你們，你二人鬼鬼祟祟的由裏面出來，是偷了什麼東西，還是有什麼用心？說——」

葛孫二人先前受了一肚子氣，正悶的沒有地方發洩，此刻被對方這個老頭言語一損，不禁勃然大怒。

「火猴子」孫萬紅眉一挑，厲聲道：「你是什麼東西，胆敢口出不遜，老子先剁了你——」

他的刀才抽出一半，只見對方那雙白衣少年之一，身子向前一欺，已逼近面前，身法之快，確是武林中一流高手！

「火猴子」孫萬的刀才拔出了一半，可就拔不動了。

兩個孿生少年，四隻精光閃爍的眸子，像是別有一種威嚴，令人一時不敢輕舉妄動。

先前說話的老人却冷笑一聲，道：「事有先來後到，一十二顆明珠，自爲我老頭子看上了眼，那一個敢再動心機？貴教賀教主夫婦，莫非也想插上一脚不成？」

「狼臉」葛長風怔了一下，道：「你又……是誰？」

老人冷冷一笑道：「此事我已事先與你們教主夫婦打過了招呼，想不到姓賀的居然還想打歪主意，太也未把我老頭子看在眼裏！」

說到此面色一沉，道：「他既然不賣交情，我老頭子也就不再留情面。對不起，我可要搜一搜你兩個！」

話聲一落，目視那雙孿生少年，口中輕叱道：「搜！」

二少年倏地騰身而起，直向二人身上撲過來。「火猴子」孫萬，「狼臉」葛長風雙雙由馬背仰翻下來。兩口大環刀也一起撤了出來。

可是那雙孿生少年身手更快，起落之間，又襲到了二人跟前。

「火猴子」孫萬的刀才遞出一半，已被右手那個少年趕上來，駢指一點，點中孫萬當胸的「心坎穴」上，頓時呆若木鷄，動彈不得。

另一面的「狼臉」葛長風同樣的不是對手。他的刀旋風似的砍出去，却被左首襲近的那個少年反手刁住了刀背，左掌斜穿而出，扎在了咽喉穴上。葛長風喉中「咯！」的一聲，也就不再動了。

這雙孿生少年，舉手之間，已把孫、葛二人制服，同時很快的搜索了二人身上一下。

左面那個少年，轉面吶吶的向老者說道：「沒有！」

右面那個少年，也搖搖頭道：「沒有！」

孫、葛二人怒目圓睜，只是口不能言，身不能動，却是無可奈何！

老者望着他二人森森一笑，道：「你二人出言無狀，對老夫沒有禮貌，就罰你們站在這裏，等老夫處理了姓冷的小輩之後，再看情形放你們離開就是——」

話聲方落，却聽得一聲枯澀的冷笑道：「高老頭欺人太甚，打狗還要看主人呢！」

面前人影一閃，現出了一對男女，那男的，約在五旬三四的年歲，白淨的臉皮，頭上紮着一個道髻，身着黃麻短衣，留有一部三綹長鬚，乍看起來，溫文儒雅，道貌岸然，其實，目光陰鷙，視人如狼！

和他同來的那個女的，四十左右的年歲，一襲黑紗的道姑裝束，外面罩着一件黃麻背心，生得長身玉立，很有幾分姿色。

男女二人每人背後，都揹着一口同樣格式的長劍，只是男的手上，另外還多拿着一個拂塵！

這對人物倏地現身，其中那道姑身形微閃，已到了葛、孫二人面前，陡然揚動一雙玉手，「拍！拍！」兩聲拍中在孫、葛二人背上。

葛、孫二人身子向前一栽，滾倒在地，俱都大聲咳嗽着，淡淡的嘔吐起來。

是時，那個白面道人，手中拂塵向上一翻，向着對面的老人打了個稽手，冷冷的道：「高老頭別來無恙，咱們很久不見了！」

一旁的道姑，目光裏，却含蓄着一腔怒火，注定在那雙孿生少年身上。

黑衣老者——高七老，臉上微嫌不自然，呵呵一笑道：「我當是誰呢！原來是賀教主伉儷到了，失敬！失敬！」

一面說着，一面抱拳爲禮，乾枯的臉上，很不自在！

來人正是麻衣教主賀天一夫婦，那個中年道姑，乃是他的妻子，人稱「劍娘子」龍玉梅。

夫婦二人名爲一教之主，其實在齊魯一帶，暗操黑道賤業，久爲人知！

賀天一這時一臉的不高興，一雙銳利瞳子向着羞愧無極的葛、孫二手下一掃，凌笑道：「沒用的東西，丟人現眼，還不快滾！」

言罷，手中拂塵隔空力抽了兩下，發出「嗖！嗖！」兩股勁風。

葛、孫二人立時捂面踉蹌跌倒，面上現出一片血漬，那裏再敢停留？匆匆抱頭鼠竄而去。

此刻，天色微曦，雖未大明，確已清晰的可以辨出眼前景物。

賀天一鷹目逼向那雙孿生少年，冷冷一笑道：「恕貧道眼生得很，這雙少年，敢莫是足下新收的一雙高足麼？」

高七老赫赫一笑道：「我那裏有這個福氣？此乃北天山老夫的一個至交秦嘯風之子——」

賀氏夫婦，立時面上一驚，那個道姑龍玉梅嬌笑了一聲，露出細白的一口牙齒，道：「原來秦氏兄弟……我說呢！誰能够調教出這麼出色的一雙子弟！」

賀天一冷冷的道：「貧道與嘯風兄，也有兩面之緣，算來勉强當一下長輩……」

高七老立時呵呵一笑，看向秦氏兄弟道：「你們見過賀教主夫婦！」

秦氏兄弟木訥的臉上，不作任何表情，各人抱了一下拳，嘴皮動動，却連一個字也沒有說出口。

賀天一夫婦看在眼中很不受用，却把一口氣，强壓心內。

賀天一轉臉向高七老道：「我們打開窗子說亮話，用不着拖泥帶水，你們來幹什麼，我們來幹什麼，大家心裏有數！」

高七老鼻中哼了一聲，道：「不錯！」

賀天一冷笑一聲，道：「這姓冷的被你一路釘着，你既然一直都動不了他，現在來到了我的地盤上，照規矩應該算是我的人！」

他夫人龍玉梅在旁插口道：「我們的事，絕不容任何人插手！」

高七老忍不住怪笑了一聲，怪腔道：「好一對不講理的夫婦——」

他目光閃爍着，注視賀氏夫婦，道：「巧得很，我高七老踩上的買賣，也絕不容許人插手，這件事賢夫婦你們看該怎麼辦吧！」

麻衣教主賀天一長眉一挑，冷笑道：「此事既無妥協餘地，看來我們祇得先行一分勝負了！」

「劍娘子」龍玉梅柳眉一豎，一招手「嗆！」的一聲，已把背後一口古劍，撤在手中。

秦氏兄弟也同時的向下分開，倒只是賀天一，高七老兩個人，暫時還按兵不動，雙方臉上却隱隱現出一片殺機！

賀天一手中的拂塵慢慢的往衣領內插進去……

高七老忽然呵呵一笑道：「賀老道！我們這麼做，犯得着麼！」

賀天一道：「這就要看你了，貧道夫婦向來是言出必踐，不輕言妥協二字！」

高七老恨在心裏，表面上却作出一副笑臉，道：「我們這麼作，互相火併，兩敗俱傷，不過是便宜了冷秋桐，杜明兩個小輩！」

賀天一冷笑道：「杜明與貧道並無過節，與你倒是有仇……」

高七老咬了一下牙齒，嘿嘿笑道：「老夫先不與你談這個……老夫有一建議，可免兩敗俱傷！」

賀天一道：「說來聽聽！」

高七老道：「你夫婦先隨我來——」

賀天一冷笑跟進，龍玉梅却小聲道：「小心這老狐玩什麼花招！」

賀天一哼道：「你我小心戒備！」

高七老獨步在先，賀氏夫婦居中，那秦氏兄弟却走在最後。

一行人前行來到了前道的「紅雲觀」前，高七老站定了脚步，賀氏夫婦也站下。

高七老冷冷一笑，道：「賢夫婦可曾看出了什麼？」

賀氏夫婦放目前望，面上立時現出了驚異之色，龍玉梅哼了一聲道：「紅雲觀設有陣圖！」

高七老頻頻點頭道：「夫人說得不錯，賢夫婦可以看出什麼路數端倪不成？」

賀天一打量了一下，還未開口，高七老却一笑道：「實在告訴你們，那冷秋桐端的詭異莫測，他在觀前佈了這個陣式，非比等閑，剛才你們那兩位閣下，在陣內已飽受虛驚，如非對方網開一面，只怕他二人一輩子也逃脫不開——」

賀天一怒聲道：「區區一個陣式，何足爲畏，貧道不愁破它不開！」

高七老詭異的笑道：「話雖如此，只怕要頗費周折，老夫在此觀查半夜時間，才得破陣之法。」

說到此，冷冷一笑道：「老夫之意……此陣由老夫負責破開，然後集衆之力一舉將冷、杜二人成殲，得到那一十二顆寶珠，你我各佔六粒如何？」

賀天一冷冷一笑，正要搖頭回絕，忽然耳邊响起了他夫人龍玉梅的口音，道：「權且依他，等到得珠之時，再對付他之人不遲！」

自然龍玉梅是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傳出聲音，外人不能聽得到的。

賀天一聽在耳中，頓時頷首，却作出一副委屈求全的樣子道：「看在多年老友份上，姑且依你就是！」

高七老心內暗笑道：「牛鼻子死在目前還不知，少頃叫你們夫婦知我厲害！」不過這是他心裏的話，嘴裏却笑道：「如此甚好，爲愼重計，請賢夫婦按先前步法隨我入陣！」

賀天一夫婦，不擅陣圖之學，此刻一打量紅雲觀前，雲氣氤氳，陰晴不定，料定高七老所說不錯，自己二人雖不愁破陣不開，却也必得花費半日工夫，始可推敲出此陣破法，難得高七老既已思妥破陣之法，自己夫婦倒正可落得一個輕鬆。

當下依高七老所言，步向他身後，秦氏兄弟却步于賀氏夫婦之後！

高七老在先，一面行去，一面却用「傳音入密」功夫，傳話于秦氏兄弟道：「賀老道夫婦揀便宜，老夫已定下毒計！你二人切實聽了！」

秦氏兄弟心內一驚，當下仔細聽令！

高七老道：「入陣之後，老夫足踏『罡』位，至時陣發必勢大亂，賀氏夫婦一時之間，必將手足失措，是時你二人可以用『對決雙刀』取那道姑的性命，姓賀的由老夫負責打發就是——」

秦氏兄弟對望一眼，彼此會心。

說話之間，高七老首先入陣，賀氏夫婦隨其後，但聞得前道之高七老道：「此陣乃『八步生尅』，賀道兄，賢夫婦只要記住八步一轉，當可步入『生』門！」

賀天一怎麼也未曾料到，高七老居然以對方之陣形來陷害自己，而將「反八步生尅」佯稱爲「八步生尅」，一出一進相去何止千里？

可笑他貴爲一教之主，竟未能洞悉先機，當下按着高七老所囑，按「八步生尅」，第一步向着「乾」位踏下。

那知一脚踏下，眼前頓時景象大變，但似聞得雙耳鼓間，响起了一聲焦雷，兩列松栢移山倒海般的向着自己身上壓了下來。

賀天一陡然一驚，狂呼道：「老兒欺我——」

一句話未曾道完，却見高七老由一邊陡然騰身而來，賀天一此刻引發陣內生尅作用，已有顚倒乾坤之勢，乍見高七老現身，不顧一切，狂呼一聲，一劍向着高七老面門之上點去！

可是一切影像全是顚倒的，一誤再誤，他足下由「乾」位移到了「巽」位上，但覺得數千桿飛木，滾壓而下。賀天一心中大驚，已知無意間中了高七老道兒，可是急切間，却是脫身不得，而敵暗我明，勢將兩面受敵，其時已無可奈何。

隨着高七老撩起的「五行輪」，明月似的閃起了一輪銀光，賀天一方自覺出不妙已無能力再行閃躲，却爲高七老「五行輪」外的刃子由左側腹下兜上來，劃了正着。一時鮮血淋漓，受傷端的不輕。

賀天一痛呼一聲，頓足騰身便起，落出丈許以外，這時，側邊的「劍娘子」龍玉梅見丈夫誤踏陣門，大吃一驚心中恨極了高七老。

她清叱了一聲道：「打！」

抖手打出了一口飛刀，哧——一道銀光，直襲向高七老後背，高七老這時正好得手，那裏把這口飛刀看在眼中，「五行輪」一掄一絞，嗆啷！一聲，已把飛來的刀捲斷在地！

說時遲，那時快！「劍娘子」龍玉梅自飛刀出手，目光已然看見丈夫負傷跌落眼前，心中一急，正要撲上加以援手，就在這時，但聽得兩側同時襲近兩股劍風，其勢加同電光石火。

龍玉梅危機一瞬間，一聲叱，施出了生平絕技「倒剪梅花」，兩手合握倒把，向外一個倒翻。

劍光一閃，深深的刺入秦開誠前胸之內，然而，她自身却未能逃開秦氏兄弟早已安排好的「對決雙刀」之下，兩口紅毛寶刀，一上一下，各插入她的兩肋腰際。

龍玉梅一聲慘叫，蹌出四五步，一交跌入陣門之內！另一面秦開誠大吼一聲，噴出一口鮮血，向前仆倒，秦氏兄弟孿生兄弟，血脈相通，這一劍雖然扎在了秦開誠身上，可是看上去，秦開勇也似負痛一般，身子一個踉蹌坐倒在地！

賀天一負創踉蹌撲下，急怒慘痛間，忽悟出一綫生機，身子旋轉着落下「坤」位上，正好目睹着愛妻的慘死，一時痛澈心肺。

他發出了極爲悲凄的一聲長嘯，躍出生門，踢倒了「坤」位上的一棵栢樹，陣勢大破，他撲上的身子却正好迎着了秦開勇的身子。

悲怒之中，這位麻衣教主掌中劍提着十成的劍炁眞力，陡然向外一點，只聽得「波！」地一聲，空中爆開了一朵劍花，直向秦開勇前心之上扎去！

高七老眼見如此，大喝道：「開勇——」

來不及指示機宜，賀天一的長劍已然是穿了秦開勇護身的游潛，貫入進他前心之內。

高七老厲叱一聲，掠身而進！「五行輪」施了一招「撥風盤打」之勢，摟頭蓋頂，直打而下。

賀天一拔劍騰身，可是他重傷之下，又逢目睹愛妻慘死，無論如何，勢難再接受高七老這狠命一擊，情急之間舉劍以迎！

但聽得「嗆啷！」一聲大响，對方的「五行輪」連同自己的一口「松紋劍」全數都照顧到自己的頭上，一時腦漿迸裂，死于非命！

轉瞬之間，四條人命！

高七老雖然計殺了賀氏夫婦，可是目睹着秦氏兄弟的死，亦深深的感到刺痛。

有一種難以排遣的悲、憤、狂、怒，侵襲着他，使他發出了狂笑。

笑聲未綴，却有一股透體的勁力，自後方襲來，高七老陡然一接觸到這股透體的力道，頓時大吃一驚，倏地轉過身來，却發覺「弧形劍」冷秋桐竟然立身于自己背後不足五尺以外。

冷秋桐雙手握着那口彎曲的弧形劍，目光灼灼的注視着他，使得高七老身上打個冷戰！

他似乎已然想到，對方這種姿態，必是在提聚全身的眞力，當下忙自也猝聚眞力，「五行輪」方舉起了一半，冷秋桐的弧形劍已然如星河倒瀉的落下來。「嗆啷！」大响中，「五行輪」破開爲二，「弧形劍」再向下落，高七老一顆人頭，整個的一劈而二，屍身仆倒在地！

冷秋桐還不及提起落下的劍身，但覺得後側左方，一股平生極爲罕見的劍風猛襲過來。

這股劍風，連帶着，使得冷秋桐轉了半個圈子，挾着前勝的餘威，他揮出了「弧形劍」半月形的劍身，也施出了平生劍學中最妙的一式殺手——「鐶中劍」！兩般兵刄交接的掠過去，同時閃開，退身——冷秋桐，杜明，雙雙對立着。

良久，其中之一——杜明，倒了下去。

冷秋桐一步步走過去，却發現杜明前額上留下一道其細若絲的紅綫！這就是杜明性命的殺處！

杜明眼睛睜得滾圓滾圓的，他徐徐的說：「……因爲你武功還超過我，所以我才偸襲你……不想仍然失身你手……命該如此，夫復何……言！」

冷秋桐緩緩的收起了弧形劍，心情是難以想像的沉重，他緩緩地轉過身來……

不近的地方，有一張熟悉的臉，帶着既喜又驚的表情在凝視着她，那是百里紅！

二人慢慢的接近，携手，轉身……

陽光爲他們分畫出美麗的倒影，綫條，風吹樹搖，四野肅肅！

（續完）

兩期完俠情巨型小說

倪　匡・文
培　新・圖

新獨臂刀（上）



藝高人胆大　獨臂護嬌娃

松枝紮成的火把，劈劈拍拍地响着，火頭高竄，每一陣火花爆烈，就溢出一陣松油的濃烈的香味來，寬宏的練武廳中，被火把照耀得明如白晝，但是火光閃耀，人影擺動，却有着一股異樣的詭異，和日頭之下的明亮，大不相同。

在練武廳的正中，是一個貌相威嚴，身形雄壯的中年男子，那中年男子氣度軒昂，站在那裏，雙手執着一根三節棍，他那根三節棍，中間那一股特別來得長，足有四尺，兩旁兩節，則是兩尺，棍是上好的棗木製成的，閃着紫光隱隱的光彩，在棍上，還箍着一圈圈的金箍，金光奪目，這樣的兵刃，這樣的人物，雖然站在那裏不動，也自有了股勢吞山河的氣概。

在那中年人的面前，則是兩個年輕人，手中各執着單刀，全神貫注，還有幾個年輕人，立在練武廳的兩側，其中有兩個，站在一個假人之後，那假人貼在一塊木板上，木板之下，有着滑輪。

那中年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陡地喝道：「進攻！」

隨着他一聲斷喝，在他面前的那兩個年輕人，揮着刀，「呼呼」攻了過來，一左一右，攻勢也頗是凌厲，那中年人却只是凝立不動，等到雙刀攻到了身前，他雙手突然向下，沉了一沉。

他雙手握住了三節棍中間的一節，陡然一沉間，兩頭的兩節，便向上疾揚了起來，「拍」、「拍」兩聲，已將攻過來的兩柄單刀夾住，他十指一緊，將棍抓住，又大聲喝道：「推！」

那在假人身後的兩人，立時用力一推，假人向



前，疾滑了過來，那中年人的雙臂，突然向外一分，只聽得「錚」地一聲响，三節棍中間那一節，突然斷開，在斷口處，各有一柄細而銳利的鋸齒刀，他棍才斷開，雙臂便向前送出去，「撲撲」兩聲，恰好刺進了那假人的胸前，而他的手臂抓動，那兩個持刀的年輕人，也各自向前，跌出了一步，虎口迸烈，鬆手撤刀！

那中年人「哈哈」大笑了起來，一脚踢開了前面的假人，手一鬆，任由那柄單刀，「噹噹」地落在地上，他的動作純熟之極，雙手一湊間，已將斷棍接在一起，斷棍接上之後，叫人絕看不出他三節棍中，另有乾坤！

他神情得意，環顧全場，道：「你們看，我這一招如何？」

四面立時响起了一片頌揚之聲來，一個高聲道：「師父，你這一招，可稱無人能敵！」

一個說得更大聲，道：「師父，若有人以為持兩件兵刃可以佔便宜，那是倒霉了！」

另一個簡直是在叫嚷，道：「這樣威力無匹的招數，應該有一個與衆不同的名稱！」

那中年人讚許似地點了點頭說道：「不錯，這一招，就叫作『穩奪天地』！天地之間，唯我獨尊！」所有人又一起讚嘆起來，只見練武廳的門推開，一個人走進來，道：「師父，三師弟和四師弟回來了。」

那中年人立時道：「好，着他們在書齋候我，你們要勤力練武，為師聲名之得，大是不易，你們在江湖上走動，莫替我丟人！」

衆人齊聲應是，各自兵刃架中，取下刀槍劍戟，捉對兒厮殺起來，中年人抱着三節棍，龍行虎步，走出練武廳去了。

這中年人，看官記得，姓龍，名異之，乃是江湖上公認的一流高手，衆望所歸的大俠，在武林之中，地位極高，他說一句話，强似他人要一輪劍，端的是非同尋常。

但是，當龍異之走出練武廳的時候，他的臉上，却帶着一絲焦切的神色。

只不過，那一絲焦切的神色，可以說是一閃即逝，隨即，他看來又是那樣莊嚴，凜然不可侵犯。

他走過了一條長廊，推開了書齋的門，在陳設古樸的書齋中，已有兩個青年人等着，一看到龍異之進來，兩人連忙站了起來。

那兩人的臉上，帶着十分得意的神情，看來，他們像是等不及要開口說話一樣。可是龍異之進來之後，只是望了他們一眼，一聲不出，他們兩人，也不敢開口。

過了好一會之後，龍異之才緩緩地道：「全妥了麼？」

那兩人忙爭着道：「師父密令，我們兩人自當全力以赴，都妥了！」

龍異之順手拿起了書案上的一隻玉獅子，把玩着，聽他的語氣，像是只是隨便問着，道：「那麼，你們見過鴛鴦刀雷力了？」

那兩個青年人忙道：「是。」

龍異之凝視着那玉獅子，又說道：「他刀法如何？」

兩個中的一個搶着道：「雷力這小子，在江湖上走動，還不到一年，便自聲名鵲起，確非無因，他雙刀一長一短，長短配合，眞是出神入化，只不過新出道的雛兒，總容易上當！」

龍異之抬起頭來，另一個又道：「師父，我們全照你吩咐做了，遠聲鏢局失了一萬両赤金，只當是這小子刼的鏢，已約了他在黑松坡相會，這小子聽得有人挑戰，欣然應諾。」

龍異之淡然一笑，道：「好，到時，我們可得趕去，看看熱鬧。」

那個青年人又道：「師父，只要你一現身，管保以後，江湖上再也沒有鴛鴦刀雷力這號人物，師父始終是武林第一大俠，無人能及！」

龍異之反倒是絕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一樣，只是淡淡地道：「行了，你們去吧！」

那兩個年輕人答應了一聲，一起向外走去，他們來到了門口，龍異之又忽然叫道：「等一等！」

那兩個人站住，龍異之緩緩地道：「這件事，我只信你們兩個人，你們千萬別在同門師兄弟面前提起，知道了麼？去吧！」

那兩人互望了一眼，想到他們能蒙師父破格優待，全是滿心歡喜，連聲答應，退了出去。

龍異之在書齋中，仍然把玩着那隻玉獅子，他雙眉緊蹙着，在默默地思索，他要維持武林第一大俠這個稱號，可眞不容易啊！幾乎每一年，都有後起之秀，突然冒了出來，不到三五個月，就天下皆知，而他的聲名、地位，也受了影响。龍異之自然知道這些後起之秀的武功，和他相比，總還有一段距離，可是如要將他們打敗，令他們輸得心服口服，又要使普天下武林人物，同聲讚好，不損他大俠的令名，那可眞不容易的事！

他好幾次，都幾乎想放棄了，就讓別人的聲名蓋過他吧，然而，每當有一個少年英俠的聲名，傳遍武林之際，他就有說不出來的難過。

「武林第一大俠」，這是一個令人受用之極的稱號，但也是一個附骨之疽，一旦當上了「武林第一大俠」，就一定要一直當下去，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來維持它，究竟是受用還是受苦，連龍異之自己，也有點分不淸了。

當他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他又不禁苦笑了起來。

× × ×

一個斜斜的高坡，高坡之上，全是密密麻麻，看來黑壓壓的松樹，高坡下，則是一片平陽，自然也有着幾株疏疏落落的松樹，在平地上，插着五面三角形的小旗，正在迎風招展。

小旗上，綉着「遠聲鏢局」的字樣，在樹後，有五個人，神情緊張，手握兵刃在等候着。

黑松坡前，是一條筆直的路，那路上靜蕩蕩地，那五個人只是屛着氣靜息地等着，實在靜得太令人窒息了，其中一個，壓低了聲音問道：「何總鏢頭，他會不會不來，令我們白等一場？」

一個神情憤怒，激動的中年人道：「不會，他聲名正起，又妄大無比，我們旣已約了他來，他一定想殺我們滅口，怎會不來？」

另一個人道：「他有這樣的本領？」

那中年人沉聲道：「等一會他來了，動起手來，我們要抱着必死之心，與他拚命，反正這一萬赤金，若是追不回來，我們誰也活不成！」

衆人的面上，都現出凄然的神情來，突然有人道：「看，他來了！」

衆人闖聲向前看去，只見前面道上，先是揚起了塵頭，接着，在揚塵中，可以看到一人一騎，不急不徐，向前馳來，再接着，可以看到馬是一匹棗紅的大宛良駒，人是一個一身白衣的年輕人。

那年輕人騎在馬上，腰際懸着一長一短兩柄刀，刀鞘之上，各鑲着寶石，在陽光之下，發出奪目的光采，人還未到，一股驕氣，已逼人而來！

那中年人吸了一口氣，道：「大家小心！」

等到他講出了那一句話，那年輕人來得更近了，已到了插在地上的那五面鏢旗之前，只見他低頭向那五面鏢旗，畧望了一眼，抬起頭來，一臉不屑的神色，道：「遠聲鏢局的人，已到了麼？」

他一面說，一面抬起了頭來，就在他抬起頭來的那一刹間，樹後那中年人一聲大喝，道：「早來了！」

只見人影連閃，五個人一起自樹後現身出來，手中的鋼刀，映着日頭，閃閃生光，泛起一股煞氣。可是馬上那青年人，却仍然帶着高傲冷漠的微笑，像是全然不將眼前五個人，放在眼中，手在鞍上一按，翻身下馬，大刺刺地道：「你們找我，有什麼事？」

那五人中的一個喝道：「雷力，你刦了鏢，還要裝什麼蒜？」

那神態高傲的年輕人，正是近年來，在江湖上聲名大噪，罕遇敵手的鴛鴦刀雷力。這時，只見他雙眉一揚，「哈哈」大笑了起來，道：「遠聲鏢局是甚麼東西，要說我刦你們的鏢，你們不是太抬舉自己了麼？」

遠聲鏢局的何總鏢頭，和其他四個鏢頭，在樹後閃出來時，便已然滿面怒容，這時雷力，一開口，出言便如此之狂，那五個人更是面色鐵青，有兩個鋼刀一擺，就待向前衝了出去。

但是何總鏢頭却一反手，阻住了他們兩人，他乾笑了幾聲，道：「雷朋友，你年紀輕輕，或是一時手頭拮据，出此下策，我們也不見怪，只請你將這單鏢還了我們，我們自有一些小意思——」

何總鏢頭才講到這裏，雷力已經勃然大怒，厲聲喝道：「你放甚麼屁！」

何總鏢頭一怔，也厲聲相向，道：「你好言不聽，我們的鏢難道白失了！」

雷力連聲冷笑，道：「你們要是失了鏢，向我跪地叩求，追查追查！」

遠聲鏢局當日失那單鏢時，出手刦鏢的是一個蒙面人，使的是一長一短，一對鴛鴦刀。

這個蒙面人臨走時，話中又露了一句「姓雷的」，鏢局中人，早已認定了刦鏢的是鴛鴦刀雷力，托了人，約雷力在此相會，何總鏢頭本來還想好言相向，只求得回鏢就算了，却不料一見了面，對方的態度，竟是如此囂張，何總鏢頭實是驚怒交集，話講到這裏，已然說僵，實是再難說下去了！

而雷力却仍在冷笑，道：「沒有話了麼？」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向鞍上搭去，看他的樣子，分明是要就此離去了！

一看到這樣的情形，何總鏢頭悲憤莫名，大聲叱道：「別走！」

可是他一面叱喝，雷力根本不加理會，身子還是轉了過去，何總鏢頭掄起刀來，又是一聲大喝，連人帶刀，一起向前撲了出去，那一刀去勢又沉又快，雷力却仍然站着，眼看刀光閃耀，快要砍到他的背後了，才見他左臂一縮，左手短刀反撩而上，「錚」地一聲响，恰好將何總鏢頭的那一刀架住！

他不用長刀招架，而用短刀封住了對方的攻勢，當眞是藝高人胆大，險招險行，恰到好處。

何總鏢頭的一刀被雷力架住，立時待抽刀後退，可是就在那一刹間，雷力的長刀，已然出鞘。

何總鏢頭的四個人，也一起躍到，湧了過來，他們看到刀光一閃，齊聲驚叫起來。

也就在他們的驚呼聲中，「嗤」地一聲响，何總鏢頭立時後退，雷力雙臂一振，「鏘鏘」兩聲响，一長一短兩柄刀，已一起入鞘！

雷力的雙刀入鞘之後，才轉過了身來。

只見何總鏢頭已退出了七八步，那四個鏢頭，一起望着他的胸口，何總鏢頭怒喝了一聲，道：「望我作甚？」

四個鏢頭中的一個，指着何總鏢頭，道：「何總鏢頭，你……你胸前……」

何總鏢頭此際，也感到胸口有點涼颼颼地，他連忙低頭一看，一看之下，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只見他胸前的衣服，自左脅至右脅，已被劃開了一道口子，直見皮肉！何總鏢頭的身子，把不住在發抖，抬頭向雷力看去，雷力仍在微笑着，冷冷地道：「何總鏢頭，這一刀，可以够了麼？」

何總鏢頭面色慘白，道：「很好，閣下的刀法的確出神入化，但何某追不回鏢來，也是活不去，只好和你拚了！」

他一擧刀，五個人又一起大聲呼喝，齊向前湧去！

雷力神色大怒，喝罵道：「那有你們這等夾纏不淸之人，快滾！」他一個「滾」字才出口，雙刀齊出，長刀揮動，架開了兩柄攻向他的單刀，短刀一橫，「噗」地一聲已刺進了一個人的肩頭。

接着，長刀向下一沉，只聽得「噗噗」兩聲响，兩柄鋼刀落地，那兩人的手臂上，皆出現了一道五六寸長的傷口！

只一招之間，雷力已傷了三人！

何總鏢頭面色慘白，擧着刀，變成了攻也不是，不攻也不是。

雷力冷笑着，道：「現在總够了！」

他這句話才一出口，便聽到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了過來，雷力後退了一步，只見三四馬，直馳到

了近前，馳在最後的一個，氣度軒昂，儀表不凡，一望而知，是武林高人！

那馳在前面的一個，正是龍異之，他才一馳近，何總鏢頭就像是見了救星一樣，尖聲叫道：「龍大俠，請你主持公道！」

龍異之勒住了馬，道：「甚麼事？咦，這位不是遠聲鏢局的何總鏢頭麼？」

何總鏢頭忙道：「正是在下，這人刦了我們的鏢，還在此行兇傷人！」

龍異之「哦」地一聲，翻身下馬，直視雷力，雷力仍是那樣，冷冷地望定了龍異之，龍異之皺起了眉，道：「小兄弟，你年紀還輕，怎可幹出這種事？」

雷力怒道：「放屁，我幹甚麼事了？」

龍異之沉聲道：「刦鏢傷人，法所難容！」

雷力生性高傲，遠聲鏢局的鏢根本不是他刦的，但是他也不屑分辯，只是冷冷地道：「誰耐煩與你們多說，你要仗義，可以出手替他們追回失鏢來呀！」

龍異之反手一探，在馬鞍的皮袋中，掣了三節棍在手，喝道：「失鏢就在你身上，兄弟，算你今日時運不高，遇上了我龍異之！」

雷力本已轉過身去，一聽到了「龍異之」三字，他才倏地轉過身來，雙眉一揚，道：「原來你就是鼎鼎大名的龍大俠，倒要領教領教！」

他一知道了那氣度非凡的中年人就是龍異之，竟將遠聲鏢局的事丟開一邊，再也不加理會，要和龍異之動手了，這却正中龍異之下懷！

龍異之冷冷地道：「好，你先進招，念在你年輕，你打輸了，我也不取你性命，你可以自斷一臂，從此退出江湖，不再生事。」

雷力反問道：「要是你打輸了呢！」

龍異之仰天一笑，道：「自然也是一樣！」

雷力雖然高傲，但是武功造詣極高，他也知道龍異之絕不是普通的人物，這一仗，輸贏足以影響一生！是以他立時沉住氣，道：「好！」他一個「好」字才出口，長刀橫胸，短刀向前，已指住了龍異之，龍異之手一抖，三節棍也已「嘩啦」一聲，撒了開來。

他們兩人，雖然還未曾動手，但是兵刃才一抖動，氣勢便自不凡，何總鏢頭等人，一起向後，退了開去，雷力盯住了龍異之，突然踏前一步。

他一步踏向前，還未曾出刀，「呼」地一聲響，龍異之的三節棍，已自上而下，疾砸了下來，雷力揚刀便格，「叭」地一聲響，刀格在棍上，擊得三節棍的第一節，突然向上，揚了起來，雷力的長刀，趁勢貼着棍身，向下直滑了下去。

龍異之一見對方的招式，如此險急，心中不禁陡地一驚，立時後退，棍尾橫掃而出，可是雷力的短刀，却已劈到了他的胸前！

龍異之心中，大是一驚，連忙再退，雷力却步步進逼，雙刀一齊攻下。

龍異之身形一矮，三節棍貼地橫掃而出，他三節棍一起抖了開去，足有八尺長，這一招橫掃離地五寸，棍風呼呼，專打人脚脛，也是極其厲害。

但雷力一見他棍貼地掃來便有了打算，本來要避那一招，尋常人一定是身形躍起，因爲棍離地只五寸，只消躍起尺許，便可避過，人人可爲。可是龍異之那一招「立地成佛」的下一招，却是一記殺着，喚着「朝天一炷香」，對方若是身形躍起，他手腕略沉，三節棍的第一節，便直向上，搗向對方的胯下，厲害無比，萬萬難以避得過去！

雷力倒也不知道龍異之有這樣的殺着在，只是他看出自己若是躍起，難以同時進招，是以他身形凝立不動，長刀陡地一刀，刺向地上，只聽得「錚」地一聲，棍掃到了他的脚旁，恰好掃在刀上。

棍勢一被阻住，雷力的短刀，已然向前，疾送了出去，到了龍異之的面門。

龍異之一驚，再驚，到了這時，簡直是大吃了一驚，他一折一仰，倒翻了出去，他向後翻出之際，三節棍居然還來得及撩了起來，反攻了一招！

雷力身子略退，避開了龍異之的一棍，也喝了一聲采，道：「好！」

隨着那一聲呼喝，他身形前撲，雙刀一齊攻出。而此際，龍異之已翻過了身來，雙手執住了三節棍中間的一截，長刀首先砍到，龍異之手向下一沉，三節棍左邊那節，倏地揚起，將刀夾住，雷力心中一凜，短刀也向前送出，三節棍左邊那節，也一起揚了起來，雷力的長短雙刀，齊被挾住，龍異之十指緊緊抓住了棍，雷力雙臂用力一縮，刀竟奪不回來！

直至此際，雷力仍然並不吃驚，因爲龍異之雖然以三節棍夾住了他的雙刀，但是也無法再進攻，大家進退兩難，至多也是一個僵持局而已。

雷力萬萬想不到，龍異之的三節棍中，另有乾坤！

就在他雙臂一掙之際，龍異之的雙臂，左右一分，三節棍中間那節，齊中分開，棍還各帶着一柄鋸齒利刀，龍異之雙手向前一送，雷力忙不迭後退時，棍尖的利刀，已經刺中了雷力的右左雙肩，雖然因爲雷力退得快，傷得並不重，但是他中刀之處，鮮血涔涔而下，而且他的雙刀，還夾在龍異之的三節棍之中！

雷力輸了！

何總鏢頭等五人，一見這等情形，齊聲歡呼！

龍異之「哈哈」一笑，道：「小兄弟，薑是越老越辣啊，剛才我所說的話，只當作戲言，再也別提了！」

雷力的面色很慘白，但是他的神情却更高傲、更冷漠，厲聲喝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龍異之笑道：「這又何苦……」

雷力厲聲道：「將刀給我！」

龍異之一揚手臂，那柄長刀，已向着雷力，疾飛了過去，雷力一探手，接刀在手。

雷力握了那柄刀在手，手兒不住地在發抖，那是他自己的刀，他練鴛鴦刀法數年，對自己一長一短兩柄刀，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可能他絕未曾想到有這一天，他會用自己的刀，來砍斷自己的手臂！

雷力絕沒有要向龍異之求饒之意，別說當着那麼多人，就算只有龍異之一個人，開口求饒，那也決不是雷力做得出來的。

他這時，只感到腦中一片空白，什麼也不能想，他幾乎連眼前有什麼人，四周圍有點什麼聲音，也全然聽不到，他整個人都像是在一種極度的空虛之中，剎那之間，變得什麼都不存在了！

然後，是龍異之的聲音，轟雷也似，在他的耳際，響了起來，龍異之所講的每一個字，似乎都有一個回聲，他聽得很清楚，龍異之在說着：「你既然輸了，講過的話，也可以不算！」

雷力緊緊地咬着牙，自他的牙縫之中，迸出了四個字來，那四個字，聽來淒厲無比，那是：「說誰不算！」

接下來發生的事，連他自己在事後回想起來，也覺得糊糢不清，不知道如何發生的了。

但是龍異之等人在一旁，却看得好清楚，他們看到，雷力在講出了那四個字之後，握着刀的左手，陡地一揮，刀光一閃，那一刀，出得迅速無比，自下而上，揮向他自己的右臂。

人人都期待着在那一剎間，雷力會發出一下慘叫聲來，是以四周圍，眞是靜得出奇，可是雷力却一點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衆人所聽的，只是利刀削開皮肉，削斷骨頭的「刷」地一聲，緊接着，一股血泉，噴了出來。也不知道是雷力那一刀用的力道太猛，還是那股血泉湧出的緣故，雷力的一條右臂，竟然飛過了他的頭頂！

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聽得龍異之一聲大喝，早被他握在手中的，雷力那柄短刀，電射而出，「刷」地刺進了雷力的斷臂，刀尖透過了斷臂，刀上的力道，帶着斷臂，向前直飛了出去，「叭」地一聲，釘在一株樹上！

斷臂上的血在向下流，雷力肩頭處的血在向外湧，雷力倏地抬起頭來，他的臉色白得像一張紙，可是他的身子仍然挺立着。

他左手一鬆，手上的刀，「嗆啷」一聲，跌在地上，然後，他一字一字地道：「我輸了，我自斷一臂，退出江湖！」

他一個轉身，身形拔起，在他身形拔起之際，半空之中，簡直是洒下了一場血雨，他落在馬背之上，那馬兒也像是知道主人已遭到了不幸，一聲長嘶，撒開四蹄，便向前疾奔而出！

雷力馳遠了，可是，依然好一會沒有人出聲，因爲剛才發生的事，實在太驚心動魄了！

過了好一會，才看到何總鏢頭，向其餘幾個鏢頭揮了揮手，幾個人一齊走過來，向龍異之跪下，龍異之忙道：「請起，請起，貴局的失鏢，包在我身上，各位請自去養傷，不可勞神。」

何總鏢頭感激零涕，道：「龍大俠再造之恩，沒齒不忘，受何某一拜！」

他叩了幾個頭，站起身來，和四個鏢頭，一起離去。

龍異之牽着馬，慢慢向前走着，他兩個徒弟，跟在後面，不一會，便到了一個靜僻的山坳中。

龍異之站定了脚步，但並不轉過身來，他的聲音，聽來像是很疲乏，他問道：「遠聲鏢局的那單鏢，你們藏在什麼地方了？」

那兩個人互望了一眼，一起笑了起來，一個道：「師父，我們辛苦了一場，那一萬兩金子，就賞了我們吧！」

另一個也乾笑着，道：「師父，你看何總鏢頭他們那副感激涕零的樣子，你老的聲名，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何在乎那些金子！」

龍異之緩緩轉過身來，他面色鐵青，連聲冷笑，道：「你們算是在威脅我？」

那兩個人吃了一驚，忙道：「不敢！」

龍異之厲聲道：「鏢銀何在？」

那兩個人連忙說道：「我們把它藏在虎威山莊，師父……」

龍異之「哈哈」大笑，道：「你們可知道，去年你們兩個同門，跟我遠赴山東辦事，何以他們沒有回來？」

這句話一出口，那兩人更是面無人色，他們張大了口，一時之間，不知該說什麼才好，而就在那一剎間，只聽得龍異之一聲大喝，三節棍已向前疾

了。

巴蕉是一個十分明艷的姑娘，雷力有時候，會一直在等着，心中想：巴蕉今天怎麼還不來？巴蕉今天，別不來了吧？可是巴蕉來了，在雷力的臉上，却一點也看不出什麼來，他的神情一樣是那樣憂鬱、冷漠。

雷力站起了身來，巴蕉已收起了油紙傘，用她清脆的嗓子道：「好大的雨。」

一個地痞立時提尖了喉嚨，學着巴蕉的聲音，道：「好大的雨！」

巴蕉連瞧也不向那四個地痞瞧一眼，那四個却笑得前仰後合，巴蕉向雷力道：「雷大哥，我爹又想喝酒了！」

雷力自巴蕉的手中，接過酒壺來，來到了酒缸前，他已經習慣了一隻手來做事，他將酒壺放在頭頂，打開了缸墊，向上一拋，順手將掛在牆上的酒勺，取了下來，酒缸的蓋墊落在一旁，雷力在缸中杓着酒，舉過頭，注入酒壺之中。

巴蕉走了過來，道：「雷大哥，我來帮你！」

雷力搖了搖頭，他頭上就頂着酒壺，可是在他搖頭之際，酒照樣注了進去，並沒有漏出來。

將酒壺還給了巴蕉，雷力才忽然道：「雨天，我送你一程！」

他也不理會巴蕉是不是答應，就拿起了擱在櫃旁的油紙傘，向空中一拋。在他失了一條手臂之後，他發現一隻手的人，要將一隻手當兩隻手用，最好的方法，就是將手中的東西，拋向半空，當東西被拋向半空的時候，他就可以騰出僅有的一隻手來做別的事情了。

這時候，他將油紙傘拋到半空，一伸手，接住了傘柄，趁勢手臂用力向下一沉，「拍」地一聲，油紙傘張了開來，他先到了門口，巴蕉走了過來，他替巴蕉打着傘，兩人一起走了出去。

雷力一直抿着嘴，不出聲，巴蕉水汪汪的大眼，一直望着他，走出了十來步，巴蕉忽然道：「雷大哥，今天可有人欺負你？」

雷力的臉上，現出了一個十分苦澀的神情來。他已經幾乎對任何事情都不發生反應了，自從他斷臂之後，他已嚐到了最大的痛苦，對其它的一切，都已經痲木了，他每天都被人欺侮、嘲笑，他也完全不感到什麼，可是，巴蕉的關切，却使他已然僵硬了心弦，發出震盪。

他喜歡看到巴蕉，倒並不是因為巴蕉的明艷動人，而是她那份眞心眞意的關切！

巴蕉嘆了一聲，道：「雷大哥，你老是被人欺侮，要是你也像那些強兇霸道的人一樣，腰際掛着一把刀，人家就不敢隨便捉弄你了！」

雷力陡地站住了身子，在那剎間，他向自己的空袖，望了一眼，又大踏步走向前去，巴蕉忙趕了上去，又道：「雷大哥，我爹說，你以前一定是一個會武功的人，武功還可能很高！」

雷力突然將油紙傘塞進巴蕉的手中，一言不發，轉身就走了回去。

巴蕉轉過身來，愕然地望着雷力，雷力才走出了幾步，身上的衣服便透濕了，巴蕉張口想叫，可是沒有叫出聲來，她只是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 × ×

雨下了整一天一夜才停，雨後天青，空氣分外清爽，那一條大路兩旁的樹木，也顯得格外葱翠悅目。

路上還有着積水，是以當那匹駿馬，疾馳而來之際，馬蹄踏在積水上，水向四處濺了開來。

那馬兒的確是一匹駿馬，然而馬駿，馬上的人更駿，那是一個雙眉斜飛，虎背熊腰，星目胆鼻的年輕人。那年輕人筆挺騎在馬上，抬頭向前望去。

前面是一片林子，在林子之後，是兩個接連的山岡，在那兩個接連的山岡之間，是一氣勢極其宏偉，足有十來丈長的長橋！

長橋的那一端，隱隱可見很多房屋，那年輕人望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喃喃地道：「那就是虎威山莊了！」

他劍眉發蹙，正待抖韁再向前馳去，忽然自小路上，馳出了兩個人來。那兩人衣衫不整，身上還帶着傷，一馳出小路，便吃驚地勒住了馬，望定了那年輕人。

那年輕人呆了一呆，道：「兩位……」

他才說出了兩個字，那兩人中的一個，已悲憤莫名地叫了起來，道：「你們已經刧了鏢，還不放人麼？與你拚了吧！」

隨着那人的呼叫，兩個人一起自馬上，躍了起來，身在半空，「呼呼」兩聲響，兩柄刀，已向着那年輕人直砍了下來，那年輕人一聲怒喝，只見他雙臂一振，出刀快如電光石火，兩柄雪亮的鋼刀，已然出鞘，架了上去，「錚錚」兩聲響，恰好架住了那兩人的一刀。

而他一架住了對方的單刀，手腕一轉，又是「錚錚」兩聲響，雖然在日光之下，也可見到火星迸濺，那年輕人肩頭聳聳，刀已入鞘，而那兩人手中的單刀，已被那年輕人這一絞，直飛向半空之中，那兩個人也跌了下來，跌在路上，打了一個滾，站了起來，一身泥濘。

那年輕人叱道：「你們不分青紅皂白，一見人就動手，什麼道理！」

揮而出，那兩人根本連還手的餘地也沒有，「撲撲」兩聲響，棍梢雖然粗鈍，但龍異之用的力道太大，兩截棍子，竟穿進了那兩個人的胸口，龍異之立時後退，那兩人的口仍張得老大，身子却已仆倒在地。

龍異之有點厭惡地轉過頭去，在他臉上現出來的那種疲乏的神色更甚了！

他牽馬，慢慢地走出了山坳。天色，已漸漸地黑了下來。

雷力的那條斷臂，一直釘在那株樹的樹身之上，先是許多烏鴉，圍着斷臂在食着，接着，只剩下一根白骨了，其餘的骨頭，散落在樹下。

漸漸地，穿過白骨的那柄刀，也生銹了，銹得毫無光彩，又過了些時，那柄曾經震驚武林，人人提起，都帶有三分敬畏之意的鴛鴦刀中的短刀，已變成了一塊廢鐵。

天下着大雨，雨水順着白骨，順着已變成廢鐵的刀尖向下滴着。

× × ×

天下着大雨，雨水順着屋簷，向下滴着。

那是一個小鎭口子上的一家小飯舖，雖然是下午時分，但是天陰得太甚，店舖中也異常黑暗，櫃後，掌櫃的在打着呵欠。

一個身材瘦削的酒保，正背對着掌櫃，在轉着桌子，他用的是左手，而他的右袖空蕩蕩地，袖口掖在腰際。

掌櫃的望着酒保，咕噥着：「我瞧你只有一條胳膊，才收留你的，做事可得勤快些，別以為下雨天沒有人客來，到廚房去看看，麵發好了，該用力揑！」

那酒保將抹布一揚，搭在肩上，轉過身來。

他的神情，在憂鬱之中，有一股極度的茫然，他的眼睛雖然睜着，可是却絕無法猜想他在看什麼，在他的雙眼之中，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空洞，他神色憔悴，然而，卽使是那樣，在他的臉上，却還可以找到那份倔强。

也許只有這一點，他還是雷力，其餘的，現在的雷力，和過去的雷力，沒有一絲相同了。

他也決不去想過去，那是無法回想的，他，雷力，現在是一家小飯店中的一個小酒保！

他慢慢地走向廚房，掌櫃的仍在嘮叨：「哼，沒見過這樣的人，不論你說什麼，總還你一個不出聲！」

雷力來到廚房中，更黝暗，雷力也已經習慣了，這一年多來，他習慣了很多事，更習慣了一隻手，如何能做兩隻手的事。

他來到麵缸前，伸手揭開缸蓋，順手將蓋子向上一拋，立時抓起那一大團麵粉來，縮回手，缸蓋落下來，「拍」地一聲，缸蓋又蓋在缸上，雷力將那一大團發好的麵粉，放在木板上，用力搓着。他每一下用力按下去，麵粉便向四面八方迸開去，他的力道還是那麼强！

然後，李掌櫃那聽了令人昏昏欲睡的聲音又來了：「雷力，有人客來了，快出來。」

雷力縮回手，在身上擦了擦，拿起一隻盤子，轉身走了出去。

不論他在幹什麼，他臉上的神情，總是那樣，像是他根本沒有在幹什麼一樣。

店堂中，坐着四條漢子，那四個人，全是本鎭上的地痞，正在大呼小叫，李掌櫃在點着燈，雷力將盤子放在桌上，一個地痞翹着腿，抖着，道：「喂，人家說你天打雷才開口，是不是？」

另一個笑道：「要打雷才開口，那不成了烏龜了？」

其餘兩個，一起轟笑了起來，但是雷力的神情，還是那樣，緩緩地轉過身去，一個地痞突然怒道：「他媽的，桌子都不抹乾淨！」

雷力又轉回身來，另一個笑道：「算了吧，他只有一隻手，還得將盤子拿開去，再抹桌子，又得拿回盤子來，折騰噢！」

那個抖腿的笑道：「這也好辦，叫他媽再替他生一隻手出來，也就行了！」

四個地痞一起轟笑了起來，雷力緩緩吸了一口氣，一手抓起盤子，拋了上去，立時抽下抹布，抹着桌子，盤子先落了下來，他接過盤子，放在桌角上，緊接着落下來的，是一大碟牛肉，雷力又伸手接住，放好，頭也不抬，將落下的四隻酒杯，一一接住，放在四人的面前，他動作極快，此時酒壺才落下，他接過了酒壺，替每人斟了一杯酒，放下酒壺，拿起盤子就走。

那四個地痞，看得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掌櫃的可樂了，他道：「四位別看他只有一條胳膊，做事情可勤快得很！」

雷力在放好了盤子之後，來到了長櫃的一端，靠近廚房處，蹲了下來，眼望着地，一動也不動，一聲也不出。雨仍然很大，那四個地痞大聲猜着拳，喝着酒，講着淫褻不堪入耳的話，小飯舖中，顯得很熱鬧，可是這一切，都像是和雷力不發生關係一樣，他只是蹲着，眼望着地，一動也不動。

直到巴蕉走了進來，雷力才震動了一下。

巴蕉是鎭上巴鐵匠的女兒，巴鐵匠愛喝酒，巴蕉就常替她爹來打酒，雷力已可以不必抬頭，只從細碎的、輕盈的脚步聲上，就可認得出那是巴蕉來

那兩人咬牙切齒，厲聲道：「你們虎威山莊，暗中專幹刦鏢殺人的勾當，總有報應的一天！」

兩大漢一面說，一面飛撲上了馬背，那年輕人忙道：「你們認錯人了，我不是虎威山莊的，我叫封俊傑！」

然而那兩人却根本沒有聽下去，一上了馬，立時疾馳而去。

封俊傑，雙刀封俊傑，這是近半年來，震爍着武林的一個新名字，雖然從有人提起這個名到現在，還只不過半年，但是只要提起雙刀封俊傑來，任何人都會嘆上一聲：「眞好刀法！」

可是那兩個人却急急走了，連封俊傑這個名字，也像是不能引起他們的注意，這使得封俊傑有點意外。他心忖：又是兩個失了鏢的人，他一路前來，這已是第三起了，而每一次遇到失了鏢的人，都負了傷，都說鏢是虎威山莊的人刦走的。

然而，虎威山莊在江湖上聲名頗著，在這以前，並沒有說虎威山莊的不是，封俊傑的心中，總不免有些疑惑，他要好好地調查這件事。

他又抬頭，望了虎威山莊半晌，但是他却並不轉進岔路到山莊去，他仍然向前直馳着，不一會，他就看到了一塊刻着「馬橋鎭」三個字的石碑，再向前十來丈，他過了一度橋，然後，他看到了鎭口的那家小飯舖。

小飯舖外，拴着兩匹健馬，小飯舖中，坐着兩個橫眉怒目的大漢，那兩個大漢的衣飾十分華麗，披着大氅，腰際隆起，分明都藏着兵刃，這時，那兩個大漢正瞪着雷力，看雷力一隻手在替他們端盤子，斟酒。

兩個大漢中的一個突然問道：「你來馬橋鎭多久了？」

雷力抿着嘴，一言不發，李掌櫃忙道：「他來了有些日子了！」

那大漢瞪了李掌櫃一眼，又問道：「你練過武？手法倒快得很？」

雷力仍然不出聲，李掌櫃又道：「你看他那樣子，那像是練過武？只剩了一隻手，自然得想別的法子。」

那大漢勃然大怒，「叭」地一掌，拍在桌上，喝道：「我操你媽，我在問他，誰要你說話？」

李掌櫃縮了縮頭，換了旁人，李掌櫃或者還要分辯幾句，但是這兩個人，他却惹不起，那是虎威山莊的大頭目，他怎敢再出聲？

那大漢仍然不肯放過雷力，又厲聲喝道：「說話！」

雷力仍然不開口，那大漢揚手就是一掌，「叭」地一聲，打在雷力的臉頰上，雷力被那一掌，打得一個踉蹌，向門口直跌了出去。

恰好這時，巴蕉走了進來，他幾乎撞在巴蕉的身上，當他站定了身子之後，臉上已經紅腫了起來，巴蕉吃了一驚，忙道：「雷大哥，你怎麼了？」

雷力低着頭，仍然一聲不出，自巴蕉的手中，接過酒壺來，巴蕉向那兩個大漢，怒目而視，她不用問，已經可以知道發生甚麼事了！

那兩個大漢一看到巴蕉，楞了一楞，互望了一眼，齊聲道：「嘿，小美人兒，哪裏來的？」

巴蕉摔了摔辮子，沒好氣地說道：「從鎭上來的！」

一個大漢道：「來，陪我們喝幾杯酒！」

雷力已經掀開了酒缸的蓋墊，一聽得那大漢這樣說，他霍地轉過身來。

在他轉過身來之際，另一個大漢已伸手抓住了巴蕉的手，將巴蕉拉向前去，雷力陡地喝道：「別碰她！」

那大漢轉頭看來，道：「原來你不是啞叭！」

雷力又道：「別碰她！」

那大漢哈哈笑了起來，道：「大爺愛碰！」

他一面說，一面就去扭巴蕉的臉頰，巴蕉尖聲叫了起來，雷力突然走向前，伸手抓住了那大漢的手腕，那大漢一鬆手，巴蕉趁機向外便奔。

那大漢怪吼一聲，道：「你幹甚麼？」

雷力的臉上，現出極其憤怒的神情來，但是那種憤怒的神情，却一閃卽逝，接着，他神情現得十分痛苦，然而轉眼之間，他又變得那麼冷漠了。

他低下頭去，艱澀地道：「沒有……甚麼，兩位還有甚麼要的？」

那大漢一聲怒喝，厲聲道：「我要你的命！」

他一伸手，抓住了雷力的肩頭，將雷力直提了起來，向外面拋了出去。

雷力的身子，「砰」地撞翻了一張桌子，又打了幾個滾，滾出了飯舖，那大漢殺氣騰騰，追了出來，雷力手在地上撐着，剛想站起，那大漢已一腳飛踢出去。

雷力一腳被踢中，又在地上滾了兩滾，那大漢趕過來，踏住了雷力的背脊，雷力的左手在地上撐着，勉力想站了起來，可是，那大漢踏得極重，還不斷地獰笑着，另一隻腳，却不斷向雷力的臉上踢來，靴子踢在雷力的臉上，雷力在轉眼之間，面上便已鮮血直流。

就在這時，只見巴蕉自飯舖後面，奔了出來，她俏臉煞白，道：「別打了，別打了，我，我陪你們……喝酒就是，快放他起來！」

那大漢一聲長笑，又舉腿一腳，將雷力踢得，

滾了開去，他一反手，便抓住了巴蕉的手腕，巴蕉的身子，在劇烈地發着抖，然而自她臉上的神情，却可以看得出來，她是憤怒，而不是害怕！

那大漢拉着巴蕉，向飯舖便走。

雷力掙扎着站了起來，悶聲道：「放開她！」

那大漢停了一停：「哈哈」笑着，道：「臭小子，你憑甚麼，叫我放開她？」

雷力滿是鮮血的面上，面肉在不斷抽搐着，他陡地向前踏出了一步，然而，就在他一步向前踏出之後，他低下頭來，望着自己的空袖。

在那剎間，他的心中，像是有萬千枝利針，一齊深深地刺了進去一樣！他身子劇烈地發着抖，低下去的頭，再也抬不起來。

在他的耳際，那大漢的轟笑聲，聽來就像是山崩地裂一樣！他憑甚麼可以叫人鬆手？就憑一隻手？憑打輸了自斷胳膊之後，做小酒保的身份？

他慢慢地蹲下身子來，左手用力抓向地上，他的五指一起插進了泥地中。

巴蕉仍然凝望着雷力，她也似乎忘記了自己的羞辱，她的雙眼之中，流露出她對雷力的極度同情來。

就在這時候，雙刀封俊傑，自大樹之後，緩緩地踱了出來。

封俊傑一踱出來，便沉聲道：「放開她！」

封俊傑那三個字，講得並不大聲，可是却有一股異樣的威嚴，一時之間，人人都抬起頭，向他望來。抓住了巴蕉的那漢子，陡地看到了封俊傑的那種丰神俊朗，神采飛逸的樣子，也不禁呆了一呆。

他陡地喝道：「你是誰？」

封俊傑一步一步，向前走去，每走出一步，便吐出一個字來，道：「封——俊——傑！」

那大漢陡地吃了一驚，手臂一抖，推開了巴蕉，一翻身，怪叫一聲，刀已出鞘，「呼」地一刀，已向封俊傑迎面砍到！

封俊傑一聲冷笑，雙臂略動，只聽得「錚錚」兩下響，刀光閃動，他雙刀是如何出鞘的，那大漢也未曾看淸楚，虎口一麻，他手中的那柄單刀，已向半空之中，直射了出去，緊接着，他雙肩一涼，又是「錚錚」兩聲響，眼前刀光一斂，封俊傑的雙刀，已還入了鞘中。

只見封俊傑的面上，帶着十分冷峻的笑容，道：「暫且寄你兩條膀子在身上，下次再叫我撞到了，定不放過你，快滾！」

那大漢低頭一看，只見自己身上的衣服，雙肩之上，皆被割破了老長的一道口子，刀尖還在他的肩頭上劃過，在他肩頭上，有着一道細而長的血痕！剛才因爲他實在駭然太甚，是以未曾覺得疼痛，此際，一陣冷汗滲了出來，他眞是險險昏了過去！

這時，另一個大漢，也自飯舖中奔了出來，然而他的伙伴，一動手就吃了那麼大的虧，他又淸淸楚楚，聽得對方，自報名頭，正是近年來武林中出名的雙刀大俠。

封俊傑緩緩轉過身來，巴蕉已奔到了雷力的身邊，可是雷力仍然蹲在地上，在劇烈地發着抖。

封俊傑望了雷力半晌，才道：「這位兄弟，剛才何以不還手？」

雷力一聽得封俊傑陡地問出了這樣一句話，身子陡地一震，倒也不再發抖了，但是仍然不出聲，巴蕉將他扶了起來。

雷力並不出聲，只是低着頭，由巴蕉扶着，走進了小飯舖之中。

封俊傑略呆了一呆，就跟了進去。

封俊傑進了飯舖，只聽得掌櫃的在嘮叨道：「唉，這兩個人是虎威山莊的大頭目，誰得罪得起他們？讓巴蕉陪他們喝杯酒不就完了，偏要出頭，你當你的酒保，捱了打，還不是白捱？」

封俊傑雙眉一揚，道：「掌櫃的，剛才那獨臂朋友，是這裏的酒保？」

李掌櫃道：「可不是麼，我是看他可憐，只有一隻手才收留他的！」

封俊傑回頭看去，巴蕉一面抹着眼淚，一面已向外奔了出去，封俊傑又問道：「他人呢？」

李掌櫃順手向廚房指了一指，封俊傑向着廚房，走了過去，只見雷力一手拿着瓦盆，在水缸中，杓了一盆水，再將瓦盆放在架子上，將整個面浸在水中，瓦盆中的水，立時變了紅色。

雷力浸了好一會，才伸手去摸手巾，封俊傑踏前兩步，將掛在牆上的毛巾，取了下來，遞向雷力，雷力接了過來，略呆了一呆，就將毛巾覆在面上，好一會，才取下毛巾來。

在他們面上，神色是一片冷漠，封俊傑帶着微笑，道：「朋友，你——」

可是封俊傑話未講完，雷力已經冷冷地道：「客官要甚麼，請到店堂相候，我自會端來。」

封俊傑雙眉略揚，道：「江湖上都說，眞人不露相，可是我不明白——」

雷力仍然冷冷地道：「我才不明白客官說的是甚麼？」

封俊傑又呆了一呆，才緩緩轉過身，向外走去，封俊傑一離開了廚房，雷力的神情，便變得極其痛苦，他伸手壓向牆上將拳頭壓得陷進了牆中。

然後，他低聲嘆着氣，縮回了手來，也走了出去。

（未完待續）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鏢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婉蓉率領關中岳、楊四成，前往開封城外一荒祠中，把八卦教主恃以對抗鐵夢秋的四象陣破去，使得八卦教主無所憑藉，比武又非鐵夢秋之敵，劉婉蓉藉機勸喻棄邪歸正，匡助徐督帥，但八卦教主心仍不服，鐵夢秋許以拚搏之機，若能拒擋十招，便准予自由離去，否則，便當洗心革面，解散八卦教，協助解決雲集開封的武林人。八卦教主持劍環着鐵夢秋繞走三圈，深感鐵夢秋所擺招式無懈可擊，不禁棄劍認輸，允於兩日後投効督帥府，雙方約定後，八卦教主遂辭別他們，舉步向外行去——

劍炁縱橫毒蜂刦

鐵夢秋輕輕咳了一聲，道：「站住。」

八卦教主停下脚步，道：「怎麼？你準備留下我？」

鐵夢秋道：「妳在這廳堂之中，設下了很多的埋伏，是麼？」

八卦教主點點頭，道：「不錯。」

鐵夢秋道：「是不是要把那些埋伏撤出，留在此地。」

八卦教主道：「閣下之意呢？」

鐵夢秋道：「在下覺着，教主設在此地的埋伏，應該撤出。」

八卦教主道：「你可是想試試看，這埋伏能否傷得了你？」

鐵夢秋搖搖頭，道：「在下並無此意，只是想開開眼界罷了。」

八卦教主又緩緩行回廳中，道：「諸位請退出廳外。」

鐵夢秋微微一笑，向外行去。

劉婉蓉突然加快了脚步，行到了關中岳的身前，低聲說道：「小心一些，你們要設法藏在那鐵夢秋的身後。」

她邊走邊說，說完了這幾句話，人已行過了老遠。

鐵夢秋退出廳門，兩丈左右處，停了下來。

關中岳、楊四成兩人，依言躲在了鐵夢秋的身後。

他們的舉動，都很自然，看上去，毫無牽强之感。

八卦教主突然伸出雙手，掩上廳門。

鐵夢秋高聲說道：「姑娘掩上廳門作甚？」

八卦教主道：「我怕有人受傷。」

鐵夢秋道：「姑娘可是顧慮在下麼？」

八卦教主道：「你也可能受到傷害。」

鐵夢秋微微一笑，說道：「在下却很想見識一下。」

八卦教主沉吟了片刻，道：「好！你不要太過逞强，如是感到支撑吃力時，就設法招呼一聲。」

鐵夢秋道：「好吧！在下如是無法抗拒時，就招呼姑娘。」

八卦教主不再多說，轉身行入廳內。

楊四成低聲說道：「總鏢頭，那八卦教主要放出什麼埋伏。」

關中岳道：「八卦教一向以詭異見稱，定然是咱們想不到的東西。」

楊四成點點頭，道：「聽說他們能役很多種毒物……」

語聲未落，突聞一陣嗡嗡之聲，傳入耳際。

大廳內忽然間飛出一羣毒蜂。

鐵夢秋冷笑一聲，突然拔出長劍，平胸而舉。

那毒蜂向前飛行，雖然沒有特別奔向那鐵夢秋的用意，但那鐵夢秋却首當其衝。

鐵夢秋大喝一聲，右手長劍突然一揮。

寒光閃處，幻起了一片濛濛白氣。

一陣輕微的沙沙之聲，有如落下了一陣小雨一般。

凝目望去，只見那一羣毒蜂，有半數被那幻起的劍光，劈成了兩半，另外有一半，突然又轉回大廳中去。

鐵夢秋還劍入鞘，默然不語。

關中岳、楊四成却是看的心中大爲驚歎不已，忖道：這一劍，至少劈死了百隻以上的毒蜂，當眞是世無其匹的精絕劍招。

但鐵夢秋臉上却毫無半點喜悅之色，反而湧現出一片淡淡的憂苦之色。

八卦教主緩步行了出來，望望地上的毒蜂，臉上泛出痛苦之色，道：「果然是精絕一時的劍法，叫人敬佩的很。」

鐵夢秋道：「教主誇獎了。」

轉身向前行去。

以關中岳和楊四成兩人的見多識廣，也瞧不出鐵夢秋何以會有此不悅之感，但却瞧出他心中十分生氣。

劉婉蓉高聲叫道：「鐵少俠：小妹還有話和鐵少俠談。」

鐵夢秋頭也不回顧一下，淡淡應道：「改一天吧！」

劉婉蓉道：「兩天內八卦教主要到督帥府中回話，希望你能早一點去。」

鐵夢秋嗯了一聲，道：「到時候看吧！」

口中答話，人却極快的行了出去，話落口，人已走的踪影不見。

關中岳、楊四成，望着鐵夢秋的背影，呆呆出神，暗自奇道：什麼人開罪了他，使他如此的不愉快而去。

八卦教主望着那被劈作兩半的巨蜂，不住的搖頭歎息一聲，道：「可惜啊！可惜。」

飛身一躍，登上了廳面，接着又一個飛身而起，身形消失不見。

關中岳望着那八卦教主消失的背影，輕輕咳了一聲，道：「劉姑娘！」

劉婉蓉道：「你可是想問我鐵夢秋爲何含忿而去麼？」

關中岳道：「不得了，當眞是一代新人勝舊人，不論才智武功，區區都覺着難與諸位相較。」

劉婉蓉道：「不用誇獎我，任何人只要能留心一些，都會猜到你要問什麼。」

關中岳畧一沉吟，道：「姑娘說的是，在下正是請教此事。」

劉婉蓉道：「因爲鐵夢秋受了毒蜂螫傷，所以，他心中十分氣苦，含忿而去。」

關中岳心中吃了一驚，凝目向地上的蜂羣屍體瞧了一陣，道：「這樣多的死蜂……」

劉婉蓉接道：「九十九隻死蜂，有一隻活着飛了過去，這就是漏網之魚，也是武功中最難防守的萬一之變。」

關中岳道：「姑娘目力過人，見人所不能見，在下就瞧不出有什麼特別的變化之處。」

劉婉蓉道：「所幸的，你們沒有瞧出來，連那八卦教主也沒有瞧出來，如是不幸的被你們瞧出來，即將有慘局發生！」

關中岳道：「什麼慘局？」

劉婉蓉道：「鐵夢秋——」

關中岳道：「他怎麼樣？」

劉婉蓉道：「他可能拔劍殺了你們，也可能回頭而去，永不再和你們見面了。」

關中岳道：「啊！有這等事？」

劉婉蓉笑一笑，道：「你們想一想他離去的神情，就知道我所言非虛了。」

關中岳細想那鐵夢秋離去的神色，果然是有很多可疑之處。

劉婉蓉長長吁一口氣，道：「不過，這樣也好，他太驕了，讓他受點挫折也好。」

關中岳聽得不禁怔了一怔，問道：「姑娘的口氣……」

劉婉蓉笑一笑，道：「關總鏢頭，大約心中也有此感，只是你不肯說來來罷了。」

關中岳無法可答，只好淡淡一笑。

劉婉蓉道：「年輕人，受一點挫折，可以殺殺他的火氣，對他有益無害。」

楊四成突然接口說道：「姑娘，這些蜂不是一般的巨蜂，只怕是八卦教中特別飼養的毒蜂，鐵大俠如是被螫，只怕會中毒。」

劉婉蓉道：「這點毒傷不了他……」語聲一頓，道：「咱們回去吧！」

關中岳道：「回那裏？」

劉婉蓉道：「回到督帥府中去，目下情形，風雲險惡，咱們不在帥府，萬一發生事故，只怕沈百濤應付不了。」

三人行出巨宅，登上馬車，馳入帥府。

進得府門，督見沈百濤跑的滿頭大汗，迎了上來，道：「三位回來了。」

劉婉蓉道：「發生了事情——」

沈百濤點一點頭，說道：「是的，府裏發生了事情……」

劉婉蓉急急接道：「督帥大人安好麼？」

沈百濤道：「督帥無恙。」

劉婉蓉長長吁一口氣，道：「你說說看，發生了什麼事？」

沈百濤低聲說道：「夫人中了邪魔……」

劉婉蓉接道：「可是發了瘋麼？」

沈百濤道：「是的，夫人神志迷亂，督帥大人也十分焦慮，要在下遣派人手尋找姑娘。」

劉婉蓉沉吟了片刻，問道：「現在，夫人在何處？」

沈百濤道：「情勢逼人，督帥下令屬下，暫時點了夫人兩處穴道，現在花廳書室。」

劉婉蓉道：「咱們瞧瞧去。」

沈百濤道：「督帥大人，現在花廳之內，等候姑娘。」

劉婉蓉笑一笑，舉步向前行去。

她鋒芒畢露，在此紛亂局勢之中，一出道，立刻成了督帥府中領袖人物。

沈百濤落後一步，低聲對關中岳道：「關兄，劉姑娘的才慧如何？」

關中岳道：「智畧過人，算無遺策。」

沈百濤道：「武功如何？」

關中岳道：「身負絕技，難測高深。」

沈百濤長長吁一口氣，說道：「那就好了，希望她才畧、武功，都有大成，帮助徐督帥，渡過難關……」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關兄，徐大人和屬下談過了關兄的事。」

關中岳道：「談的什麼？」

沈百濤道：「督帥大人，很感激關兄的帮助，因此……」

突然住口不言。

關中岳微微一笑，道：「沈兄，怎麼會變的吞吞吐吐起來。」

沈百濤道：「兄弟感覺到，不知道如何開口才好？」

關中岳道：「沈兄有什麼話，只管請說。」

沈百濤道：「督帥大人親筆寫了一個委狀，要在下和關兄商量，酌情處理。」

關中岳道：「什麼委狀？」

沈百濤說道：「是一張委任狀，委任關兄爲督帥府總護院，兼領督帥府領班捕頭，暫領五品銜，關兄如是同意，他再奏明聖上，頒下昭諭，再授實職。」

關中岳啊了一聲，沉吟不語。

沈百濤道：「關兄，徐督帥不但當今寵臣，也是國之棟樑，萬民欽敬的好官，他確有一腔抱負，希望能先安定他管治的四省，進而消去全國亂象，這不但要一筆龐大的財富，也要很多幹練，公正的人材，除奸妄，緝暴徒，以安人心，督帥對關兄十分器重，希望能借重大力。」

關中岳道：「這個，兄弟……」

沈百濤接道：「關兄，兄弟要把事情說明白，關兄再作三思。」

關中岳道：「好！你請說。」

沈百濤道：「那督府總護院，掌管督帥府中內外安全，不用說它了，至於那督帥領班捕快，確是一位官位不大，但却權重四省的位置。」

關中岳道：「這個位置，在下如何能够担當得起？」

沈百濤微微一笑，說道：「兄弟已經代關兄想過……」

關中岳輕啊了一聲，接道：「你代我想過什麼了？」

沈百濤道：「以關兄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足以担當此任了。」

關中岳道：「督帥大人對在下的厚愛，關某人是感激不盡，不過，這麼重大的責任，關某人只怕

是担負不起。」

沈百濤道：「在下只是把事情說明白，關兄不妨攷慮一下！」

關中岳道：「此事容我想想再作決定如何?」

沈百濤道：「好！委狀先放在兄弟的身上，等關兄決定之後，兄弟再把委狀奉上。」

談話之間，已然進入了花廳。

只見徐督帥背負着雙手，站在大廳外面。

關中岳搶前一步，抱拳行禮，還未來得及開口，那徐督帥已搶先說道：「關兄，你多辛苦了。」

關中岳道：「關某人愧不敢當，一切都是劉姑娘的功勞。」

站在徐督帥身後的劉婉蓉，突然接口說道：「關總鏢頭太客氣了。」

徐督帥哈哈一笑，道：「你們都是幫我忙的人，請到廳中坐吧！」

關中岳欠欠身，進入花廳。

花廳中早已擺好了酒菜，等待幾人入席。

徐督帥道：「諸位隨便坐。」

當先坐入主位。

劉婉蓉緊傍徐督帥身旁坐下。

沈百濤、關中岳，相對一禮，分了賓主坐下。

徐督帥舉杯敬酒，飲了一個滿杯。

劉婉蓉也陪了一杯酒，笑道：「諸位能吃酒的吃酒，不吃酒的吃飯，吃完飯，我義父還有事和幾位奉商。」

幾句話，使在座之人，都節制了大部份酒量，一餐飯，匆匆用畢。

劉婉蓉回顧了徐督帥一眼，笑道：「義父，關總鏢頭經驗閱歷豐富，義父應該和他商量一下。」

關中岳道：「督帥有什麼話，只管吩咐，如有用得着關某人之處，關某人萬死不辭。」

徐督帥笑一笑，說道：「我接到了葛玉郎的請帖。」

沈百濤怔了一怔，道：「幾時送到的?」

徐督帥道：「送到不久。」

關中岳道：「那請帖上，說些什麼?」

徐督帥道：「上面有十人聯名，請我赴宴！」

沈百濤道：「自古以來，宴無好宴，會無好會，去不得。」

徐督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爲國爲民，何惜生死，我想去一趟。」

關中岳望了望劉婉蓉，劉婉蓉默然不語，關中岳無可奈何，只好接口道：「他們既然約請督帥大人赴會，定然是已有了十分完全的準備，那無疑是天羅地網一般，督帥大人萬一無法說服他們，那豈不是……」

徐督帥笑一笑，接道：「這個麼?我已經想過了，咱們自然是不能全然無備。」

關中岳道：「督帥大人，不知已有些什麼準備呢?」

徐督帥道：「我準備帶你們同去。」

關中岳道：「關某人願帶領所有的人手同去，不過，關某人自知我這一點武功，不足以保護督帥大人的安全。」

徐督帥笑一笑，道：「劉姑娘也一同去。」

關中岳道：「劉姑娘胸藏玄機，莫測高深，如能同去，那是最好不過了。」

劉婉蓉道：「你關總鏢頭，只怕對我沒有信心，最好是找到鐵夢秋一起去。」

關中岳道：「對！如能找到鐵夢秋同去，那就萬無一失了。」

劉婉蓉道：「可惜的是，一時之間，無法找到鐵夢秋。」

關中岳道：「劉姑娘極善算計，估計之下，咱們能不能去。」

劉婉蓉道：「可以去。」

關中岳道：「好！姑娘既然覺着可以去，只管吩咐下來，是要些什麼人去?」

劉婉蓉道：「我去，你去，加上我義父，咱們三個人就够了。」

關中岳怔了一怔，道：「姑娘，咱們三個人，成麼?」

劉婉蓉道：「兵貴精，而不在多，有咱們兩個人，足以對付了。」

關中岳笑一笑，道：「好吧！姑娘如此看得起我關某，關某人萬死不辭。」

劉婉蓉笑道：「我義父說的很有道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葛玉郎的聯手之人很多，如是我們去的人多，反足以害事，咱們三個人同去，至少，他們會給咱們很充分的說話機會。」

關中岳道：「在下很佩服姑娘的才智，姑娘覺着可以去，大概不會錯了。」

劉婉蓉道：「關總鏢頭誇獎了。」

關中岳道：「不知咱們要幾時動身?」

劉婉蓉道：「立時動身。」

關中岳道：「今日晚宴。」

劉婉蓉道：「是的，不過，葛玉郎要咱們早些去，這中間，就有文章了。」

關中岳站起身子，道：「既是如此，請督帥大人起駕吧！」

徐督帥道：「我換件衣服就走。」

起身行入內室。

關中岳低聲道：「劉姑娘，督帥夫人的病情如何?」

劉婉蓉道：「她病的很厲害，不過，咱們無法幫助她！」

關中岳啊了一聲，道：「爲什麼?」

劉婉蓉道：「那必須對症之藥，咱們無法使藥物對症，所以，就無法療治好她的傷勢。」

關中岳點點頭，道：「姑娘說的有理……」

語聲一頓，接道：「劉姑娘，督帥大人此番赴約，區區是毫無把握，姑娘的看法呢?」

劉婉蓉道：「我的看法，要督帥大人去廣大一番見識，讓他對江湖中事，也好多一些瞭解。」

關中岳道：「劉姑娘，如若只是爲此，那未免是太過冒險了。」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賤妾覺着，督帥大人，有着常人難及的氣度，也有着別人所無的說服能力，至於能不能說服那一般江湖人物，我心中亦無把握。」

關中岳道：「姑娘，這做法在下總覺着不太穩妥，是否有取代之策。」

劉婉蓉道：「咱們有很多辦法，其中最好的就是找一人代督帥大人赴約，但督帥大人說要親身去體驗一下，那就無法可想了。」

關中岳還待接口，徐督帥已更好衣服，大步行了出來，道：「咱們走吧！」

劉婉蓉問道：「帥府中的事，你不要交代一下麼?」

徐督帥道：「百濤都清楚，不必交代了。」

沈百濤道：「大人，屬下——」

徐督帥搖搖頭，接道：「我知道你要說什麼，我已經決定了，你不用勸說我了。」

沈百濤不敢多言，應了一聲，退下一側。

徐督帥道：「在我那書案中間的木斗之中，我已有了很完善的說明，如是在明日天色入夜之後，我還未回來，你就打開那個抽斗，照我的吩咐行事吧。」

沈百濤欠身應道：「屬下遵命。」

徐督帥笑一笑，道：「婉蓉，咱們走吧！」

行出帥府，大門外早已備好了三匹健馬。

徐督帥攀鞍踏鐙，上了馬背，一提韁繩，向前奔去。

劉婉蓉，關中岳，紛紛躍上馬背，緊隨徐督帥身後而行。途中，關中岳低聲問道：「姑娘，咱們要到那裏去?」

（未完待續）

無毒丈夫

·本文承自第67頁·

這人微一沉思道：「恕在下多問一句，令妹珍珠宮主可也是段大俠所生?」

段光瑞頷首道：「當然，但非同母。」

這人急聲道：「乃母何人?」

段光瑞劍眉一挑：「你又是誰，問的這多?」

這人肅色答：「在下仇若愚，先父仇磊……」

段光瑞聞言大喜道：「原來是仇兄，舍妹生母爲此宮老主人公孫元之妹公孫燕，適才小弟業已由呂義芳話中，料及仇兄潛進此宮，如今果然是。」

仇若愚（無毒丈夫）對之一笑，却關懷段光瑞所抱的段珍珠，不由問道：「她怎樣了?」

說着，已大步而前。

呂義芳却哭喪着臉道：「公子，現在應該解開我的穴道了吧?」

原來她並未能逃出傳令調集人手，中途遇上了仇若愚，不幸一招而敗，被封穴道，迫得帶着仇若愚來找段珍珠。

仇若愚聞言答諾，才待動手，段光瑞已出聲阻止道：「不可，珍珠身中赤毒掌力，釋放了呂義芳，她必將調集宮中高手前來……」

仇若愚含笑接口道：「大丈夫一諾千金，不能食言！」

話聲中，凌空彈指已解開了呂義芳的穴道。

呂義芳提力試出無碍，立刻緩緩遠退，仇若愚笑對她說道：「妳儘管調集貴宮高手前來，祇是有句話在下說在前面，今朝貴宮門禁埋伏已不可恃，遲早將被吳老俠夫婦攻破，識時務者，臨早退身，言盡於此，妳放心的請吧！」

呂義芳並不答話，轉身飛縱而去。

仇若愚馬上探試段珍珠傷勢，看過之後，微一皺眉道：「討厭的緊，必須立刻逼出火毒，時間已遲，請隨我來。」

於是他們飛身疾射而去，適時，轟轟之聲不絕於耳，迷宮之外的無際海洋上，公孫可的金色船隊，已與瞎叟聾婆接觸而作殊死之戰。

姜水柔時正由藍姬代療寒毒，寒毒乍止，呂義芳業已歸報無毒丈夫潛進宮禁，姜水柔立刻傳令先封「化骨殿」，後搜無毒丈夫及段光瑞兄妹，她自己，却潛往水寨，暗定陰謀，不但要將羣俠處死，並將謀去公孫可而自代。她這些惡毒的陰謀，能否成功，仇若愚和段珍珠能否花開並蒂，羣俠生死如何，瞎叟一家可曾團圓，梅卿之生死，公孫可的結局，和其他種種事故，容於「七十二將相」一書中，一一寫出，無毒丈夫本篇，至此結束。



風塵怒俠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棘手夫人改邪歸正，假扮呂夫人，偕呂柏年往洛陽城中褚員外家中，取得神龍劍客寄存的七色珮藏寶地圖，返回趙家莊，適武林三奇與常得功到來，互商今後對敵方針，決定分頭進行，約好日期在武當山重會，武林三奇與甘瘋子，辣手夫人等相繼告辭後，「火玉爺」趙天君取出藏劍，贈予呂柏年，劍名「隱虹」，原是三白先生遺物，而呂柏年又適巧是得習三白先生遺笈的唯一傳人，可稱相得益彰，趙凱眼看呂柏年武功猛進，心中有感，誓要發奮圖强，趙天君以愛孫有此想法，高興萬分——

神鴉救少俠　仙翁收賢徒

姜文宏道：「趙爺爺不知，其實，這年多以來，二弟暗地裏不知有多用功，文宏都快不是他敵手了。」

火玉爺趙天君驚喜之狀，溢於言表道：「眞的麼？老夫千萬不敢做這個夢。」

趙凱接口道：「爺爺，你就這樣看不起人！」

姜文宏一笑道：「趙爺爺，你看，三弟自已都承認了。」

火玉爺趙天君含笑道：「他的毛病就是夜郎自大，不知高低，今天我可要當面考一考你。」

趙凱點頭道：「但憑爺爺吩咐。」

火玉爺趙天君笑道：「看來你倒頗有自信，走，我們這就到『威武堂』去。」

火玉爺趙天君今天非常高與，一老三少，說說笑笑到了專爲練功設備的威武堂，呂栢年與姜文宏陪火玉爺趙天君就了座。

趙凱向場中一站，道：「請爺爺命題。」

火玉爺趙天君微一沉吟，道：「你先把咱們的『丙靈三霄』使出來，給我看看。」

趙凱面容一肅，道：「遵命！」立卽氣納丹田，抱元守一，凝神有頃，一聲：「起！」

餘音未絕，雙臂突然一抖，全身筆直而起，直升到二丈七八尺高，雙掌一錯，凌空折腰變式，一連使了九種身法，就像是一團火球，在半空之中翻騰滾轉不已。

火玉爺趙天君見了，面現微笑之色，忽然，揚手喝了一聲：「打！」只見一紅一白兩道光芒，疾向趙凱射去。

趙凱吐氣開聲，道了聲：「來得好！」弓背彈腰，身子不下反上，硬拉起三尺多高，讓過乃祖的「冷焰雙星」，然後飄然落回地上，神寧氣靜，點塵不驚。

眞是士別三日，令人刮目相看，趙凱的功力，這一年多以來，何止倍

增。

姜文宏與呂栢年連聲道好，讚口不絕。

趙天君笑口開得闔不攏，點頭道：「總算難為你了。」火王爺心裏高興，就是不滿口稱讚。

趙凱笑向呂柏年道：「三弟下來，我們走兩招看。」

火王爺趙天君笑罵道：「你又骨頭輕了。」

趙凱笑道：「三弟又不是外人，有什關係。」

呂栢年一笑，走下場中，道：「二哥是逼小弟現醜了。」

呂栢年與趙凱相交於患難之中，是他走投無路，心情沮喪時的雪中送炭人，因此，呂栢年對他有着一份特別的感情，含笑下座時，心中已有了一個主意。

趙凱見呂栢年含笑而來，竟是空着雙手，探腰取出一對金光閃閃的金環，分握兩手，道：「大哥送了我這對『日月金環』，又教了我十二招奇學，你也試試你新得的『隱虹』劍。」

趙凱話聲一落，座上的姜文宏已伸手取過桌上「隱虹」，抖手投給呂栢年道：「三弟，接劍！」劍化長虹，疾射而到。

呂栢年伸手接住「隱虹」劍，左手劍訣一揑，道：「二哥請！」

趙凱雙環一挫，發出一陣金鐵交鳴之聲，接着道：「三弟，我出手了。」說着雙肩一幌，金光陡射，他已矮身而上，金光一閃，分襲左右雙腰。

呂栢年足下一幌，身形微側，「隱虹」劍帶起驚天毫芒，穿入趙凱舞動的金芒之中。

剎那間，呂栢年與趙凱以快打快，爭搶先機，對拆了二十多招，趙凱竟是有守有攻，打得有聲有色。

呂栢年固然未用全力，趙凱要沒有幾手，也莫想走上二三十招。

二三十招一過，呂栢年劍式一緩，忽然道：「二哥，您留心看着小弟的步法。」腳踏七星，步走九宮，移形換位之間，走出一趟步法。

趙凱依樣葫蘆跟着走了二趟，已是默記在心，呂栢年劍勢一緊道：「請二哥依法施為，小弟要攻你幾劍了。」

趙凱腳踏呂栢年所傳的奇門步法，手舞「日月金環」，自己都覺得威力又陡然增加了不少。

趙凱心中好不高興，忽然發出一聲清嘯，手中「日月金環」陡然一變，嗖！嗖！嗖！使出了三式出奇的招式，逼得呂栢年閃身急讓，出了一身冷汗，才把那三招讓開。

趙凱環式一收笑道：「三弟，我這最後三招如何？」

呂栢年雙眉一皺，道：「二哥，你這最後三招是那裏學來的？」

趙凱見呂柏年神色有異，不由一怔，道：「三弟，你是什麼意思？」

呂柏年道：「不知二哥與那傳這三招絕學之人，是什麼關係？」

姜文宏接口道：「那三招絕學也是我教給他的，三弟可是知道這三招的來歷？」

呂柏年點頭道：「小弟畧知一二。」

姜文宏又道：「這可好了，我們正不知它的來歷哩！」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本來這對日月金環和那幾招環法，都是小兄無意中在一位垂死的江湖人身上得來的，現在轉給了二弟，你再能把它來歷說明，那就太好了。」

說話間，呂柏年與趙凱已雙雙回到座上，呂柏年要過趙凱雙環，只見那雙環原來是一大一小，小環可以套在大環之中，小環口刻着一個「月」字，大環上是一個「日」字，兩環握手前，多有一個暗簧。

呂柏年內力暗吐，一壓那暗簧，只聽「卡！」的一聲，環身之上，忽然跳出三根鋼刺，長達二寸多，藍光閃閃，像是擇人而噬的長牙。

呂柏年點點頭道：「不錯，這正是昔年陰陽叟的日月子母環。」

火王爺趙天君一震道：「你說的可是那百年前的老魔頭，『陰陽叟』？」

呂柏年點了點頭道：「正是他！二哥最後使的那三招，名叫『日月同春』，配合金環上六根鋼刺，對方鮮有幸者。」

火王爺趙天君霜眉皺了一皺，道：「這類歹毒兵刄，用之不祥，凱兒，不……。」

姜文宏一笑截口道：「兵器武功，原無正邪之別，為善為惡，端賴使用人心念本質，二弟為人，爽朗豪邁，心地光明，絕不會仗此利器橫行不法，文宏看，趙爺爺倒不必担心。」

火王爺趙天君沉吟了一下，轉向呂柏年道：「柏年，你的看法如何？」

呂柏年不是一個執着的人，覺得姜文宏的話，說得也很有理由，瞥眼間，又見趙凱滿面希冀之色，不便掃他的興，回話道：「柏年與姜大哥也有同感。」

火王爺趙天君正色問趙凱道：「凱兒，你姜大哥和呂三弟都是這樣說，那麼爺爺就准你留下來使用吧，不過，你可要小心謹慎，不可仗此利器橫行霸道。」

趙凱對這副「日月子母環」，已經下了一年多功夫，使得得心應手，喜愛之極，當下大喜應道：「爺爺放心，凱兒已不是當年的凱兒了。」

火王爺趙天君一笑道：「但願如此！」

接着，站起身來，道：「現在是你們的時間了，凱兒，你好好的招待柏年吧！」

火王爺趙天君去後，趙凱笑向呂柏年道：「三弟，走，我和大哥也準備了一樣東西送你。」

呂柏年只覺他們祖孫待他太好了，雙眼一熱，慨嘆一聲，道：「大哥，二哥，你們對我這樣好，叫我……。」

趙凱笑着截口道：「三弟，你要這樣說，就不把我們當兄弟了，廢話少說，跟我們走吧！」

不由分說，拉着呂柏年到了他房中，取出一件灰黃色的小背心，送給呂柏年道：「快把外衣脫下，先把它貼身穿好。」

呂柏年知道趙凱的脾氣，無法推辭，無奈，祗好接過那小背心，只覺那小背心入手滑溜溜的，又柔又軟，看不出是什麼東西製成的，他看了那小背心一陣，道：「二哥……。」

趙凱就是怕他說話，截口道：「有話穿好了再說。」

呂柏年搖頭而笑道：「您這眞叫霸王送禮……。」笑語中，一面開始寬衣解帶，脫去外衣，把那小背心穿在身上。

他剛穿好衣服，忽然，外面庭院中「啞！啞！」二聲鳥叫，一隻黑色烏鴉從天而降，穿窗而入。

趙凱笑罵一聲，道：「小東西，你……。」推出一掌，向那隻烏鴉掃了出去。

那烏鴉身形一沉，避開了趙凱掌勢，「啞！啞！」二聲，已落到呂柏年伸出來的手肘上。

趙凱「啊！」聲一笑，道：「三弟，這小東西原來是你的。」

原來，這小黑也有牠自己的生活方式，如無必要，牠也不現身和呂柏年在一起，這次是呂柏年來此之前，因惦念着僞道士張百機的坐關，特派小黑跑了一趟武當。

呂柏年少不得又把小黑向姜文宏和趙凱二人，作了一個簡畧的介紹，只聽得趙凱向小黑改容相向，抱拳道：「對不起！對不起！」

那小黑也向趙凱一面點頭，一面「啞！啞！啞！」的叫了一陣，算是回禮。

接着，那小黑忽然向呂柏年「啞！啞！」叫了兩聲，用嘴甲在呂柏年手臂上一陣點喙。

只見呂柏年忽然面色一變，道：「大哥、二哥，僞道士張百機有事，小弟要先走一步了。」

話聲未了，身形已杳，房中頓時不見了他的人影，最後一句話，已是遠在數十丈外，用內勁送了回來的。

姜文宏與趙凱對呂柏年的嗟嘆自是不必說，却說呂柏年出得丙靈山莊，展開身形，當天就趕了數百里地，中間畧為調息，第二天傍晚，就到了武當山。

他到得柔泥絕地附近，只見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帶領着天元、天心、天休、天宇、天安、天池等六位道長和左沛，齊在一塊高出的土堆上，企頸翹望着絕地中央僞道士張百機坐關之處。

一陣陣顫慄的呻吟之聲，從對邊飄了過來。

呂柏年瀉身落到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面前，也就顧不得禮貌，劈頭就問道：「貴掌門人，張老前輩發生這種變化有多久了？」

武當等人都沒注意呂柏年的來到，直到呂柏年出聲發話，才驚動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回過頭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一見是呂柏年，當時吁了一口長氣道：「少俠來得正好，張大俠是昨晚子時起開始發生呻吟之聲，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故，最好請少俠過去看一看。」

呂柏年點頭道：「好，在下就過去，但仍請掌門人相助一臂之力。」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這個自然，貧道已有準備，就請少俠一同下去。」

他們偬偬去到柔泥絕地邊緣，已有武當弟子將借力墊腳之物，送了上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身為一派掌門之人，內力修為自不等閒，呂柏年也不懷疑他無此功力，當時，氣納丹田，深吸了一口眞氣，道：「請掌門人準備。」

接着，雙臂一抖，人便升起半空之中，向柔泥絕地中掠去。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抖臂打出一塊木板，接着，第二塊、第三塊……，連續發了出去。

分寸力道，都得準確無比，進行得非常順利，眼看呂柏年已到彼岸，只要再墊一次腳，就可大功告成了。

詎料，就在這時候，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投擲最後一塊木板時，手肘之間，忽然一痛一麻，發出去的木板，分寸力道準頭一失，木片斜飛出去四五尺遠。

呂柏年輕功雖然卓絕，但到底還不是眞仙眞佛，一口氣已經飛掠了數十丈遠，正是強弩之末，再要他變式去就那木板，那是何等困難之事。

總算呂柏年確有過人之能，暗罵了一聲：「好一個牛鼻子，只要我今天不死，我絕不與你干休！

」雙臂猛然一抖，硬把身子拉起三尺多高，向那斜出去的木板撲去，就在這個時候，那木板忽然一斜，向柔泥之中斜插了下去。

呂柏年容易憑藉最後一股潛力，變了一式，但現在再要他又變一式，已是根本不可能之事。

呂柏年只覺身子一沉，便向柔泥絕地內掉去。

眼看呂柏年這一掉了下去，萬事皆休，驀地只聽「啞！」的一聲，小黑從一旁飛掠而到，身子一躬，接住了呂柏年下落的勢子，向上一彈。

那小黑身子雖小，由於服過異草靈葉，這一彈之力，也有二三十斤，呂柏年有了這二三十斤的反彈之力，再猛然抖臂一拔，用盡最後一口餘力，硬把身子拔了起來，掠上實地。

而那小黑也被踏得一沉，幾乎落入柔泥之內，一陣掙扎，飛回呂柏年身邊。

呂柏年冒了一身冷汗，恨恨的遙向武當掌門人頓了一腳，轉身走入僞道士張百機坐關的石屋……

這時，遙遙相對的武當掌門人已是急得心都要跳了出來，眼看呂柏年死裏逃生得登彼岸，才吁了一口長氣，捲起衣袖，察看自己傷勢。

只見那手肘痲痛部位，並無任何細小暗器，顯然那暗算他的人，功力奇高，乃是用米粒打穴絕技，所以才絲毫不留痕跡。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修眉一剔，喝聲道：「各位師弟搜，附近有奸細。」

天元道士等人，聞聲出發，人影閃動間，分向四方搜了出去，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也凝神諦聽了片刻，忽然身形一長，向左邊一棵參天古木茂葉之處撲去。

人近樹邊，猛然雙掌一翻，一股狂飈般的掌力已吐掌而出，同時震喝出聲，道：「施主，請下來吧！」

枝葉一分，一條快疾的人影，一冲而起，避過武當掌門人掌力，振臂向山外投去。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瞥眼間，只見那人臉上蒙着一塊面巾，雖看不清他面貌，却由他身法之上，看得暗中一皺眉頭，暗忖道：「怎會是他們。」

念動中，手底下却不慢，一式「蒼鷹撲兔」，探臂曲指，伸手向那人背後抓去，接着冷笑一聲，道：「施主，你還想走得了麼！」

武當少林，在武林之中，向被尊爲泰山北斗，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這一含怒出手，眞是快似電光石火，五指一落，便搭上了那人背上衣襟。

只聽「嘶！」的一聲，一片衣襟，已被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撕了下來，那人身形不變，依然向外飛逃。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冷笑一聲，化指爲掌，一揚一吐，劈空掌力，重如泰山，向那人背上擊去。

那人身形猛然一墜，避過武當掌門人力逾千鈞的一掌，但却因此去勢一緩，人也落到了地上。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閃身錯步，擋住了那人去路，道：「施主，身懷米粒打穴絕技，必是當世高人，請取下幪面巾，也叫貧道瞻仰瞻仰尊容。」

那人壓着嗓子道：「掌門眞人，請聽在下一句話如何？」

武當掌門天一眞人眼見門下弟子，已有七八人守住四方，諒他也逃不出武當山去，沉住氣道：「施主有何話說？」

那人道：「不知掌門人信也不信，在下只是無心巧遇上這回事，掌門人所說米粒打穴之事，在下一概不知。」

天一眞人修眉一皺道：「眞不是你？」

那人道：「確實不是在下，要是在下，出手之後，早就退走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此間地處偏僻，那你來此何爲？」

那人一陣猶疑，道：「這……與貴派無關，請貴掌門人不問好不好。」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你既然這樣說，貧道不問也罷，那請你把幪面巾取下來，給貧道看一看廬山眞面目，你就可以離去。」

那人道：「貴掌門人既已高抬貴手，又何不成全在下到底，今日在下承情，他日定當一報。」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出手兩招，都未能傷得那人，因此不敢低估那人，對那人的話也將信將疑，正拏不定主意時，忽然一聲怒喝道：「你少花言巧語，企圖倖免，還不與我把幪面巾取下來。」

左沛一射而出，劍化長虹，直向那人幪面巾挑去。

那人右手一招「揮弦運指」，點出一指，震開左沛劍鋒，身形一矮，斜飄五步。

左沛一劍走空，左手一掌，由背後攻了出去。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這時已決定不能讓那人走了，不管他所言是眞是僞，也留下他來作証，向呂柏年解釋剛才失手的原因，所以，他也不喝止左沛，舉步走過一邊。

那人見武當掌門人走向一邊，知道武當掌門人不會讓他離開了，暗嘆了一聲，突然大喝一聲，一招「力劈華山」連人帶掌，直向左沛衝去。

左沛看出他這一掌正是全力施爲，倒也不敢硬擋他攻勢，閃身避開，詎知，那人這一招乃是虛張聲勢，雙腳突然用力一點，疾如鷹隼般，直向一旁空檔衝去。

左沛心中大急喝道：「那裏走！」縱身追撲過去。

只聽一個威嚴的聲音接道：「他走不了！」

蓬然一聲大震，那蒙面人射出去的身子，竟生生被擋了回來，接着只見天心天休兩位道長同時現身出來。

那蒙面人硬被他們兩人同時出手，震了回來，震得內腑氣血浮動，一時間無能再作圖逃之計。

左沛乘虛而下，疾掠一劍，挑開了那人蒙面巾，只聽那人驚叫一聲，雙手掩面不及。

左沛輕「啊！」了一聲，訝然說道：「原來是你！」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稽首道：「原來是悟通禪師，敝師弟失禮了，禪師請吧！」

悟通禪師乃是少林寺四大高僧之一，身份地位崇高無比，武當掌門人可就不能再對他不禮貌了。

悟通禪師垂首合十，喧了一聲佛號，搖頭一嘆，舉步向外走去。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一揮手，武當弟子閃開一條路，讓悟通禪師通過，悟通禪師行未及十丈遠，忽然脚步一停，人便向地上倒了下去。

天心道長叫了一聲：「禪師，你怎麼了？」閃身而上，伸手一探悟通禪師心口，臉色一變，道：「他死了。」

這時，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天休道長與左沛也同時到了悟通禪師身邊。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臉色凝重的道：「快查他致死原因！」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心情陡然一沉，眞不敢想像悟通禪師之死，將會給他武當派，帶來多大的困擾。

×　　×　　×

呂柏年衝進石屋，只見假道士張百機，滿面通紅，全身汗出如漿，呼吸急促，陣陣呻吟之聲，如雷鳴一般，在喉中滾動，一雙眼睛，像銅鈴一般突了出來。

看那樣子，簡直嚇死人，呂柏年從來沒有這種經驗，不免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楞在一旁，沒有主意。

假道士張百機呻吟了一陣，急促的呼吸稍緩，假道士張百機忽然睜開眼來，望了呂柏年一眼，急促的道：「速點我太溪、衡陽、期門、七坎、氣門、鳳尾、精促、對口……」

一聲未了，接着又扯風箱般呻吟起來。

呂柏年不加思索，運指如飛，照着假道士張百機所報穴道，疾點了一遍，假道士張百機緩了一口氣，又報了七處穴道。

呂柏年一一點過之後，假道士張百機翻騰的血氣，才平伏下來。

假道士張百機閉目不語的調息了一陣，才睜開雙目，長吁了一口氣，道：「好險！好險！你要再遲一個時辰趕來，就不堪設想了。」

呂柏年關切的道：「張老，你現在覺得怎樣，要不要緊？」

假道士張百機悻悻的道：「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叫老夫好不惱恨。」

呂柏年道：「你老怎會發生這種意外呢？」

假道士張百機道：「老夫按步就班，循序漸進，一直都非常順利，誰知在五天之前，每當子末之際，有一陣尖銳的嘯聲，飄送而來，直叩老夫心弦，發生一種怪異力量，擾得老夫心神失擾，一個把持不住，眞氣一岔，就出了亂子。」

呂柏年冷笑一聲，說道：「一定又是他們搗的鬼。」

假道士張百機雙目怒張道：「是誰？」

呂柏年道：「晚輩飛越柔泥絕地時，武當掌門人暗懷鬼胎，在送最後一塊墊脚木板時，故意偏出數尺之遠，存心害晚輩失足，要不是小黑見機相助，晚輩已身遭不測了，由此觀之，非那武當掌門人還有誰。」

假道士張百機怒笑一聲，道：「好一個劉復昌，老夫不雪此恨，誓不爲人……」

他這一惱怒，不覺帶動了心中血氣，一陣喘息，接着，咳嗽起來。

他咳了很久一陣，才漸漸平息下來，假道士張百機神色一沮，搖頭一嘆，道：「老夫心中好恨，唉！我是無能爲力了。」

他血氣都受了重傷，還稱什麼强豪，道什麼恩仇。

呂柏年替假道士張百機說不出的難過，劍眉雙挑，昂首揚目，激憤的道：「張老，你好好的調養，這筆帳柏年替你接下來了。」

假道士張百機忽然舉目凝注了呂柏年有頃，道：「你的酒葫蘆帶在身上沒有？」

呂柏年「啊！」了一聲，道：「該死，晚輩竟忘記了我那酒葫蘆酒有去毒療傷奇效，張老請快喝幾口。」取出酒葫蘆遞給假道士張百機。

假道士張百機一連喝了三口酒，將酒葫蘆還給呂柏年後，又運功調息起來。

呂柏年惻然一嘆，遂也盤膝一坐，運功調息。

過了約個多時辰，假道士張百機面色堅毅的叫醒呂柏年，說道：「呂少俠，老夫要和你商量一件事。」

呂柏年道：「張老，你有什麼事，儘管吩咐，柏年一定不負所托。」

假道士張百機道：「老夫剛才運功試了一下，這幾十天的苦修，功力又精進了不少，只是筋脈受傷太重，空有百萬家財，已經無福消受，我是萬事皆休了。」

話聲一頓，臉上現出了無限空虛惆悵之色，張目怔怔的望着室外點點繁星，又似想起了什麼。

呂柏年知道這次事件，對他身心方面的打擊，都非常嚴重，苦於一時想不出適當的話安慰他，只有心裏陪着他難過。

過了一陣，假道士張百機忽然搖頭一嘆，又道：「剛才老夫也想了很多事，忽然覺得每件事都可笑得很，老夫圖謀一生，所得的是什麼？就算老夫稱心如意了，到了老夫這般年紀，又能怎樣？」

突然，莫明其妙的哈哈大笑道：「現在就只剩下你這大傻瓜陪着老夫！」

呂柏年一怔道：「我是大傻瓜？」

假道士張百機笑口不絕的道：「要不，就老夫自己是大傻瓜。」

呂柏年搖頭陪着苦笑道：「您這玄機啞謎，晚輩愚劣，參悟不透。」

假道士張百機笑聲一歛，望着呂柏年道：「老夫的爲人，我想你不會毫無所聞吧？」

呂柏年點頭道：「不錯，晚輩聽到不少的人，對你老有多種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看法。」

假道士張百機揚眉道：「把你的看法，據實說來老夫聽聽。」

呂柏年道：「我覺得你老實是一個古道熱腸之人，尤其對晚輩那是無話可說，我不管別人對你老有何誤會，但晚輩始終認爲你老是武林之中，大大的好人。」

假道士張百機又哈哈大笑了起來道：「我是武林之中大大的好人……」

他口中解嘲的大笑着，思念如潮，幾番起伏，暗忖道：「你要知道了老夫對你的用心，你就不會這樣想了……唉！只是老夫這番用心已無實現的一天了……」接着，一轉念又忖道：「我何不率性就好人做到底，也叫那些說我壞話的人自己打自己嘴巴。」

假道士張百機其實本性並不是眞正的惡人，所以才有這種念頭，這也是呂柏年與他交往之後，他對呂柏年不知不覺深植了友情之故。

假道士張百機此念一生，順着口，接下去道：「……不錯，所以老夫有意成全你到底。」

笑聲一歛，正着面色，道：「老夫如今筋脈受傷太重，而又年邁蒼蒼，修復無期，這身功力，任之棄置，實在可惜，老夫準備把這身功力，轉注少俠……」

一語未了，呂柏年已是搖手不迭的道：「張老使不得……。」

假道士張百機截口攔住了呂柏年的話，說道：「你如果認爲受之有愧，那麼你就替老夫辦一件事好了。」

呂柏年道：「張老，辦事的事，你儘管吩咐，但轉注功力之事，晚輩是心領了。」

假道士張百機道：「老夫要你辦的事，難得很哩！」

呂柏年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再難的事，晚輩也必替你辦到。」

假道士張百機道：「老夫要武當派，仍承認老夫是武當弟子，這件事你說難不難？」

呂柏年愕然說道：「你老眞個想要恢復武當弟子身份？」

假道士張百機道：「武當派把老夫逐出門牆，老夫就要回去給他們看看。」

國有國法，門有門規，這可不是鬥氣的事情，呂柏年見事雖少，但這些道理却是懂得，這事說難不難，但對於假道士張百機來說，只怕要比登天還難。

呂柏年劍眉緊鎖，心中爲難到了極點，只覺答應既不可能，不答應又不好……。

正當此際，忽然有人接口道：「張百機！你能有此回返師門之念，總算你師父沒有看錯你，你的事情包在老夫身上就是。」

假道士張百機與呂柏年闃聲之下，無不駭然震驚，暗中提功凝勁，嚴陣以待。

石室門口，現出一個人來，原來是一個五尺不到的矮子，只見他童顏白髮，長得和畫面上的南極仙翁差不多，就是身裁長得矮了一點，看去不大相稱。

那人能進入這柔泥絕地，其身手之高，可想而知。

呂柏年沉住氣，等待假道士張百機的意向。

轉目間，只見假道士張百機見了來人之後，臉上泛起一種又激動又羞慚的神色，瞪目望了來人一陣，忽然頭一低，輕得幾乎叫人聽不清的道：「老前輩，百機……」此時此地，此情此景，叫假道士張百機能說什麼話。

呂柏年深知假道士張百機武林輩份極高，連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都是他師侄，這老人是誰？念動間，只見那老人兩道比明星還亮的眸子，

向他臉上一掠而過，微微笑了一笑，問他道：「你就是呂鴻飛的兒子？」

呂柏年垂手道：「是的。」

那老人又道：「你爲什麼不來找老朽？」

呂柏年根本就不認識那老人，聽得他莫明其妙，一怔道：「您老前輩是……」

那老人這一與呂柏年談話，假道士張百機的心情已平靜下來，接口道：「呂少俠，他老人家就是太白神翁朱老前輩，你……」

呂柏年一聽這老人就是自己久欲一見的太白神翁，又驚又喜的「啊！」了一聲，邁前一步，就要以大禮參見，太白神翁一揮手發出一股無形勁氣，道：「不要多禮了。」

呂柏年站回假道士張百機身邊，假道士張百機歉然一抱拳道：「百機走火入魔，請老前輩原諒晚輩不能……」

一語未了，太白神翁忽然雙目猛瞪，怒喝一聲，道：「你一輩子投機取巧，見了老夫還如此無禮，饒你不得。」猛然伸手一掌，向假道士張百機頭頂劈了下去。

呂柏年大叫一聲，說道：「老前輩掌下留情，他說……」

叫聲中，翻掌吐勁，想擋一擋太白神翁的掌力，那知太白神翁掌力其強無比，掌力一接，就被震得碰在石壁之上，幾乎當時昏死過去。

太白神翁似是怒惱已極，掌式不變，依然向假道士張百機頭頂上劈去，迫得假道士張百機無所選擇，奮起全力，舉掌相抗。

兩股掌刀一接，只見假道士張百機被震得翻身跌倒，大叫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同時人也昏死過去。

太白神翁出手如風，又一連點了他幾處穴道，呂柏年實在看不過去，大嚷道：「老前輩，對一個走火入魔的人，你怎能下此毒手。」

奮力而起，又向太白神翁撲了過去。

太白神翁正點假道士張百機穴道中，見呂柏年又要撲過來，喝聲道：「不要胡思亂想，害了張百機。」

呂柏年心神一震，可就不敢妄動了。

太白神翁落指如飛，頃刻之間，一連點了假道士張百機十三處穴道，然後，取出一顆丸藥納入他口中。

呂柏年見太白神翁還給藥假道士張百機吃藥丸，自然不會對他不利，暗自慚愧不已。

太白神翁又扶假道士張百機斜靠着石壁坐好，吁了一口氣，向呂柏年含笑，道：「你以爲老朽要傷害他是不是？」

呂柏年訕訕的道：「晚輩愚昧，不識老前輩一片菩薩心腸。」

太白神翁道：「張百機走火岔氣不久，經脈受傷雖重，但尚未僵化，老朽激起他全力回擊，乃是一種最上乘的舒經活脈手法，或許他能因此逃過僵化之危。」

呂柏年恍然道：「原來，這也是療傷大法之一，晚輩實是孤陋寡聞。」

太白神翁望了假道士張百機一眼道：「他大約需要二個時辰，才能甦醒，我們來談我們的，你爲什麼不來找老朽？」

呂柏年據實將自己的遭遇，一一告訴了太白神翁。

太白神翁聽說他巧獲奇遇，得到三白先生的絕學，也替他高興的道：「眞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老朽也實在沒有什麼可教你的了。」

聽他語氣，原來是有意將一身絕技，傳給呂柏年。

呂柏年雖得了三白先生「三白鴻爪」，得傳三白先生絕學，其實並無師徒名份，這時心中一動，暗忖道：「父親爲了請他收我爲徒，不知費盡了多少心力，抱着多大的期待，太白神翁能答應收我爲徒，其中又不知蘊藏了多少隆情高誼，如今父親生死不明，這件事等於父親的遺志，身爲人子的我，自應如言履行，以不使二老失望，才是爲人立身之道。」

一念及此，正色肅然道：「晚輩雖是巧獲奇緣，得傳三白先生奇學，但並無師徒名份，再以晚輩年輕識淺，資質庸劣，所得雖多，但眞的能够參悟於心者，少之又少，爲人之道，處處需人敎誨指導，老前輩，如不棄晚輩愚頑，請你老人家仍收下晚輩吧！」目露孺慕之色，誠於中形於外，確是令人可感。

太白神翁老眼連閃，精光如炬，望了呂柏年有頃，道：「你眞想拜列老朽門牆？」

呂柏年一聽他語氣，已是答應了，當下也不回話，身形一矮，屈膝拜了下去，道：「徒兒柏年，叩見恩師。」

太白神翁哈哈一笑道：「寸有所長，尺有所短，難得你不好高騖遠，不要多禮了，起來吧！爲師還有話和你說。」拂袖中，一股氣勁，便把呂柏年托了起來。

呂柏年垂手侍立，躬身敬問道：「恩師有何吩咐？」

太白神翁一搖頭道：「誠敬存於一心，不要這樣拘束，自然些！」

（未完待續）

精選新派俠義長篇連載故事

萬里雄風

倪匡·著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唐豪終於由地道中潛進了天一堡，時值一瘦骨如柴，殭屍般的瘋婦，大鬧天一堡，瘋婦功力奇高，堡主凃龍與盟弟甘德霖全非她的敵手，但她並不恃技犯人，口中不時發出呼叫唐豪之聲，原來這瘋婦竟是唐豪髮妻，二十多年前爲凃龍所擄，囚於高塔，今夕不知如何掙斷鐵鍊，大肆吵鬧，唐豪知道這瘋婦便是他髮妻嫦娥後，乃出而相認，不料瘋婦反眼若不相識，凃龍趁機把唐豪擊傷，交給曾希和厲嘯發落，嫦娥向厲嘯要人，厲嘯夫婦出手失敗逃去，凃龍等乘機退出，凃雪江仍忿忿不忘要追擒林浩生——

雪地逃亡甘苦共

凃雪紅冷傲地一笑，道：「這樣做太好了，本來，我還不知道他是這樣狼心狗肺的畜牲，還是當他是男兒志在四方，現在，他將玉琴拐跑了，他將我的丫頭拐跑了，爹，你說我能放過他麼，你說，我可能放過他麼？」

凃雪紅講到後來，聲音尖利之極，一面淚珠迸流，顯見她的心中，實在是氣苦之極，難過之極。

凃龍看了這等情形，也不禁心如刀割，大聲道：「對，這小子太可惡了！」

凃雪紅漸漸止住了哭聲，道：「爹，那麼，你就讓我帶人將他們兩人抓回來，我知道他們還在地道中，就算他們已出了地道，林浩生已受了傷，也定然走不得很遠的。」

凃龍訝道：「林浩生已受了傷？」

凃雪紅道：「是的，他自以爲走得很秘密，事實上，他一走，我就知道了，我追了出去，自然和他動手！」

凃龍遲疑地望着凃雪紅，道：「可是……可是你甚麼時候，武功高過他了？」

凃雪紅道：「他——」

她講了一個字，突然頓了一頓，道：「他本來是可以勝得我的，但是他只顧住玉琴這賤人，所以才落了下風，被我打傷了。若不是當時雪大，風大，又有血掌唐豪帮他，他定然走不脫的！」

凃龍心中，將信將疑，道：「原來如此，那麼，由甘二叔陪你去可好？」

凃雪紅大喜道：「那再好不過了，二叔。」



甘德霖這時，剛向外走出，轉過了牆角，一聽得凃雪紅的叫喚，連忙轉過身來道：「雪紅，甚麼事？」

凃雪紅奔過去，道：「二叔，爹和我央你去陪我找兩個人，你可肯麼？」

她十分乖巧，心知甘德霖是武林高人，絕不是自己所能頤指氣使的，是以她不說「爹命你陪我去找兩個人」，却說是央請甘德霖帮忙。

甘德霖笑道：「那自然可以。」

凃雪紅一躍而起，發出了一聲急嘯，道：「走，快備雪橇！」

甘德霖又道：「去找那兩個人，可是那個浩生麼？」

凃雪紅咬着唇，點頭道：「是的。」

甘德霖嘆了一聲，道：「雪紅，我在天一堡中的日子雖然不久，但是浩生却不是壞人，雪紅，就算找到了他們，你也別太爲已甚了！」

凃雪紅心中大怒，但她却一點也不顯露出來，道：「二叔，你還未曾帮我找到那兩人，倒反帮着他們，講起話來了！」

甘德霖笑了一下，轉過頭來，道：「大哥，這院子內的婦人——」

凃龍嘆了一聲，道：「我會小心防範的了，二弟，你可得小心照看着雪紅啊。」

甘德霖笑了起來，道：「大哥只管放心，雪紅就跟我自己的女兒一樣。」

這時，獒犬的吠聲，已傳了過來，又有人奔了過來，道：「雪橇已準備好了。」

甘德霖和凃雪紅兩人，一齊向外走去，一出了堡大門，十六條獒犬，拉着一副雪橇，已在門外相候，兩人登上了雪橇，凃雪紅拿起了長鞭，「叭」地一聲，揮了下去，十六條獒犬，一起急吠了起來，向前飛奔而出，雪橇的去勢極快，迎面而來的寒風，勁疾無四，簡直就如同千百柄利刃一樣，連甘德霖這樣的高手，也覺得難以再講得出話來了。

其時，天色已然漸漸地放亮了。

大雪之後的天明，是十分奇妙的，光亮不像是從天上射下，而像是從地上冒了起來一樣，刹那之間，整個大地，便像會發光一樣地變了起來，等到第一絲陽光，自天際射下之際，大地像是一大盆碩大無朋的炭火一樣，燃起一陣熊熊的火光。

但是那種火光，却只是一種極其微弱的溫煦，再接着，太陽浮了起來，光芒跟着上升，直到燦爛得連眼也睜不開來。

天色大明了！

在天色漸漸明亮，雪橇向前飛掠而出，濺得積雪激漩而起之際，在雪地上，却還有兩個人，在緩慢地向前移動着。

他們移動得如此之緩慢，以致乍一看來，他們幾乎是靜止不動的一樣。

實際上，他們却是艱難地在向前走動着的，那是一男一女兩人，男的身上，只披着一件羊皮襖，那件羊皮襖像是被甚麼利刃割破過的，而且，上面還全是血漬。

那女的披着頭髮，由於那男的身子，幾乎全倒在她的身上，她要吃力地扶着那男的一起行走之故，是以她的頭低着，以致一頭烏雲也似的長髮，將她的臉色也蓋住了，看不清她的臉孔。

他們兩人在雪地中慢慢地掙扎着，終於，她的脚一軟，兩人一齊滾跌在積雪上。那女的連忙又站了起來，伸手去拉男的。

那男的年紀還十分輕，大約二十三四歲左右，他十分瘦削，蒼白，從他緊抿着的嘴上，可以看出他正在忍受着極大的痛苦。

然而，他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眞正的硬漢，不論怎樣痛苦，他都不會叫出聲來的。

那女的連忙拉了他兩下，都未能將他拉得起來，急得哭了起來，這時，她已掠開了長髮，她的臉色，也同樣地蒼白，而且此際她正在哭着，但是，這一切却都無損這個少女的美麗。

那眞是一個絕頂美麗的少女，如果她不是哭，而是微笑地站在雪地上的話，那麼遇到她的人，一定會以爲她是仙女，而不是塵世中的美女。

她的美麗，是那樣地柔和，纖巧，使得人家對她，都容易自然而然地起種憐惜之感。

她，就是天一堡主唯一的愛女凃雪紅的丫環玉琴。而且不消說，那個男的就是堡主的外甥林浩生了。

他們兩人在地道中，當血掌唐豪忽然不再要脅他們，而自顧自地離開之後，他們簡直像是在做夢一樣，他們仍在地道中呆了許久，這才省起，現在是自己逃出去的機會！他們又在地道中爬行着，林浩生身受重傷，幾乎是由玉琴拖着他爬行的。

而當他們爬到了地道的入口處時，又發現那所茅屋早已傾坍了，玉琴又用盡力道，才和林浩生兩人，一齊鑽了出來。

玉琴的武功，本是林浩生抽空教的，自然談不上有甚麼根底。

但是，她在筋疲力盡之後，却還要拖着林浩生在雪地上亡命。

他們絕不能就在雪地上停着不動，就算凃雪紅不再帶着人追來，他們也會凍死，餓死在一望無際，積着厚雪的平原之上的。

玉琴知道，他們要活下去，就得一直向前走，直走到有人能庇護他們，能救他們爲止！

然而，這時候，玉琴雖仍緊緊地握着浩生的手，可是，她却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了，她一面哭着，一面又跌倒在雪地上。

林浩生在雪中掙扎着，他整個人都幾乎陷進了雪中，他的身上，有許多被軟鞭抽得皮開肉綻的傷痕，本來是在熱辣辣地發痛的，這時被雪一浸，精神反倒振了一振，他掙扎着彎起身子來，手發着抖，撥開了玉琴額上披下的長髮，輕輕地抹着她的眼淚。

他的聲音，堅毅而低沉，他道：「別哭，玉琴，你甚麼都聽我話的，是麼？別哭！」

玉琴仍然在抽噎着，道：「浩生哥，我們……怎麼辦？我們怎麼辦？」

林浩生勉力使自己的聲音，聽來不致於斷斷續續，他道：「你別哭，玉琴，你別哭，只要你肯聽我的話，就一定……有辦法的。」

玉琴漸漸止住了哭聲，道：「浩生哥，你想，你的話，我怎會不聽？」

林浩生緊緊地握住了玉琴的手，道：「那麼，這一句話，你是一定要聽的。」

玉琴覺出林浩生的聲音，已顯得十分異樣，在她而言，聽林浩生的話，那乃是絕無疑問的事情！是以她連連點頭，道：「你要我做什麼，只管說好了。」

林浩生喘着氣，道：「你若是肯聽我的話，那就……好了。玉琴……你……一個人快走吧，你……別理會我，一個人快走吧！」

玉琴本來，雖然已止住了哭聲，但是還仍然在不住地抽噎着的。可是此際，她一聽得林浩生這樣講，整個人都不禁呆住了。

過了好半晌，才聽得玉琴顫聲道：「你……你說甚麼？浩生哥，你說甚麼？」

林浩生嘆了一聲，鬆開了玉琴的手，道：「你剛才講過，說是要聽我的話的，你快走，一個人往南走，到關裏去，再也別回來，那麼，你還可以走得脫，如果你一定要拖着我，那麼……只是害了你自己。」

玉琴這時候，却不再哭了，她非但不再哭，而且，動作也鎭定了不少，只見她抹了抹眼淚，將長髮束到了後頸後，道：「浩生哥，你是說，我們兩人，定然逃不出去的了，是不是？」

林浩生急道：「我沒有這樣講過，我是說，如果你先走，我會設法跟上來的。」

玉琴凄然笑了起來，道：「你在騙我，你說過絕不騙我的，何以你騙我？」

林浩生掙扎着，像是想站起來，但是，他的身子只是略掙了一掙的，反倒又全跌在雪地之中了。

玉琴望了他片刻，一聲不出，在他的身邊，躺了下來。林浩生發出了十分乾澀的聲音，道：「玉琴，你這是做什麼？」

玉琴緩緩地道：「我們如果可以逃得出，那就一起逃出去，如果不能，那我們就一起好麼？」

林浩生嘆道：「這是……何苦！」

玉琴仍是緩緩地道：「你不知道，浩生哥，我自從懂事起，就從來沒有人對我好過，每一個人都是粗聲粗氣地對我講話，最粗重骯髒的事，輪到我來做，任何人都可以出手打我，罵我，你大概想不到，在我十歲那年，我就曾想到過死吧？」

林浩生並沒有回答，他臉上的肌肉，却在可怕地抽搐着。玉琴又道：「那一天晚上，我在井邊立了很久，想着，如果我跳下去，那會怎樣？我當然會死，但是死了之後，又怎樣呢？我也見過死人，死人不會被人罵，也不會被人打，只是躺着，我在想，做死人有甚麼不好呢。」

林浩生斷斷續續地道：「你別……說了，玉琴，你……別說了。」

玉琴搖了搖頭，道：「我要說，因爲你想趕我走，我說了，你就不會趕我走了，你就會明白，我絕不是怕死的人了。」

林浩生的喉間，發出奇怪的「咯咯」聲來，他張大了口，可是他還未曾講話，鮮血却已順着他的口角，汩汩流了下來。

玉琴連忙坐起身，用自己的袖角，輕輕地去拭抹林浩生口中流出的鮮血，她的臉色蒼白，但是她的臉上神情，却是出奇地平和。

她低聲道：「浩生哥，我只有一個人的時候，尙且想死，現在可以和你在一起，我尙有何求？」

林浩生勉力掙扎着，終於又講出了一句話來，道：「可是……可是你年紀還如此之輕……」

玉琴凄然笑道：「你難道是老頭子麼？浩生哥，自從你來了之後，我過的日子再苦，可是我夜間一想到你，我就覺得心中甜絲絲地，你對我實在太好了。」

她的臉上，竟出現了一絲紅暈，她將頭枕在林浩生的胸前，在天一堡時，當他們趁人不覺時相偎相依之際，她也時時這樣子的。

但那時候，她將頭枕在林浩生的胸膛上，將耳朶貼住林浩生的胸膛，就可以聽到林浩生心跳的聲音，然而現在，她一樣將耳朶貼在林浩生的胸口，她却幾乎聽不到有心跳的聲音。

她的眼淚，又一串一串地落了下來，林浩生吃

力地將手揚起來，放在她的臉頰上。

就在這時候，他們聽到了獒犬的吠叫聲。

在獒犬聲才一傳入他們的耳中之際，他們兩人的身子，都曾經震動了一下。

但是他們就祇不過是那樣輕輕地震動了一下，以後，他們便伏着不動。

獒犬的吠叫聲，迅速地自遠而近，傳了過來。漸漸地，玉琴已可以看到一個小黑點，緊接着，小黑點迅速擴大，除了獒犬的吠叫聲之外，還可以聽到長鞭的「拍拍」聲。

再接着，雪橇已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玉琴也看出，雪橇上兩個人，一個正是小姐凃雪紅。

等到她看清楚了雪橇上的一個人是凃雪紅時，她便閉上了眼睛，不再向前看去。

× × ×

雪橇將積雪劃得飛濺而起，飛濺而起的雪花，又蓋得玉琴和林浩生兩人，一頭一臉，可是他們兩人，還是一動也不動。

雪橇在掠過了他們兩人，三四丈之後，才在凃雪紅的大聲喝止和揮鞭之下，停了下來。

甘德霖回過頭來，說道：「雪紅，這兩個人死了！」

凃雪紅「嗤」地一聲，道：「這兩人的鬼花樣，還不够多麼？若是這樣，就可以叫我相信他們已死，那也太好笑了！」

這時，她找到了她要找的人，她臉上現出了一種十分可怖的神情來。

那種神情，連得在她身旁的甘德霖，看到了之後，也不禁嚇了一跳，使得他這個一生闖蕩江湖的人，不明白這個少女的心中，何以有着如此深切的仇恨！

甘德霖一生闖蕩江湖，他所知道的仇恨，祇是一些粗豪深刻的仇恨。

他却不知道，一直養尊處優的凃雪紅，在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打擊之後，心內所形成的那股仇恨，也是難以形容的！

他心中暗吃了一驚之後，對於在雪地上躺着的那兩個人，也不禁生出了一股同情之感來。

他到天一堡來，本是作客來的，林浩生雖然是堡主的外甥，但是却與他沒有甚麼關係，他見到林浩生的次數也不多。至於玉琴，天一堡中，僕婢如雲，他甚至連那一個是玉琴也不知道。

而這時，他對林浩生和玉琴兩人，生出了同情之感，那完全是因爲凃雪紅臉上的那種神情，着實太以可怕之故，他心中已然知道，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那兩人實在還是已經死了的好！

因爲，他看出，那兩人如果不死，那麼凃雪紅不知要用甚麼方法來折磨他們了！

他立時道：「雪紅，雪地上不好行走，待我去看看他們，可是已然死了！」

但是，甘德霖的話，却被凃雪紅一口拒絕，凃雪紅沉聲道：「不，甘二叔，我既然已找到了他們，還怕甚麼雪地難行？」

她一面說，一面已跨下雪橇來。

一夜大雪，地上的積雪，怕不有一尺來厚，凃雪紅一脚踏了下去，身形便一個踉蹌，幾乎跌了一交。甘德霖心中暗嘆了一聲，但是凃雪紅立時身形拔起，一個起伏，已到了林浩生和玉琴的身邊。

這時，林浩生和玉琴兩人，都閉着眼，玉琴仍然枕在林浩生的胸前。

他們都在緩緩地喘着氣，是以凃雪紅一到了他們的面前，就可以看出他們並沒有死！

凃雪紅的心中，實在是高興之極！本來，林浩生和玉琴兩人，是她心中最恨的人，但正由於如此，當她看到她最恨的人，就在眼前，而且並未死去，可以由得她來折磨，她心中的高興，便成了難以形容，當她在兩人的身邊站定之後，她竟不由自主，怪聲笑了起來。

她的笑聲，在寒冷而又寧靜的原野中聽來，實在是駭人之極，令得甘德霖也吃了一驚，忙問道：「雪紅，甚麼事？」

凃雪紅一面笑，一面道：「他們沒有死。」

甘德霖身形掠起，到了凃雪紅的身旁，道：「他們沒有死麼？那麼，將他們帶回堡去，由你父親處罰好了。」

凃雪紅咬牙切齒，恨恨地道：「不，由我來處罰他們！」

她一面說，一面手中的長鞭，已陡地揮起，鞭梢在半空之中，「呼」地劃了一個圓圈，發出了驚心動魄地「拍」地一聲響，便已向玉琴的頸際，直揮了過去！

琴玉睜開眼來，可是她的眼中，却也沒有驚慌的眼色，她只是伸手擋了一擋，但是她伸手一擋，凃雪紅的鞭梢，又是「叭」地一聲響，便已捲住了她的手腕，一抖手，將她整個人全抖了起來，抛出了兩三丈開外。

玉琴雖然已會些武功，但是她的武功，本就只是林浩生在天一堡時，抽空教她的，如何能和凃雪紅相比？而且她此際，可以說得是心力交瘁，根本連一點抵抗的能力也沒有了。

她跌出了兩三丈後，掙扎着，爬了起來，道：「小姐……你別再……折磨浩生哥了，你！你高抬貴手吧，他……就要……他……他的傷勢，是如此

之重……」

凃雪紅手中的長鞭，本來已再度揚了起來。

她再度揚鞭，自然是準備抽打林浩生的。可是聽得玉琴這樣講，她已然揚起了的手臂，却突然垂了下來。刹那之間，她臉上那種兇狠之極的神情，變成了一種茫然之極的神色。

但是，那却是一刹那的工夫，她立時望向玉琴，面上也重現微笑，道：「是麼？你是說他傷重，就快要死了，是不是？」

玉琴已掙扎着站了起來，道：「是的，你要打，打……我好了。」

凃雪紅「格格」地笑了起來，道：「你們兩人，倒可以說得是情深如海啊！」

玉琴低下頭，她的臉色，蒼白之極，凃雪紅又低下頭，向地上的林浩生大喝道：「你還躺在地上裝甚麼死？還不起來？」

林浩生緊緊地咬着牙，發出「格格」的聲響來，他的身子，開始掙扎。但不論他如何掙扎，他却始終沒有力量站起身來。

他的身子，幾乎是全埋在雪中的，但是他的額上，却迸出極大的汗珠來。

凃雪紅望着林浩生，一直在冷笑着，玉琴則喘着氣，趕了過去，將林浩生扶了起來，道：「小姐……我也服侍過你好幾年了，你……可憐可憐我：……他傷得這樣重，你快送他回堡去……治傷，你喜歡我怎樣……我都答應你……我求你！」

她說到後來，聲言發顫，雙膝一軟，已跪了下來。

凃雪紅在這時，心中只感到一陣陣的快意。然而，那却並不能消除她心頭的恨意。

她冷冷地哼了一聲，吩咐道：「你先將他扶上雪橇去！」

玉琴從地上，艱難地站了起來，扶着林浩生向前走來。可是，只走出了兩步，却一起滾跌在地。甘德霖雙眉緊皺，一伸手，將林浩生從地上拉了起來。

却不料他才將林浩生從地上拉了起來，便聽得凃雪紅道：「甘二叔，你作什麼？」

甘德霖一呆，道：「甚麼作甚麼？」

凃雪紅面色極其難看，向林浩生一指，道：「你扶他幹甚麼？」

甘德霖一聽，心中也不禁大有惱意。若不是碍着凃雪紅是他新結義的兄長愛女的話，只怕他當時就發作了，他面色也是一沉，道：「我將他扶到雪橇上去，好趕快回天一堡去。」

凃雪紅道：「回天一堡作甚麼？」

甘德霖道：「他傷得如此之重，不趕回天一堡，怎能爲他治傷。」

凃雪紅道：「我不想回天一堡去。」

玉琴已看出，至少甘德霖是同情他們的，是以她立時趁機哀求，道：「甘二爺，浩生哥傷得一動也不能動，若是不快些回天一堡，凍也將他凍死了，求求你，甘二爺，我替你叩頭！」

玉琴說着，又待跪了下去，但是甘德霖一伸手，將她攔住，道：「不必了，我自有主意。」

凃雪紅的面色鐵青，道：「二叔，你，你可是要和我作對麼？」

甘德霖沉聲道：「浩生是你的表哥，你想，你父親會容得你這樣胡鬧麼？」

凃雪紅道：「我知道他死不了，我自然有靈藥替他治傷，但是我却不回堡中去。」

凃雪紅的話，說得十分堅決，也十分無禮，大有不要甘德霖再多事之意，甘德霖心中的惱怒，也越來越深，道：「不行，我們出來找這兩個人，既然找到了，自然要帶回去由你父親作主！」

凃雪紅的雙手，緊緊地握着拳，用尖銳之極的聲音，劃破冰凍的空氣，叫道：「你別和我作對，我告訴你，你別和我作對！」

甘德霖早就知道凃雪紅是被嬌縱慣了的，但是他却也未曾想到竟到了這一地步！他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我和你作甚麼對？」

凃雪紅踏前一步，道：「那麼，你就讓我帶走這兩個人，並且，以後發生了甚麼事，你也絕口不要在爹的面前提起。」

甘德霖聽得凃雪紅越說越是過份，已是勃然大怒，立時喝道：「不行！」

凃雪紅半晌不語，才又問道：「眞不行？」

凃雪紅的手，突然向上揚了起來，在她手向上揚起之際，祇見她手中，有一件金光閃閃的東西，急切間，也未曾看清是甚麼，同時，又聽得「錚」地一聲響，眼前金光，頓時大盛，足有百枚金光閃閃，長可五寸的尖針，向甘德霖暴射而至！

凃雪紅竟會對甘德霖下那樣的毒手，他實在是做夢也料不到的。

因爲他到了天一堡之後，凃龍和他推心置腹，不多久兩人便結義兄弟，等到那些尖針射出來之後，甘德霖也知道凃雪紅手中握着的是甚麼東西了，因爲凃龍曾給他看過那東西的。

那東西，凃龍曾告訴他，那是西域高手匠人所鑄，全用純金造成，一按機簧，便有九十九枚尖針，電射而出，一出便四下散開，武功再高的人，也十分難以預防，凃龍是怕女兒的武功不高，是以特地重金訂造了來的，稱之爲「射星針」。

當甘德霖在涂龍的解釋之下，看那「射星針」的構造奇巧之際，他絕想不到，會有一日，涂雪紅竟用那麼厲害的暗器對付他的！

他當下發出了一聲怒吼，雙袖向前，疾拂而出，身子也陡地向上，翻了起來。

他應變可以說得快疾之至，但是，一則，他和涂雪紅之間，相隔本就極近，二則，射星針是機簧所發，力道極强，一發便是九十九枚之多，饒是他避得快，當他身在半空之際，下盤難以防守，雙腿之上，一陣奇痛，少說也有三二十枚尖針，一齊射中了他。

但是甘德霖的武功極高，雖然被那麼多的尖針射中，翻了一個半圓，落在兩三丈開外。

他一站定了身子之後，一聲怒吼，道：「雪紅，你——」

可是，他只講出了三個字，便覺得雙腿之上，中針之處，盡皆發出了一種極其痲癢的感覺來。甘德霖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他連忙一伸手，拔出了幾支金針來，定睛看去。

一看之下，他更是亡魂皆冒！

祇見那幾枚金針，從針尖起，有兩寸來長的一截，其色作金紫色，一望便知，是餵過極毒的毒藥的！

甘德霖的身子，不由自主，發起抖來，他的聲音，也在刹那間，變得暗啞之極，叫道：「快拿解藥來！」

但是涂雪紅却仍然是面色鐵青地站着，她冷冷地道：「我叫你別和我作對的，我已經警告過你，千萬別和我作對的！」

甘德霖咬牙切齒道：「拿解藥來！」

他一面叫，一面身形一縱，便待向前撲去。可是，他身形一縱的結果，却非但未能向前撲出，反倒身子一側，跌倒在地。

敢情就在那一刹間，他兩條腿，已全然痲木，不但一點知覺也沒有，竟連眞氣也難以運行得到，那自然祇好跌在地上了。

甘德霖一跌倒在地之後，手陡地一按，身子硬生生地就着這一按之力，向上躍了起來，一探手，已將他仗以成名的鐵笛，抓在手中。

可是他不動還好，氣血翻湧，毒性行得更快，痲木之感，已到腰際了。

饒是甘德霖一生闖江湖，可是他却也不知有甚麼毒藥的毒性，如此之烈的！

他一躍起之後，可結結實實地跌了下來，祇見一個人向他奔了過來，伏在他的身邊，問道：「甘二爺，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甘德霖喘着氣，道：「你……就是玉琴？你……要記得，你就算還有一口氣，你都得設法替我……告訴……堡主，我是死在誰的手中的。」

玉琴心胆俱裂地道：「甘二爺，你不會死的，小姐在氣頭上，祇不過和你開開玩笑，她有時也說要殺我的，但却不會下手，我求她給你解藥。」

玉琴講到這裏，便突然住了口。

因爲甘德霖雖然還不斷地在喘氣，但是，自他的眼中，鼻中，口中，却都有紫薑色的毒血，流了出來。玉琴的心中，駭然欲絕，連忙爬着，後退了一步。

甘德霖還在掙扎着問道：「我……剛才的話，你……可記住了？」

玉琴除了不斷點頭之外，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甘德霖忽然之間，又發出了一聲狂吼！隨着他那一下狂吼聲，鮮血如泉，自他的口中，狂噴而出！

他這時鮮血狂噴，倒是和他所中的毒針無關。而是他想到自己爲人，一世英雄，但結果却不明不白，死在此處，心中悲憤太甚，心脈震裂之故！

他鮮血狂噴，身子震動不已，突然又向上迸跳了起來，但是才迸起了兩尺，又落了下來，一動也不動了！

玉琴的雙眼，定在慘死的甘德霖的身上，張大了口，身子簌簌地發着抖，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好一會，她才慢慢地抬起頭，望向涂雪紅。

只見涂雪紅的面色，也變得異常可怕，她也望定了慘死的甘德霖，一動也不動。

玉琴輕輕地喘着氣，道：「小姐，小姐，你，你殺死了甘二爺！」

涂雪紅的身子，陡地一震，向後退出了兩步，她剛才怒放射出射星針時，怒火遮眼，不顧一切，但是等到甘德霖眞的慘死在雪地之中時，她心中却也極其吃驚，玉琴一說，她立時後退，便是此故。

而在她後退了幾步之後，只見她手背掩着口，驚道：「他……死了？」

玉琴悲聲道：「是的，甘二爺已經死了，他是死在——」

玉琴的話還未曾講完，涂雪紅已突然尖聲叫了起來，道：「那不關我事，不關我事！我早已告訴過他，叫他不要和我作對的！」

玉琴的聲音，却是越來越鎭定，她緩緩地道：「他是被你殺死的。」

涂雪紅突然揮舞着雙手，也不知她想要講些什麼。而這時候，涂雪紅的心中，實在十分害怕，她知道自己殺害了甘德霖，也知道這件事若是傳了開去，那麼即使父親再溺愛自己，也是遮瞞不過去的

了！

涂雪紅自小至大，也不知闖了多少禍，闖了禍之後，她也從來不害怕的。

然而這一次，她却眞正害怕了。

她這時拚命揮舞着雙手，竭力想找出一些理由來爲自己辯護，但是她却終於找不出任何話來，因爲甘德霖確確實實，是死在她手下的。

她揮舞着手臂，過了片刻，突然停了下來，望着玉琴，喘着氣，道：「他，他是我殺的？」

玉琴勇敢地站定了身子，用十分堅定的聲音回答着，道：「是！」

涂雪紅突然怪聲笑了起來，道：「他是我殺的，誰知道？誰知道？」

玉琴仍然十分鎭定地道：「我知道，浩生哥也知道，你自己也知道。」

涂雪紅的笑聲，聽來更加凄厲，她一面笑，一面道：「你？他？你們兩人還會有命麼？我？我自己會將這件事講出來麼？哈哈，世上沒有人知道，沒有人知道是我殺死他的？」

她一面叫，一面向前直衝了過來，衝到了甘德霖的屍身之旁，一俯身，將甘德霖腿上的毒針，一枚一枚，盡皆拔了出來。

玉琴呆呆地站着，望着她。

玉琴自然知道涂雪紅是想作甚麼的，但是她却沒有力量制止她，她只是呆呆地站着，也就在這時，她突然覺出，有一個人滾到了她的脚邊。

玉琴全神貫注地在望着涂雪紅，忽然有人滾到了她的近前，她不禁吃了一驚，連忙低頭看去，却見那不是別人，正是林浩生！

林浩生緊緊地咬着牙，顯然是他忍受了極大的痛苦，才來到玉琴脚下的。

他仰着頭，手發着抖，但是却正向玉琴在做着手勢，他不斷地指着停在不遠處的雪撬，玉琴一看，就立時明白了他的意思！

林浩生的意思是，趁涂雪紅正想毀屍滅跡之際，跳上雪撬逃走！

這的確是他們唯一的生路了！

而如果他們能够跳上雪撬的話，那麼，涂雪紅的輕功再好，只怕也是追不上的了！

玉琴一弄明白了林浩生的意思，心頭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

她連忙一縮身，扶起了林浩生，慢慢地向後退去。

這時候，涂雪紅全然不知身邊發生了甚麼事情，她只是將毒針自甘德霖的身上，一枚一枚地拔了出來，玉琴扶着林浩生，慢慢地向後退，他們也跌了好幾次，但是有了逃生的希望，他們兩人都使出了最後一分氣力在支撑着，終於，他們來到了雪撬邊上。

玉琴用力將林浩生推上了雪撬，她自己站了上去，發出了一聲吆喝，抖動繩子，那十幾頭獒犬，立時發出了一陣急吠聲！

當獒犬一發出急吠聲之際，涂雪紅的身子，像是被浪頭拋了起來一樣，直彈了起來！

但是，當她跳起來之際，却已然遲了！

那十幾頭獒犬，一面吠叫，一面早已向前，飛馳而出，雪撬的兩旁，濺起箭也似的浮雪，早已到了七八丈開外，涂雪紅發出了一聲難聽之極的怪叫聲，向前直衝了過去，但是，當她掠出了幾丈之時，雪撬早已在十幾二十丈開外了。

涂雪紅不斷地叫着，她的聲音是如此之尖利，以致雖然雪撬已遠遠地將她拋在後面，但是玉琴仍然可以聽到她那種驚人的尖叫聲。

玉琴的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中跳了出來，她不斷地抖動着繩子，將雪撬趕得飛快，可是她還嫌慢了，她心中不斷地在叫着！快些！快些！快些，我們逃出去了，快些，再快些啊！

揚起來的浮雪，向她的口，鼻，眼，不斷地撲了過來，砭骨的寒風，像是利刄一樣地刨刮着她的臉面，但是她仍是不顧一切地趕着雪撬向前飛馳而出！

足足過了半個時辰，前面十幾頭獒犬的奔勢，也已漸漸慢了下來。

玉琴回頭看去，平原上一望無際的積雪中，並沒有人追過來。

她吁了一口氣，吆喝着，令雪撬停了下來。刹那間，她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幸運，她的淚水忍不住奪眶而出，然而那是喜出望外的淚水。

她望着後面，道：「浩生哥，我們——」

她說着，轉過頭，向雪撬上望來，然而，當她一望之際，她却突然停住了！

雪撬上沒有人！

不，應該說雪撬上除了她之外，沒有別的人！

她整個人都呆住了，這打擊不但是突如其來的，而且，剛才在她鬆了一口氣，以爲已然有了生路之時發生，對她來說，那實在是太殘酷一些了！

她呆呆地站着，不知過了多久，她才叫出來，道：「浩生哥！」

可是，她聽到了自己這一下的叫聲，她自己也不禁吃了一驚！

那聲音是如此之乾澀，難聽，空洞，那……那難道是她的聲音麼？然而，不是她的聲音，又是誰的聲音呢？誰還會在這時叫浩生哥呢？

玉琴張大了口，她想號啕大哭的，然而，她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她祇覺得自己的身子，在向上飄了起來，而她的一顆心，却在向下沉。

她眼前所看到的積雪，似乎也變了顏色，銀光奪目的積雪，變得漸漸暗了起來，終於，眼前變成了一片漆黑！玉琴就在那時，大聲叫了起來：「浩生哥！」

她本來，是非昏過去不可的了，但總算她及時叫出了這一聲，氣血一活，她的身子幌動了幾下，得以保持着站立，未曾跌倒。

玉琴大口大口地喘着氣，林浩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當她一看到雪撬上沒有林浩生之際，她的心中亂到了極點，根本不能去想，但這時候，她却知道林浩生是到了甚麼地方去了！

那當然是由於雪撬行得太快，林浩生從雪撬上滾跌下去了！

而當他們登上雪撬逃走的時候，凃雪紅是隨後追來的，那麼，林浩生在中途跌下去，他有可能已經落在凃雪紅的手中了！

當玉琴想到這一點時，她全身的血液都幾乎凝結了，她只感到一陣異樣的痲木，她雙腿發軟，再也站立不穩，一交跌在雪地上。她的臉深深地陷進了積雪之中，冰冷的雪花迅速地融化，使得她埋在雪中的臉，像是有千百枚針在刺她一樣。

她在積雪中大口地喘着氣，而每喘一口氣，她就吞進了一大口雪。

連她自己也不知過了多久，她才陡地想起，林浩生雖然在雪撬上跌了下來，但是他也並不一定已被凃雪紅發現了！若是他根本未被凃雪紅發現，那麼自己在此處發呆，豈不是躭誤了他的性命？

玉琴一想到這裏，精神陡地一振，自雪地上跳了起來，連滾帶跌，上了雪撬，連聲吆喝，拖雪撬的獒犬，又一陣急吠，轉了過來。

這時，雪早止了，剛才玉琴趕着雪撬向前馳來，在積雪上，留下兩條極深的痕跡，淸晰可見，她要順着原路回去，原沒有多大的困難。

雪撬向回路急馳，玉琴的一顆心，一直就吊在半空之上，她用心地向前看着，她知道林浩生若是從雪撬上跌下來，那麼，他身受重傷，一定是走不遠的，一定仍然伏在雪地上的。

雪撬被玉琴趕得飛快，果然，不多久，她便看到，遠遠地有一個人，蜷屈着身子，伏在雪地上。

玉琴高興得尖聲叫了起來，其實，雪撬行進的速度是十分快的，可是她一看到了前面有人，却是高興得過了頭，棄雪撬而不用，大聲嚷叫着，從雪撬上跳了下來，向前奔了過去。

那十來丈距離，她也不知跌了多少次，在雪地中又滾又爬，總算來到了那人的面前。

那人的身子縮成了一團，但是玉琴已然看清，那人正是她的浩生哥！

她喘着氣，一面笑着，一面淚水却又不由自主地流了出來，道：「你看我有多糊塗，你自雪撬上跌了下來，我還不知道，現在好了，我總算找到你了——」

她看到了林浩生，心總算落了實，話也多得抑制不住，可是她講了許多，林浩生不但不回答她，却連身子也未曾動過一下！

玉琴陡地住了口，心頭又怦怦亂跳了起來，她用力扳轉了林浩生的肩頭，叫道：「浩生哥！」

林浩生到這時才出了聲，只聽得他長嘆了一聲，道：「唉，你……來找我作甚麼？」

玉琴一呆，道：「浩生哥，我怎能不來找你？我現在找到你了，那可好了，我們快走吧，趁小姐還未追上我們的時候快走吧！」

林浩生却閉上了眼睛，又發出了一聲長嘆。

玉琴正待用力將林浩生的身子扶了起來，忽聽得身後傳來了一個冰也似冷的聲音道：「來不及了，我已經追上你們了。」

那正是凃雪紅的聲音！

玉琴已然將林浩生的頭扶了起來，但是一聽到了凃雪紅的聲音，她却僵住了！她甚至連轉過頭去看上一看，也在所不能！

而凃雪紅的冷笑聲，却不住地在她的身後響起，那種冷笑聲，每一下都令得玉琴感到自己向死亡接近了一步，她過了好半晌，才用十分乾澀的聲音叫了出來，道：「小姐，你……已追到我們了？」

她的身子仍然沒有動，但是她却可以感到凃雪紅已向她漸漸走近來。

終於，凃雪紅的手已按到了她的肩頭上，而她的笑聲，也格外令人心驚肉跳，她的五指，漸漸收緊，到後來，幾乎全陷進了玉琴的肩頭之內，令得玉琴的肩骨，發出「格格」的聲響來。

玉琴痛得全身打顫，她淚水撲簌簌地向下落着，直到她整個身子，全被凃雪紅提了起來，她才又發出了一聲驚呼聲！

可是，凃雪紅陡地揚起手來，在她的臉上，「叭」地一聲，重重地打了一掌！

那一掌的力道之重，令得玉琴的身形一個踉蹌，但凃雪紅不容她跌倒，又立即一伸手，當胸將她抓住。

玉琴顫着聲，道：「小姐，你……你打死我不要緊，我……我求求你……別害浩生哥！」

凃雪紅這時，抓到了林浩生和玉琴兩人，她心中的恨意，都可以得到渲洩，這令得她變得近乎瘋狂了，她尖聲笑着，道：「打死你？你放心好了，我不會打死你的，絕不會的！」

玉琴早已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是以聽到凃雪紅那樣講法，她也不感到有何歡喜，她忙又道：「那麼，浩生哥他——」

凃雪紅又尖聲笑着，道：「你放心，他也不會死，我還要他活着，讓他看很多事情哩！」

玉琴雙腿一屈，跪了下去，道：「小姐，你若是肯救轉浩生哥，我怎麼也不要緊的了。」

凃雪紅忽又大笑了起來，道：「是麼？好，那麼你將他扶上雪撬，咱們走吧！」

玉琴雖然想到事情絕不會就此了結的！但是她却也感到至少在目前，林浩生是可以獲救的人，是以她連忙扶着林浩生，上了雪撬，一面扶着，一面還低聲安慰林浩生：「浩生哥，小姐答應救你了，你別心急，越是心急，傷勢越是難好的。」

林浩生幾次張開嘴，像是想說甚麼，但是結果却仍是一句話也未曾講出來。

不一會，三人坐上了雪撬，凃雪紅揮起鞭子，獒犬向前奔去，去勢快疾，約莫半個時辰，便看到前面一個高崗上，有着七八間磚屋。

那七八間磚屋，是圍成一個院子的，在院子中，還有一個三丈來高的崗樓，那正是天一堡的一個崗哨，雪撬還未駛近，便看到幾個人，一齊迎了出來。

凃雪紅將雪撬直趕到那幾個人近前，只見那幾個大漢，滿面皆是喜容，叫道：「果然是小姐來到了，這可是意想不到的大事啊！」

凃雪紅問道：「溫四哥？可在麼？」

她才問了一句，便看到一個身形瘦長的漢子，一面往頭上戴皮帽，一面奔了出來，口中不迭聲地叫道：「在！在！在！」

那被稱爲「溫四哥」的漢子，在北道上也頗是有名，所使的外門兵刃，十分奇特，乃是一柄圓輪，那圓輪長約尺許，全是尖刺，一抖起來，便會飛速轉動，發出「嗚嗚」的怪聲來，他姓溫，行四，人稱奪命飛輪，這時他奔了出來，迎着了凃雪紅，滿面皆是笑容，道：「小姐怎會來到這裏，堡主可知道麼？」

凃雪紅立時嗔道：「非要堡主知道才行麼？」

溫四哥連忙改口，道：「不，不，當然不，小姐這身武功，不要說在天一堡附近走走，便是去闖南打北，也是足够了！」

凃雪紅笑了笑，道：「溫四哥，你這張口眞厲害，來，相帮一下，這裏有一個傷者，將他扶進去再說。」

溫四哥這才注意到雪撬上有一個身受重傷的人在，他呆了一呆，連忙走過去，將傷者扶了起來。他一扶起了傷者之後，定睛一看，便大吃一驚，因爲他一眼便認出，那是堡主的外甥林浩生，也就是凃雪紅的表哥！

林浩生傷得如此之重，但是凃雪紅却像是絲毫不在意，還在談笑風生，饒是溫四哥跑了半輩子的江湖，也難以猜透這是甚麼道理，他扶定了林浩生，眼却望住了凃雪紅，不知如何才好。

凃雪紅道：「你這裏，快派兩個人回堡去，問我爹要上好的傷藥，火速帶回來，告訴爹說，我在這裏調理浩生表哥的傷勢，暫不回堡中去了！」

溫四一面聽，一面沒口地答應着。

凃雪紅面色一沉，道：「去取傷藥的人，可得快去快回，也不准多說甚麼，若是躭誤了我的事，那才叫你們知道我是惹不得的！」

溫四忙又一迭聲地道是，立即點拔了兩個人，就趕着雪撬，飛駛而去，別人，也進了屋子。

一進了屋子，一蓬暖氣，撲面而來，溫四將林浩生放在床上，凃雪紅先取了一粒丸藥，令溫四用酒化了，灌進了林浩生的口中。

玉琴一直依在林浩生的身邊，她看到凃雪紅似乎眞的在替林浩生治傷，心中說不出的歡喜。

坐定之後不久，凃雪紅才道：「溫四哥，你們這崗哨中，共有多少弟兄？」

溫四忙答道：「共有一十八人。」

凃雪紅道：「除了兩個去了要傷藥之外，還有十六人，你一齊叫來與我瞧瞧！」

溫四不知凃雪紅是甚麼用意，他也不敢問，只是道：「遵命！」掀開門簾，走了出去。

不一會，只聽得門外一陣腳步聲，凃雪紅道：「行了，別進來了，我會來看。」

她一面說話，一面倏地一伸手，拉着玉琴，向外便走，到了外面，只見院子中，站着十來個高高矮矮的漢子，大都是醜陋不堪，其中有一名矮胖的漢子，更是醜得出奇，肥頭之上，長着老大的一塊硃記，在那塊硃記上，還生着黑滲滲的一簇濃毛。

玉琴一被凃雪紅拖了出來，便知道事情不怎麼對頭，她心頭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

這時，凃雪紅將她直帶到了那醜漢面前，玉琴心中的疑懼更甚，已然微微發起顫來。

凃雪紅向那醜漢子瞧了幾眼，笑道：「這位面生得很，不知如何稱呼。」

那醜漢像是受寵若驚，一時之間，張大了口，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還是溫四代答道：「小姐，這是赤面鬼焦老七，功夫很不錯。」

涂雪紅一笑，道：「原來是焦壯士。」

那赤面鬼焦七，本來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脚色，涂雪紅却是天一堡堡主的愛女，本來，像焦老七這樣的角色，就算遠遠地望上涂雪紅一眼，心中也得跳上老半天了，可是這時，涂雪紅不但來到了他的面前，和他温語殷殷，一開口，居然還稱他為「焦壯士」，焦老七手足無措，額上直冒汗，不知如何才好。

在他身旁的人，不住地用肘在頂他，示意他不要啞吧也似地不出聲，焦老七也張大了口，半晌，才道：「是……是……我是焦壯士！」

這句話一出口，衆人俱皆笑得打跌，涂雪紅也撑不住，格格笑了起來。只有玉琴一個人，低着頭，身子仍在微微發着抖。

衆人笑了一會，涂雪紅替滿臉通紅，其醜如猪的焦老七解圍道：「焦壯士是直性漢子，各位莫笑他，焦壯士，我問你一件事。」

焦老七結結巴巴地道：「什……麼……事？」

涂雪紅向玉琴望了一眼，臉上現出了一個十分陰險的笑容來，道：「焦壯士，你成親了沒有？」

焦老七陡地一呆，他顯然是絕未料到，涂雪紅會有此一問的。

而其餘人也均是一怔，一時之間，人聲，笑聲，一齊靜了下來。因為涂雪紅的這一問，實在是問得突兀之極，衆人都不知那是甚麼意思。

就在衆人發怔，焦老七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間，忽然聽得玉琴尖聲道：「小姐，你行行好！」

她一面叫，一面已雙膝下跪，跪在涂雪紅的面前。

玉琴究竟跟隨涂雪紅非止一日，她已然知道涂雪紅心中在想的事情了！

衆人看到玉琴下跪，更是愕然，但涂雪紅却全然不理會玉琴，又問了一遍。

焦老七雙手搓着，道：「沒有……成親。」

涂雪紅笑道：「那就好了，焦壯士，你看我個貼身丫環，人品怎樣？」

焦老七一呆，連忙循着涂雪紅所指，向跪在雪地上的玉琴看去。

玉琴本就是美人胚子，這時，臉色蒼白，混身發顫，更是惹人憐愛，焦老七看了一眼，眼已直了，他如同身在夢中一樣，只是傻笑。

涂雪紅道：「你若是喜歡，由我作主，將她配給你，就趕夜成婚！」

這一句話一出口，十來人一齊哄叫了起來，有幾個漢子，已夾手夾脚，將焦老七的身子，抬了起來，直拋向半空之中。

焦老七身形肥腫，他也不會甚麼輕功，一被拋上了半空，殺猪也似，大叫了起來，于是亂幌，形狀更是醜惡。涂雪紅笑道：「別鬧，別鬧，摔壞了新郎，只怕新娘饒不了你們！」

那幾個人接住了焦老七，放了下來，温四用力推了他一下，喝道：「混賬東西，還不快謝小姐恩典？」

焦老七撲地跪倒，向涂雪紅咚咚咚地叩起響頭來。

那時，玉琴仍然跪在地上，涂雪紅冷冷笑道：「怎麼那樣心急，這就拜起來了，總得點一對紅燭才是！」

在她的話中，衆人又都哄笑了起來，玉琴的身子發着抖，膝行了幾步，來到了涂雪紅的面前，一伸手，抱住了涂雪紅的雙腿，叫道：「小姐……小姐！」

她的叫聲，在衆人的哄笑聲中，聽來是如此之微弱，但是涂雪紅還是聽到了，她緩緩揚起手來，衆人立時靜了下來。

涂雪紅冷冷地向下望着，這時玉琴正仰着面在哀求她，她居高臨下望下去，覺得這個自己所極度痛恨的人，她的一生，就將毀在自己的手中，她的心中，感到說不出來的快意！

她一字一頓，道：「你想說甚麼？」

玉琴淚如泉湧，道：「小姐，你……打我……殺我，我全都不怨，就是你要處置我，甚麼都別想，你也……替浩生哥想想！」

涂雪紅雙眉一揚，道：「咦，這倒奇了，我可有點不明白，你是我的丫環，我要將你嫁人，和浩生表哥，又有甚麼關係？」

玉琴仍是不住地哀求，道：「小姐，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不要……那樣，不要那樣對我……」

涂雪紅聽玉琴的哀求，心中極其痛快，她特意慢吞吞地道：「那麼，你是不願意嫁這位焦壯士的了？」

玉琴啜泣着，道：「小姐，我……」

涂雪紅揮手道：「好了，你倒說說看，你究竟願意嫁誰？」

玉琴的身子，本來是在不絕地發着抖的。可是，等到涂雪紅這一句話出口之際，她的身子却突然不再發抖了。同時，她也止住了哭聲。

而且，在止住了哭聲之後，她又慢慢地向上，站了起來。在那一刹間，她已完全明白了，她已明白，向涂雪紅哀求，不要說雙眼中流的是淚，就算是眼中流的是血，都是沒有用的！

涂雪紅正如一隻抓住了老鼠的貓一樣，她要不住玩弄那老鼠，但是到最後，那老鼠却不免一死！

玉琴站了起來之後，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小姐，你如果要逼死我，那我就死好了！」

涂雪紅冷笑道：「誰要逼死你？而且，你也死不得的，你如是死了，我心中的怒氣，豈不是只好出在你那個人的身上了？」

玉琴本來以為，她拚着一死，總可以一了百了，沒有甚麼事了！然而，此際她却知道，事情還沒有那麼簡單！

若是答應嫁給焦老七（這實在是難以想像的事），那麼，她自然是受了莫大的屈辱，今後的日子，她實是不知如何過才好了，可是，涂雪紅却有可能不再怪林浩生了。

而如果她拚着一死的話，涂雪紅一怒之下，不知又要用甚麼方法去折磨林浩生了！

玉琴想到這裏，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

她是死不得的，她不能死，她若是死了，林浩生只是一個人了，本來天地之間，已似乎只有她和林浩生兩個人，她又何忍捨林浩生而去？

但是，她如果不死，那怎麼樣呢？嫁給這個猪一樣的漢子麼？

玉琴實是沒有辦法向下想去，她只覺得一陣一陣麻木，不但是她的身子麻木，連她心中所想的，也麻木了起來，她變得甚麼也不能想了！

玉琴呆立着，涂雪紅却發出一陣一陣的笑聲，她一面笑，一面還逼問着，道：「你答應不？只要你一點頭，今晚就是洞房花燭的好日子，你若是不答應，嘿嘿，我也有別的法子。」

玉琴無助地抬起頭來，涂雪紅自然可以有別的法子的，涂雪紅可以輕而易舉地點了她的穴道，將她給焦老七去擺佈。

但是涂雪紅却要逼她點頭，逼她答應！

玉琴自然知道涂雪紅的用意，涂雪紅是要屋中的林浩生聽到玉琴的答應，好讓林浩生知道，玉琴是自己答應嫁給焦老七的！那麼，林浩生就會鄙視她，忘却她，不再想念她，而將她當作一個下賤的女人！

絕不能，絕不能！玉琴的心中叫了起來，命運怎樣壓我，我認命好了，但是我自己絕不能點頭！

她佇立着，像是整個人已然僵了一樣，一樣動也不動。涂雪紅連問了十來遍，玉琴仍是不動，她的聲音越來越高，怒意也越來越甚。

温四在一旁，唯恐涂雪紅難以下台，討好她道：「小姐，今夜天色晚了，還是明日再說好了。」

涂雪紅怒道：「你知道甚麼，少廢話！」

温四想不到碰了老大的一個釘子，嚇得連忙躬身道：「是！是！是！」連忙退了開去。

看到涂雪紅發怒，其餘人也都連大氣兒都不敢出，各人的心中，都十分納罕，不知道何以涂雪紅定要將貼身的丫頭，嫁給像焦老七那樣，猪一樣的人。

就在這時，突然，涂雪紅聽得身後，傳來了一個十分微弱的聲音，叫道：「表妹，表妹。」

一聽得那叫聲，涂雪紅的身子，便微微地一震，慢慢地轉過身來。

只見林浩生不知甚麼時候，已經從炕上爬了起來，到了門口，一手緊緊地抓住了棉帘，一手扶住了門框，雖然勉力站定了身子，但是看來仍是隨時可以跌在地上。他的面色極其蒼白。

這時，在空地上，有人生起了老大的一堆火，金黃色的火苗，竄得老高，火光映在林浩生蒼白的臉上，看來更覺得十分詭異。

林浩生叫了兩聲，便不再言語。

涂雪紅慢慢地轉過了身來之後，也不出聲，過了一會，才聽她道：「你是在叫我麼？」

在林浩生的臉上，此時居然現出了一個十分苦澀的笑容來，他道：「我是在叫你，表妹，我看，你……鬧得……也够了。」

涂雪紅冷冷地道：「你要向我說的，就是這些麼？」

林浩生的身子猛地向前衝了一衝，若不是抓着棉帘，他幾乎跌倒在地，他的指節骨發出難聽的「格格」聲，他道：「是的，你心中若還有甚麼不滿足的地方，只管……來對付我好了，你別去難為玉琴。」

涂雪紅剛才，盡情地折磨着玉琴，心中的憤怒，已然發洩了不少，這時看到林浩生傷得如此之重，她對林浩生終究是十分有情的，心中正在想，如何快些將林浩生的傷調養好，可是突然間，聽得林浩生這樣講，她心頭的怒意，重又大熾！

她冷笑道：「你們兩人，情意倒深得很哪！」

林浩生嘆了一聲，道：「你別以為玉琴是孤兒，我看她蘭質蕙心，一定是十分有來歷的人，你還是別太為已甚，可以罷手了！」

涂雪紅「哈哈」大笑起來，道：「林浩生，你嚇得倒我麼？你出來了，那也好，温四，將他捉過來！」

她這時，鐵青着臉下令，誰敢不從？温四雖然明知林浩生的身份，但是無論如何，不會有涂雪紅和堡主的關係親，是以他只是畧一遲疑，便立時走過去，扶着林浩生，走了過來。

涂雪紅鐵青的臉上，帶着獰惡之極的冷笑，又吩咐道：「拿一桶熱水來，別太熱，小心燙壞了林少爺！」

立時又有兩人走了開去，不一會，提着一桶熱騰騰的水，走了出來。

直到此時，仍沒有人明白涂雪紅要做甚麼，那兩人將一桶水放下之後，涂雪紅才又道：「溫四，你將他放進水桶中去！」

溫四呆了一呆，道：「小姐——」

可是，涂雪紅不等他講完，便道：「聽到了沒有？」

溫四不敢說甚麼，只得將林浩生的身子提了起來，放進了水桶，水桶內的水，浸到林浩生的膝際，塞外的天氣，何等之冷，那一大桶水提出來的時候，還是熱氣騰騰地，但轉眼之間，熱氣已少了許多。

涂雪紅得意地笑了起來，道：「賤人，你看到了沒有？我看，至多一個時辰，這桶水，就會變成一桶冰了，那時，你的浩生哥，雙脚就在冰中，你想想，那是甚麼樣的滋味！」

玉琴顫聲道：「小姐，別……那樣！」

涂雪紅笑了起來，道：「求我是沒有用的，你甚麼時候答應嫁焦老七，溫四自然會將他從桶中提起來的！」她轉過身去，又道：「林浩生，你不想兩條腿給凍斷，就求求你的心上人，救你一條命好了！」

她又冷笑了兩聲，才又道：「溫四，聽到了沒有？」

溫四本是粗野兇殘的漢子，可是用這樣刁鑽殘酷的法子來折磨人，他却也還是第一遭看到，他的聲音也變得十分難聽，道：「是……我聽到了。」

涂雪紅一聲冷笑，掀帘進了屋中。

溫四扶着林浩生，不敢動彈，林浩生緊閉着眼睛，他的氣息，聽來十分微弱。

而玉琴則在涂雪紅一轉身走了進去，便立時撲了過來，撲在水桶邊上，哀叫道：「各位大爺，你們行行好，他是身受重傷的人，他……實在經不起的，你們行行好，溫四爺，你們行行好！」

她的聲音，是如此凄慘，在寒夜中聽來，實是令人心爲之顫。

那些野漢子，也不是沒有惻隱之心，可是涂雪紅就在屋中，誰敢自作主張？溫四嘆口氣，道：「我說，姑娘，焦七哥人也不錯……」

可是他的話，却被玉琴哭聲打斷了，玉琴的手伸在水桶中，她哭了半晌，突然又驚叫了起來，道：「水涼了，水已經涼了！」

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水涼了，因爲早已沒有熱氣冒出來了。

她一面叫着，一面瘋了也似地跳了起來，用力去推溫四。她得林浩生指點，原也會些武功，而且溫四絕料不到她會出手來推的，再加上這時，她的力道之上，連得她自己也感到意外，用力一推之下，竟將溫四推得跌出了一大步去。

溫四是扶住了林浩生而立的，溫四突然向外跌出了一步，連林浩生的身子，也向旁一側，玉琴像是瘋了一樣，趕前一步，雙手一張，趁機抱住了林浩生的身子，將林浩生自水桶之中，抱了出來。

她一面喘着氣，一面悲聲叫着：「浩生哥，浩生哥！」

林浩生早已因爲又驚又急，昏死了過去，也根本聽不到玉琴的叫喚，玉琴叫了幾聲，聽不到林浩生的回答，她却已以爲林浩生已然死了。

她先是陡地一呆，然後，只聽得她發出了一下撕心裂肺的慘叫聲，她緊緊地抱住了林浩生，轉過身來。

恰好這時，涂雪紅也自屋中奔了出來，玉琴尖聲叫道：「你……你殺了甘二爺，如今又殺了浩生哥！」

涂雪紅一聽得玉琴叫出她殺死甘德霖那件事來，臉色陡地一變，人向前疾竄了出去，一揚手，伸指便點向玉琴的「肩井穴」。玉琴的身子一幌，和林浩生跌在一起。

溫四已然誠惶誠恐地站了起來，涂雪紅冷冷地道：「沒有你們的事了，你們自管去吧！」

一時之間，衆人都散了開去，只有焦老七，却反而慢慢向前走來，道：「小姐，我……我娶親的事……」

涂雪紅大怒，向着焦老七，抬腿便踢，踢得焦老七的身子，向外直滾了出去，爬起身來，抱頭鼠竄而去。涂雪紅這才轉過身來，她望定了倒在地上的玉琴，心中想着千百種折磨玉琴的方法，面上自然也現出了千百種狠毒的神情來。

可是，就在此際，忽然聽得牆角上，傳來了一下陰冷無匹的冷笑聲！

那一下冷笑聲，聽來實是可怖之極，令得涂雪紅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冷震，她連忙轉過身來，循聲看去，只見前面牆角處，黑影綽綽地，像是有一個人站着。

涂雪紅明知此處乃是天一堡的哨崗，自己只要出聲一叫，十多人立時會趕出來相助，實在並沒有甚麼可怕之處，可是她却仍禁不住生出了一股寒意來。

她陡地吸進了一口涼氣，驚聲道：「你，你是誰？」

那人並沒有回答，却又發出了兩下那種冰也似冷的冷笑聲來。

涂雪紅想要向前逼近兩步，去看看究竟，可是她却說什麼也提不起這個勇氣來，她只是又大聲喝道：「甚麼人？牆角處是甚麼人？」

她這裏大聲呼喝，倒將溫四又引了出來，大聲問道：「小姐，可有甚麼事麼？」

涂雪紅忙道：「來，你快過來。」

溫四連忙應聲向前走來，到了涂雪紅的身邊。有人到了身邊，涂雪紅的胆子，又大了一些，向前一指，道：「那牆角處彷彿有人在冷笑，你過去看看。」

涂雪紅說得可怕，溫四的心中，也不禁有點發毛，他忙道：「小姐一定是聽錯了，剛才小姐既已吩咐我們進屋去，誰還敢留在外面？」

涂雪紅怒道：「溫四，我叫你過去看看，你却在推三阻四麼？」

溫四的心中，雖然有些害怕，可是他却也寧可前面有一個無常在，也不敢得罪了這位出手如此狠辣的小姐，他忙道：「是，是，我沒有說不去，我只不過說，前面不會有人。」

他一面講，一面向前大踏步地走了過去。

剛才那兩下冷笑聲，涂雪紅是清清楚楚，聽入耳中的，她心知前面的牆角的陰暗處，必有蹊蹺，是以當溫四向前走去之際，她全神貫注，向前面望着。

不一會，她看到溫四已然來到了牆角處，又向前走了一步。溫四的身子，也已隱沒在黑暗之中了，只不過可以依稀看出，他還站着。

接着，便聽得他問道：「有人麼？有人麼？」

他問了兩聲，又聽得他自言自語道：「沒有人，沒有……」第二下「沒有人」只講了兩個字，他便沒有再講下去，同時，看到他的身子，「騰」地向後退來，退出一步之後，又退出一步，脚步十分重，一直只是後退着，像是他十分生氣一樣。

涂雪紅一見這等情形，心中惱怒起來，眼看溫四已快退到了她的面前，她大喝一聲，道：「溫四，你這樣算是甚麼？」

她大喝了一聲，只見溫四的身子，畧凝了一凝，同時，聽得他發出一下十分怪異的聲音來。

那一下聲音，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簡直像是狼嗥梟鳴一樣，難聽之極，涂雪紅陡地一怔間，已見溫四的身子，突然仰天倒了下來。

涂雪紅雖然被溫四所發的那種怪聲，嚇了一跳，可是她還未曾想到會有什麼意外，她一見溫四的身子向她倒來，只當溫四要圖謀不軌，一聲大喝，手指伸處，五指如鈎，已然緊緊地拿住了溫四的後頸。

她一拿住了溫四的後頸，手臂一轉，便將溫四的身子，扳了過來，同時，左手揚起，欲向溫四的臉上摑去，可是，她的手才揚了起來，便聽得她發出了一下尖利的尖叫聲，抓住溫四的手，也猛地一鬆，身子向後，連退了四五步，方始站定！

原來，當她伸手向溫四摑去之際，她的眼睛，也自然而然，向溫四臉上望去，不望猶可，一望之下，她實在亡魂皆冒！

只見溫四的臉上，血肉模糊，只是爛糟糟地一團，那裏還分得出什麼五官來？倒像是他在剛才那片刻之間，曾被釘板在臉上拍了一百下一樣！

那種情形，看在眼中，實在是令人駭然之極，實是令得涂雪紅不能不怪叫起來！

而當她鬆開來手之後，溫四仆倒在地，一動不動，分明他在發出了那一下怪叫聲之後，便已然死去了！

涂雪紅的心中，駭然之極，她實在是沒有勇氣再向那牆角處望去。

但是她越不想望，她的眼睛便越是定在那牆角處，只見那地方陰暗一片，仍是看來又像有人，又像沒有。涂雪紅的心中害怕，她不斷地叫着，道：「來人！來人！你們全出來！」

她在不住地高叫之際，心中雖然害怕，但是一想及所有的人，立時都會奔出來，她的害怕，總還可以忍得住。可是，當她叫了十來聲，却一點得不到回答之際，她的害怕，實在到了頂點！

她不斷地向後退去，一直退到了門口，直到她的手，已可以碰到了懸掛在門口的棉帘子時，她才又鬆了一口氣，大罵道：「你們全聽不到我的叫喚麼？」

她一面大叫，一面陡地掀開了棉帘，閃進了屋內。可是一等到她到了屋內，她却又立卽尖聲叫了起來！

那屋中有三個人，屋內的燈火，也十分明亮。正因爲燈火十分明亮，是以，那三人的面上，血肉模糊，看來也更加恐怖！

那三人早已死了，而且，三人的死法，和溫四是一模一樣的！

涂雪紅一面尖叫，一面向後退來，她在驚駭欲絕之中，已然拔了身邊的短劍在手，「嗖嗖」兩聲，將棉帘割了下來，闖出了這間房間，她喘了一口氣，又進了另一間房間之中。

那一間房間中，有七個人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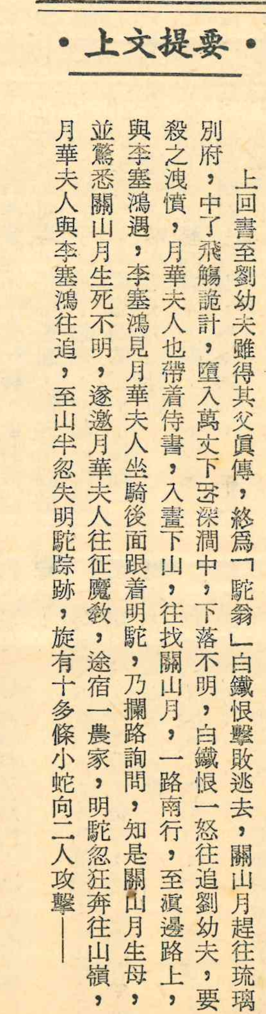
可是人越多，他們那種慘死的景象，看來也更是怵目驚心，令人心中，陣陣發涼。

涂雪紅連轉了四間房間，一十六人，竟然沒有一個在生，而且個個的死法全是一樣！(未完待續)

精選武俠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文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幼夫雖得其父眞傳，終爲「駝翁」白鐵恨擊敗逃去，關山月趕往琉璃別府，中了飛觴詭計，墮入萬丈下的深澗中，下落不明，白鐵恨一怒往追劉幼夫，要殺之洩憤，月華夫人也帶着侍書，入晝下山，往找關山月，一路南行，至滇邊路上，與李塞鴻遇，李塞鴻見月華夫人坐騎後面跟着明駝，乃攔路詢問，知是關山月生母，並驚悉關山月生死不明，遂邀月華夫人往征魔教，途宿一農家，明駝忽狂奔往山嶺，月華夫人與李塞鴻往追，至山半忽失明駝踪跡，旋有十多條小蛇向二人攻擊——

蛇似千層洶湧浪　人比百花吐艷嬌

蛇羣也沒有發動攻勢之意，只圍着李塞鴻與月華夫人，緩緩地向右移動！

突然二人只覺得脚下一空，好像踏上了陷阱，連人帶蛇，一起向下墮去！

以李塞鴻與月華夫人的武功造詣，怎會輕易受到暗算，先前是一時不察，誤踏在陷阱上，而那陷阱顯然是人爲控制的，猛然抽空，沒等她們作勢停止下墜，頂上忽然克地一聲，又蓋住了！

二人本來已提住氣，身軀橫轉，以增加空氣的浮力，然後再想向上拔高的，及至頂上一合，心知無法硬闖了，遂慢慢地向下降去。

還隨着她們一起下墮的蛇羣，早已不見踪影，不知落向何處。

月華夫人下降了一段距離後，突然心中一動，忙叫了一聲：「不好，我們不能再向下去了……」

李塞鴻也想到了這一點，雙方不約而同地利用下降之勢，改向旁邊飄去，好在這陷阱還不太寬，立刻就碰到阱壁。

壁上是自然生成的平岩，兩人都用手指勾住了凸出的部份，穩住身形，月華夫人才輕吁一口氣道：「幸好我們發覺得早，否則這個阱洞不見底，掉下去雖不至受傷，再要爬上來可是困難了……」

李塞鴻也吸了一口氣道：「夫人說得是，不過我們吊在此地也不是辦法！」

月華夫人想想道：「據我估計，這陷阱一定是那壁中人所說的通道，不過那通路必在上面……」

李塞鴻連忙問道：「夫人怎知……」

月華夫人道：「那壁中人跟我們說話時，聲音距離甚近，而且他還說是利用那岩壁上的隙縫以爲出入之所，足證他活動的範圍是在上面……」

李塞鴻想了一下道：「對了，我們在下墮兩丈多深後，我似乎看見左邊的岩壁上有個大圓形的缺口，想來那缺口一定是通道入口，只可惜當時無法控制身形……」

月華夫人哼了聲道：「現在上去也不算遲！」

李塞鴻向上看了一下，黑沉沉的一點都看不清，乃微帶憂慮地道：「要是岩壁上一直都有扶手之處，自然不成問題，否則恐怕就不簡單，我們這一墮少說也有四五十丈，光憑遊龍術絕對上不了這麼高！」

月華夫人道：「沒關係，一次不行，可以分做兩三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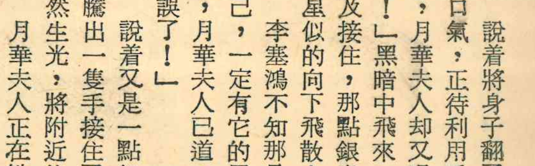
李塞鴻嘆了一聲道：「遊龍術全仗一口氣，若是沒有地方歇足換氣，怎能分成兩三次呢！」

月華夫人忽然笑了一聲道：「這一層倒無須憂慮，妳先上吧，我跟着妳後面，到了支持不住的時候，妳趕緊通知一聲，我會托住妳的脚，讓妳休息換氣！」

李塞鴻詫然道：「那夫人又如何支持自己呢，遊龍術能維持一個人不下墮已是件費力的事，更別說是兩個人了……」

月華夫人笑笑道：「我自有辦法，妳只管照着我的話做好了！」

李塞鴻知道在這個緊急關頭，月華夫人絕不會開玩笑，遂毫無考慮地道：「那我就先上了！」



說着將身子翻了過來，用背貼緊岩壁，深吸了一口氣，正待利用手脚的力量，將身子慢慢地推上去，月華夫人却又喝道：「等一下，把這個含在嘴裏！」黑暗中飛來一點銀光，李塞鴻一時未覺，來不及接住，那點銀光遂在岩壁上彈得粉碎，像無數小星似的向下飛散！

李塞鴻不知那是什麼東西，但月華夫人要交給自己，一定有它的用處，心中感到很抱歉，正想出聲，月華夫人已道：「幸好還有一顆，這次可不能失誤了！」

說着又是一點銀光射來，李塞鴻自是加倍小心，騰出一隻手接住了，却是一顆雀卵大小的星珠，燦然生光，將附近的情景都照得約略可見。

月華夫人正在她右下方的一顆石筍上吊住身子，抬頭向她道：「這是夜明珠，妳含在嘴裏，露一半在外面，記住經常要用唾沫去潤濕它，光就可以强一點！」

珠性屬陰，婦人的唾沫也屬純陰，陰注而光生，這個道理李塞鴻是明白的，可就是想不通月華夫人此舉是何用心。

月華夫人明白她的懷疑，笑了一下道：「那壁中人對我們並無善意，否則他就不會叫我們陷身阱中上當了，假如他又在上面施什麼詭計，藉着珠光照明，我們也好作個準備！」

李塞鴻大是欽服道：「夫人心智過人，設想周密……」月華夫人一笑道：「別客氣了，那壁中人比我高明了，否則以妳我二人的功力，要想叫我們如此狼狽，倒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李塞鴻不再說話，將明珠放進口中，用牙齒咬住一半，同時也伸出舌頭，抵住珠子的另一面，果然珠光大盛，可以看出好幾丈去。

除了他們停身的地方有些凹凸不平的石筍之外再上面一削如鏡。而且還能反映珠光，潔白如銀！

月華夫人一笑道：「幸虧我們發覺得早，要是墮落到底，別說是爬上來，連掙扎的餘地都沒有了！這傢伙眞是狠毒……」

李塞鴻口中含着珠子無法說話，心中也是相當吃驚！從珠光反映的壁面上，她看出這陷阱的四壁都是透明的晶鹽！

她生長在川中一帶，知道這種地下鹽的厲害，井底一定是濃稠的鹽鹵，侵蝕力特別强，沾上皮膚之後，立從毛孔中迫進去，促使肌膚糜爛……

畧凝一下神，李塞鴻開始扭曲身子，四肢並用，向上揉升。

爲了要看清上面的情景，她不得不努力地仰起頭來，以便珠光上照，這種走法相當費力氣，上升了四五丈，她已經感到疲累不堪。

同時爲了口中含着珠子，她又無法告訴月華夫人，只得努力地掙扎着。

可是月華夫人已從她的動作上了解到她的狀況，幾步急升，托住了她的脚底道：「別太勉强了，一次把力氣用盡了，恢復不易，反而費時！」

李塞鴻脚底有了着力，這才空出一隻手，取出口中珠子喘氣道：「謝謝夫人，我正在着急不知該怎樣通知夫人！」

月華夫人哦了一聲笑道：「我忘記妳口中含着東西，無法開口說話了，下次妳感到累的時候，不妨利用鼻子哼一聲，我就知道了！」

李塞鴻點點頭，低眼看見月華夫人時，但見她一手托着自己的雙脚，另外一手居然是空在那裏，同時她的雙足也在虛空幌動着，而且她的身子居然正面對着岩壁，只有腰部緊貼在上面。用這種方法，居然能承受兩個人的體重，使得李塞鴻大是敬服……

詫然片刻後，她才嘆道：「想不到夫人的內功竟然精純到這種地步……」

月華夫人微微一笑道：「妳錯了，我也許比妳强一點，但絕不會高明到像妳想的那種境界……」

李塞鴻一怔道：「那夫人是如何支持着我們兩人的？」

月華夫人又是一笑道：「這是一個秘密，此刻我無法告訴妳，到了上面，妳自然會知道的！」

李塞鴻將信將疑，經過一陣休息後，她已恢復得差不多了，遂又道：「我們再開始前進吧！」

月華夫人仰臉對她一笑，還沒有作何表示，突然手底一用勁，將她斜裏推出丈許，口中大喝道：「貼緊身子，不要動！」

李塞鴻不知道是什麼事，然而情勢也不容她多作考慮，剛一運氣將身子在岩壁上貼好，但見月華夫人的手中握着一柄色澤暗暗的短劍，對着壁上刺去。劍刃深透入壁，她的身子也平盪出去，離開了岩壁。

同時又有一道暗綠光華，掠過她的軀體邊緣，向底下墜去。

月華夫人的身子又盪了回來，依然靠着岩壁，冷笑一聲道：「果不出我所料，那傢伙的手段也太毒了，居然在這種地方施暗算……」

李塞鴻驚魂乍定，連忙問道：「夫人，是怎麼一回事？」

月華夫人怒聲道：「是蛇！」

李塞鴻又是一驚道：「蛇！蛇在這地方怎麼容身的呢？」

月華夫人冷笑道：「自然是上面放下來的，那是一條頭呈三角形的怪蛇，我早就想到上面會弄鬼的，所以才叫妳注意，沒料他居然乘我們說話的時候暗施毒手，幸好被我發覺了，否則妳正好首當其衝……」

李塞鴻又是慚愧，又是感激，吶吶地道：「多謝夫人救命之德……」

月華夫人一擺手道：「別客氣了，我們還是快點上去吧，到了上面我一定要好好跟他算一次帳，這次妳可得特別小心，謹防上面又搗鬼……」話音未落，頂上突傳來一個冷冷的笑聲道：「妳們兩個人的命算是長長的，居然能躲過我兩次算計……」

月華夫人怒聲叫道：「你只會乘人之危，算是什麼英雄，有本事就跟我們面對面拚一場！」

頂上冷笑道：「不忙不忙，我對人一向有個習慣，能躲過我三次出手，才够資格與我見面，妳們已闖過兩關了，還有一關馬上就要到臨了，妳們還是等着吧！」兩人聞言立刻提高了警覺，李塞鴻更把珠子舉得高高的，向上探面照着！

可是等了半天，上面竟然一無動靜。

李塞鴻全靠一口氣，將自己硬貼在岩壁上，時間一久，眞氣將竭，又有支持不住的感覺，可是她又不敢動，深恐一動之下，影響了月華夫人的視線，以至受了上面的暗算而不自覺！

又過了一會兒，李塞鴻實在支持不住了，脫手將珠子擲向月華夫人道：「夫人請接好……」話還來不及說完，身子已向下墜去。

月華夫人一手吊在劍上，只有一隻手可用，剛將珠子接住，李塞鴻已跟着掉了下來，她只好飛起一脚，剛好將她的下墜之勢止住。

然後又以那隻空手將她的衣服抓住。

可是她在忽忙中忘了手中還握着那顆照亮的明

珠，人是接住了，珠子却帶着一曳銀光，落向深不見底的井中……

四周立刻陷入一片黑暗，李塞鴻知道自己又被月華夫人救住了，不禁深嘆一口氣，黯然地道：「賤妾功力不足，負己累人，夫人何苦又救我呢！」

月華夫人將她向上提了一提道：「別多說話了，快調息一下，我們還是要上去，這次由我在上面，妳用牙齒咬住我的衣角，到了支持不住的時候，我自然會有感覺，大家再停下來休息！」

李塞鴻怔怔地道：「要是上面又施暗算呢？」

月華夫人堅毅地道：「不管他，挺得過就挺，挺不過就認命！」

李塞鴻呆了一呆道：「夫人請開始前進吧！」

月華夫人又沉聲道：「李仙子，我三番兩次救妳的命，就是希望妳到了上面能助我一臂之力，妳可別自暴自棄！」

李塞鴻又是一怔，她本來想等月華夫人開始行動後，乾脆放棄努力，撒手掉下去算了，以免再成爲負累，誰知月華夫人已叫穿了她的心意！

月華夫人見她不作聲，知道自己所料無差，乃輕嘆一聲道：「李仙子！爲了妳對月兒的種種關顧，我也不能讓妳輕易就死，何況我以後還有許多借重之處，別再三心二意了，打點精神上去吧！」

說着身子已開始上升，李塞鴻身不由主地跟着上去，揉升四五丈外，李塞鴻又感到不支了，勢子畧緩，月華夫人已然察覺，忙停下來道：「再休息一下，把妳的雙臂夾住我的脚！」

李塞鴻依言夾好，將身體的重量全部放在月華夫人的脚上，可是她心中十分過不去，感激地道：「這樣夫人不太累嗎？」

月華夫人笑了一聲道：「不要緊，我有着那柄短劍借力，累不到那裏去！」

李塞鴻心中一動，連忙抽出自己的佩劍，也朝岩壁上插去，同時還暗怪自己太笨，怎麼早不想到這個辦法！

誰知叮然一聲後，她的手上一震，連劍尖都拗斷了，劍身却一點都插不進去！

月華夫人聽見響聲，知道她是在做什麼，輕輕一笑道：「妳別白費力氣了，這岩壁上的晶鹽堅逾精鋼，除了我這柄短劍之外，任何凡鐵都別動得它分毫！」

李塞鴻輕嘆一聲，將斷劍又歸回鞘中。

二人默然片刻，李塞鴻忽然道：「頂上那傢伙，不是還要施一次手脚嗎，怎麼到現在還沒有動靜呢？」

月華夫人輕輕地道：「不曉得，也許他還沒有想出用什麼方法對付我們才有效！」

正說之間，李塞鴻忽然一抬頭叫道：「來了！來了……」

上面慢慢地垂下兩點綠光，到了五六丈處，才可以看見那又是一顆蛇頭，有飯碗大小，那兩點碧光正是牠的雙目！

月華夫人也連忙道：「把妳的劍給我！」

李塞鴻道：「這種怪蛇多半身堅如鐵，我的劍沒有用……」

月華夫人道：「我曉得，我想把我的短劍換出來！」

李塞鴻明白她的意思了，連忙抽出斷劍，揉身向上說道：「換我來支持一會，夫人可以行動利便些！」

月華夫人點點頭，猛地抽出短劍，李塞鴻也以飛快的速度，將斷劍在那道隙縫中插進去，一隻手吊住劍柄，另一隻手抱住月華夫人的雙腿，將她的身子舉起來，使她可以自由活動。

這些動作在刹那間完成，而且抽劍換劍，完全靠蛇目中射出的那一點微光，才看得見行動！

若非李塞鴻這等高明的劍手，動作絕無如此迅速正確，若不是爭取到這刹那的先機，月華夫人也無法應付得那麼俐落！

因爲那蛇頭的進行速度也突然加快起來，風也似捲向二人，月華夫人剛好迎上，短劍一挺，直朝蛇身七寸刺去。

雙方的動作都快到極點，一下子迎個正着。

那柄無堅不摧的短劍，恰好刺進了蛇身，七寸正是蛇的要害之處。

蛇口張了幾下，目中的碧光漸漸淡去，月華夫人只感到蛇身扭了幾扭，又筆直地向下墮去，若非她抽手得快，幾乎連手中的短劍也被牠帶去了！

頂上傳來一聲嘆息，然後又是一點搖搖幌幌的微光向下垂來！

月華夫人以爲又是什麼毒蛇來了，連忙提高了警覺。

可是那微光慢慢近了之後，才看清那竟是一枝短燭。

短燭是插在一根横木上，藉着燭光的照耀，可以看見横木的兩端還繫着粗繩。

月華夫人不禁一怔，抬頭向上叫道：「這是什麼意思？」

頂上送來一個冷冷的聲音道：「你們能在陷阱不死，又逃過我兩次毒蛇襲擊，三關已過，自然要如約接你們上來……」

月華夫人怔然片刻，不知是否該相信。

上面又傳來冷冷的聲音道：「我是一片好意，

想省妳們一點力氣，妳們若是不相信的話，我也懶得白送人情，由得妳們慢慢爬上來好了！」

說完那燭光又慢慢向上提升，月華夫人忙叫道：「等一下！」

抽出一隻腳，一登李塞鴻的肩膀，飄臨在橫木上。

李塞鴻見月華夫人上去了，遂也手腕一使勁，將身子翻了上去，吊住橫木，一個廻盪，身子也落在橫木上。

橫木開始慢慢地上升，頂上傳來那冷冷的聲音道：「妳們的胆子眞不小，難道不怕我再害妳們一次嗎？」

月華夫人心中微驚，口中却大叫道：「我們相信你的話，所以才登上橫木，你假如再想玩什麼鬼花樣，儘管使出來好了，我們不會在乎！」

頂上哈哈一笑道：「我現在要對付你們，可以使出百般手段，不過你們安心好了，我說的話一定算數，即使要對付你們，也要等你們上來之後！」

月華夫人心中一定，口中仍道：「那你何必說那些廢話？」

頂上又是哈哈大笑道：「我是要試試你們的胆氣，看看你們會不會嚇得掉下去……」

說着橫木上升很快，眨眼之間，已經到達了李塞鴻所說的缺口之處，橫木停止上升了，那缺口處却不見一個人影。

月華夫人忍不住又叫道：「喂，你在那裏！」

缺口處黑沉沉的仍無回音，在橫木上的那枝短燭發出淡淡的黃光，照過去四五尺倒是一塊實地！

月華夫人見四外別無通路，遂拔起短燭道：「管它呢！過去看看！反正也沒有別的路可走！」

李塞鴻自然沒有意見，兩人縱身離開橫木，落在缺口的邊緣上，由月華夫人擎着短燭，照着路，一步步地向前走去。

由於那個人已經說過這兒叫千蛇谷，而且她們接二連三地受到毒蛇的侵襲，因此她們此刻最擔心的自然也是蛇。

然而他們走了半天，却是一條蛇都沒碰到，而且也沒有看到過人影，那個在頂上說話的人也不知道上那兒去了！

這條通道倒是十分寬敞，只是相當潮濕，一股潮氣襲人。

又走了一陣，地勢漸高，也比較乾燥一點了，月華夫人抬頭看看，不遠之處已露出一角洞天，雖是星光隱約，却也不禁心中一陣高興，三步併作兩步，奔了出去，用手一掠髮角道：「這可透了口氣啦！」

李塞鴻也跟在後面出來，道：「那洞裏不算太悶！」

月華夫人微微一笑望着她道：「悶倒是不悶，可是妳覺得洞裏有些古怪嗎？」

李塞鴻一怔道：「沒有啊！」

月華夫人將短燭吹熄，鄭重地藏入懷中道：「我知道妳不會注意的，我也不敢告訴妳，怕妳會控制不住自己而大驚小怪，我們剛才經過的地方是蛇穴，那裏面藏有幾千條大大小小的毒蛇呢！」

李塞鴻不信道：「我怎麼一條都沒看見？」

月華夫人笑笑道：「那是燭光的關係，這些蛇與燭光是一個顏色，妳分辨不出來……」

李塞鴻仍是不信道：「那牠們多少也該有個動靜，我怎麼全無感覺呢？」

月華夫人依然輕笑道：「這也是那枝短燭之故，那燭脂是用海中千載龍髓熬煉而成，燃點時能發出一股淡淡的香味，善能使蛇蟲懾伏……」

經她這一說，李塞鴻似乎有點相信了，因爲她也聞到那種香味，起初只當是月華夫人身上所洒的香料，未予注意；怔了片刻，她才敬服地道：「夫人的見聞眞是淵博之至！」

月華夫人輕輕一嘆道：「我也不過是湊巧，昔年拙夫從海外帶回了一塊龍髓，告訴過我用途，因爲我所居的太巴山上毒蛇也很多，試驗過幾次，效力頗著，這次我出來時，沒想到要用到它，所以沒有帶……」

李塞鴻這才恍然大悟地，說道：「我正在奇怪，夫人何以對那一段殘燭如此珍重，原來還有這等作用……」

月華夫人點點頭道：「據我的推測，這谷中之人，必是個役蛇的能手，我留着那東西，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用途……」

李塞鴻也點點頭，正在想找句話說說，忽然耳畔傳來一陣悉索的微響，等她朝發聲之處望去，不禁嚇得驚叫起來！

月華夫人也聽到那聲音了，忙攔在她面前喝道：「不要怕！等我來對付！」

嘴裏雖這麼說，心中也大感恐慌。

因爲，她們的左側，正移來一個從所未見的怪物。

牠高與人齊，在模糊的星光下看來，但見全身都披滿了青黑色的鱗片，頭手足雖具人形，却全在鱗片遮掩之下……

月華夫人一揮手中短劍，正待刺過去，那怪物却開口說話了：「不要動！我不想在此刻與妳們動手！」

聲音也是冷冷的，不過却不是先前在頂上說話

的那個人！

月華夫人雖然沒有將短劍刺出來，也沒有放鬆戒備，橫劍胸前喝道：「你不要過來！」

李塞鴻也驚叫道：「你是人還是妖怪……」

從聲音中雖可聽出這怪物是個女人，却也難免驚悸之感！

那怪物冷笑一聲道：「李塞鴻！妳不認識我的樣子還情有可原，怎麼連聲音也聽不出來了！」

那怪人一面說着話，一面伸手在臉上一抹！

原來，她在臉上罩着一層蛇皮，褪下蛇皮後，才露出一張年青的臉，兩隻大眼睛中，透出逼人的寒光。

李塞鴻看到那張臉後，發聲尖叫道：「師妹！怎麼是妳！」

原來這滿身披着蛇皮的怪人，正是他的師妹柳依幻！

她冷冷地道：「李塞鴻，別再叫我師妹，在神女峯頭，在妳立意殺我之時開始，我們的結義之情已經斷絕了！」

李塞鴻不禁爲之一怔，低下頭來，回憶昔日的情景，的確是對她太殘忍了一點，因此一時不知該如何開口，頓了一頓才道：「師妹！妳怎麼會到這個地方來的？」

柳依幻叫道：「我不是妳的師妹！」

李塞鴻輕嘆一聲道：「師妹！隨妳怎麼恨我，我始終把妳當作我的師妹！」

柳依幻冷笑一聲道：「可是在神女峯頭，妳是第一個提議要殺我的！」

李塞鴻神色一正道：「不錯！因爲我是從小看着妳長大的，我對妳太了解了，妳先天之中就帶着一股兇戾之性，有大師姊在，她還能壓制住妳，假如關山月答應娶妳了，或許也能够感化妳，當這兩者都不可能時，我別無選擇餘地了……」

柳依幻目中寒意又現，厲聲道：「妳現在還想殺我嗎？」

李塞鴻點點頭道：「是的，只要我能力所及，我不會改變這個念頭，不過我認爲我們的結義之情也依然存在，說不定在殺了妳之後，我會陪妳一死，殺妳是爲了防惡於未然，是爲了正義，陪妳一死是全私誼……」

她這番話，的確是大義凜然，可是，柳依幻却全無感動之意，冷笑一聲，說道：「妳眞肯陪我一死嗎？」

李塞鴻輕輕一嘆道：「爲甚麼不肯呢？前塵如夢，半生虛空，生命在我已無可戀……」

倒是這句話說得柳依幻的態度軟化了一點，輕哼一聲道：「李塞鴻，別的人不說，唯獨妳，我可以原諒妳一點，我相信妳殺我的心意中沒有一點私念，到有一天我不想活的時候，我一定成全妳，使我死在你手中，不過現在還不行，現在我還有許多事未了……」

李塞鴻聽她的口氣鬆動了一點，遂又問道：「妳怎麼會在此地的呢？」

柳依幻又生氣起來道：「我不在此地能到那兒去，謝靈運那批人不放過我，你們也在追殺我，目前以我的能力尚不足與妳們抗衡，自然要躲在一個你們找不到的地方！」

李塞鴻連忙問道：「我是說妳怎麼弄成這副樣子？」

柳依幻冷笑一聲，道：「妳別看不起我這身衣服，只要我穿着這身靈蛇寶甲，任何的人，也別想傷到我！」

這時空中又傳來一陣噓噓的聲音，

柳依幻將手一揮道：「蛇姬在叫我帶妳們去！快走吧！」

月華夫人連忙問道：「蛇姬是誰？」

柳依幻將眼一瞪道：「這位夫人是誰？」

李塞鴻連忙說道：「這位黎夫人，是關公子的生母！」

柳依幻一怔道：「關山月還有母親，他怎麼沒跟我說起……」

李塞鴻與月華夫人俱都一震，李塞鴻連忙問道：「妳知道關公子在那裏嗎？」

柳依幻一笑道：「自然知道了！」

「在那裏？」兩個人幾乎同時問了出來，柳依幻笑笑道：「就在這裏！」

月華夫人心中一鬆，至少她已得知了關山月的着落，可是她仍不太放心，緊接着又問道：「他怎會在此地呢？」

柳依幻笑了一下道：「說起來倒是巧極了，我奉了蛇姬之命，到大竹河去捕捉一條毒蛇，結果在水裏撈到了他的屍體……」

月華夫人失聲驚叫道：「他已經死了……」

柳依幻笑笑道：「我剛撈到他的時候，他遍體鱗傷，的確是死了，只是身上還有餘溫，幸好我捉到的那條蛇，蛇胆具有起死回生之效，總算把他給救活了……」

月華夫人引手向額道：「謝謝老天，我還能見到這孩子……」

柳依幻輕笑一聲道：「妳不要高興，恐怕妳不容易見他！」

月華夫人怔然問道：「爲什麼？」

柳依幻冷冷地道：「爲了那顆救他性命的蛇胆

，那顆蛇胆對蛇神的關係很大，我一時情急，給他吃了下去，回來幾乎無法交帳，蛇神要在他身上把蛇胆要回來……」

月華夫人詫然問道：「蛇神又是誰？」

柳依幻哼了一聲道：「蛇神是這千蛇谷的主人，是一個半人半蛇的怪物！」

月華夫人還想問下去，空中那噓噓之聲却變得更急促了，柳依幻急忙道：「蛇姬又在催了，我不能再延誤了，不明白的事，蛇姬會告訴妳們的……還有，我警告妳們一聲，假如妳們若是想保全關山月的性命，最好別得罪蛇姬，目前只有她才能阻止蛇神殺害關山月……」

說完，她轉身在前急奔，月華夫人與李塞鴻心中充滿了疑念，却也不敢怠慢，連忙跟在她後面急追！

越過一片黑暗的谷地，四下都盤據着大大小小的蛇類怪物，不過這些蛇都很馴順，沒有對她們攻擊！

月華夫人還好，但李塞鴻看在眼中，則感到十分噁心！

走了一段路後，來到一片斷崖，崖上闢了幾間石室，透出燈光。

室門上橫着一塊巨石，石上又盤着許多大蛇，那些大蛇都垂下了身子，半攔在室門外，好像是門簾一般。

柳依幻用手拂開蛇身，進入室內，月華夫人則又橫起短劍，因爲那些大蛇都昂起巨頭，紅舌吐信，口中嘶嘶直響！

室中傳出柳依幻的聲音道：「妳們放心進來好了，這些蛇不會咬人的，只是做個樣子嚇嚇你們，不過妳若是惹怒了牠們，那就不保險了！」

月華夫人頓了一頓，終於收起短劍，逕直向室門走去。

果然那些巨蛇等她走近時，都彎起身子，讓出一條道路，放她通過。

李塞鴻跟在後面進來，臉已嚇白了！

石室中倒是很乾淨，也很寬敞，用巨大的石塊鑿成桌椅床几等傢俱，就是這些傢俱上都蒙着一層蛇皮。

床榻上盤腿坐着一個全身赤裸女子，年紀不過二十六七歲，姿容十分艷麗，尤其是那身肌膚，簡直像是無瑕的美玉，深白而透着光澤。

可是令人感到可怖的是她身上也盤着一條怪蛇，那條蛇全身也是白色，牠扁扁的身子寬約寸餘，長度却無法估計，因爲牠曲折地纏在那女子身上，很巧妙地將她的胸脯遮掩了起來！

柳依幻已脫下她那一身蛇皮勁裝，裏面是白色綢製緊身衣服，分做兩截，上面遮着胸部，下面只是及臍的短褲，肩，腰，大腿都露在外面！

那女子見到她們之後，倒是很有禮貌地站了起來，笑吟吟地道：「二位請坐！」說時用手一指石椅。

月華夫人畧作謙遜，泰然就坐，李塞鴻却害怕那蛇皮，寧可站在那裏！

柳依幻用手一指那女子，說道：「這位就是蛇姬……」

蛇姬笑了一笑道：「依幻！蛇姬只是我在千蛇谷中的稱呼，對着外面的人怎麼也如此介紹呢？妳應該把我的姓名告訴人家……」

柳依幻怔了怔道：「我到了此地將近一個月了，蛇姬並沒有告訴我姓什麼叫什麼？……」

蛇姬又笑了一下道：「喔！這倒是我的不對了，我的姓名，只對關山月說過，我以爲他會告訴妳的！」

柳依幻神色微變，但立卽恢復平靜，笑了一下道：「關山月到了此地之後，我一共只見到過他兩次面，每次，蛇神都在旁邊，我們什麼話都不能說了！」

蛇姬點頭笑道：「這就難怪了，那還是我自己來介紹吧，敝姓江，江水東流的那個江字，賤名帆，帆船的帆，我覺得這個名比蛇姬兩字聽起來順耳多了，只是身居千蛇谷中十年，很少有人那樣叫我……」言下淡淡有一絲哀愁！

李塞鴻初聞蛇姬之名，以爲她一定是個窮兇惡極的羅刹醜婦，及至見了她的面，對她的印象大爲改變，而且還頗有好感，立刻笑着道：「賤妾李塞鴻……」

蛇姬江帆一笑道：「我知道！今天依幻看見你們到忻山來的……」

李塞鴻不禁一怔，江帆又笑着道：「因爲你們帶着那頭明駝，依幻說那是關山月心愛的東西，爲了要他高興，我特地請蛇神將牠引了來，誰知道驚動了你們，先是一個小女孩兒……」

李塞鴻連忙道：「那是我的侍女靈姑，她現在怎麼了……」

江帆一笑道：「她很好！蛇神最喜歡小女孩子，不會傷害她的！這一位是……」

目光移到月華夫人身上，月華夫人輕笑一聲道：「我叫黎秋菊，關山月是我的孩子！」

江帆哦了一聲，動容地道：「原來您就是他不久之前才會面的母親月華夫人，您不是在太巴山養眞嗎？怎麼也下降到人間來了？」

月華夫人神色一動，問道：「小兒都跟妳說過

了！」

江帆笑笑道：「我們談過一次話，對他的離奇身世，我感到很有興趣，也很替他難過，幸好你們母子終於重逢了……」

月華夫人嘆了一聲道：「這孩子我對他也很抱歉，因爲我一直沒有盡到母親的責任照顧他，養育他，所以我準備以今後的歲月，好好地在他身上盡點心……」

江帆又笑笑道：「他自己很爭氣，也懂得照顧自己，您不用替他操心……」

月華夫人連忙道：「他現在怎麼樣？」

江帆微笑道：「好多了，就是體力還沒有復原，那一次所受的傷太重了，據說他是在山上失足跌下來的，剛落到水裏，又被那塊大石頭砸了一下，幸好底下是水，要是落在平地上，不跌死也會被石頭砸死……我眞不明白，以他那身功力，怎麼會那麼不小心呢！」

月華夫人臉色微動，但還是輕嘆一聲道：「我也不知道！正想問問他呢！」

江帆笑了笑，道：「現在不要緊了，這要多虧依幻給他吃下去的那顆蛇胆，那是起死回生的良藥，現在，我也在給他服用蝮蛇寶血，過幾天就可以復原了！」

月華夫人見她說話近情近理，連忙道：「謝謝妳了，我可以看看他嗎？」

江帆笑容一斂，微現難色道：「那恐怕不容易，蛇神正守着他！」

月華夫人又怔然問道：「蛇神是誰？」

江帆嘆道：「蛇神不但是千蛇谷中萬蛇之神，而且也是我與依幻的主人，我們都要聽命於他，因此對於夫人之請，我也無權答應……」

月華夫人連忙又問道：「那麼，我自己去對蛇神說去……」

江帆搖頭道：「夫人不必去，蛇神一會兒自行會來見二位的……」

月華夫人奇道：「他見我們幹嗎？」

江帆微笑道：「夫人難道忘了，妳們與蛇神尚有未了之約——」

月華夫人更奇道：「我們幾時與蛇神訂過約會的？」

江帆又是一笑道：「夫人曾經通過蛇神三道測試……」

李塞鴻立刻怒哼道：「原來蛇神就是那個三番兩次設計陷害我們的怪物……」

江帆一皺眉頭道：「二位見到蛇神時，最好對他有些禮貌！」

李塞鴻怒道：「爲什麼！他害得我們差一點送命……」

江帆輕輕一笑道：「蛇神絕無傷害二位之意，他那些測試不過是考察二位的武功，二位若是眞的陷身在那鹹井中，蛇神也會把你們救上來的！」

李塞鴻仍是不服氣地說道：「那麼他兩次施放毒蛇呢？」

江帆笑道：「那些都是含毒輕微的蛇類，比起我身上這一條，不知差多少倍，那些蛇最多只能使二位受傷，而蛇神有的是解毒的良藥，絕不會使二位喪失性命！」

李塞鴻仍然道：「我不信！」

江帆笑笑道：「那妳可以問問依幻！」

柳依幻一披嘴道：「這話倒是不錯，蛇神絕不會殺害女人，尤其是稍具姿色而又懂得武功的女人，他想把天下會武功的美女，都搜羅到千蛇谷中來呢！」

江帆微微不悅地道：「依幻！妳不可這麼說，蛇神並沒有對妳怎麼樣……」

柳依幻冷笑道：「他能對我怎麼樣，一個半人半蛇的老怪物！」

江帆連忙道：「依幻！妳在作死了，這些話給蛇神聽見了看妳怎麼辦？」

柳依幻仍是餘怒未息地道：「怎麼辦！最多把我丟進蟒坑裏，也比對着他那個怪像好一點！」

江帆輕輕一嘆道：「依幻！我明白妳的心情，我剛到這兒的時候，也跟妳一樣地討厭他，甚至於比妳還更甚，可是經過這十年的歲月，我發現他還不錯，至少他對我很仁慈！」

柳依幻冷笑一聲，又想說話，江帆却用手一比道：「依幻！別說了！妳假如想學他的靈蛇劍法，便只有忍受下去……」

柳依幻果然不作聲了，月華夫人却訝然道：「蛇神的武功很高嗎？」

江帆點點頭道：「豈止高，簡直是高不可測，所以我勸夫人最好不要跟蛇神作對……」

月華夫人想了一下道：「只要他不傷害我的孩子，我自然不會跟他作對，可是我聽說……」

江帆連忙道：「那有辦法想的！」

月華夫人也趕緊道：「什麼辦法？」

江帆低頭蹙眉道：「現在還不知道，不過慢慢總可以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

話聲才落，室中突然響起一個冷冷的聲音道：「絕對沒有兩全其美的方法，世上只有一條獨角寒冉（虫旁），我也只有一個脫胎換骨的機會，因此我絕對不會放過那小子！」

月華夫人與李塞鴻同時回過身子，也同時發出

一聲驚呼。

她們若非此刻親目所見，斷然無法相信世上會有這樣一個怪物。

這是一個人頭蛇身的怪物。

他長着一頭蓬鬆的亂髮，一把繞頰的亂髯，口目耳鼻，俱與人無異，而且還頗爲威武雄健，赤着上身，肌肉墳虬，兩條粗壯的胳臂，齊胸以上都尙可一看！

可是他的下體却像是一條兩尾蛇。

齊腰以下，都長着紅光閃閃的鱗片，兩條腿雖然直直在地上，却是千眞萬確的兩條蛇尾。一直細下來，沾地處只有拇指那麼粗細……

那怪物從二人的表情上，已經明白她們心中的感覺，冷冷一笑中，帶着惆悵，也帶着憤慨地說道：「妳們看清楚了，我就是蛇神，蛇中之人，人中之神！」

月華夫人與李塞鴻在過度的驚詫中，仍是說不出話來！

蛇神却哈哈一笑道：「所以我喜歡懂得武功的女人，她們的胆子比較大一點，不會一見到我就嚇死了，妳們這兩個人尤其難得，只叫了一聲，記得依幻初見到我時，還嚇得昏了過去呢！」

月華夫人畧一定神，才道：「我們若非先聽人說過，乍一見到你，恐亦將不免……」

蛇神微感失望地道：「這麼說來，世上竟沒有一個人會見我不怕的了！」

李塞鴻也定定神道：「像你這麼一副樣子，若說不叫人害怕，豈非自欺欺人之說！」

蛇神將頭一昂，生氣地說道：「胡說，就有一個人，見到我之後，不但不害怕，反而跟我十分親熱！」

李塞鴻不信道：「眞要有這麼一個人，那胆子倒是够大的！」

蛇神氣冲冲地道：「怎麼沒有，那個小女孩跟妳們還是在一起的……」

李塞鴻不覺一怔，道：「小女孩兒，你是說靈姑嗎？」

蛇神點點頭道：「不錯，這小女孩兒眞是我見到第一個可愛的女孩兒，要不是她一再替妳們說情，我對妳們絕不會如此客氣！」

李塞鴻冷笑一聲，正待反唇相譏，月華夫人却怕她把話說僵了，不易轉圜，忙搶着對蛇神道：「我們此來並無惡意，先是爲追那頭明駝，及至進到谷中……」

蛇神怪笑了一聲道：「妳們又得知那小子在我谷中，想救他出去對不對！」

月華夫人點點頭道：「是的，因此我們希望蛇神能高抬貴手，將他放出來！」

蛇神斷然搖頭拒絕道：「不行，那小女孩兒也替他求過情，我不能答應！」

月華夫人忍住性子道：「他並沒有開罪你的地方……」

蛇神嘿嘿怪笑道：「他雖然沒有開罪我，却已犯了兩點禁條！」

月華夫人眉頭一揚道：「這話怎麼說！」

蛇神用手摸摸亂髮，輕輕移動那兩條代替下肢的蛇身道：「第一，他是個男人，我平生最討厭男人，千蛇谷中的男子都是用來餵蛇的，從無一個能生離此地……」

月華夫人不禁怒道：「你這種行徑簡直是喪心病狂……」

蛇神哈哈大笑道：「這還是小事，我的禁條是自己立的，自己也可以廢止，江帆與依幻都替他求過情，我放了他也未嘗不可，只是他服下了我的獨角寒冉（**虫旁**）內丹，使我無法擺脫兩條討厭的尾巴而恢復人體……」

月華夫人也冷笑一聲道：「你這副樣子是天生而成的，怎麼可以擺脫開呢？」

蛇神怒聲道：「胡說，誰是天生這副怪模樣的，我本來也是一樣的人身人體……」

月華夫人詫然地問道：「難道你這副模樣是人爲的！」

蛇神惱怒地點點頭道：「自然是人爲的，我是被人擺佈成這副模樣的！」

月華夫人大大感驚奇問道：「是誰？」

蛇神怒聲吼叫道：「是我的母親……」

「你的母親？她爲什麼要這麼做呢！」

蛇神的態度變得十分躁怒，大聲吼叫道：「這妳就不用問了，反正我唯一恢復人體的機會是那顆獨角寒冉（**虫旁**）的內丹，那小子把它侵佔去了，我一定要設法取回來！」

月華夫人頓了一頓才道：「寒冉（**虫旁**）內丹已經被他吃下去了，藥性也化開在他的體內，你怎麼取回來呢？」

蛇神獰笑一聲，冷冷說道：「自然有辦法，那內丹的藥性，雖然將他從死亡邊緣上救活過來，可是，只損耗了其中十分之一的精華，其餘的還存留在他體中……」

月華夫人耐着性子，說道：「縱然還停留在他的體內，藥性也分佈在四肢百骸之中，你除非把他生吞活吃下去，否則，絕無辦法將那內丹的剩餘精華要過來！」

蛇神冷笑道：「生吞活吃不下，零嚼分吞總是

行的！」

李塞鴻失聲叫道：「什麼！你竟敢用如此殘忍的手段來對付他？」

月華夫人却神色平靜地道：「我以爲毫無用處，那些靈丹的精華是溶滙成爲一體的，只要你斷下他的一手一肢，其餘的部門也跟着散了，充其量你也只能得到一點點好處……」

蛇神翻着怪眼道：「妳對這一方面的智識倒是懂得不少！」

月華夫人淡淡地道：「所以我才勸你別做那些損人不利己的傻事！」

蛇神哈哈大笑道：「妳眞把我當傻瓜了，這種話妳騙別人還有用……」

月華夫人沉下臉色道：「我說的都是實話，怎麼會是騙人呢？」

蛇神陰惻惻地一笑道：「妳既然在裝糊塗，我乾脆就點穿出來吧，要取得他體內儲藏的內丹精華，我用不着費那麼大的事，而且根本不傷他的皮肉，也不會要他的性命……」

月華夫人神色一變道：「你是說要施行虹吸之法！」

蛇神哈哈一笑道：「妳終於自己說出來了！」

這時連江帆也頗感驚奇地道：「什麼叫虹吸之法？」

月華夫人沉着臉不說話，蛇神却得意地大笑道：「虹吸之法很簡單，就是利用他每日睡足之時，精力充沛，孤陽亢奮之際，使他惑於外務，元陽外洩，我就趁機吸收，大概，祗要一個月的工夫，不但可以把寒冉（**虫旁**）的精華奪取過來，而且，還更具靈效呢！」

江帆仍是似解非解，其餘三個女子都一齊變色了，尤其是李塞鴻，她所練的功夫，就是講究把注陰陽的天魔外道，對這種功夫的厲害，知道得最是清楚的。

因此她立刻大叫道：「你這個打算恐怕也會落空的，關公子守正不阿，自恃很深，內功也是在正統的養氣功夫上打下的基礎，任何外務都無法打動他的！」

蛇神哈哈一笑道：「妳說得對，我觀察了這小子兩天了，發現他的確是塊不可多得的渾金璞玉，越是這樣，我的收穫也越大……」

李塞鴻依然憤形於色道：「好有什麼用，你沒有方法使他妄動六賊七情，還是沒有用！」

蛇神目光輕輕地一掃江帆，但笑不語！

李塞鴻心中忽然一動，連忙對江帆道：「江姑娘！妳說每天都以蝮蛇寶血去餵關公子……」

江帆怔然地說道：「是啊！是蛇神吩咐我這樣做的！」

李塞鴻又急聲問道：「蛇神還敎妳做了些什麼事？」

江帆想想道：「沒有了，蛇神只叫我沒有事多陪他談談話！」

李塞鴻神色凝重地道：「江姑娘！假如妳不想害關公子的話，妳應該立刻停止給他服用蝮蛇寶血，而且更不要再去見他！」

江帆不解道：「爲什麼呢！蝮蛇寶血可以益神壯氣，能幫助他早一點恢復健康……」

李塞鴻懍然道：「妳也許是一片好心，却害苦了他了，蝮蛇寶血固然可以助長他身體復原，可是那血性屬於陽剛，也可以助他的情慾，關公子固然是個君子，可是在藥物的催迫下，再面對着妳這般白玉似的美人，一定會情不自禁……」

江帆似懂非懂地道：「那會怎麼樣？」

李塞鴻嘆了一口氣道：「那會使他無法控制自己，剛好就上了這個老怪物的毒計，一個月之後，關公子縱然不死，也會瘦剩一把骨頭，再有神仙的靈丹也救不了他了……」

江帆嬌臉疑色地轉向蛇神說道：「蛇神！是這樣嗎？」

蛇神點點頭道：「大致不錯，不過蛇姬，這事情關係着我一生的心願，妳總會幫助我的吧！」

江帆低頭尋思，好像陷入了極度的困擾中。

蛇神又道：「蛇姬！妳不是嫌此地太寂寞，一直要求我帶你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嗎？使我恢復了人體之後，我們就可以出去了……」

江帆沉思良久，才毅然地道：「蛇神！您照顧養育了我十年，還敎會了我一身武功，我應該報答您的！」

蛇神哈哈大笑，得意地道：「蛇姬，這才是好孩子，以後我會對妳更好，把妳培育成天下第一武功，也使妳成爲天下第一美人……」

可是江帆秀眉一蹙，潸然含淚地道：「不過蛇神！我不能去害關公子！」

蛇神不禁一怔，大聲叫道：「爲什麼？」

江帆幽幽地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不願關公子受到傷害，他……是個很好的人……」

蛇神怒聲道：「那妳就願我受到傷害！我對妳還不够好……」

江帆淒然地道：「蛇神！您也不會受到什麼傷害，最多不能變成像常人一樣而已，您放過關公子，我情願一輩子不出去，在此地陪着您……」

蛇神臉色大變，厲聲獰笑道：「好！蛇姬！妳眞好，我對妳十年恩情，竟然抵不過那小子兩三天

的聚首，本來，我只是恨男人，今天可連女人都要恨了！」

江帆忽然哭出聲音道：「蛇神！您叫我做什麼都成，可就是不能叫我去害人，要不然，您殺了我也行……」

蛇神臉色變了半天，突然又轉和緩，哈哈一笑道：「千蛇谷從來不殺女人，我不顧到這個時候還來破例，算了！妳既然不肯幫我的忙，我也不是非妳不可！」

衆人聽他口氣一鬆，以為他已經改變心意了，誰知他仍是不肯放過關山月。

月華夫人忙道：「你還有什麼辦法？」

蛇神微微一笑道：「辦法多得很！」

江帆莫明其妙地道：「難道您還想利用別的女人不成！」

蛇神微微一笑搖頭道：「千蛇谷中除了妳之外，還有什麼別的女人可以利用？」

柳依幻忽然發話道：「有的！我……」

李塞鴻詫然失聲叫道：「師妹！妳……」

柳依幻冷冷地道：「我怎麼樣！關山月救過我一次，我也救過他一次，恩兩消，怨更深！」

李塞鴻連忙說道：「師妹，關公子跟妳有什麼怨的……」

柳依幻哼了一聲道：「怎麼沒有，他拒絕我的求婚，給了我生平的奇恥大辱，我正恨不得好好地折磨他一下，現在正是一個機會……」

李塞鴻怔了一下，才道：「師妹！我知道這不是妳心裏的話，妳能把他從大竹河中救起，還拚受責罰將得來的寒冉（虫旁）內丹給他服下，足證妳對他餘情未斷……」

柳依幻臉罩上一片寒霜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傢伙委實太可恨了，她對剛見面兩天的蛇姬都無話不談，對我救他性命的事，只是冷冷地道謝一聲……」

說完回頭又對蛇神道：「蛇神！我自動要求接替蛇姬的差使！」

蛇神想了一下，忽然微笑道：「依幻，人家說天下最毒婦人心，妳倒是當之無愧，不過我却不能相信妳！」

柳依幻急道：「為什麼！……」

蛇神一擺手道：「不相信就不相信，妳也不必多說了，要是我把這差使交給妳，說不定妳把我都出賣了……」

柳依幻瞪他一眼，轉身朝外走去。

蛇神把她叫住道：「妳要上那裏去？」

柳依幻冷哼道：「你既然不相信我，也懶得在這兒管你們的閒事！」

蛇神微微一笑道：「依幻，妳意思我很明白，不過我警告妳一聲，那小子的地方妳可別亂闖，我在四週都佈下最厲害的毒蛇，咬上了一口，連我都無法救妳！」

柳依幻怔了一怔，果然站住了身子，不進也不退。

大家也都呆立在當場，誰都想不出該說些什麼話？

月華夫了呆了半晌才道：「蛇神！你到底準備怎麼對付我的孩子？」

蛇神微笑道：「還是原來的方法，我絕不放棄取得寒冉（虫旁）內丹的意圖！」

月華夫人詫道：「你已然無人可資利用，計將安出？」

蛇神哈哈一笑道：「無人可用，有蛇可役，牠們絕對不會違抗我的命令。」

幾個人都失聲驚叫道：「蛇！」

蛇神笑笑道：「不錯！人不能用，便只有用蛇了，我選幾對淫性奇重的蛇，每天在適當的時間到那小子的旁邊去交尾，利用那股淫氣去引發他的慾念，這方法萬無一失，比用人還可靠，只是得到的元陽效用畧遜，雖然這是下策，萬不得已時，我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了，現在妳們還有什麼方法阻止我嗎？」

月華夫人臉色大變，突地抽出短劍叫道：「你敢這麼做我現在就殺了你！」

蛇神哈哈一笑，臉上滿是不屑之色道：「妳最好不要動蠻，若論武功劍法，我從不作第二人想，我勸妳還是省點力氣吧，惹得我發了性子，雖然不會要妳的命，可也够妳受的！」

月華夫人不開口，短劍突進，直刺他的胸前。

蛇神身子端立不動，只抬起一條似蛇的右腿，輕輕一捲一拍，已將月華夫人震退幾步。

月華夫人不禁一怔，她從來也沒有遇到這種出手的方式。

蛇神又是得意地笑道：「妳看如何？別說妳刺不中我，就是眞刺上了，也傷不了我……」

月華夫人怒叱一聲，短劍又攻了過去。

蛇神仍是揮動那條尾狀長腿，飛速地一捲，恰恰將劍身裹住，使她的短劍無法向前進！她連忙向後一抽，居然也抽不出來！

蛇神哈哈大笑道：「妳不妨再找個人來帮帮忙，只要把劍拔出去，我便認輸！」

李塞鴻聞言，立刻走過來道：「夫人！我來帮妳！」

月華夫人却搖搖頭拒絕了，寒着臉色道：「蛇神！你這話當眞？」

蛇神微微一怔，說道：「自然！我向來說話算數。」

月華夫人連忙道：「要是你輸了又怎樣？」

蛇神輕輕一笑，說道：「我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月華夫人深沉地道：「那你快考慮一下，我等着你的答覆！」

蛇神見她說得很認眞，倒不知是眞是假，想了一下才道：「妳如能將劍抽回去，隨妳提出任何條件我都可以接受！」

月華夫人神色一動道：「好！我們說話，到時候你可不要賴！」

說着手上一使勁，那柄短劍突然自動地縮小，刃尖激射出尺許厲芒！順勢向後用手抽出。

蛇神大叫道：「好傢伙，想不到妳劍上還會鬧鬼！」

尾勢突地一緊，短劍已縮成細細一線，却有兩尺多長，只抽到一半，又被他的長尾緊緊捲住。

不過經月華夫人一拖之勢，劍上的鋒芒也變爲銳利無比，居然割破了他的鱗甲，順着劍身滴出紅色的血液！

蛇神的臉色也變爲異常憤怒，長尾再度使勁，朝內一捲，又朝外一抖！

月華夫人只覺得劍上傳來一股無法抗拒的强勁，再也無法握住劍柄，痛呼一聲，人也被彈出老遠了。

李塞鴻連忙伸手將她抱住，但見月華夫人臉色蒼白，那隻握劍的手掌上鮮血淋漓，虎口處都被震裂了。

蛇神將奪得的長劍送到手中，畧看了兩眼，猛地雙手一拗，將那柄短劍折為兩段，叮噹兩響，擲在地上，狠狠地道：「妳原來仗着這柄異劍，才敢對我提出那種賭約……」

月華夫人忍着手上的疼痛，彎腰拾起斷劍，厲聲叫道：「怪物！你居然敢毀壞我的寶劍，我若不叫你粉身碎骨，誓不爲人！」

蛇神也怒叫道：「潑婦！妳傷了我還敢如此撒潑，看我對付妳！」

邊說邊向前逼進，江帆急聲驚叫道：「蛇神！您……」

蛇神陰笑一聲道：「妳放心，千蛇谷不殺女人，我絕不會破例，死罪可恕，活罪難容，我一定要處分她一下，才消得心頭之恨！」

江帆忙道：「您要怎麼處分她……」

蛇神怔了一怔，才輕輕地道：「我很少處分女人，也不知道該怎麼對付她才算恰當……算了！我打她兩個耳光出氣吧！」

月華夫人神色凛然地，大喝道：「你敢碰我一下！」

蛇神先為她的聲色所懾，畧一遲疑，繼而才笑道：「我怎麼不敢！」

伸手逕向她臉上摑去！月華夫人心知對方武功不可測，爲了避免掌摑之辱，只有將心一橫，舉起手中斷劍，便朝心口上刺去。

李塞鴻大驚失色，連忙伸手去搶她的短劍叫道：「夫人！何必如此……」

月華夫人的手被李塞鴻抓住了，蛇神的掌也因爲這一躭擱，沒有落下來！

大家怔了片刻後，月華夫人才悽然地道：「李姑娘放開我，妳替我想一想，要是讓這個怪物摑我一掌，我倒不如死了的好……」

李塞鴻怔了一怔，終於把手放開了，誰知蛇神的動作竟快得出奇，手指輕展，已把月華夫人的斷劍搶了過來，同時手揮若電，將月華夫人與李塞鴻的穴道都制住了。

兩人像泥偶般地呆站着。

蛇神將斷劍一下子丟過老遠，然後才哈哈笑道：「妳這個女人眞倔强，我一向對女人都很客氣，今天却非打妳兩巴掌，看妳會恨我到什麼程度！」

月華夫人穴道受制，全身無法動彈，但聽覺是靈敏的，心知無法避免受辱，只有把憤怒的情緒全放在目光中表露出來！

蛇神在獰笑中又舉起了手掌，正想落下來，背後突然傳出一個如雷的喝聲：「怪物！住手！」

蛇神愕然回顧，却見門口站着關山月，手擎獨脚金神，臉上流露出無比的憤怒，却有一股神聖不可侵犯的莊嚴！

他怔了一怔，才說道：「小子！你是怎麼出來的！」

關山月不理他，却回頭道：「靈姑！快去把我母親與李仙子的穴道解開！」

誰都沒有想到關山月會在這個時候出現的，尤其是蛇神，他簡直無法相信這個年青人居然會脫出他重重毒蛇的包圍而無恙地離開！

靈姑偷偷地溜過去，將月華夫人與李塞鴻的穴道都解開了，使她們恢復了行動。

李塞鴻還是怔立在原地，月華夫人却情不自禁地朝關山月撲去叫道：「孩子！你……」

一把抓住他粗壯的胳臂，目中充滿了激動關顧與親切，尤其是那一個你字，更包含着許多許多的親情，雖然只有一個字，關山月却明白她底下的問話：「你安好嗎？你現在怎麼樣了，你怎會麼脫困

而出的……」

他也是同樣的激動，可是他一正心神道：「娘！你先站開一下，等我來對付了這個怪物再說！」

月華夫人連忙道：「孩子！他厲害得很……」

關山月凜然不懼地道：「不要緊，我知道他一身鱗皮，刀刃不入，可是我不相信他能擋過我手中的獨脚金神一擊！」

月華夫人兀自不能放心，可是蛇神已發着桀桀的獰笑逼了過來，她不能再抓着關山月的胳臂妨礙他的行動，祇得放手退過一邊！

蛇神走到七八尺的地方站住，目中厲光頓現，大聲喝道：「小子！你是怎麼逃出蛇屋的！」

關山月淡淡地說道：「你那幾條臭蛇怎能困住我！」

蛇神哼聲冷笑道：「小子！你別吹了，我那蛇屋中的毒蛇抵得上千軍萬馬，若是沒有人幫助你，我絕不相信你能脫身出來！」

關山月依然淡笑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反正我已經出來了……」

蛇神目光閃爍，猛地欺身進逼，關山月以為他突襲過來了，連忙擺開手中的金神擊了過去！

誰知蛇神的身子在金神前一幌，像一陣風似的捲了開去，逕直撲向旁邊的靈姑，輕輕一伸手，就將她抓住了，厲聲吼道：「小丫頭！一定是妳搗的鬼！」

靈姑被他抓在手中，全無懼意，倒是關山月大為着急，擺着金神要撲過去，蛇神把靈姑朝前一送，關山月怕誤傷到她，祇好退了兩步，大聲喝道：「快放開她！」

蛇神厲笑道：「不放！你要想動手的話，我就用她做武器跟你碰一碰！」

關山月又是憤怒，又拿他沒辦法，祇得叫道：「怪物！你眞無恥，竟拿一個小女孩來……」

蛇神冷笑道：「小女孩子！哼！這丫頭人小鬼大，難道你不是靠着她救你出來的！」

關山月語為之結，祇見仍是急叫道：「你要把她怎麼樣？」

蛇神冷笑道：「要把她丟到蛇阱中餵蛇去！」

關山月這下是眞急了，正想衝上去，無論如何也要把靈姑搶救出來，可是靈姑却連連對他用眼色示意，阻止了他的衝動！然後含笑對蛇神道：「老伯伯！你的手太重了，抓得我好痛！」

聲音竟是出奇的溫柔，蛇神禁不住把手鬆了一點！

靈姑立刻霎着眼睛笑道：「老伯伯！你眞的要把我去餵蛇？」

蛇神又生氣起來了，怒聲道：「不錯！誰叫妳出賣我！」

靈姑笑了笑道：「沒有呀！我什麼時候出賣了你！」

蛇神大叫道：「妳騙我說怕蛇……」

靈姑點頭笑道：「我沒有騙你呀！你養的那些蛇眞怕人，所以我才問你要了那塊避蛇的藥！」

蛇神哼道：「藥呢？」

靈姑在身上掏出一塊黑色的圓形藥餅道：「不是在這裏嗎？」

蛇神一把搶了過去道：「是不是妳利用這塊藥把那小子救出來的？」

靈姑想了一下，終於點點頭道：「是的！」

蛇神臉色一變，靈姑飛快地搶着又道：「你給我這塊藥時，說我祇要帶着這塊藥，任何蛇都不會再咬我了，我試了一下，發現它果然很靈，為了好玩，我就專找蛇多的地方去試試它的效用，結果無意之中竟走到關公子那兒……」

蛇神呆了一呆道：「藥祇有一塊，你們兩個人怎麼出來的？」

靈姑笑着道：「我把藥借給關公子，他再抱着我，結果我們兩個人都走出來了，老伯伯！這個法子是我想出來的！你說好不好？」

蛇神怒笑道：「好！眞好！妳這個好法子把我出賣了！」

靈姑一轉眼珠道：「老伯伯！你給我藥的時候，並沒有禁止我到那兒去，也沒有說不准我把它借給誰，關公子是我的好朋友，我把藥借給他，怎麼說是出賣你呢！」

蛇神大叫道：「怎麼不算！妳知道這小子跟我有多大仇恨，他奪去了我的蹇冉（虫旁）內丹，使我的多年心血毀於一旦！」

靈姑俏皮地笑道：「我怎麼知道呢！你又沒有告訴我！」

蛇神為之一怔，半晌都說不出話來，最後終於長嘆一聲，把手放開道：「小鬼！算妳會說話我饒了妳這一次！」

靈姑用手撫着被他抓着的地方，噘着嘴道：「老伯伯！你的心眞狠，你看！把我的皮都抓破了，連血都流出來了！」

蛇神用手把她推開幾步道：「等我收拾了這個小子之後，再給妳治！」

靈姑却又擠上來道：「老伯伯！你怎麼不肯放過關公子呢！他又沒有得罪你！」

蛇神怒叫道：「滾開！妳少嚕囌！這小子使我恢復人身的希望落了空，我非要在他身上取得補償不可……」

靈姑連忙道：「怎麼補償？假若不影响關公子的生命與健康，我相信他一定肯答應的！」

蛇神覺得很難對她說明，祇有怒叫道：「妳少問！告訴妳也不會懂的。」

關山月也是莫明其妙，可是對於蹇冉（虫旁）內丹之事，倒是聽蛇姬江帆說過了，心中覺得相當抱歉，連忙說道：「前輩！關於蹇冉（虫旁）內丹之事，在下心中甚感不安，假如還有補救的辦法，在下一定會毫無考慮地……」

李塞鴻連忙道：「關公子！你千萬別作任何承諾，那個方法你接受不了的！」

關山月一怔道：「為什麼？」

李塞鴻道：「蹇冉（虫旁）內丹已與你的元精合為一體，唯一的辦法，就是吸出你的元精，那時你還有命嗎？」

關山月呆了一下才道：「原來是這回事……前輩！照理說，我這條命全仗蹇冉（虫旁）內丹才能保全，蹇冉（虫旁）內丹對前輩關係至巨，在下就是犧牲一命以報前輩也是應該的！」

蛇神呆了一呆，似乎沒想到關山月會如此慷慨，遲疑片刻才道：「你能這麼大方嗎？」

關山月慨然道：「男子漢大丈夫，涓滴之恩，猶耿耿在懷，何況是活命之德，不過在下此刻身上尚有極重要的事待辦，前輩能否稍假以時日……」

蛇神冷笑一聲道：「小子！你的話說得眞動聽，骨子裏還是在耍滑頭，你離開了千蛇谷後，還肯自動回來送命嗎？」

關山月怒聲道：「前輩這話未免太小看人了，關某一諾千金，豈是那種反覆小人！」

蛇神哈哈一笑道：「小子！就算我相信你的話，事實上也行不通，蹇冉（虫旁）內丹之效是有時間性的，過了半個月，它與你的精氣化合堅凝，對我就毫無用處了！」

關山月又是一呆道：「這就難了！」

蛇神眼珠一轉，忽然笑道：「小子！我看你還像個人物，不妨來一個折衷辦法吧！」

關山月連忙道：「什麼辦法？」

蛇神道：「你把元精獻出，助我恢復人形，你所要辦的事，一切由我代辦，對於我的能力，我相信你一定很清楚，辦起事來，絕對比你有把握！」

關山月想了一下，突然堅定地道：「可以！」

此言一出，大家都吃了一驚，尤其是李塞鴻與月華夫人，更是極力表示反對！然而關山月又正色地道：「我的事情很簡單，不過是要翦除幾個惡人，以前輩之能，必可勝任愉快，而且我希望前輩今後也以正義除奸為己任，我就放心了！……」

李塞鴻連忙道：「那張菁菁呢？她的事也能由人代辦嗎？」

月華夫人也道：「你是我的兒子，這可以讓人代替的嗎？」

關山月淒然苦笑一聲道：「娘！您還有一個兒子，就當沒生我好了，而且劉幼夫對菁菁情深似海，我成全他們也是件好事，不過您一定要匡扶劉幼夫從事正業，至於我！自從師父把明駝令主之職交給我的時候，此身已非我之所有，對於翦除謝靈運那批人，我實在沒有多大把握，假如蛇神肯代我出道江湖，一定會比我好得多！」

說完他又莊容對蛇神道：「前輩！我把明駝令主的責任交給你，祇要你出去到江湖上公開宣佈這件事，自然會有許多人來幫助你，告訴你應該做些什麼？」

蛇神呆了一呆，未置可否！

靈姑却悄悄地在他耳畔道：「老伯伯！這許多責任你担負得起嗎？」

蛇神皺着眉頭道：「殺人我倒不怕，可是我對外面的世界太陌生了，聽這小子說得如此嚴重，我倒覺得這件事有點棘手……」

關山月却坦然一笑道：「前輩無須担心，祇要你帶着靈姑，她知道的事情很多，一定可以告訴你那些事是該做的，那些事是不該做的……」

蛇神搖手道：「慢來！慢來！我仍覺得很不上算，我困在千蛇谷中這麼多年，原是想恢復人身之後，出去好好地享受一下人生的，要是這麼一來，我整天都要忙着你的事情，那裏還有工夫去自己享受！」

靈姑一哼道：「關公子是舉世欽仰的俠義英雄，他的一條命價值多高，豈是輕易可以犧牲的！」

蛇神又想了一下道：「小子！我不上你的當，你的事太難辦了，與其出去疲於奔命，我倒不如在谷中陪着我的蛇兒們逍遙自在了！」

靈姑歎聲道：「老伯伯！那你答應不為難關公子了？」

蛇神哼了一聲道：「這是我自己鑽圈套，要提出那個什麼折衷辦法，現在我既然無法代他負起責任，自然祇好放他出去！……」

大家想不到事情會如此輕易解決的，尤其是靈姑，居然抱着蛇神歡叫道：「老伯伯！你眞好！」

蛇神怫然地道：「都是妳這小鬼，給我惹出那麼多麻煩，不然我什麼都不須顧慮，也不怕那小子逃上天去……現在祇好一輩子困守在蛇谷中了！」

靈姑噘着嘴道：「其實你不出去也好！外面的世界並不像你所想的那麼美妙，充滿了機詐，猜嫉與陷阱，還不如你的蛇來得可愛呢！」（未完待續）

關外玉鳳

魔中俠續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外玉鳳」何瑤卿，利用她在至尊宮的地位，引領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往找田秀秀，南宮逸奇出手一招，把至尊宮執法司徒玄坤制服，隨以閃電手法點了田秀秀穴道，要她命人往釋闖人解語和尉遲如蘭，剛在此際，宮中總管施漢元突破兩姥三傑等的重圍來到，仍欲一逞獨步武林的摧心掌，以圖挽回頹勢，但爲南宮逸奇的慧靜禪功所破，整個人軟倒在地，南宮逸奇要他實答三個問題，如願意，當即將他釋放，施漢元功力已破，凶威頓歛，允稱願答所問——

指風嘶嘯　點破摧心掌

南宮逸奇見他說話之間，眼珠轉動，心中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意，於是，便冷聲一笑，說道：「施閣下，我醜話可要先說在前頭，希望你老老實實的實答我所問的，不然，那可是你自找苦吃，莫怪我心狠手辣，你明白麼？」

施漢元心頭不由暗暗一凛！道：「這個你放心，老朽既然承諾願答所問，自是知無不答，答必盡實！」

南宮逸奇點頭一笑道：「如此甚好，但願你並非口不由心！」

語鋒一落卽起，凝目問道：「二十年前，閣下曾去過川邊蠻荒地區，是麼？」

施漢元毫不猶疑地微一點頭，道：「不錯，那時老朽正在川邊一帶。」

南宮逸奇道：「那時在『巴郎關』附近，閣下曾以『摧心掌』力，暗算過一位老夫子，可有這回事麼？」

施漢元沉思了片刻，道：「事隔二十年，老朽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好像有過這回事，不過，那時老朽的『摧心掌』力只有四成火候，並未能傷得那位老夫子。」

南宮逸奇微點了點頭，道：「請問閣下爲何暗算那位老夫子？」

施漢元道：「是受人之托。」

南宮逸奇星目倏然一睜，接着問道：「是受什麼人之托？」

施漢元眼珠一轉，沉聲反問道：「你這算是第幾問？」

南宮逸奇神情，不禁一怔！劍眉微蹙地，啞了口。

適時，大廳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响，是金燕玉燕和那兩名婢女攙扶着尉遲如蘭，闖人解語兩位姑娘來了，身後跟隨着兩名黑衣老嫗。

尉遲如蘭和闖人解語進入大廳，何瑤卿連忙起身相迎，並命銀燕黑燕端過兩張椅子，含笑說道：「兩位姊姊請坐。」

闖人解語和尉遲如蘭二人螓首微點地落了座，坐定，闖人解語美目一掃地上躺着的司徒玄坤，臉色蒼白的施漢元，神情木然坐着的田秀秀等人的情形之後，黛眉不由微微一蹙，望着何瑤卿問道：「卿妹，這是怎麼回事？」

何瑤卿眨眨眼睛，微笑着說道：「解語姊姊何必問我，問他好了。」

說時，眼角斜睨地瞥視了南宮逸奇一眼。

「問他？」闖人解語神色不禁愕然一怔！道：「他是？……」

闖人解語語音未落，尉遲如蘭一旁已美目異采倏閃地望着南宮逸奇突然嬌嗔地說道：「閣下，你忍心麼？還不趕快替解語姊姊解開穴道！」

尉遲如蘭此話一出，闖人解語神情不由又是愕然一怔！心頭甚感詫異地轉望向尉遲如蘭問道：「蘭妹，妳認識他？」

尉遲如蘭微微一笑，道：「解語姊姊，妳仔細地看看他就明白了。」

闖人解語聞言，美目立時凝光地望向南宮逸奇，而南宮逸奇却突然朗聲一笑，抬手揚掌，連連虛拍，隔空拍開了闖人解語和尉遲如蘭二人被制的穴道。

施漢元看得心頭不禁又驚又凜，滿臉駭異之色地道：「你……你究竟是什麼人？」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道：「適才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了麼，我姓齊名奕，來自『古關牧場』。」

施漢元搖頭道：「以你的身手所學，老朽以為你決非來自『古關牧場』。」

南宮逸奇道：「為什麼？」

施漢元道：「因為老朽那『太陰』制穴手法，武林極少有人能解，而你解來竟然十分輕易。」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那麼以你施總管看我該來自何處呢？」

施漢元微微一沉思，說道：「老朽請問師承出身？」

南宮逸奇星目眨動地道：「我可以告訴你我的師承，但是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施漢元道：「什麼條件？」

南宮逸奇道：「說出當年你暗算那位老夫子之人是誰？」

施漢元道：「你為何定要查問此事？」

南宮逸奇倏然注目反問道：「你知道那位老夫子是當時武林中的那一位麼？」

施漢元搖頭道：「老朽不知。」

南宮逸奇道：「那托你暗算之人，他沒有告訴你？」

施漢元再次搖頭道：「沒有。」

南宮逸奇劍眉微揚了揚，道：「如此，我告訴你好了，那位老夫子複姓南宮，諱號玄輝，武林人稱『西湖隱士』。」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他老人家乃是先父，現在你該明白了吧！」

「哦！……」施漢元表示明白了的微一點頭道：「這麼說，你該不叫齊奕，而是複姓南宮……」

他話至此處，心中突有所悟地心神倏然一震！目射驚駭之色地慄聲說道：「你是那『魅影拘魂玉書生』？」

南宮逸奇冷然地點點頭，說道：「不錯，我正是南宮逸奇，如今你可以說出那個托你暗算先父之人了！」

施漢元略定了定神，輕聲吁嘆了口氣，道：「南宮閣下，老朽現下已落在你的手中，你如要替令尊報復當年那一掌之仇，你就動手吧！」

說罷，臉色神情，竟然一片平靜地，緩緩閉上了雙目。

南宮逸奇劍眉微軒又垂，忽然輕聲一笑，道：「施閣下，你想錯了！」

施漢元雙目微睜，道：「我想錯了？……難道你不要替令尊報那一掌之仇？」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施閣下，你當年雖然暗算過先父一掌，先父也因你那一掌而影响了功力，以致三天後在誅除一隻野獸時中了奇毒，但是，俗語說得好，『寃有頭，債有主』，所以我只找那個托你暗算先父之人算賬！」

施漢元倏然一搖頭道：「閣下原諒，此事老朽無可奉告。」

南宮逸奇劍眉一挑，道：「為什麼？你害怕不敢說麼？」

施漢元道：「老朽死且不怕，還有什麼好害怕不敢說的！」

南宮逸奇道：「那你為何……」

施漢元忽地輕聲一嘆，接口說道：「老朽根本不知他是誰。」

南宮逸奇星目寒電一閃，沉聲道：「施漢元，你想自討苦頭吃，還是找死！」

施漢元語音平靜地道：「老朽說的乃是實話，閣下要是不相信，老朽也就莫可奈何了！」

語聲一頓即起，又道：「事實上當年老朽受托之時，只接到了一張字條，只要老朽依照字條行事，不管成功與否，該可獲得一顆解毒藥丸。」

南宮逸奇雙目一凝，問道：「那時你已經中了毒？」

施漢元點頭道：「是的，那時老朽已經中了一種慢性劇毒！」

南宮逸奇目光深注地又問道：「你這話完全實在？」

施漢元正色說道：「老朽所言句句實話，決無半句虛謊！」

語鋒微頓了頓，接着又道：「適才老朽已經說過了，閣下如要替令尊報復那一掌之仇，只管出手，老朽決無半句怨言！」

南宮逸奇默然了，顯然地，施漢元是確實真不知道，這，從施漢元說話時的臉色神情上，他看的出來。

驀地，大廳外，院落中，人影連連縱落，正是何瑤卿派去監視施漢元等人行動的兩位姥姥和一衆高手。

兩位姥姥跟入大廳，一見施漢元，立時四目齊瞪，左邊的一位姥姥更嘿嘿冷笑地喝道：「你這狡猾的土崽子，老婆子還以為你溜了呢，害得老婆子白追了數十里，原來你是跑到這兒來了，老婆子得斃了你！」

話落，猛地一舉手中的鳩頭鐵杖，就朝施漢元的頭頂擊下！

兩位姥姥一名「烈火」，一名「飛環」，都是「逍遙莊」的絕頂高手，這舉杖下擊的乃是「烈火」姥姥。

鳩頭鐵杖一杖擊下，勢沉力猛，足有五百斤以上之力，足够擊塌一座小山頭！

別說施漢元此刻已被南宮逸奇以「震禪指」力點中掌心，一身功力形同報廢，就是一身功力仍在，也無法接得下，經得起這一杖下擊的力道！

南宮逸奇見狀，連忙揚聲喝道：「姥姥，請杖下留情！」

話聲未了，閃電抬手，一把抓住了鳩頭鐵杖杖身。

「烈火」姥姥鐵杖突被南宮逸奇伸手抓住，下擊不得，神情不由微微一呆，旋即瞪目喝問道：「你這是為什麼，為何攔阻我老婆子？」

南宮逸奇含笑說道：「我請姥姥看我薄面，饒他一命。」

說話間，鬆手放開了鳩頭鐵杖。

「烈火」姥姥眉頭微皺了皺，詫異地道：「你為何要替他說情？」

南宮逸奇道：「因為適才之前，我已經答應了他放過他。」

「烈火」姥姥忽然搖頭道：「你答應放過他是你的事，我老婆子可沒有答應放過他……」

南宮逸奇接口道：「所以我請姥姥看我薄面饒他一命。」

「烈火」姥姥眨眨眼睛，忽然問道：「你是什麼人？」

南宮逸奇道：「雙姓南宮名逸奇。」

「烈火」姥姥雙目倏然一凝，深注地道：「你就是名震天下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黑白兩道聞名變色的『魅影拘魂玉書生』？」

南宮逸奇欠身道：「不敢當，武林末學後進，尚祈姥姥多予賜教。」

「烈火」姥姥哈哈一笑道：「南宮大俠太客氣了。」

語鋒一頓，目光一瞥施漢元，說道：「南宮大俠，你怎麼可以答應放過他……」

何瑤卿接口說道：「姥姥，南宮大俠已經答應了他，怎好失信不算，姥姥就看在南宮大俠的面子上，饒了他算了。」

「烈火」姥姥猶疑地道：「姑娘，這土崽子得了活命，定然會把事情傳報帝君，那可不是鬧着玩兒的事！」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姥姥但請放心，今夜的事情，我保證他絕對不會傳報出去。」

「烈火」姥姥道：「南宮大俠，你……」

何瑤卿又接口說道：「姥姥別再多說了，此事南宮大俠自會有妥善安排的。」

「烈火」姥姥眉鋒微皺地沉思了片刻，終於點頭說道：「老身遵命。」

話落，立即和「飛環」姥姥退步默然站立在何瑤卿身後。

尉遲如蘭倏然目視施漢元開口問道：「施總管，我爹爹和我妹妹現在何處？」

施漢元適才已是死裏逃生，知道身落別人掌握之中，此時此刻別人問什麼，最好是照實回答，否則，吃苦頭的是他自己！

因此，尉遲如蘭話聲一落，他立刻毫不遲疑地回答道：「令尊和令妹早在十天之前就已奉命來了關外。」

尉遲如蘭道：「現在關外什麼地方？」

施漢元道：「這就不知道了，可能在莊中，也可能奉派去了別處。」

尉遲如蘭美目一眨，又問道：「我哥哥呢？」

施漢元道：「令兄已奉派前往『海心山』請那『彈指金丸』于啓堯去了。」

尉遲如蘭黛眉微微一皺，道：「為什麼要派我哥哥去，我哥哥能請得動于大俠麼？」

施漢元道：「帝君認為以令尊和于啓堯的交情，由令兄前往邀請最為適當不過。」

尉遲如蘭不禁黛眉微揚了揚，但是旋即默然。

因為，她心裏十分明白，「彈子金丸」于啓堯和她父親尉遲大業乃是生死至交，由她哥哥尉遲震南前往邀請，于啓堯定然不會拒絕，且很有可能立刻動身離開「海心山」，和她哥哥同來中原。

尉遲如蘭默然不再開口，闞人解語却接着問道：「施總管，我義父他老人家呢？」

施漢元道：「姑娘的義父奉命去了東海。」

闞人解語道：「去做什麼？」

施漢元搖頭道：「這個老朽就不清楚了。」

闞人解語微一沉思，美目眨動地忽然望着南宮逸奇問道：「對於眼前的這些人，你打算如何處理安排？」

南宮逸奇想了想道：「我想最好全部暫時看管！」尉遲如蘭接口道：「這辦法妾身讚成，只是……地方……」

何瑤卿含笑說道：「蘭姊，地方不成問題，小妹早已攷慮好了。」

尉遲如蘭問道：「是什麼地方？」

何瑤卿道：「羅刹寺，小妹打算請蘭姊和解語姊姊帶着人坐鎮寺內，就便看管着他們以防意外萬一！」

南宮逸奇點頭道：「這倒使得。」話題倏地一變，目視何瑤卿問道：「令兄現在何處？」

何瑤卿一怔！道：「你要找他？」

南宮逸奇道：「我此次前來關外共有四件事情，找令兄便是其中之一。」

何瑤卿神情有點詫異地問：「是什麼事情？」

南宮逸奇道：「令兄最近得到了一柄『青霜劍』，姑娘聽說了麼？」

何瑤卿點頭道：「聽說了。」

南宮逸奇道：「姑娘可知令兄是怎樣得來的麼？」何瑤卿道：「據說是得自一個凶殘狠毒，無惡不作的江湖惡徒之手。」

南宮逸奇笑道：「姑娘相信令兄這話？」

何瑤卿一聽南宮逸奇這等問話，立刻明白有了問題，雙眉不由微微一皺，眨眨眼睛，道：「難道不是，難道是他恃强搶來的不成？」

南宮逸奇點頭一笑，道：「姑娘猜的一點不錯，令兄正是恃强由一位名叫石雁的少年俠士手中搶來的！」

何瑤卿問道：「那石雁和你是朋友？」

南宮逸奇道：「我和他曾有過兩面之緣。」

何瑤卿道：「所以他便請你帮忙找我哥哥，替他奪回『青霜劍』！」

南宮逸奇搖頭道：「找令兄討回『青霜劍』的問題，不是替他，而是替我自己。」

何瑤卿不禁愕然一怔！道：「不是替他，而是替你自己？……」

南宮逸奇點頭道：「是的，正是替我自己。」

何瑤卿雙目一眨，道：「那『青霜劍』原來是你的麼？」

「不是。」南宮逸奇搖了搖頭，忽然反問道：「姑娘聽說過『青霜劍』的近代主人是誰麼？」

何瑤卿道：「紫電、青霜、湛盧、巨闕，為武林四大神兵寶刃，江湖中傳說均甚詳盡。」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說道：「據說二十年前『青霜劍』的主人乃是名震江南武林的『冰心俠女』，『紫電劍』的主人則是『天心莊』雲莊主，後來季女俠下嫁雲大俠，於是『紫電青霜』得以合璧，成為近代武林中的一佳話。」

南宮逸奇點點頭道：「姑娘說得一點不錯，『青霜劍』的近代主人正是『冰心俠女』季女俠。」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先父和雲莊主誼屬同門，先父居長為兄，當年『天心莊』突遭惡徒圍攻屠殺之時，先父正值身中奇毒，居住『天心莊』治毒療養之際，也就是『天心莊』全莊上下人人尊敬的宮老夫子……」

說至此處，語聲復又頓了頓，目中閃過一抹寒電地接着說道：「因此，我於三年前離開恩師時，便立誓要找出當年圍攻屠殺『天心莊』的那些兇手惡徒，要他們血債血償，同時也要收回『紫電青霜』兩柄寶劍，三年來，為了這一血仇，我才不作任何解釋，默默地背着那『心狠手辣，兩手血腥』的『魔』名！」

何瑤卿，闞人解語，尉遲如蘭等衆人都明白了，原來南宮逸奇身負「天心莊」八十八口的血海深仇，這就難怪他心狠手辣，對當年參加圍攻屠殺慘案的那些惡徒兇手絕不留情了！

何瑤卿對於何沛宇的為人桀傲，雖然素向就頗不滿，但是，何沛宇畢竟是他的哥哥，畢竟是同胞手足，她芳心十分明白了解何沛宇的個性，決不會得乖乖地把「青霜劍」交還南宮逸奇，南宮逸奇只

要一找上他，兩人勢必動手不可，而動手的結果可以預料得到，吃虧落敗的必然是她哥哥無疑！

因此，她心念電轉地沉思了刹那之後，說道：「家兄現下可能已返回了莊內，我想請南宮大俠別直接去找家兄，由我向家兄討取『青霜劍』奉上，如何。」

南宮逸奇道：「姑娘向令兄討取得到嗎？」

何瑤卿道：「我並無把握，不過，我可以盡力一試。」

南宮逸奇道：「令兄如果不肯給姑娘呢？」

何瑤卿想了想，道：「那就任由南宮大俠直接找他討取好了。」

南宮逸奇點頭欠身：「如此，我謝謝姑娘。」

何瑤卿微微一笑道：「南宮大俠太客氣，我實在不敢當，該謝的應該是我才對！」語聲一頓，接着問道：「南宮大俠此次來關外除了找家兄討取『青霜劍』以外，還有三件是什麼事情，可以告訴我麼？」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道：「一是聽說『至尊宮主』早已來了關外，我想會會他，弄清楚究竟是何許人物？」

何瑤卿道：「另外兩件呢？」

南宮逸奇道：「我義伯『鐵筆鬼見愁』許伯堯他老人家曾被囚禁『劍山至尊宮』，據說目下已經被移來關外。」

何瑤卿道：「你要救出許大俠？」

南宮逸奇點頭道：「此乃當然之事。」

何瑤卿道：「知道許大俠被移來關外何處？」

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目前雖然還不知道，慢慢總會打聽出來的。」

何瑤卿點了點頭，又問道：「還有一件呢？」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還有一件已經因得姑娘之助獲得了完滿解決。」

何瑤卿眨眨眼睛，沉思了片刻，道：「關於令義伯許大俠之事，我請南宮大俠給我十天時間，答應麼？」

南宮逸奇星目一凝道：「姑娘之意是？……」

何瑤卿道：「負責救出許大俠。」

南宮逸奇道：「這……方便麼？」

何瑤卿道：「縱然不方便我也要勉力為之。」

南宮逸奇劍眉微皺，道：「姑娘為何要……」

「要」怎樣？沒有接說下去，兩隻星目凝光地注視着何瑤卿，代替了那「要」字以下的意思。

南宮逸奇武林稱奇稱最，奇才蓋代，何瑤卿為什麼要請南宮逸奇給她十天時間，要冒那「不方便」之難，負責救出「鐵筆鬼見愁」許伯堯，其意何在？……他真的不明白麼？其實，他心裏已經猜想到了，只是故裝不知而已。

何瑤卿微微一笑，道：「因為……」

語聲微頓了頓，眨眨眼睛接道：「我這麼做是有原因道理的。」

南宮逸奇含笑問道：「姑娘的原因道理是？……」何瑤卿沉思地又眨了眨眼睛，道：「請南宮大俠放棄那一會『至尊宮主』的意念。」

南宮逸奇道：「那又是為什麼？」

何瑤卿搖頭道：「不要問為什麼，請問南宮大俠答應我的請求。」

南宮逸奇皺了皺眉頭道：「姑娘，這……」

何瑤卿雙目微睜道：「南宮大俠不肯答應？」

南宮逸奇搖搖頭道：「不是我不肯答應，而是……」語音微微一頓，接道：「我請姑娘說明原因理道。」

何瑤卿默然沉思了刹那，道：「因為他老人家是我父親。」

南宮逸奇驚訝地道：「他是令尊？……」

何瑤卿點頭道：「是的，要不然我就不會得向南宮大俠作此請求了。」

南宮逸奇心念電般飛轉了轉，道：「姑娘，我非常願意答應姑娘的請求，只是……」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姑娘當代俠女，當知那『大義』二字。」

何瑤卿眉鋒輕蹙了蹙，道：「這麼說，南宮大俠還是……」

南宮逸奇接口道：「為武林大局，我必須面見令尊，和令尊作一次深談！」

何瑤卿眨眨眼睛道：「南宮大俠可是想勸說家父放棄他老人家的雄心大業。」

「不錯。」南宮逸奇一點頭道：「我正是想憑武林正義說服令尊。」

何瑤卿搖搖頭道：「那是不可能的。」

南宮逸奇道：「雖然不可能，我也要為天下武林一盡己力。」

何瑤卿雙目倏然凝注地問道：「要是我爹堅決不答應呢？」

南宮逸奇臉容神色一肅道：「俗語有云『正邪不兩立』。」

何瑤卿雙眉微微一蹙，道：「這麼說，我爹如果不聽南宮大俠的勸說，南宮大俠便要以一身武學功力迫使我爹屈服，是麼？」

「是的。」南宮逸奇道：「為武林大局，為正義，我義無旁顧，也別無選擇！」

何瑤卿眉鋒深蹙地想了想，道：「南宮大俠自信所學功力能高過我爹麼？」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軒，道：「在未和令尊動手之前，我不敢妄言所學功力皆能高過令尊，不過……」語聲一頓卽起，又道：「並非我狂妄自負，大言不慚，以貴莊威震武林的『雙煞、三仙、四君』等高手而言，無人能是我手下三招之敵！」

這話，這口氣，他還說是並非「狂妄自負，大言不慚」，那「雙煞、三仙、四君」此刻如在當場，耳聞此言，要不氣破了肚皮，暴喝如雷才怪！

可是，「雙煞、三仙、四君」他們雖然不在當場，但，靜立在何瑤卿身邊的「烈火、飛環」兩位姥姥却已聽得全都雙目倏然暴睜，老臉變了色。

烈火姥姥生性火暴，南宮逸奇話音一落，她首先忍不住冷哼了一聲，沉聲說道：「南宮逸奇，你簡直……」她話未說完，何瑤卿連忙截止地道：「姥姥不可無禮！」

烈火姥姥道：「姑娘，他太狂妄自大了，老身心中實在不服！」

何瑤卿微微一笑，道：「姥姥，他狂妄自大乃理所當然，也應該原諒，否則，他怎配稱奇稱最武林，傲誇當世第一。」

烈火姥姥點點頭道：「姑娘這話雖然似乎有點道理，但是，老身心中仍然不服得很！」

何瑤卿笑笑道：「姥姥心中不服，那便是姥姥自己的事了。」

烈火姥姥雙眉微挑了挑，道：「姑娘，准許老身放肆麼？」

何瑤卿雖早已一再耳聞南宮逸奇武學功力兩皆高絕蓋世，但，那畢竟只是耳聞，適才之前，固然也曾目覩南宮逸奇一指破去施漢元那譽稱獨步武林的「摧心掌」力，使施漢元再也無力逞兇！可是，那也只不過是一指，並不足以代表南宮逸奇的一身所學功力，究竟高絕到如何程度？

因此，烈火姥姥話音一落，何瑤卿心念不由立卽一動，問道：「姥姥此話之意何指？」

烈火姥姥道：「姑娘如果准許老身放肆，老身想試試他的身手！」

何瑤卿臉色故意一沉，道：「我不准！」

烈火姥姥道：「姑娘不准許，老身自是不敢放肆，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老身可要把話說在前頭，錯開今夜，日後老身仍要找機會試試的！」

南宮逸奇倏然輕聲一笑，道：「何姑娘，姥姥既然這麼說，妳該准其所請了。」

「可是……」何瑤卿眉頭微皺了皺，道：「南宮大俠，你不會見怪麼？」

南宮逸奇微笑地道：「那怎麼會呢，何況姥姥此舉，對我可說完全是一種好意與攷驗呢！」

何瑤卿眨動着眼睛道：「你這話可是由衷之言？」南宮逸奇神色一正，道：「何姑娘，我生平不善虛僞！」

何瑤卿默然沉思了刹那，點頭轉對烈火姥姥說道：「姥姥，我准許妳向南宮大俠領教幾招絕學，但是只能點到爲止！」

烈火姥姥身軀一躬，道：「老身遵諭。」

話落，邁步走近南宮逸奇對面七尺之處，說道：「廳內地方不够寬敞，難以全力施展手脚，到院子裏去，如何？」

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不用了，就在這廳內也是一樣，地方够寬够大了。」

烈火姥姥道：「如此，南宮大俠請賜教！」

南宮逸奇淡然微笑地道：「姥姥不用客氣了，印證所學功力，祇不過三招兩式之間的事，還是姥姥先進招賜教好了。」

這話，聽來似乎並沒有什麼，而且還合情合理，可是，仔細一回味，便會覺出有點不對勁了。

話意非常明顯，烈火姥姥根本不在他南宮逸奇的眼下，換句話說，也就不是他手下三兩招之敵！

烈火姥姥一時雖然並沒有體味出南宮逸奇的這種話意，但是，她却雙目微睜地凝視着南宮逸奇道：「南宮大俠認爲三兩招之間便能分出高下麼？」

南宮逸奇點頭道：「是的，我想應該足够。」

烈火姥姥道：「如果不够呢？」

南宮逸奇搖頭道：「絕不會不够。」

烈火姥姥道：「老身說是如果萬一。」

南宮逸奇道：「我說絕不會不够，也就絕沒有『萬一』之說！」

烈火姥姥突然嘿嘿一笑，道：「這麼說，你是自信在三兩招之內必能勝過老身了！」

南宮逸奇雙眉倏地一凝，反問道：「姥姥自認比那『雙煞、三仙、四君』如何？」

烈火姥姥畧一沉思道：「伯仲之間。」

南宮逸奇微笑了笑，道：「如此，我就實告姥姥好了，雖是『四君』聯手，我若盡展所學，全力出手，最多亦不過是十招之事！」

烈火姥姥聽得心神不禁猛然一震！旋忽心念一動，問道：「你知道『四君』的所學擅長麼？」

南宮逸奇點頭道：「若是不知，我豈敢便說這等狂言大話。」

烈火姥姥道：「如此，你也知道他們的出身師承了？」

南宮逸奇含笑說道：「不但是『四君』，卽連『雙煞、三仙』和何莊主的師承，所學武功，我莫不十分清楚，並且……」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高庸・文

培新・圖

禍水雙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雲在前往阿爾金山途中，接獲敵人留柬示意，知道前行的盛彥生與小龍，已落入枯禪惡僧之手，遂留下記號，通知殿後接應的悟非、悟果立與蘋兒趕往青龍寺，見盛彥生被困一凉亭，海雲着蘋兒守候，彼先往拯救小龍，迨海雲救出小龍趕回，蘋兒已落入枯禪手中，幸悟非等及時趕到，枯禪不暇處置蘋兒，率衆趕往前院，留下歐陽玉嬌看守，歐陽玉嬌詭計騙得蘋兒之信，說出阿爾金山之行，此時海雲與小龍來到，蘋兒說是歐陽玉嬌決棄邪歸正，要海雲予以諒解，並邀歐陽玉嬌同往阿爾金山——

魔城在望 痼癱難除

歐陽玉嬌遲疑了一下，笑道：「好是好，但姐姐還得設法通知軒轅諸友，還得瞞過枯禪和尚，以免橫生阻碍……我看，還是你們二位先走，咱們隨後趕去會合的好。」

海雲接口道：「旣如此，咱們就先告辭了。」

蘋兒忙道：「別急呀，還沒有約好見面的地方哩。」

海雲暗暗皺了皺眉頭，道：「柳夫人已經知道阿爾金山，那就在阿爾金山見面吧。」

蘋兒道：「不成，阿爾金山範圍太大，不易尋覓，依我說，由這兒向西去，隆德縣城是必經之路，咱們就約定在隆德城中會面好了。」

歐陽玉嬌道：「如此最好。」

蘋兒又問道：「姐姐何時才能趕來？」

歐陽玉嬌沉吟道：「少則三日，多則五天，大

約就能趕到了。」

蘋兒詫道：「此地距隆德很近，爲什麼要那樣久呢？」

歐陽玉嬌笑道：「咱們不顧跟枯禪和尚翻臉樹敵，又要撇開千山四煞，時間上最好訂得從容些，省得臨事倉促，洩漏了機密。」

蘋兒「哦」了一聲，道：「好吧，咱們一定在隆德城等候，姐姐別讓我等得太久。」叮囑再三，才和海雲告辭而去。

歐陽玉嬌目送兩人去遠了，不禁長長吁了一口氣，臉上泛起一抹得意而狡詐笑意……

× × ×

海雲和蘋兒繞路下山，遠遠望見青龍寺正殿濃烟蔽空，火光冲天，寺中僧人正在呼喊灌救，亂成一片。

越過山下小溪，盛彥生等四個人已在林子裏佇候多時了。悟非和悟果身上僧衣扯破了好幾個窟窿，滿頭大汗，兀自眉飛色舞，得意非凡。

海雲埋怨道：「你們只須絆住枯禪和尚便行了，又何必放火燒他的廟宇！」

悟非笑道：「相打無好手，他撕破咱們的衣服，咱們就燒他的房子。」

悟果道：「那老小子一身枯皮神功火候極深，若非放上一把野火，要脫身眞不容易哩。」

海雲道：「咱們一路前來都很謹愼秘密，想不到才至中途，就敗露了行踪，現在金蚯蚓宮的消息已經洩漏，必然引起羣邪爭逐，招來無窮困擾。」

小龍垂着頭道：「這件事都怪我不好，本來，盛大哥要在鎭上休息一夜等候你們，都怪我太性急，催着他連夜趕路，誰知才出鎭口，就碰見了枯禪和尚。」

蘋兒道：「碰見了也不要緊，你和盛大哥雙劍聯手，難道打不過他？」

小龍吶吶道：「可惜……可惜當時……我來不及出手，盛大哥距離又遠，才被他捉住了……」

蘋兒詫道：「那是什麼緣故？」

小龍尷尬的笑了笑，道：「你還是別問吧，說出來怪難爲情的。」

蘋兒道：「我非問問不可。」

小龍期期艾艾好半天，才紅着臉道：「你一定要問，我說出來你可不許惱。」

蘋兒哂道：「這跟我有什麼相干？我爲什麼要惱呢？」

小龍道：「說來慚愧，我不該貪嘴，晚飯時多喝了半碗牛肉湯，剛出鎭外，就鬧肚子疼，那老鬼出現的時候，我忙着穿褲子，所以顧不得拔劍應敵了……」

話沒完，早把蘋兒羞得粉臉緋紅，連啐不已。

悟非和悟果却樂得哈哈大笑。

海雲忍住笑道：「走吧！別把枯禪和尚招引來了，又費手脚。」

大夥兒一面笑，一面走，天明不久，回到瓦亭鎭，畧進飲食，便結伴繼續西行。

午後抵達隆德縣城，衆人計議仍分三批上路，蘋兒却獨持異議，表示要停留五天，等候歐陽玉嬌前來會合。

海雲說道：「你眞的以爲歐陽玉嬌會改邪歸正麼？」

蘋兒道：「爲什麼不會？當時我落在他們手中，她的確幫了我的忙，何況，她說得那樣誠意，決不可能是騙人的。」

海雲搖搖頭道：「表妹，你太容易相信人了，歐陽玉嬌在軒轅十二妖中是出了名的狡猾，她的話，怎麼能深信呢？」

蘋兒道：「如果她沒有誠意，儘可不說那些話，又何必多此一舉，跟咱們訂這約會？」

海雲道：「這只是她的緩兵之計罷了，她對你表示友善，不過是想套問金蚯蚓宮的秘密，然後故意約咱們在這兒等候，自己却利用這五天時間，搶先趕去阿爾金山。」

蘋兒不悅道：「你心裏有了成見，才會這樣想，依你說，天下惡人都是從娘胎帶來的壞種，一輩子註定不會改過的了？」

海雲笑道：「改過遷善的人自然有，但歐陽玉嬌却不是那種人。」

蘋兒哼道：「我偏不相信她就是天生的惡人，你們要走請走，我一個人在這兒等她就是了。」

海雲正色道：「表妹，咱們此行任務重大，關係着整個武林的安危禍福，你已經不愼洩漏了金霞嶺地名，再如此任性，可曾想到後果嚴重？」

蘋兒眼眶一紅，委屈的道：「我又不是故意要洩漏，反正世上只有你一個人會辦事，不對的都怪我……」說着，鼻子裏「索索」抽吸，竟要哭出來了。

小龍忙道：「快別哭，有話大家好好商量，何必哭呢——」

蘋兒一口氣正好出在他頭上，嬌叱道：「呸！一個人教訓還不够，要你也來幫腔！」

小龍苦笑道：「我是好心好意……」

蘋兒啐道：「好心都給狗吃了，你們都是好人，只有我不懂事，你們男人就祗會欺侮女人！」

盛彥生突然沉聲道：「好了，好了，不要再說了。」

他自從傷眼後，一向沉默寡言，不大喜歡開口，使人有幾分敬畏的感覺，現在忽然說話，大家全肅靜下來，蘋兒也不敢再哭鬧了。

盛彥生接着道：「咱們俠義中人，寧可不智，不可無信，蘋兒既已答應歐陽玉嬌，理當等候她五天……」

蘋兒欣喜道：「對！還是盛大哥最公道。」

盛彥生又道：「不過，探查金蚯蚓宮也不容耽誤，咱們仍分三批上路，只須把順序掉換一下就行了，今天夜晚我和小龍先走，兩天後，悟非悟果再動身，海兄弟和蘋兒殿後，儘可從容等候五天。」

海雲道：「可是——」

盛彥生擺擺手道：「你不必替我們担心，有了這次經驗，我會加倍謹愼的，倒是你和蘋兒留在此等候，須防那枯禪和尚再起釁端。」

海雲點頭道：「這個我會當心，但咱們沿途所留聯絡暗記，最好改變一下，因爲從前議定的暗記圖案，已經被外人知道了。」

於是，便將接獲無頭怪信，以及前往白楊城赴援途中，迭次發現暗記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盛彥生聽完，却欣然笑道：「這麼說來，那位朋友暗中尾隨咱們決不止一二天了，反正他並無敵意，咱們又何必瞞他。」

海雲道：「但咱們不知道他的身份，是敵是友？無從逆料，總以提防些爲妙。」

盛彥生搖頭道：「提防不在沿途動向，而是在抵達阿爾金山以後，何況，彼暗我明，咱們縱然每天更換一項暗記符號，也是瞞不過他的。」

悟果道：「既然瞞不過他，索性跟他叫明了，逼他現身出來，看看是什麼人物？」

盛彥生道：「不必如此，無論他是敵是友，只等尋到金蚯蚓宮，便可分曉了。」

當天夜晚，盛彥生仍和小龍搭檔扮成算命瞎子，繼續西行。

過了兩天，悟非和悟果也隨後動身，只留下海雲和蘋兒在隆德城中等候。

轉眼又過了兩天，歐陽玉嬌依舊影踪杳然，消息全無。海雲料定她不會來了，便催促蘋兒上路。

蘋兒不肯死心，說道：「約定是五天，要到今夜子時才整整五天，咱們再等一晚，如果今夜還不來，明天一早動身，才不算失信。」

海雲拿她無可奈何，只好聳聳肩，嘆道：「倘若兼程趕路，五天五夜足够他們趕到阿爾金山了，可笑咱們却在這裏儍等。」

蘋兒却道：「早晚也不差這一夜工夫，我猜他們準是被枯禪和尚絆住了，一時脫不開身。」

海雲苦笑道：「我猜他們早就和枯禪和尚趕到阿爾金山去啦。」

蘋兒道：「隨便你怎麼說，反正我一定要等到明天才走，你不願意等，儘管先走。」說完，賭氣自回房裏睡了。

海雲無法，只得留下。

誰知事情竟大出他意料，第二天一清早，歐陽玉嬌突然匆匆趕到，隨行還有「十二妖」中的淫尼九花師太。

蘋兒一見，喜出望外，忙問道：「姐姐怎麼現在才來？」

歐陽玉嬌嘆道：「唉！別提了，這幾天眞是把人快急瘋了，自從你們走後，枯禪和尚對我起了疑心，日夜派人監視着，簡直無計脫身，昨天晚上，咱們藉口患了婦人病，必須進城配藥，才連夜趕來相會。」

蘋兒道：「你們爲什麼不跟他翻臉呢？」

歐陽玉嬌道：「枯禪和尚功力精湛，又有千山四煞相助，一旦翻臉，咱們決不是對手。」

蘋兒道：「這麼說，你們是不能到阿爾金山去了？」

歐陽玉嬌忙道：「去是一定要去的，我怕妹妹你等得心急，特地偷偷來告訴一聲，只要再過幾天，寺中監視畧鬆懈些，咱們就可以脫身趕來。」

目光四下一轉，忽又詫異的問道：「怎麼沒見盛相公和小龍他們……」

海雲不等蘋兒開口，搶着答道：「他們另外有事，前兩天已經往崆峒山去了。」

歐陽玉嬌「哦」了一聲，道：「這樣也好，二位想必要等他們回來，正可多住幾天。」

海雲冷冷道：「咱們決定今天就走，不等他們了，諸位既然無法脫身，咱們也不能久候，這要請柳夫人多原諒，今後袪魔衞道造福武林的機會很多，只要諸位有這份決心，不必定要去阿爾金山。」

歐陽玉嬌怔了怔，含笑央求道：「咱們等了許多年，難得有這次機會，少俠就不能爲咱們多留幾天麼？」

海雲淡淡一笑，道：「多留幾天本不要緊，但如今金蚯蚓宮消息已經洩漏，咱們不快些趕去，必然被別人搶先趕了去，那些人一心只想貪圖什麼寶藏財富，此輩到了阿爾金山，勢必鬧得驚天動地，倘若打草驚蛇使金蚯蚓宮預先有了準備，事情就棘手了。」

歐陽玉嬌吶吶道：「這……這……」

九花師太忽然接口道：「大嫂，事到如今，只有一個辦法，咱們不用再回青龍寺，現在就跟隨海少俠同去阿爾金山。」

歐陽玉嬌道：「可是，撇下天鶴他們，怎麼辦呢？」

九花師太道：「他們六七個人在一起，枯禪和尚未必眞能把他們怎麼樣，如果錯過這次機會，却將遺憾終生。欲全大義，寧虧小節，希望大嫂當機立斷。」

歐陽玉嬌緊皺着眉頭，似感猶豫難決。

海雲微笑道：「咱們此去尚須耗費許多日子去查訪金蚯蚓宮的確實位置，能否找得到，仍是疑問，依我說，柳夫人還是先回靑龍寺的好……」

蘋兒忙道：「不要回去，好不容易脫身出來，千萬不要再回去了。」

海雲道：「她們抽身一走，豈不使同盟兄弟爲難？」

蘋兒道：「回去受枯禪和尚脅迫監視，與千山四煞同流合污，又有什麼好處？」

歐陽玉嬌長長吁了一口氣，正色說道：「妹妹不必再爭執了，海少俠替咱們的處境設想，原也是一番好意，但如今公義私情，勢難兩全，咱們決定跟隨二位同往阿爾金山，只求能爲武林同道盡一份力量，其他後果，就聽天由命吧。」

蘋兒高興得跳了起來，緊緊握着歐陽玉嬌的雙手，道：「姐姐能分辨是非，權衡輕重，眞不愧是女中丈夫，咱們別再躭擱，現在就走！」

歐陽玉嬌含笑點頭道：「相識遍天下，知己能幾人？妹妹，你和我一見如故，可算得是我平生知己了。」

海雲冷眼旁觀，却不禁爲之暗皺眉頭。沉吟了一下，又道：「這位師太是出家人打扮，彼此同行，只怕不太方便……」

九花師太笑道：「這容易，我可以改換裝束，再用布巾把頭遮住，就不怕被人識破了。」

歐陽玉嬌道：「何不索性僱一輛車，咱們和蘋兒妹妹乘車，海少俠騎馬，豈不更好？」

蘋兒大喜道：「就這麼辦。表哥快去僱車，順便替九花姐姐買幾套衫裙回來。」

海雲雖不願，被蘋兒催促不過，只得答應了。

他剛出店門，九花師太又追了出來，悄聲叮囑道：「海少俠，拜托你，上衣要買寬大些的。」

海雲正一肚子悶氣，冷冷道：「要多大？你自己去挑不更好麼？」

九花師太風情萬狀的白了他一眼，羞答答道：「告訴你眞話嘛，人家從小沒有束過胸，衣服太小了穿不下。」

海雲的眼睛不由自主望過去，果見僧衣內峯巒巍巍，彷彿猶在顫動……心頭一驚，頓時窘得面紅耳赤，忙不迭掉頭奪門而出。

九花師太掩口竊笑道：「瞧你怪兒的，原來還是個沒開葷的嫩雛兒……」

× × ×

由隆德西上，車騎併行，馬車內不時傳出蘋兒銀鈴般的笑聲，海雲却憂心忡忡，愁鎖眉尖。

途中，歐陽玉嬌和九花師太日夜伴着蘋兒，行同車，寢同房，幾乎沒有片刻分開，滿口「姐姐妹妹」，要好得就像蜜裏調油似的，海雲雖然屢次暗示，怎奈蘋兒毫不理會，反而嗔怪他疑心太重，不能以誠待人。

唯一尚堪告慰的是，自從離開隆德縣城，一路上平安無事，再也沒有發生過意外，眼看着卽將西出玉門，漸漸接近阿爾金山了。

這天晌午時分，行抵敦煌，忽然發現聯絡暗記下方多了一個三角形圖案，尖端却指向正南方——這表示悟非和悟果並未入城，現在城南郊外等候。

海雲心裏一動，猜想必有事故，連忙將暗記悄悄抹去，領着馬車逕自駛入城中，尋了一家客棧停下。

蘋兒詫問道：「時間還早，咱們用了午飯，還能再趕半天路，何必落店呢？」

海雲道：「久聞敦煌石窟之名，旣然經過，不能不去瞻仰一番，休息半天，明天再走吧。」

歐陽玉嬌笑道：「那地方我去過，只不過山崖上有些石洞，裏面刻着佛像罷了，其實並沒有什麼好看。」

海雲道：「那是佛敎古跡，錯過未免可惜，你們不願去，可在店裏休息，我一個人去。」

九花師太接口道：「旣是佛門聖地，我陪海少俠一塊兒去瞧瞧。」

海雲微微一笑，問道：「表妹也想去遊玩遊玩麼？」

蘋兒搖頭道：「我最怕拜佛，你們自管去吧，我和歐陽姐姐在店裏說說話兒，倒舒服多了。」

海雲心中暗喜，忙安排房間，催促開飯，吃飯的時候，還特地吩咐加上一小罎酒，說道：「肅州美酒，也是天下馳名的，大家嚐嚐味道如何？」

蘋兒只淺淺嚐了一口，便把杯子推開，皺眉道：「天下的酒，都是火辣辣的，我眞不懂有什麼好喝。」

九花師太笑道：「那是因爲你不會喝酒，自然領畧不出酒中滋味。」

歐陽玉嬌道：「敢情你竟是個會喝酒的，你就陪海少俠多喝兩杯吧，我跟蘋兒妹妹一樣，見到酒就害怕。」

九花師太也不謙讓，挽起羅袖，和海雲對喝起來。

幾杯酒下肚，撩動了九花師太的春情，漸漸有些眉挑目語，放蕩調笑，不太安份了。

蘋兒却渾然不覺，反而笑道：「九花姐姐眞是好酒量，難得今天表哥興緻也好，你們倆倒比比誰能喝？」

九花師太格格笑道：「拚酒我不怕，但是今天却不能喝醉了。」

蘋兒道：「爲什麼？」

九花師太一雙水汪汪的媚眼，斜睨着海雲笑道：「待會咱們還要一塊兒去遊敦煌石窟，如果喝醉了，豈不錯過美景良辰了，海少俠你說是不是？」

海雲尚未悟出話中含意，答道：「小小一罎酒，那裏就喝醉了。」

九花師太顫聲道：「你眞的不會醉？不會剛到洞口就嘔出來？」

歐陽玉嬌見她越說越不像話，急忙在桌下用力踹了她一脚，一面拉起蘋兒道：「妹妹，咱們回房去吧，由他們喝醉了，從半崖上摔下來，也不干咱們的事。」

蘋兒一走，九花師太越發沒有顧忌了，仗着酒性，捉住海雲的手直向自己懷裏拉扯，呢聲說道：「咱們別喝了，你摸摸我胸口跳得多快，我已經快醉了……」

海雲振臂一揮，掙脫了手，站起身道：「你旣然醉了，敦煌石窟還去不去？」

九花師太忙道：「當然要去呀！」

海雲道：「千佛洞路程不近，你願騎馬麼？」

九花師太吃吃邪笑道：「別說是騎馬，你愛玩什麼花樣，姐姐我都依你……」

海雲道：「走！」轉身大步出了客棧。

門口早已僱妥兩匹健馬，海雲在前帶路，一出城門，立卽繞向城南郊外。

九花師太急急催馬追上來，一面叫道：「喂！別跑得這麼快嘛，咱們是去遊玩，何必這樣趕命似的。」

海雲只裝沒聽見，自顧循着沿途暗記，飛馬疾馳。

行約頓飯時刻，來到一片松樹林外，暗記到此而止，三角形的尖端，指着林內一座破敗山神廟。

海雲下了馬，說道：「咱們進那林裏歇一會兒再走。」

九花師太嬌喘咻咻道：「是該歇一會了，這一路下來，險些把腰都折斷了。」

接着，又假作嬌弱模樣，伸出手臂道：「我的腿又僵又痲，扶我一把好不好？」

海雲居然沒有拒絕，探手扶她下馬，向林中走去。

九花師太趁機把整個身子偎在海雲懷中，一步一顫，極盡挑逗，海雲居然也沒有拒斥的表示。

林內杳無人踪，那座山神廟裏更是空空盪盪，又幽靜，又隱僻，尤其難得的是，廟宇雖然破敗，正殿上却很乾淨，還有一張完整的供桌，桌上居然沒有灰塵。

九花師太簡直越看越中意，望着海雲神秘的笑道：「想不到你倒會找地方。」

海雲微笑道：「只要你滿意就好。」

九花師太掩口道：「看你蠻老實，原來你也很有點心眼兒嘛。」

海雲冷冷道：「不錯，你現在知道，還不算太晚。」

九花師太只覺心癢難抓，伸手輕輕揑了一把，蕩笑道：「喲！瞧你這得意勁兒，你就知道我準會肯麼？」

海雲道：「到了這裏，你不肯也是不行了。」

九花師太扭着腰肢道：「你好壞呀！用酒灌醉人家，把人家誆到這兒來欺侮，瞧我回去不告訴蘋兒妹妹……」

海雲臉色一沉，道：「你還想回去？」

九花師太吃驚道：「怎麼——」才吐出兩個字，肘間一痲，全身突然酥軟。

她身子偎着海雲，肘臂也在海雲掌握中，變起倉促，想掙扎早已來不及了。

海雲駢指疾落，點了她四肢穴道，然後大聲叫道：「悟非師兄，你們請出來吧！」

屋脊上人影連閃，飄落下兩名僧人，正是悟非和悟果。

兩人望望九花師太，都詫異的問道：「這女人是誰？」

海雲道：「她就是軒轅十二妖中的淫尼九花師太，還有一個狡婦歐陽玉嬌在城內客棧裏，這兩個無恥東西，一路由隆德縣纏着咱們到敦煌來，幾乎把我氣瘋了。」

說着，掄起九花師太，重重的摜摔在供桌上，戟指叱道：「你給我老老實實躺着，等一會再問你話！」

悟果道：「怎麼不見蘋兒同來？」

海雲搖頭道：「別提了，她被兩個妖婦甜言蜜語哄騙，竟然相信十二妖要改邪歸正，勸她也不肯聽，現在還和歐陽玉嬌同在客棧裏。」

接着問道：「盛大哥和小龍有消息麼？」

悟果道：「咱們正要告訴你這個好消息，金蚯蚓宮已經找到了！」

海雲驚喜道：「當眞？」

悟非笑道：「這還能說假話嗎？咱們坐下來慢慢詳談，還有更重要的消息哩。」

海雲道：「且慢。」舉手在九花師太腦後黑甜穴上拍了一掌，然後與悟非悟果席地坐下，興奮的問道：「金蚯蚓宮在什麼地方？現在可以說了。」

悟果望望悟非道：「師兄，你說還是我說？」

悟非道：「我說不淸楚，還是由你說吧。」

悟果點了點頭，又輕咳了一聲，這才得意的說道：「咱們先告訴你一個消息，金蚯蚓宮的確在阿爾金山，而且距離此地並不很遠，大約步行兩三天就可以走到了，不過，那地方很難尋找，如果沒有人帶路，就算從附近走過，也不會發現……」

海雲道：「師兄請說得簡明一些，那地方究竟在什麼方向？」

悟果道：「就在阿爾金山裏面。」

海雲苦笑道：「我知道在阿爾金山裏面，但總有個確切的位置呀？」

悟果搔搔頭道：「確切的位置，這就不太淸楚了。」

海雲怔道：「說了半天，你們竟不知道。」

悟果道：「咱們還沒有去過，怎知道確切的位置？」

海雲簡直有些哭笑不得，搖搖頭道：「你們旣不知道確切位置，又怎知那地方距離不遠呢？」

悟果道：「這是盛相公告訴咱們的。」

海雲又問：「盛大哥現在什麼地方？」

悟果道：「他到金蚯蚓宮去了呀！」

海雲駭然道：「什麼？他已去了金蚯蚓宮？」

悟果道：「可不是，昨天傍晚才走，現在只怕還沒有抵達……」

海雲急道：「你不是說那地方很難找嗎？」

悟果道：「他不是自己找去的，是金蚯蚓宮的人帶他去的。」

海雲越聽越驚，忙又問道：「難道他被金蚯蚓宮擒去了麼？」

悟果笑道：「你先別亂猜，不是擒去的，是被他們請去的。」

海雲茫然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悟果道：「你不要性急，聽我從頭說起吧，咱們是前天抵達敦煌的，還沒進城，就在城門口遇見了盛相公和小龍，據他們說：敦煌城裏有黃衣劍手出現。於是就把咱們領到此落脚……」

海雲輕哦了一聲，心裏突然緊張起來。

悟果道：「當時咱們計議，準備下手捉一名黃衣劍手回來，追問金蚯蚓宮地址，盛相公却極力反對，認爲那樣太冒險，打草驚蛇，反爲不妙。」

海雲頷首道：「盛大哥顧慮得很對。」

悟果道：「那些黃衣劍手共有七八人，大約是到敦煌來採購雜物的，盛相公的意思，要等他採購完畢回去的時候，暗地跟踪，不難尋到金蚯蚓宮的位置，於是便和小龍扮作算命瞎子，入城監視，誰知事有湊巧，竟跟那些黃衣劍手們拉上生意了。」

海雲聽到這裏，才暑爲放了心，道：「敢情那些黃衣劍手竟邀他前往金蚯蚓宮算命去？」

悟果道：「一點不錯，那些黃衣劍手們說：金蚯蚓宮即將正式開山立派，逐霸武林，正在興工建壇，急需要通曉地理，會揀吉期的陰陽先生，盛相公和他們談得投契，當時就應了邀聘。」

海雲長吁一聲，道：「想不到竟有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眞是太巧了。」

悟果道：「他們是昨天啓行的，盛相公囑咐咱們不可跟踪，須等你和蘋兒到了，再一起行動，此地已是金蚯蚓宮勢力，隨時可能遭遇到黃衣劍手，據他推測，金蚯蚓宮主玄姑，一定已經脫困，否則，不會興工建壇，正式開山立派。」

海雲連連點頭道：「鐵皮書生精擅炸藥爆破之法，弄開秘室門戶，本來不是件困難的事，只在時間遲早而已。」

悟非接口道：「旣然這樣，咱們可得早些動手，別等他養成氣候，就不好收拾了。」

悟果笑道：「咱們從前找不到他的巢穴，拿他沒有辦法，現在有盛相公和小龍沿途留下的暗記，可以按圖索驥，要收拾他們還不容易嗎？」

海雲突然心頭一震，叫道：「糟了！糟了！」

悟果詫道：「什麼事情糟了？」

海雲變色道：「小龍也和盛大哥一同去了金蚯蚓宮？」

悟果道：「是呀！這有什麼不對……」

海雲一躍而起，跌足道：「他不該去的，盛大哥沒有與金蚯蚓宮門下照過面，本來很安全，可是，聶開泰却認識小龍，他們一到金蚯蚓宮，身份必定敗露，這不是羊入虎口麼？」

悟非愕然道：「呀！咱們怎麼沒想到這個？」

悟果道：「不要緊，他們昨天傍晚才動身，追趕還來得及。」

海雲搖頭道：「一日一夜至少可走百餘里，咱們路又不熟悉，只怕來不及了。」

悟果道：「他們帶着雜物，不會走得太快，如果日夜兼程追趕，相信還可以追上。」

海雲沉吟了一下，道：「事到如今，也只好盡力試試了。不過，咱們還得先設法處置歐陽玉嬌和這個無恥淫尼，還得說服蘋兒……」

悟果道：「這還不容易？一人給她們一刀，問題都解決了。」

悟非捲起袖子道：「何須用刀，抓着兩條腿一撕就行了，把這騷娘們交給我。」

海雲道：「殺她倒不必，只要將她的武功廢掉，使她不能再仗以爲惡……」

悟非嘿嘿道：「對付這種不要臉的女人，還客氣什麼。」巴掌一伸，已將九花師太從供桌上提了起來。

「住手！」突然一聲嬌叱，暗影連閃，廟門外進來兩個人，却是蘋兒和歐陽玉嬌。

海雲微怔道：「表妹怎麼也來了……」

蘋兒寒着臉道：「果然被歐陽姐姐料中了，原來你這位正人君子，竟沒有安着好心眼。」

海雲道：「我——」

蘋兒搶着道：「你還有什麼好說的？難怪你一路上板着面孔，一到敦煌突然高興起來，又喝酒，又要遊覽古跡，我正覺得奇怪哩，敢情這都是你謀害人命的圈套？」

海雲苦笑道：「天地良心，我若想殺她，隨時皆可下手，何必再設這些圈套？表妹親眼看見是她自己要跟我來的。」

蘋兒道：「就算是她自願跟來，你爲什麼不拒絕？你發現了暗記，爲什麼要瞞着我？」

海雲道：「我只是不願讓她們知道太多機密而已，這兩個女人心懷叵測，豈能信任。」

蘋兒道：「你可以不信任她們，却不能說她們一定是心懷叵測。咱們行道江湖，卽使遇見罪大惡極的人，尙且要設法感化，豈有反把悔改的人殺害的道理？」

這番話說得冠冕堂皇，義正詞嚴，竟問得海雲啞口無言，好一會才微笑道：「咱們並沒有要殺她，只想將她武功廢去，使她無法仗以爲惡罷了。」

蘋兒沉聲道：「你旣不知道她是否改過向善，憑什麼就斷言她會繼續爲惡？」

海雲吶吶道：「這個……」他本可說出九花師太的淫邪挑逗經過，無奈這些事，却難以向蘋兒啓口。

歐陽玉嬌忽然一矮身子，對着海雲跪了下去，哽咽道：「賤妾早知道惡名在身，永遠不會獲人諒解的，海少俠不信任咱們，正是意料中事，如今賤妾也不敢奢望立功贖罪了，只求海少俠饒了咱們姊妹的性命，從此歸隱深山，再不敢踏入江湖一步了。」說着說着，便掩面痛哭失聲。

海雲何曾經過這種場面，頓覺手足無措，慌了主意，只能搖頭長嘆道：「唉！罷了！罷了……」

悟非是個粗人，一生做事，千不怕萬不怕，也被歐陽玉嬌這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哭得傻了眼，喃喃罵道：「他奶奶的，這婆娘倒難纏得很！」

蘋兒急忙攙扶道：「姐姐快請起來，一切都有我哩……」

歐陽玉嬌仍然賴在地上，抽噎道：「海少俠不應允，我不敢起來，妹妹待我的厚情，只有等下輩子再圖報了。」

海雲忙道：「咱們本來就不想殺她，如果你們願意從此歸隱深山，那眞是求之不得。」

歐陽玉嬌轉望蘋兒哭道：「妹妹，你現在相信姐姐的話了吧？一個人只要做錯過一次，這一輩子便完了，姐姐我別無怨悔，只恨自己無福，辜負了妹妹一片深情。」

蘋兒心裏一陣酸，忍不住也流下淚來，道：「姐姐放心，我決不會讓你離開的，要走我也跟了你們一起走……」

歐陽玉嬌急忙掩住她的嘴，泣道：「快不要說這種話，你是顧念姐妹情份，待會兒海少俠又說是我教唆的了，豈不增加姐姐的罪名麼？」

蘋兒道：「是我自己甘願，誰也管不着。」

歐陽玉嬌道：「好妹妹，千萬不能這樣，姐姐我當初就爲了太任性，才落得今天這般可憐。」

她越是不要蘋兒同走，蘋兒越難割捨，鐵定了心要與二妖共進退，海雲縱然聰明絕世，也無計可施了。

悟果忽然輕輕碰了海雲一下，笑道：「旣然蘋兒這樣相信她們，我看海兄弟也不必太過份了，就再給她們一次機會，大家一同上路吧。」

海雲道：「可是——」

悟果接口道：「多兩個幫手，總是有益的，時間已經不早了，追人要緊。」

一面向海雲暗遞眼色，一面大聲道：「師兄，還不快替九花師太穴道解開，一點小誤會，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人家呢？」

悟非是楞人，心裏十二個不情願，便問海雲道：「當眞放了她？」

海雲無可奈何的點點頭，道：「放吧！」

悟非道：「擒虎容易放虎難。留着這騷娘們是個禍害——」

蘋兒怒目尖叱道：「胡說！難道你忘了自己當年的名聲？不是王四叔感化收留你們，你們會有今天？」

悟非濃眉一挑，便待發作。却被悟果攔住道：「這話很對，當年咱們名聲不知比軒轅十二妖壞了多少倍，咱們旣能放下屠刀，別人爲什麼就不能棄惡從善呢？師兄，快些放手。」（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天殘劍侶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瑜逃出武威王府前往冷家莊途中，爲開封府總捕頭車展率衆截擊，幸冷瑤光及時趕到，大施身手，把車展等人驚退，返回冷家莊後，冷老夫人召衆集議，商討應付環伺冷家莊的敵人，瘋僧主張易守爲攻，乃於是夕傾衆出擊牡丹堡駐地，猝施突襲，確令牡丹堡之人措手不及，然牡丹堡成名並非倖致，冷家莊人爲瞬即受到頑強抵抗，冷瑤光目睹戰況膠着，遂抱擒賊先擒王決心，逕闖石琪宿處，一招殺斃守衛門外的五名高手，激使石琪出晤，要石琪不論單打羣毆，儘可划下道來——

邪風吹入宣帝陵

石琪面色一整道：「一個人最少應該知道他自己，如果連自己都不知道，那不止是愚蠢，也是白活了一世。」

冷瑤光道：「妳說在下是鷄蛋碰石頭，有點不知死活？」

石琪道：「算你還有點小聰明。」

冷瑤光哈哈一陣狂笑道：「妳聽說鷄蛋變石頭，石頭變豆腐麼？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怎知不是牡丹堡在自掘墓墳？」

石琪冷哼一聲道：「二暉玄紫劍術，算不得武林絕响，你要是依仗這點天殘武學就如此狂妄自大，你會後悔的。」

冷瑤光道：「那是說妳對騙去的劍法學而有成了？」

石琪道：「誰騙你了？是你要教我的。」

冷瑤光道：「很好，拔劍吧！」

石琪道：「你爲什麼要死心眼，難道說咱們非要兵戎相見？」

冷瑤光道：「這可不能怪我，兵陷城下，將至壕邊，冷家莊不得不起而自衛。」

石琪道：「小妹此來並無惡意，只要隨我回堡，爲家兄的清譽當衆洗刷一下，牡丹堡決不再與冷家莊爲難。」

一頓接道：「如今天下羣雄雲集洛陽，如非小

妹按兵不動，冷家莊早就鷄犬不寧了。」

冷瑤光淡淡道：「多謝好意，在下心領了。」

石琪道：「你當眞這麼固執？」

冷瑤光道：「正邪不兩立，姑娘又何必浪費時間。」

石琪身後的銀杏院主任眉兒，么桃院主鍾良蕙同時一聲嬌叱，雙劍並出，向冷瑤光當胸刺到。

藍衫一閃，勁風拂衣，這兩名牡丹堡的院主不僅雙劍刺空，還同時被冷瑤光的掌力左右一盪，震得一連退出三步。

石琪面色一變，道：「勿怪閣下如此狂傲，手底下果然十分高明。」

她伸手一探，撤出一柄光華奪目的兵刃，正是冷瑤光獲自天殘谷的玄雲神劍。

別看此女一身媚骨，滿臉浪態，此時神劍在手，竟然一臉穆肅，大有劍術名家的風範。

冷瑤光點點頭道：「牡丹堡果非浪得虛名，來，咱們比劃比劃。」

石琪道聲「好」，振腕一揮，劍氣如潮，精芒所指，正是冷瑤光的咽喉所在，她不僅使的是二暉玄紫劍法，功力之深，較之冷瑤光往日還要勝過幾分。

冷瑤光哼了一聲道：「姑娘眞箇不凡，難怪不將在下的天殘武學看在眼中了。」

他說話之際，已然彈身疾走，藍衫飄飄，遊走於森森劍光之中，有時還偶爾攻出一招，掌風指勁，全是奔向石琪的關節要害，但又留勁不吐，像是貓戲鼠一般。

石琪招出如風，二暉玄紫劍法已然連使兩遍，她使盡了依然沾不到冷瑤光的一絲衣角。

涔涔香汗在不斷的滲出，櫻唇之中也喘息有聲，她估不到冷瑤光的功力如此深厚，但在對方掌指之下却又欲罷不能。

任眉兒，鍾良蕙，再度參加戰鬥，銀杏么桃二院的屬下，已吆喝着圍了上來。

這般牡丹屬下，各有他們獨到的武功，但以銀杏三蝶最爲出色。

他們像螞蟻，像黃蜂，前仆後繼，向冷瑤光展開攻擊。

然而，冷瑤光是一塊鋼，一塊鐵，螞蟻黃蜂雖多，却對他無可奈何。

最令石琪震駭的，是牡丹堡以數十人聯手，仍未能減輕她所遭受的壓力。

冷瑤光展開靈胎九影身法，比輕烟還難以捉摸，而他右手的劍鋒，左手的掌指，仍時時對石琪構成嚴重的威脅。

約莫頓飯時間，被冷瑤光擺平的牡丹堡屬下已不在少數，而且他的牽制戰術生效了，牡丹堡在羣龍無首的形勢下，整個防綫都崩潰了下來。

冷家莊三路雄師節節推進，他們以摧枯拉朽之勢向中心猛撲。

但百足之虫，雖死不僵，要想牡丹堡的屬下停止抵抗，及早結束戰鬥，擒賊先擒王，就非得擒下石琪不可。

因此，冷瑤光振吭一聲長嘯，右腕一揮，洒出萬點寒芒，這一記劍招雖只發出一劍，却像千百隻長劍一起發出，他四週的牡丹堡屬下立即肢股橫飛，攻擊也爲之一窒。

他揮出這一劍的同時，身形已向石琪撲去，一記登龍掌力正印在石琪的右胸之上。

這一掌好似神來之筆，石琪做夢也想不到冷瑤光除了劍術驚人，還有如此詭異的掌法。

以冷瑤光目前的功力，這一掌擊實，是鐵人也難以承當，石琪縱然不致當場橫屍，受傷自然是在所難免。

但他忙中有錯，手掌正巧印在她最富彈性的所在，他神色一呆，猛將掌力撤了回來。

女人最富彈性之處，也是最爲敏感的部份，石琪這一掌挨的雖是不重，她那少女的心弦，却被冷瑤光挑得震動不已。

她像飲過醇醪一般，雙頰微酡，杏眼含春，向冷瑤光微一睨視，忽地纖足一跺，道：「不來啦，你欺侮我！」

這是什麼話？兩軍陣前，生死一搏，她怎麼對敵人撒起嬌來了？

如果你說她不識時務，那是你少見多怪，撒嬌是女人的法寶之一，而且不拘時地。

果然，冷瑤光現出了尷尬的神色，他咳了一聲道：「對不起，石姑娘，在下事出無心。」

石琪揷回長劍，嬌軀一歪，向冷瑤光投了過來，道：「你打傷了我，還說事出無心，哼，沒有那麼便宜！」

她揷回長劍，表示對冷瑤光已無敵意，而那投懷送抱的動作又快得無以復加，冷瑤光微一遲疑，已被她撲上身來。

他對適才那一掌，的確存有歉疚之心，名門高弟，焉能對女人如此輕薄！

因而，他吶吶的解釋道：「石姑娘！在下……在下確非……」

他原想解釋確非有意，但忽感脇下一麻，就再也不說不下去了，所謂君子可以欺其方，他這一歉疚，反被石琪趁虛而入，制住了他的穴道。

冷瑤光勃然大怒道：「賤人，妳待怎樣？」

石琪嫣然一笑道：「不要這麼兇，惹火了老娘可沒有你好受的。」

冷瑤光道：「大爺一念之仁，沒有將妳一掌劈死，你竟恩將仇報，對少爺下起毒手來了。」

石琪道：「誰說我恩將仇報了，我送你到牡丹堡對你是一片好意，讓你吃現成的，不是比在江湖上流浪好得多了麼。」

粉臂一舒，已將冷瑤光挾了起來，回頭對銀杏院主任眉兒道：「我先送姓冷的回堡，你們留在此地阻擋追兵。」

纖足一頓，去勢若箭，繞過西關，逕向北方一直馳去。

約莫一個時辰，已然到達邙山，前面古柏森森，濃蔭瀉地，景物陰森已極。

石琪趨進柏林，在一具翁仲之前停了下來，她放下冷瑤光，取出香帕抹了一下汗水，道：「公子！適才多有得罪，希望你不要介意才好。」

冷瑤光不知道她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但不管她使的是什麼絕招，反正他對這位混身妖氣的女人沒有半分好感，遂冷冷一哼道：「介不介意都是一樣，我倒要問問妳存的什麼居心？」

石琪神秘的笑一笑道：「現在不能告訴你，待會你就會知道的。」

她伸出纖纖玉手，在那翁仲的背部一陣摸索，那具重逾數百斤的石像，忽然緩緩向一側移動，現出一個黑忽忽的洞口。

冷瑤光愕然道：「這是什麼所在？」

石琪指指前面的一座小山道：「連普宣帝陵寢都不知道，虧你還是生長在洛陽之人！」

冷瑤光道：「誰說我不知道這是宣帝陵寢了？我是問這個洞口是什麼所在。」

石琪道：「還不是宣帝陵寢，這個洞口不過是進入陵寢的一條秘道罷了。」

冷瑤光一怔道：「妳是怎樣知道的？」

石琪嬌媚的一笑道：「我知道的事多着呢，以後再慢慢告訴你，現在咱們先進去再說。」

她依然挾着冷瑤光，舉步跨入洞口，待落下丈許遠近，伸手一按壁上，洞口又被翁仲封了起來。

此時眼前一片漆黑，幾乎伸手難見五指，冷瑤光除了鼻孔中聞到石琪身上的陣陣濃香，五官四肢全部失去了作用。

石琪奔馳約莫頓飯時間，冷瑤光感到已深入地底，他估不到這條秘道竟是如此漫長。

最後他發現一片黯淡的光綫，可能已經到達陵寢內部，那光綫是發自鑲在壁上的寶石，綠芒陰森，氣氛詭秘已極。

在一扇石門之前，石琪停了下來，她制住冷瑤光兩臂的經脈，再解開他的穴道，道：「對不起，冷公子！你功力太高，我不得不防着點兒。」

冷瑤光哼了一聲道：「殺剮悉聽尊便，何在乎兩條臂膀！」

石琪微微一笑道：「我說過並無惡意，你何必說得這麼難聽！」

冷瑤光道：「不是惡意自然是善意了，在下願意聽聽姑娘的解釋。」

石琪道：「我會告訴你的，待我弄開這兩扇石門，咱們進去再慢慢的說。」

她雙掌運勁，將兩扇高大沉重的石門緩緩推開，身形一側，道：「公子請……」

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何況冷瑤光也被她引起了好奇之心，因而昂然舉步跨入這一代帝王的陵寢。

× × ×

死，是人生最後的歸宿，帝王乞丐，無人能逃過此一大限。

不管如何的死去，不管死後怎樣埋葬，只有死，才是上蒼對人們惟一公平之處。

帝王的死，自然是窮極奢豪，無比的風光。

因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縱然將天下的子女金帛，全部塞進他的陵寢之中也不爲過。

但他終究是死了，奢豪的陵寢，只能供人憑弔而已。

憑弔並非崇敬，就像冷瑤光一樣，他在宣帝陵寢之中發着輕輕的嘆息……

司馬炎藉着祖父的餘蔭，輕易的爬上人主之位，他首先大封宗室，導致八王之亂，再採用九品中正法備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告成極不公平的閥閱制度。

當然，司馬氏的萬里河山已經拱手讓人了，而這位一代人主晉宣帝，又怎知他那埋骨之所會用作石琪姑娘的臨時香巢！

冷瑤光向那陵寢的陳設，打量一陣，道：「皇宮大內，不過如此，冷某……咳，總算是開了一次眼界。」

石琪嬌媚的一笑，說道：「你如果願意，這兒的一切，就都是你的了，你同樣可以得到帝王般的享受。」

冷瑤光仰天一陣豪笑道：「這兒的一切？包不包括石姑娘在內？」

石琪目光一亮，拋給他一記勾魂攝魄的媚笑道：「自然包括……因爲我是這兒的女主人。」

冷瑤光道：「我有資格做這兒的男主人麼？」

石琪道：「公子！你何必如此見外，難道小妹的心意到現在你還不明白？」

冷瑤光道：「一個穴道被制之人，與階下囚有什麼兩樣？姑娘的舉措，在下實在無法明白。」

石琪呆了一陣，道：「公子一言九鼎，只要你答允……答允咱們厮守終身，小妹立即爲你解開穴道。」

冷瑤光道：「姑娘認爲在下會答允麼？」

石琪道：「索嫱黃瑜，美如天仙，小妹自然比她們不上，但牡丹堡名震江湖，答允小妹，對冷家莊將是一件大大有益之事。」

冷瑤光劍眉一挑道：「妳錯了，石姑娘！冷家莊豈有搖尾乞憐之人！」

石琪神色微愕道：「好吧，咱們暫時不談這個，奔波終夜，我想你也應該餓了，咱們先吃點東西再說。」

她在一個石室之中，取出乾粮食水，道：「吃吧，冷公子！身體是自己的，我想你還不致跟自己過不去。」

不錯，跟自己過不去，是最爲愚蠢之人，爲未來着想，塡飽肚皮是必要的，因此不再客套，跟石琪相對而坐，默默的飲食起來。

他的雙臂只是無法運用眞力，日常運動仍與常人無異，他曾經暗中運功衝穴却始終衝它不開，此時忍不住詢問道：「石姑娘……」

石琪道：「冷公子有什麼指教？」

冷瑤光道：「姑娘的點穴手法，當眞是武林罕見……」

石琪嫣然一笑道：「不錯，如果沒有獨門解藥，公子今生就不能再用武功了。」

冷瑤光一震道：「什麼？解穴還要解藥，那不成爲解毒了？」

石琪道：「你忘了我出身唐門了麼？唐門使毒之能，是天下馳名的。」

當日石琪將冷瑤光由牡丹堡中救出，確曾僞稱唐門子弟以套取天殘武功。

她雖是別有居心，但那紅情綠意，耳鬢厮磨的情景，仍有頗堪回味的感覺。

此時的石琪，更是放浪形骸，全身都散發着迷人的妖冶之氣。

她不算最美，但嫣然一笑，百媚俱生，却眞正具有顚倒衆生的無比魔力。

她確實像一頭狡猾的狐狸，也是一頭美麗而具有迷人妖術的狐狸，不管是一顰一笑，都令人有着神魂飄揚的感覺。

現在，她緊緊的瞅着冷瑤光，一雙會說話的眼珠，含着冶蕩的笑意道：「公子！你運功試試。」

冷瑤光道：「怎麼試法？妳不是說要吃解藥的麼？」

石琪道：「你喝的水中，我已放了解藥了。」

不論是眞是假，冷瑤光都不能不信，因而他就原坐之勢，闔目運起功來。

丹田之中昇起一股眞氣，但這股眞氣不僅十分熾熱，還像脫韁之馬，向全身一陣亂竄。

他大吃一驚，立即按天殘心法，去控制那股不易就範的眞力，弄得滿身汗水，總算能够讓它循經走穴，緩緩衝向雙臂。

逐漸的，雙臂的穴道衝開了，他的功力已經全部恢復。

但熱力却絲毫未減，他像漸漸走近火山口一般，三萬六千根毛孔都一起炸了開來。

他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麼，是不是服食石琪的解藥之後，應該有此種現象。

因而，他停止運勁，想向石琪問個明白。

當他睜開雙目，向石琪投過去一瞥之時，糟了，那一瞥，是點燃了導火綫，使熱力轉變爲某種需求。

原來當冷瑤光運功祛毒之時，石琪竟在大跳天魔之舞，她穿的衣衫原本不多，此時雙腿雙臂完全裸露，身上也只是象徵似的披着一件輕紗。

她低着頭，長及兩尺的秀髮，軟軟的垂在胸前，明眸皓齒，依稀可見。

倏地，螓首向後一仰，秀髮刷的一聲向腦後飛去。

像一陣疾風掃去烏雲，明媚的月光突然放射出來。

她是那麼可愛，那麼迷人。

柳腰欵擺着，抖動的胸脯似乎要破紗而出。

如果說那是英雄塚，不知多少英雄會葬身在那裏。

一般人常說，色不迷人人自迷，其實，色，本質就是迷人的，美色當前而不迷，可以說是古今少見。

× × ×

熊熊慾火來得突然而兇猛，冷瑤光被燒得呼吸急促，全身抖顫。

他不是登徒子，鄙視桑間濮上之行。

然而，他咬碎了銀牙，下唇醫出了鮮紅的血水，依然無法熄滅慾火，阻止原始的衝動。

「來呀，公子！你瞧瞧我這裏……嘻嘻……」

石琪一個旋轉，輕紗變成了秋扇，躺到角落裏去了，她那神秘，美妙，難以形容的迷人胴體，像一把尖刀，刺進了冷瑤光的心坎。

火已經燒起來了，她還在火上加油。

他再也無法控制了，一聲低吼，縱身便撲。

他縱起來了，但離地不足一尺，就噗的摔倒下去。

以冷瑤光的武功，已經可以列入當代絕頂高手之林，躍起不足一尺就摔倒下去，這是難以令人置信的。

只是他確是摔倒了，而且還爬不起來，他能動的只有一對眼珠，由於瞳孔四週佈滿了紅絲，這雙眼珠看來十分駭人。

這是出人意料的，冷瑤光固然不信，石琪也覺得大有蹊蹺。

這是晉宣帝的陵寢，難道是鬼神顯靈，不容褻瀆帝王長眠之地不成！

石琪忽然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戰，她足尖一點，抄起她的衣衫，再回頭一瞥，不由震駭得叫出聲來。

× × ×

他是一個人，但與鬼沒有什麼兩樣。

蓬髮四飛，油污滿面，一件寬大的黑色衣衫，罩着一具枯瘦如柴的軀體，那副德性，叫人怎麼看都無法順眼。

那醜惡的面頰之上，露着淫邪的笑意，雙目烱烱，發着野獸般的光芒。

當石琪回身之時，他跨前了兩步，右臂倏伸，一把向石琪的衣衫抓來。

他與石琪的距離，當在八尺以上，在如此距離之下抓衣衫，應該是毫無作用的。

但，他抓到了，而且快得出奇，石琪微微一怔，手中的衣衫便被劈手奪去。

石琪大吃一驚，返身去搶她原先抛掉的輕紗，但人影一閃，黑衣人已攔住她的去路。

石琪雖是一個任何事都不在乎的女人，她喜歡的可不是黑衣人這副德性，何況這跡近侮辱的捉弄，也使她的自尊心受到損害。

因此，她一聲嬌叱，左掌護胸，右掌惡狠狠的一掌劈出。

這一掌她是挾怒而發，威力之猛，恍如巨雷擊山，黑衣人只要被她的掌力擊中，八成必然難以倖免。噗的一聲，她擊中了，黑衣人的衣衫被震開了一個大洞。

洞中是黑茸茸的胸毛，與一層比黃蠟還要難看幾分的皮膚。

但，那胸毛，那皮膚，却堅强無比，她這使盡全力的一掌，並不能使黑衣人受到半點傷害。

她不由自主的朝黑衣人瞧了一眼，這一眼，可算得畢生難忘。

× × ×

石琪是惜花帝君的胞妹，仗着兄長的威名，仗着她一身驚人的武功，自從她懂事以來，就全部是稱心如意之事。

如果說有人敢對她侮辱，對她捉弄，踏遍整個江湖，還找不出具有如此胆量的人來，要是有，也決不會在同一人身上發生第二次，因爲對她失禮之人，決定活不過當晚。

現在，她的信心動了，鐵靑的粉頰上，顯出極端悲憤之色。

她緩緩後退，意欲退入秘道，逃出陵寢，她知道這位黑衣人功力之高，換了她的兄長也不見得就能獲得勝券，好漢不吃眼前虧，逃走才是最佳的選擇。

不過，黑衣人必然也知道這條秘道，否則他就無法進來，因此，要由秘道逃走，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她再度出招，掌指並用，這一次更使出了十二成的眞力，而且，攻其必救，指向黑衣人的要害大穴。

只要迫退黑衣人，甚至只要黑衣人遲疑一下，憑她的武功機智，逃出陵寢大有可能。

可惜她碰到的是一個鬼，任何聰明的人，都無法騙過鬼神的，石琪自然也難例外。

他名叫魘魅鬼游猶，是無德丈夫查神醫的師兄，查神醫除了武功還精於醫道，他除了武功還精於奇門遁甲。

查神醫沒有醫德，魘魅鬼却沒有人性，他不願與任何人類相處，因爲他是鬼，他選擇的居處是墳墓，晉宣帝就成了他的居停。

現在，他第一次瞧到女人的胴體，他後悔不該做鬼，原來女人竟是如此的可愛。

這兒既然是他的家，他自然知道那條通往外界的秘道，石琪想逃出這條秘道的行動，他感到十分可笑。

石琪退一步，他進一步，他們之間，始終保持六步的距離。

當石琪的掌指攻出之時，他失踪了，似乎這座陵寢之中，根本就沒有此人的存在。

失去攻擊目標，石琪暗暗一懍，好在她並沒有眞箇殺人之意，不管游猶退到那裏，還是先逃出洞去再說。

她猛一旋身，就待向秘道奔出，可是，她一連退後幾步，張大着嘴，嚇得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這實在是驚人的，僅僅在石琪旋身的刹那之間，他越過了石琪，堵住了道口，這等快速的身法，

不像人類所能辨到的。

「桀桀，……」

他發出一陣怪笑，雙臂一張，道：「老夫一生沒有看過女人的身體，一生也沒有碰過任何女人，也許咱們有緣，老夫竟被妳挑動古井了，妳縱然殺了老夫，妳也走不出這個陵寢的。」

石琪知道此人功力太高，要出困幾乎毫無可能，在無可奈何之中，她退到石棺之側，有石棺擋住她赤裸裸的身體，她才稍稍定下心來。

她向冷瑤光瞧了一眼，再度喝問道：「你究竟是誰？」

黑衣人道：「老夫是鬼，魘魅鬼，連鬼也害怕老夫，但老夫却對妳十分喜愛。」

石琪心頭一震，她做夢也未想到竟會碰到這麼一個可怕的人物。

她眼珠一轉，道：「原來是游老前輩，晚輩當眞失敬了……」

魘魅鬼游猶道：「何止失敬，妳們擅闖老夫的居處，縱使五馬分屍，也是罪有應得。」

石琪道：「你又沒有貼上紙條，誰知道這是你的住處了，不知者不罪，老前輩，你應該原諒晚輩點兒。」

游猶道：「老夫可以原諒妳，但妳必須替老夫熄熄火，這把火是妳挑起來的，由妳替老夫熄火再也公平不過。」

石琪怒喝一聲道：「家兄惜花帝君石三絕，你應該知道是怎樣一個人物，欺負了我，你今生今世就別想再活下去了！」

游猶仰天一陣狂笑道：「石三絕算什麼東西，哼，縱然是天王老子的妹妹，老夫今天也是要定了，過來乖乖的躺下，否則老夫就拆了妳的骨頭！」

石琪嬌叱一聲道：「我尊敬你是老前輩，原來你比禽獸還不如，你若敢動動姑奶奶，我就跟你拚了。」

游猶道：「拚，嘿嘿，老夫倒要看看妳如何的一種拚法。」

他晃身一躍，便已繞過石棺，五指如鈎，逕向石琪的肩頭抓去。

石琪知道敵他不過，只好繞棺而逃，一個形象醜惡的怪物，一個寸縷皆無的少女，就這麼繞着石棺追逐起來。

石琪雖然武功較差，身手却十分靈活，一繞十餘圈，游猶仍抓她不着。

這樣一來，可惹起了游猶的怒火，他一聲怪嘯，竟然騰身竄了起來。

他身在空際，擰腰下撲，像老鷹撲小雞一般，不管石琪如何閃避，終於被他抓着了肩頭。

像鋼鈎似的手指，扣在石琪的肩井穴上，她成了俎上之肉，只有任憑魔鬼宰割。

這位一生未近女色的魘魅鬼，此時倒有點緊張起來。

他像小孩子拾得新奇的玩具，在撫摸，在欣賞，百般珍惜，不忍心讓它受到半點傷害。

倏地，一縷指風，銳嘯而至，噗的一聲，擊在游猶的氣海穴上。

以游猶的一身超凡功力，這一指雖然凌厲，不見得就能傷得了他。

色字當頭一把刀，實在招惹不得，他正在心蕩神馳之際，聽覺也失去了原有的聰明，待他有所警覺，氣海穴已傳來一陣劇痛。

一聲狂吼，他跳了起來，一躍逾丈，又拍地摔了下去，這一摔，他就再也不動了，不管宣帝對他歡不歡迎，他却當眞尋找宣帝去了。

這一縷指風，自然是冷瑤光所發，在千鈞一髮之際，他衝開了穴道，一記朔金指，挽救了石琪一刧。

不過，慾火仍在他體內焚燒，他的雙目仍然滿是紅絲。

他不敢瞧看石琪一眼，遙遙挺指一吐，為她解開了穴道，一轉身，逕向秘道奔去。

令人駭異的，是他走來走去，都無法踏上秘道，他像走進了八陣圖，不僅走不進秘道，也離不開秘道之口了。

石琪着上了衣衫，她瞧着冷瑤光發起怔來，他為什麼這樣不進不退的兜圈子？那秘道之口，難道有什麼古怪不成？

她想起了，游猶不是說過麼，縱然放了她，也走不出這個陵寢的，那麼洞口之前，必然有一種特殊的佈置了。

她在一旁仔細瞧看，終於發現一項秘密。

原來秘道出口之處，擺着數十顆寶石，由於它們的色澤不大鮮明，走向秘道之人，一時倒不易發現。

她不知那些寶石何以會如此神奇，但冷瑤光走不出那些寶石却是眞的。

解鈴還是繫鈴人，游猶雖死，也許在他的武功秘笈之中找出一點端倪。

她用長劍挑動游猶的黑衫，終於發現了一個革囊，革囊之中，確有一本薄薄的絹册。

費了將近一個時辰，她找到了解鈴的竅門，那是一種「五鬼牽衣陣」。

陷於陣中之人，不僅走不出來，還覺得總有人在牽扯他的衣衫似的。

（未完待續）